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

太上清靜心經
呂祖心法傳道集
邱麗全書節輯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一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太清上
呂祖靜
邱祖心
全法經
書傳圖
節道心
輯集註經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太上清靜心經
清靜經圖註合刊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太上清靜心經

自由出版社印行

高上玉皇心印經序

空洞道人心印經註成。頤翁三讀之、喟然而嘆曰、大哉心乎。宇宙之謂、與萬靈之府、虛無之谷、不可以起滅識、而起滅無不在者也。妙哉印乎。契券之謂、與交易之門、神明之宗、不可以操舍計、而操舍無不由者也。夫以一心而內攝精氣神、則精氣神莫非心也。以一心而外矚斗日月、斗日月莫非心也。以斗日月近之而精氣神、以精氣神遠之而斗日月。無事乎引、而若引也。無事乎推、而若推也。內之外之、上之下之、泛泛乎如在左右。恍恍乎如啟戶牖。寂然

而應響、曉然而流光、昏然而不知其所以極、印在斯乎。帝之所以凝神統化、而爲萬物造命定性者也。空洞子有見於是、故直指水竅光神之密、而以風波相杳寓其象。夫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天地精神之至也。堯夫邵子得意於其間、故樂至於無可奈何。夫樂則生矣。樂至於無可奈何、則生無其生、而亦不能死矣。此空洞子拈花處也。讀者叅之。

高上玉皇心印經

蜀孕真子註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修仙者、採藥以煉丹、還丹而合道。其初必先明藥品。上藥、大藥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萬物之真數、故藥品以

三。神、元神。氣、元氣。精、元精。元神君思慮神。元氣母呼吸氣。元精長交感精。其在天、神象日、氣象斗、精象月。在地、神法火、氣法土、精法水。在人、神載性、氣載情、精載命。神浮而精沉、氣居浮沉之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道德經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又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惚者、神氣之樞旋。杳冥者、真精之

胎蘊。此合三爲一、乃太極之根、先天之宰。所謂從道妙一、孕玄分元。日月之所由判、天地之所由生也。

存無守有、頃刻而成。

道德經云、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道神之所由君也。母即德也。氣之所由根也。契云、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傳明之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易空。有者易物。存則空生。守則物化。顛倒之、則竅妙同玄、有無相入。

頃刻者、候中之候。此化三歸一、煉精而作地仙之道也。

廻風渾合、百日功靈。

風者、天之號令氣異。始於無、形於有、候於黃鐘吹灰、乘於水火土木。返之曰廻風。遇火則疾可以鼓火、可以滅火。鼓火之風順、滅火之風逆。遇土則寂可以燥土、可以潤土。遇木則匹可以散木、可以拔木。遇水則激可以漲水、可以竭水。回風則火土木水俱迴而生金。渾合者、一也。如水風相遭、波在風中、風在波中。豈非金水合處之妙哉。百日氣完基固。此煉氣

而結胎仙。道也。**默朝上帝，一紀飛昇。**上帝居高上洞元。即契所謂上有神明居也。朝者，以

二年極月數也。飛昇則移居上苑。此煉神而**知者易悟，昧者難行。**道本無難易。知行亦無二致。而人之

化飛仙之道也。行之三乘以漸，道則一也。**履踐天光，呼吸育清。**履者循其跡。踐者步其紀。天不

智愚分焉。知者返求諸己，而徵於天地時物。**入牝若亡若存。**以其分而言之，立天牝地。出也以爲入。入也以爲出。以其合而言

故易悟。昧者馳心於外，而蔽於愛欲，故難行。**綿綿不絕，固蒂深根。**此。花有蒂，蒂在上。樹有根，根在下。固蒂深根，精神水

白，以日月星爲光。循其跡，則日有昏曉，月有弦望，星有建次，所以觀天也。步其紀，則迎**神合其氣，氣**之

日推月合辰，所以執天也。履踐有順有逆。順者，人即地以法天。逆者，人契道以先天。並行**人各有精，精合其神。**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秉乾坤之真，一以生

一致者也。呼吸者，息也。呼則闢，吸則合。呼吸之間，一生焉。清者天之一，即光之**神合其氣，氣**真。

根也。動物之生，恃乎息。息者，人得天之一，以人養天一。光風相搏，而道居焉。**神合其氣，氣**火歸一

之地也。**神合其氣，氣**順而成人。不知先天真壬，即含於癸。所謂上善若水清而無瑕者是也。知

其時，因其動而制之，使沉者就浮，以合於神，則壬丙相交，鉛投汞矣。**神合其氣，氣**合體真。

神無而氣有。神靈而氣動。人以神爲神，斯墮於夢想。能反觀焉，則有無合靈，動**神合其氣，氣**交而神化致一。神回則明。氣定則變。明者有象。變者有物也。神合其氣，吾見其

明以變。又孰知物以象乎。體者人之形質、宅氣之府。息以踵、則大氣符妙氣。妙氣生真氣。故體亦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名、所以表真。

法於自然者也。神能入石、神能飛形。石、金類。形屬土。石至頑、而含金玉形、塊然而化光明、皆神爲之。自外淪內曰入。自伏之

失真則名不立。神能入石、神能飛形。舉曰飛。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水火一神而已。水能溺其非水者、而不能焚

火。入則渾然。神依形生、精依氣盈。形爲器。形者神之舍。氣爲母。精者氣之子。邵而一。一則道。神依形生、精依氣盈。子曰、天依地。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相依

則互用互生、顛倒循環、無有窮極。不雕不殘、松柏青青。木德之厚者松柏。人、青帝之所始化也、木類也。能返樸、則受氣足、如松柏青青而

長。三品一理、妙不可聽。神氣精、自道言之本一、自藥言之有三。三一、其理可稽。以還元氣。以精爲主者、則煉神氣以還元精。曰三元三性三家三丹之說、悉本於此。分而爲

六候。陳而爲九鼎。序而爲八十一之火符。其實一而已。一即神也、即精也、即氣也、即元也、即丹也、即道也。此元始以一音流轉者也。道不能無言、有言皆明三。三數無

盡、言三則萬生得三。忘三則知一、知一妙一言無可言。言復無聲、何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得一聚三則有。失三散一則零。聖人逆而聚之。常人順

而散之。聖人以無爲聚、故有。衆人以執而散、故零。七竅相通、竅

竅光明。七竅皆居首、爲戰陽之器。火數七、眼耳口鼻四而竅七。火體金用而水注之者也。水即精也。金即氣也。火即神也。生之來、謂之精水、爲元、即玄也。竅即化

也。而火金之用行焉。火金者、日月之體、光明之主也。火光而金明、玄牝之門在焉。相通則天門開、七竅爲一而清玄育、故道立焉。

聖日聖月、照耀

金庭。

日月者、乾坤之至精。聖日聖月者、坎離之眞光、道主之天地、不得而私。有之者也。金庭卽黃庭、天之黃道也。日月行中而合符化金耀於其庭焉。

一得永

得、自然身輕。

呂祖曰、天地三才、人得一。既得一、永無失。蓋以三致一、一得。得則永得矣。以一煉百骸、百骸無不一。煉一化一、斯化形仙矣。

太和

充溢、骨散寒瓊。

太和元氣、自中達外、無不充溢。所謂黃中通理、潤澤達肌膚也。

得丹則靈、不得則傾。

丹者、

妙用。火性能煉金、能消金。善用火者、金火相

伏、食而還靈。不善用火者、火焚金而失。慎哉。

丹在身中、非白非青。

白、金色。青、木色。丹由金木併

一、則金木兩忘、無色可指。金剛經云、以色相

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

誦持萬遍、妙理自明。

大丹賦曰、千周煉形。萬遍將

可觀。道妙心明。

轉經自得可也。

高上玉皇心印經終

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
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千金要方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瑩蟾子李道純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纔言可道、即非常道。既不可道、何以名道。嘆、只這道之一字、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

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惟惚惟恍、不屬聲聞。曰希曰夷、無有定體。若作聲聞會、不足以成道。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無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無名、窮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繫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坦平蕪直、大路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

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

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

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地一闔闢、一陰陽、互動互靜、機絀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人爲貴。人於物之最靈。男法天、女法地。男清女

濁、即天地昇降也。男動女靜、即天地闔闢也。天地網緼、萬物化生、降本流末、生生化化而無有休息。太上始言無形無情無名、天地之始。次言有動有靜、言有名萬物之母也。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則知清濁本一、動靜不二。流雖濁而甘源常清。用雖動而其體常靜。清靜久久、神與道俱、與天地爲一。

夫人神好清而心

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

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有道之士、常以道制慾、不以慾制道。以道制慾、神所以清、心所以靜。至道與神氣混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應變而無窮、至廣大、盡精微矣。苟以慾制道、失道者也。失道之士、欲心一萌、無所不至。名利牽於外。念慮煎於內。心爲物轉。神爲心役。心神既不清淨、道安在哉。常能制慾、則歸心不動。歸心不動、則自然澄澄湛湛、絕點翳純清、復其本然。清靜之大矣。何慾之有。易傳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其斯之謂歟。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

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太上云、清靜爲天下正。所

謂正者、至公無私也。惟天理之至公、爲能勝人欲之至私。世人所以不能造道者、非不能也。爲物慾之所眩也。絕慾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者、內忘其心、外忘其形、遠忘其物。三者既忘、復全天理、是名大空。艮止之義也。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艮其背、即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

人、卽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卽無欲也。太上云、咎莫大於欲得、卽此義也。至於物欲見空、則清靜之天復矣。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

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

不生、卽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攸攸萬事總是空、

一以貫之、終歸無物、此遺慾之要也。以空遺慾、慾既不生、和空亦無。空既無矣、無亦無也。無無既無、湛然寂然、湛寂亦無、是名真靜。湛然常寂者、凝神入空寂也。寂無所寂者、融神出空寂也。所謂真靜、非不動也。若以不動爲靜、則是有定體也。有定體則不足以應變。所以真常應物、真常得性者、動而應物、而真體不動也。作如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

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是名真靜。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真

常之道得矣。得之一字、亦是強名。若謂實有所得、則不足以爲道。聖人惟恐世人不知有無相生之理、落斷常邪見、故以得道委曲成全、使其積漸而至頓成也。至於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聖道可造也。所謂傳者、不傳之傳也。聖道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也。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

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遵儒書不爭之言、行釋經無爭之行。此一法出於無法、洞觀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則

不然。下士之心好勝、常自滿自見。是自矜伐致爭之由也。纔有微善、執爲己德。吾必謂之無也。上士返是。上士晦德、以謙自牧、不自見。是不自矜伐。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卽此義也。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安心。既

有安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著萬物。既著萬物、卽生貪求。既生

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

海、永失眞道。下士好爭執德、爲有安心所以然也。古德云、常滅安心、不滅照心。一切

一發榮辱判。可不勉哉。安心不止、生種種差別因緣。至於涉穢途、觸禍機、落陰趣、未有不始於安心也。學道之士、固當謹始。始若不謹、焉得有終。妄念始萌、不自知覺。神爲心役、心爲物牽。縱三尸之熾盛、爲六慾之擾攘、豈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貪求心生。既生貪求、卽是煩惱。妄想種種相緣、無由解脫。至於憂苦身生、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輪迴之根本也。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妄想心不滅所以然也。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

者、常清靜矣。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緣。情緣而後有憂苦。妄增緣

起、直入輪迴、前無始而後無終者、舉世皆然。惟悟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妄幻、勿令染著。照心既存、安心無能爲也。久久純熟、決定澄清靜身。作是見者、眞常之道得矣。所謂照心者、卽天心也。眞常者、卽無妄也。了悟此心、則有妄之心復

矣。無妄之道成矣。無妄所以次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到這裏、纖芥幽微、悉皆先照。至於如如不動、了了常知、至覺至靈、常清常靜。眞常之道、至是盡矣。聖人能之。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終

予往謁麻城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畱宿、因問請曰、先生婆娑邱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恥潤澤此身、以勤儉訓飭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養生者、視生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人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夫旣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天壽不貳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于天、道則實成于己。養生者、所宜深體。(陸平泉)

老君清淨心經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清淨爲本、濁動爲末。故陽清陰濁、陽動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清淨、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既常清靜、及會其道、與真道會、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既無所得、強名爲得、爲化衆生、開方便道。

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者、其在自心。自心得道、道不使得。得是自得之道、不名爲得。故言實無所得。老君曰、道不能得者、爲見有心。既見有心、則見有身。既有身、則見萬物。既見萬物、則生貪著。既生貪著、則生煩惱。既生煩惱、則生妄想。妄想既生、觸情迷惑、便歸濁海、流浪生死、受地獄苦、永與道隔。人常清靜、則自得道。於是而說偈曰、

天尊妙用常眼前。

舉體動心皆自然。

息箇動心看動處。

動處分明無際邊。

際邊由來本性空。

非觀心照得虛空。

自悟因緣無自性。

修然直入紫微宮。

官中官外光且明。萬法圓中一道平。清心清境皎無礙。無礙無心心自在。
 平等道平無有異。天堂地獄誰安置。神既內寂不虧盈。善惡若空何處生。
 只爲凡夫生異見。強於土上起縱橫。縱橫遮莫千般苦。一一諦觀無宰主。
 諸觀無主本無宗。只箇因緣卽會中。中間雖會常無會。放會無爲任物通。
 若時有人知是經意。行住坐臥若能志心念誦。深心受持。則能滅除無量一切宿障。諸惡冤家。皆得
 和合。無受苦報。邪覓外道。道能降伏。告諸衆生。欲度厄難。各已清靜。信受奉行。

學者問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
 曰。須是大哀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

老君清淨心經終

老君太上虛無自然本起經

道者謂太初也。太初者，道之初也。初時爲精，其炁赤盛，卽爲光明，名之太陽。又曰元陽子丹。丹復變化，卽爲道君。故曰道之初，藏在太素之中，卽爲一也。太素者，人之素也。謂赤氣初變爲黃氣，名曰中和。中和變爲老君。又爲神君。故曰黃神來入骨肉形中，成爲人也。故曰人之素，藏在太始之中，此卽爲二也。太始者，氣之始也。謂黃氣復變爲白氣。白氣者，水之精也。名太陰。變爲太和君。水出白氣，故曰氣之始也。此卽爲三氣也。夫三始之相包也，氣包神，神包精。故曰白包黃，黃包赤。赤包三，三包一。三一混合，名曰混沌。故老君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混沌若雞子，此之謂也。夫八形者，主包含此三一，故曰三生。又曰三精。又曰三形。元包含神，神得氣乃生，能使其形安止其氣。如此三事，當相生成。

夫道爲三一者，謂虛無空。空者白也。白包無，無者黃也。黃包赤，赤爲虛。何爲虛？虛者，精光明明而無形質。譬若日月及火，其精明然而無有形質，故爲虛。何謂無？無者氣也。氣有形可見，無質可得，故爲無。何謂空？空者未有天地山川，左顧右視，蕩蕩漭漭，無所障礙，無有邊際。但洞白無所見，無以聞，道自然從其中生。譬若琴瑟鼓簫之屬，以其中空，故出聲音。是以聖人作經，誠後賢者，欲使守道，空虛其心，關閉其耳目，不復有所念。若有所念思想者，不能得自然之道也。所以者何？道未變爲神時，無

端無緒、無心無意、都無諸欲、澹泊不動不搖。及變爲神明、神者、外其光明、多所照見、使有心意、諸欲因生、更亂本真。或曰、思想不能復還、反於道、便入五道、無有休息時。何謂五道。一道者、神上天爲天神。二道者、神入骨肉形爲人神。三道者、神入禽獸爲禽獸神。四道者、神入薜荔。薜荔者、餓鬼名也。五道者、神入泥黎。泥黎者、地獄名也。神有罪過、入泥黎中。考如此五道、各有劫壽歲月。是以賢者學道、當曉知虛無自然、守虛無者、得自然之道。不復上天也。常在世間變化、見死生、爲世人師。守神者、能鍊骨肉形爲真人、屬天官、當飛上天。此謂中自然也。守氣者、能含陰陽之氣、以生毛羽、得飛仙道。名曰小自然。故神有廣狹、知有深淺、明有大小。由是言之、學道讀誦聖文、尋逐明師、開解愚冥也。夫守道之法、當熟讀諸經、還自思惟、我身神本從道生。道者清靜、都無所有。乃變爲神明、便有光明、便生心意、出諸智慧。智慧者、謂五欲六情。五欲者、謂耳欲聲、便迷惑不能止。目欲色、便淫亂發狂。鼻欲香、便散其精神。口欲味、便受罪入網羅。心欲愛憎、便偏邪失正平。凡此五欲、爲惑亂覆蓋。六情者、謂形識知痛痒、欲得細滑。耳聞聲、心樂之。目見色、心欲之。鼻聞香、心逐臭。口得味、心便喜。身得細滑衣被、心便利之。得所愛、心便悅之。坐此六情以喪、故復名六情喪人。神明坐此六情所牽引、迷亂淫邪、垢濁闇蔽、使神明不暢達。便有肉人不能識別、聽視不聰明、情志閉塞、皆坐此五欲六情之所惑亂受罪、展轉入五道死生、無有休息時。以是故、當熟自思此意、其神本自清淨、無此情欲。但思念此意、諸欲便自然斷止。斷止便得垢濁盡索。垢濁盡索、便爲清淨。便明見道與道合、便能聽視無方、變

化無常。人若復不解此意、且聽我說。譬如此類若鏡、其師本作鏡時、極令清明。至於人買鏡持歸、不肯護之、至便令冥、無所光照。乃復令摩鏡師以藥摩之、乃復正明。以明能見人形影。人神亦如此。神本從道生。道者清淨、故神本自清淨、而使以情欲迷惑、陷於闇冥。其鏡冥者、藥摩之便明。人神以欲自蔽冥者、亦當以經法自摩、諸欲乃得自然斷止、而復清淨、乃有所見。又若天新雨之水、皆擾濁、若收此水置一器中、初時水尚渾濁、無所照見、久久稍自澄清、便明明、便可於其中照見形影。人神以諸欲亂時、如此濁水。人能斷此情欲者、如澄清水。諸欲斷、便自然清淨澄明。明便爲得道。當曉知其本者、諸欲便自然斷。其餘外道、不曉知其本清淨、而反常相教斷情欲。夫情欲、非有形質也。來化無時、不效有形之物、可得斷截、使不復生。此神情欲思想、出生無時、不可見知、不可預防遏、不得斷截。不效懸懸之緒、可得寄絕。不效草木、可得破碎。不效光明、可得障蔽。不效水泉、可得壅遏。故神無形、呼吸之間、丹汗萬封、以是故、不可得斷絕。但曉知其本清淨無欲、自然斷止。而不曉知其本、強欲目斷情欲、終不能斷絕之。譬如斷樹木使不生、當掘出其根本、根本已出、便不復生。癡人不曉之、而但齊地斫之、其根續生如故。人不曉情欲之本、而強斷絕其末、如此情欲絕不斷也。會復生如故。外道家不曉人神本清淨、而反入室強塞耳目、斷情欲。不知情欲本在於心意。心意者、神也。神無形、往來無時、情欲從念中生、出生無時、以無形故、不得斷絕。但當曉知其本、自當斷止其意不復生。爲道當熟明此意。若不明知此、但自勞傷其精神耳。夫爲道既知此情欲、當復解知道德經行之法。夫道

者、謂道路也。經者、謂徑路也。行者、謂行步也。德者、謂爲善之功德也。法者、謂有成道經、可修讀而得道也。謂有成道路之徑、可隨而行之。夫有德之人、念施行諸善行者、謂舉足從徑行、乃得大道。此欲賢者因經法思念十善、施行功德。功德已行、爲得道。譬如舉足已成之徑、行步以前、當得大道。假令人堅坐在家、殊不行步、何時得道。賢者若不思經法、施行功德、何能得道乎。人爲道、但守一不移、而不作功德。譬若人生在家、未嘗出入、不能見道路也。愚者雖守道、不作功德、亦不能得道也。故老君作道經、復作德經、使忠信者、奉行之。假令但守道、便可得道。聖人但作一言之訣、何須並作諸經云耶。

夫道得三乃成、故言三合成德。自不滿三、諸事不成。夫三者、謂道、德、人也。人爲一、當行功德。功德爲二、功德行乃爲道。道爲三、如此人入道德、三事合、乃可得。若有人但作功德、不曉道、而無功德、亦不得道也。若但有道德而無人入、亦不得道也。譬若種穀、投種土中、不得水潤、何能生乎。譬若醴酒、有麴有米而無水、何由成酒乎。譬若有君臣而無民、當何宰牧乎。譬若有火有水而無穀食、人當何以自活乎。譬若有車有馬而無人御之、何能自隨行乎。如此譬喻、皆得三乃能成道。

夫道者有三三一、爲三一、爲三皇、爲三神、爲三太一。三太一謂上太一、中太一、下太一、爲三元。其三元、各自有三三一、如此三三之一爲九一、故有九宮、從一始到九終。九陽氣、從十月冬至、始生黃泉之下、到新年六月更終。從十月到六月、合爲九月、陽氣便終。故陽數九、故言九天。子午亦數、爲道當

知此九一之變化、始終之上下。

夫人形體爲一、神爲二、炁爲三。此三三一、乃成人。又神爲一、炁爲二、精爲三。此三三一、乃復成神。又天爲一、地爲二、人爲三。此三三一、乃復成道德天地之本。三一者、謂虛爲一、虛中有自然已立身也。亦道君、亦元陽子丹也。亦貴人也。亦神人也。其左方之一者、亦天也。亦日也。亦父也。亦陽也。亦神也。亦師也。亦魂也。爲人主作政也。其右方之一者、亦地也。亦月也。亦母也。亦陰也。亦形也。亦司命鬼爲邪爲魔、主爲人作邪惡。賢者當曉了此三三一、分別善惡邪正。覺知此者、便能得道。

夫道當曉知此左右之一、善惡之教。中央之一、正自我身神者、卽道子也。左右之一、輔相我爲善惡。左方之一、日日關告我爲善、其功德日日盛強、我便爲正道。左方之一、不能復持邪事、反戾我也、不能使我爲惡也。右方之一、日日教告我爲惡事、牽引我惡、日日深大、便繫屬邪。右方之一、此爲屬邪、日與惡通。賢者爲道、但曉知其道、而不作功德、便當屬邪、不能自出於邪部界。邪則日日迷亂、人便暗冥、怒作妄語、邪精邪鬼神、日來附近人。賢者不曉此邪、而強爲靜、閉塞耳目、欲斷情欲、此諸邪鬼、便姦亂人。又爲人造作邪念、前念適滅、後念復起、如此之間、無有解已。若有功德之人、至於靜時、便爲左方之一、不能持邪事來干亂人也。以是言之、無功德之人、而強爲靜、欲斷情欲、則終爲邪所亂、情欲不得定也。夫自然有三法、守大虛無、謂高學功德之人、解道根元、深洞微妙。曉知三元九一之變化、玄中之玄始祖、無中之無極道。知其所始、見其所終。天地人物、皆各有形。物既有形、故有成敗。

死生。精神無形、展轉變化、故無止、故曰常在。不惑世所聞、不迷世所知、能知之明、覽虛無之自然、故澹泊無憂喜、情欲不能傾。所以者何。此人但曉解其本、故不惑其末、但爲與人並有內形耳。智慧無窮極、此乃爲虛無也。亦從學而知之、非有素自然也。其靜守道時、當少食、正閉耳目、還神光明、著絳宮、絕去諸念、不得強有所視思想也。久久喘息稍微、從是以往、不復自覺喘息、泊然不自知有身無身。從是以往、爲得定道之門。道者虛也。當爾之時、神在天上、虛無中、左顧右視、但皓然正白、中無所見。有狀如雨雪時、四向樹亦白、山亦白、地亦白、一切都白、皆無所見。所以者何。神出天上、前向視、不復日月星宿、山川河海。如此爲復命返道、還入虛無也。若得是、當下視、乃見天下諸事、便當迴心念師言。爲道當濟度天下、但見是念、故便止前所見白、更冥神便來還形中。不如是者、神便入道中、散形與道合、便爲天下骨肉、形便踰躅。故老君曰、知白守黑、爲天下式。見白者、爲見空。守黑者、發心下視、念天下以有之故、便冥、是謂守黑、爲天下式。謂神還形中、長在天下爲人道師、是謂大虛無之自然也。夫守中自然之法、不能曉知天地人物所從出、不能知道之根源變化所由緣、不能及不能知虛空之事。其所見聞、心便疑惑怪之。且迴然不知道、獨坐無能、生於自然。直受師言、告身中道云、言當守神者、亦欲除情欲、閉塞耳目、還神絳宮、下視崑崙山。或有敎令將神昇崑崙山、視其上想見中黃道君。始時想見、久而見之。久久悉見諸神、與神語言、講說天上事、無復有世俗之念。身中骨髓血、日變成萬神盛強、共舉身而上天、受籙署、不得下在人間、此謂真人道也。名曰中虛無之自然也。

夫守小虛無自然之法、亦當除去情欲、閉塞耳目、還神絳宮、下視崑崙山、和合天地日月陰陽雌雄魂魄之精炁、以養真人。以吾身陰陽炁凝、精骨潤光、便生毛羽、飛上五山。時有奉使按行民間、亦不得久止也。此謂小虛無自然也。

夫從此大虛無、中虛無、小虛無以下、便有爲之法、不及虛無也。夫有爲者、謂歷藏導引、動作諸氣、飛丹合藥、吞符跪拜、帶印禁忌、隨日時王相、醮祭名號精靈、使人解占候、此謂有爲、不能知道何所謂也。亦有得仙、亦有住年、亦有得尸解。從此已下、便爲鬼道、非得長生也。

夫得大虛無自然之道者、不屬天、但屬道君耳。便能散形與道合、能變化、聽視無方、所在作爲。欲得此道者、當行道教化作功德、奉行經誡、平等其心、無所貪著、無親無疎、一心等之、如天如地、不得殺生。所以者何。夫蜎飛蠕動之類、道皆形之大虛無象。有曉道而殺生者、爲害道、是以禁之。其守中自然者、爲守中神、尚頗有殺生。所以者何。神有虛無、所以有虛形、故有食、有殺生祀祭。道無有、故無祭祀、不殺生。

夫得道者、但能已得。夫人耳目、聽有聲之聲、見有形之形、不能聽視無形無聲也。所以者何。神赤赤者陽、陽者離。離爲日爲目、但能見前、不能見後、亦不能見頭上。日者天目也。但能照天內、不能照天外也。亦不能照覆冥之中。是以得神道上天者、但能以天耳。夫道耳目所聽視、無前無後、無覆冥、無障礙、洞徹見無數天下事。能聽無聲之聲、能見無形之形。夫作仙道者、當故持天耳目聽視、但獨見

目前事。所以者何。仙人持骨肉去故。

夫欲知神何以養象。神亦但有光。以光爲虛形。譬若鏡中水中所見景。是爲無所有。其所治止。常在天上爲生君。其壽有劫數。終不得在人間也。其天上壽續盡。當復入五道。更形生死如故耳。或時壽盡。取道便滅矣。

夫真人者。有形景。屬天爲吏。壽歲有萬數。治天上。時時有奉使人間。天上壽盡。便或上補神人。則不入五道中受形生死矣。

夫守大虛無得自然之道。住身天上。劫有千數。壽盡。變化滅。神亦盡。神續入五道中受形生死如故。天神都無生死也。但展轉在五道耳。唯有朕兆。常知智神。譬如火滅。無所復有。故取道。夫爲道所已。神有滅盡者何。此皆道人爲不曉。知道本空靜。專心守空。便著空。使人空滅盡。

夫守神之人。不能知曉道本空靜。但自信有。不信無。以故自守神。爲守有爲。著不還道。何以故。神展轉入五道中。無有滅盡時。唯有善譬。最爲功覺。有曉了知道本空靜。亦不守有。亦不守無。亦不念實。亦不念空。遍在三界中間。有慈哀之心。欲度脫勤苦者。不肯入空取道。因是乃有功德。便自然之道。無有壽也。亦不復入五道生死。亦不滅盡。常在。久後功滿。當補道君。賢者爲道。當熟解此意。當知優劣。各有所致。到賢者學道。若知枝末。自謂深足。不肯復講問窮究淵深。是不知道。乃獨各自用有所致。到深淺微妙不齊等。聞仙便呼得道。賢者得道。譬若上山下視。言獨是高徑。住至頂。乃復前有高

處。住上高頂、直復見前有高高處。學道亦如此。從小師學道、得至中師。見大師、乃知道根元。以是言之、學不可呼爲足也。當努力求明師爲道切。若言爾等何不取大道乎、而於小道止、是闢冥淺近哉。夫賢者學道、不廣聞深見、更閱衆師者、此人學不足言也。夫日月不高、所照不遠。江海不廣、不能含納出名。寶學之人、譬若陂中魚、遊到池四塞之下、自謂窮盡天下之水、終日終夜、不能學大水之魚、交會語言。不知外乃有江湖淮濟河海恒溺之水也。譬若深山中、有癡人、從生至老、不行出入、無所見聞。安知外方人士之學問、尊卑差序、車馬衣服、鮮綺甘香乎。譬若學經書之人、但聞天下九州共一天子。云言四邊、但有夷狄。以謂天地界際、極盡於此。安能知其外復何等有乎。學道亦如此。從師受道、以謂盡於此。安能知學道修行書、不能記載也。

夫學仙道、自謂爲足、定得飛仙上天。乃自知道、不及真人也。學真人道、亦自謂爲足、定得真人。乃自知道、不及神人也。學神人道、亦自謂爲足、定得神人。乃自知不及大道也。學既得大道、大道之中、當復有尊卑者、謂知不等也。是以言之學、學無有極。天下神尙後行、從君學道、何況內政滅神、光明變化、各有所主、有所入、各有所致。

夫爲大虛無之道、得無象、無聲教、無思想、都無識念之欲。守時亦法教道、不得取景夢候效也。或時神相見、尙不得與神共語言。所以者何。或有邪神來試人、此處無象、自然求道不求神也。略小取大、故可得自然。故老君曰、有光而不曜、謂欲養其光明。至於徹視、不欲小電曜光精、獨與一神相見也。

如此、不能悉見天下之事矣。

老君太上虛無自然本起經終

後漢書方術列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拊掌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卽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卽得薑還、並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太上赤文洞古經註

龜山長筌子註

操真章上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

有動者、應機也。不動者、抱元守一也。歸根復命也。故經云、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物芸芸、

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至靜不動也。

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

神本湛寂、感而遂通。不得已而後起、隨機接物、

妙用無窮。去智與仁、故循天之理、淡然無極、而衆妙歸之。

神歸則萬物寂。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抱守冲和、真氣氤氲、萬物皆長生也。知和曰常。心使

氣曰強。強者、堅強壯、老死之徒也。

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生。

氣絕神逝、九竅百骸變滅塵土也。更何疑之。神神

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

以虛養虛。以實養實。何以故。忘形養氣。忘氣養神。忘神養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神氣冲寧。靈根深固。故

成長生久視之道也。

默而悟之、我自識之。

至道之玄、不假外物而得。默默昏昏。無應無間。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隨萬法。可以

全生。可以復本也。

入乎無間。

無間者、無有也。是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圓通無礙、應化無窮、遍滿十方、時時運動、無有間斷也。

不死不生。

玄珠燦燦、今古常明。萬物混成、法法平等。非淨非染、無始無終、故曰不死不生者也。其妙道、致虛極、守靜篤、恬淡寂然、不爲萬物之所累、清靜無爲、可以與天地爲一者哉。

與天地爲一

天道清虛、所以能長。地道寧靜、所以能久。人能悟理、達

入聖章中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

五色亂明、令人目盲。色色者未嘗顯。何謂也。法眼圓通、明照十方三界。觀物無物、觀空不空。視之冥冥杳杳之

中、獨見曉焉。靈

泯於耳則心識常淵。

五音亂聰、令人耳聾。心是清淵、本自湛澄。是非言語、美惡聲音、皆爲妄情僞物。飄風

驟雨、動擾心源、神室不靈。若能泯絕是非、不受於中、無聲之中、獨聞和焉。然後可以聽玄歌白雪、不鼓陽春仙音之曲調也。

兩機俱忘絕衆妙

之門。

聲色雙泯、動靜兩忘。聽之不以氣、視之不以神、是謂太玄之妙、虛曠之靈。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無爲之爲、不知而知。靈明曠徹、廣大虛寂、妙

無邊際也。

純純全全、合乎大方。

物我俱忘、有無不立。昏昏默默、杳杳冥冥。無邊無際、非外非中。其游無端、其出無方。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混成無方隅也。

溟溟泮泮、合乎無倫。

至道重玄、浩浩蕩蕩、理無等倫。藏之則爲元精。用之則爲萬靈。舍之則爲太一。放之則爲太清。無相

無名、至尊至貴。迷之則凡夫。悟之則聖賢。

天地之大、我之所維。

古今聖賢、得道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雕琢萬物、澤及羣品、不亦難乎。

萬物之衆、我之所持。宇宙在乎其手。萬化生乎其身。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聖人直說妙道、普現普光。惟恐後世凡夫、不信疑惑、大發諱辭。若言不盡其理、以語爲弊、惡舛訛之說也。

住世章下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

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故曰心燈朗照、法身常存。慧燭不明、道容豈載。

守其無

體、體故全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滋榮羣品。人能安靜和暢、寶瓶堅固、玉漿香美、真水下降、滋養妙體、返老如童孩、不亦善乎。

全真相

濟、可以長久。

水火既濟、魂魄相守。鉛汞相凝、鍊成大藥、結就金丹。燦爛光輝、無幽不燭。純白入素、無爲復朴。長生不滅、沒身不殆。號曰真人者也。

天

得其真、故長。

天得純粹不雜之道、則故能覆蓋羣有、包羅萬象、歷劫清凝、鑒物無私、不言而應、妙用無窮、高虛長遠、大無不包、久而不易也。

地得

其真、故久。

地得其真、則育養萬物、深根固蒂、安靜無爲、乃長久也。

人得其真、故壽。

死而不亡者壽。但世人悟其真趣、得其妙元、與

道合真、沒身不殆、同爲聖賢、令後代祭祀不輟、何以加此焉。

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爲喪其無象、散其

無體。

五味濁口、五臭薰鼻。聲色閑塞耳目、取捨滑心、使性飛揚。迷情徇物、念念相嬰、使心智遊乎外、鬼神入其內。是非寵辱、亂擾靈源、與物相兩相磨、終身疲役。區區業

網而不知其歸、可不悲乎。身適美厚錦繡羅穀。意迷邪見顛倒妄想。至不能使百骸

於窮年不知天命、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可不哀哉。

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內本清淨光明、虛白晃耀。奈何愛染萬緣、不生返照。飄飄一性之散。沉沉萬劫之迷。難省真身、遷於別蛻。

迷其真源、壞其內也。萬劫輪迴、生死海中不能超度、甚可哀憐矣。

耿天臺先生曰、吾人且晝所爲、無愧無作、則夜寢夢寐亦寧。知晝夜、則知生死矣。又曰、紛擾中常有寧靜意、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濃醞中常有簡淡意、拂逆中常有快樂意、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此非知道不能也。

太上赤文洞古經註終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若夫修道。先觀其心。心爲神主。動靜從心。心動無靜。不動了真。心爲禍本。心爲道宗。不動不靜。無想無存。無心無動。有動從心。了心真性。了性真心。心無所住。住無所心。了無執住。無執轉真。空無空處。空處了真。

老君曰。吾從無量劫來。觀心得道。乃至虛無。有何所得。爲諸衆生。強名得道。

老君曰。吾觀衆生。不了其心。徒勞浩劫。虛役其神。於心無了。永劫

沉淪。依吾

聖教。逍遙抱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柔弱生之本。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終

太上老君內觀經

老君曰。天地構精。陰陽布化。萬物以生。承其宿業。分靈道一。父母和合。人受其生。始一月爲胎。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靈爲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腑。用滋靈也。七月七精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十月氣足。萬象成也。元和哺食。時不停也。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衆神也。照生識神。人之魂也。司命處心。納心源也。無英居左。制三魂也。白元居右。拘七魄也。桃孩住臍。保精根也。照諸百節。生百神也。所以周身神不空也。元氣入鼻。灌泥丸也。所以神明形固安也。運動住止。關其心也。所以謂生有由然也。子內觀之。歷歷分也。心者禁也。一身之主。禁制形神。使不邪也。心則神也。變化不測。無定形也。所以五藏藏五神也。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所以字殊隨處名也。心者火也。南方太陽之精。主火。上爲熒惑。下應心也。色赤。三葉如蓮花。神明依泊。從所名也。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黃。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曲非直。非柔非剛。非厚非薄。非圓非方。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但能虛寂。生道目常。永保無爲。其身則昌。世以無形。莫之能名。禍福吉凶。悉由之矣。所以聖人立君臣。明賞罰。置官僚。制法度。正以教人。人之難伏。惟在於心。心若清淨。則萬禍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沈淪惡道。

皆由心也。妄想憎愛、取捨去來、染著聚結、漸自纏繞、轉轉繫縛、不能解脫、便至滅亡。猶如牛馬引重趨泥、轉增陷沒、不能自出、遂至於死。人亦如之。始生之時、神源清淨、湛然無雜。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眼則貪色、耳則滯聲、口則耽味、鼻則受馨、意懷健羨、身欲輕肥、從此流浪、莫能自悟。聖人慈念、設法教化、使內觀己身、澄其心也。又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積精聚氣、乘業降神、和合受生。法天象地、含陰吐陽、分錯五行、以應四時、眼爲日月、髮爲星辰、眉爲華蓋、頭爲崑崙、布列宮闕、安置精神。萬物之中、人稱最靈、性命合道、當保愛之、內觀其身、誰尊之焉。而不自貴、妄染諸塵、不靜臭穢、濁亂形神、執觀物我、何疎何親、守道全生、爲善保真、世愚役役、徒自苦辛。

又曰、從道受生、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出、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慧。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神養氣、謂之精。氣清而馱、謂之榮。氣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閱、謂之質。狀貌可則、謂之體。大小有分、謂之軀。衆思不得、謂之神。莫然應化、謂之靈。氣來人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羣生。在人之身、則爲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也。道不可見、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道廢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羽化神仙。人不能保者、以其不內觀於心故也。內觀不遺、生道常存。

又曰、人所以流浪惡道、沈淪滓穢、緣六情起妄而生六識。六識分別繫縛、憎愛、去來、取捨、染著、煩惱、與道長隔、所以內觀六識因起。六識從何而起、從心識起。心從我起、我從欲起、妄想顛倒而生有識。亦曰自然。又名無爲。本來虛淨、元無有識。有識分別、起諸邪見。邪見既興、盡是煩惱、展轉纏縛、流浪生死、永失於道。

又曰、道無生死、而形有生死。所以言生死者、屬形不屬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則長存不亡也。

又曰、人能常清淨其心、則道自來居。道自來居、則神明存身。神明存身、則生不亡也。人當欲生而不能虛心。人常惡死而不能保神。亦猶欲貴而不肯用道、欲富而不肯求寶、欲疾而足不行、欲肥而食不飽也。

又曰、道以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則心通。神明之在身、猶火之在卮。明從火起。火自炷存。炷因油潤。油藉卮停。四者若廢、明何生焉。亦如明緣神照、神託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一物不足、明何依焉。所以謂之神明者、眼見耳聞、意知身覺、分別物理、微細悉知、由神以明、故曰神明也。

又曰、所以言虛心者、遣其實也。無心者、除其有也。定心者、令不動也。正心者、使不邪也。清心者、使不濁也。淨心者、使不穢也。此皆已有、今使除也。心直者、不反覆也。心平者、無高低也。心明者、不暗昧也。心通者、不窒礙也。此皆本自心。粗言數者、餘可思也。

又曰知道易、信道難。行道易、行道難。得道易、得道難。守道易、守道難。守道不失、身常存也。
又曰、道也者、不可以言傳口受而得之。當虛心靜神、道自來也。愚者不知、乃勞其形、苦其心、役其志、躁其神、而道愈遠、而神愈悲。背道求道、怨道不慈。

又曰、道貴長存。保神固根、精氣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飛升崑崙。先天以生。後天長存。出入無間。不由其門。吹陰煦陽。制魄抱魂。億歲眷屬。千載子孫。黃塵四起。騎牛真人。金堂玉室。迭故迎新。
又曰、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亂想不起。邪妄不侵。周身及物。閉目思尋。表裏虛寂。神道微深。外觀萬境。內察一心。了然明靜。靜亂俱息。念念相保。深根寧極。湛然常住。窮冥難測。憂患永消。是非莫識。
又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故我求道、無不受持千經萬術、唯在心志也。

劉卞功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太上老君內觀經終

洞玄靈寶定觀經註

靈者、神也。在天曰靈。寶者、珍也。在地曰寶。天有靈化神用不測、則廣覆無邊。地有衆寶濟養羣品、則厚載萬物。言此經

如天如地、能覆能載、有靈有寶、功德無窮。證得此心、故名靈寶。定者、心定也。如地不動。觀者、慧觀也。如天常照。定體無念、慧照無邊。定慧等修、故名定觀。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

左者、定也。玄者、深妙也。眞者、純也。一而無雜。人者、通理達性之人也。曰者、語辭也。

夫欲修道、

先能捨事、

進趣之心、名為修道、一切無染、名為捨事。

外事都絕、無與忤心、

六塵為外事、須遠離也。六塵者、色、聲、香、味、

觸、法。更不染著。名為都絕。境不來忤心、即無惱。心不起染境、則無煩。心境兩忘、即無煩惱。故名無與忤心。

然後安坐、

攝澄煩惱、名為安。本心不起、名之

為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

慧心內照、名曰內觀。漏念未除、名為心起。前念忽

起、後覺則隨。起心既滅、覺照亦忘、故稱除滅。了心不起、名之為安。覺性不動、名之為靜。故稱安靜。

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

亂想亦盡滅除。

衆心不起、妄念悉忘。亂想不生、何有貪著。故曰滅除。

晝夜勤行、須臾不替。

晝之言淨、夜之言垢。

垢淨兩忘、無有間替、故名不替。

唯滅動心、不滅照心。

妄想分別、名曰動心。覺照祛之、故名為滅。慧照常明、無或有間、故名不滅照心。但

凝空、心不凝住心。

不起一切心、名空心。一切無著、名不凝住心。

不依一法、而心常住。

若取一法、即名著相。

心不取法、名為不依。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暫

照而常寂、故為常住。

停還失。言習性煩惱、難可滅除。定力未成、暫停還失也。

去留交戰、百體流行。

心起染境、境來牽心、心境相染、故名交戰。妄念不

息、百非自生、名

曰百體流行。

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

定心不起、則契真常。

一念不收、千生遂廢。

少得淨已、則于行立坐臥之時、

初得清淨、正慧未生、故云少得淨已。四威儀之

時。涉事之處、誼閑之所、皆作意安。

見一切諸相、為涉事之處。起一切諸心、名為誼閑之所也。息亂歸寂、名為作意、恬淡

得所、名之為安也。

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誼、其志唯一。

有無雙遣、寂用俱忘。萬法不二、名之唯一。

若束心太急、久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也。

偏心執靜、名曰束心。心外見相、名為顛也。

心若

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

從定發慧、名為放任。定慧齊融、名曰得所。定多即愚、慧多即狂。定慧等用、名

曰調適。

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誼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

寂而常照、照

而常寂、空而常用、用而常空、得本元寂、故為真定。

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誼無惡、強

來就誼。

習性塵勞、常須制御、不可縱逸。

以無事爲真宅、有事爲應跡。

見本性空寂、故爲真宅。慧用無邊、故爲

應跡。

若水鏡之爲鑒、則隨物而現形。

本心清淨、猶如水鏡。照用無礙、萬物俱現、名爲現形。

善巧方

便、唯能入定。

諸法性空、寂無所起、故爲入定。

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

慧、急則傷性、傷則無慧。

急求知見、真定乃亡。貪著諸相、故云無慧。

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

名真慧。

心體寂靜、妙用無窮、故名真慧。

慧而不用、實智若愚。

了無分別、名之不用。韜光晦跡、故曰若愚。

益資定

慧、雙美無極。

寂照齊融、故云雙美無極。

若定中念想多、感衆邪、妖精百魅、隨心應

見。

爲心取相、諸相應生。一切邪魔、競來撓亂。

所見天尊諸仙真人、是其祥也。

此爲諸相、不可取著。

唯令

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

前念不生、故云無覆。後念不起、故曰無基。

舊業日

銷、新業不造。

宿習並盡、名曰舊業日銷。更不起心、故名新業不造。

無所罣礙、迴脫塵籠。

一切無染、故名無所罣礙。解脫

無繫、故云迴脫塵籠。

行而久之、自然得道。

智照不滅、名曰行而久之。契理合真、故云得道。

夫得道之人、凡

有七候。一者、心得定易、覺諸塵漏。

心得清淨、塵念盡知、故曰覺諸塵漏。

二者宿疾普錄、

身心輕爽。

真氣胎息、故疾盡瘳。體道合真、身輕不老。

三者填補天損、還年復命。

骨髓堅滿、故填補天損。駐顏不易、

名爲還年復命也。

四者延數萬歲、名曰仙人。

長生不死、延數萬歲、名編仙錄、故曰仙人。

五者鍊形爲氣、

名曰真人。

得本元氣、故曰鍊形爲氣。正性無僞、故曰真人。

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

真氣通神、陰陽不測、故曰

神人。七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

真人契道、故曰至人。

其於鑒力、隨候益明。

鑒力者、

常照不息也。益明者、明明不絕也。

得至道成、慧乃圓備。

若了本性、得道成真。智慧圓明、萬法俱備。

若乃久學定

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又稱成道者、求道之

理、實所未然。

通神合道、即身得道真。心證身亡、不離生死。西昇經云、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源。

而說頌曰、

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是真動性、承流失道源、起心欲息知、

心起知更煩、了知性本空、知則衆妙門。

道由心學。匪假他求。神依形住。罔有其外。我之靈明。亘今亘古。惟其絃於六情。是以戕我正念。貪瞋癡昧。種種見惑。背真向偽。無有殫期。實惟真師。憫念衆生。無知故。演此妙經。作人天規鑑。爲證道梯航。是有定觀之說。發揮妙本。洞徹玄微。滌乎垢氛。超乎視聽。明無相於有形之後。致虛極於未兆之先。物我俱忘。形神俱妙。凡我羽流。敬之敬之。龍集壬申三月初吉。冷虛子稽首謹識。

陶宗儀輟耕錄。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嘗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奇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洞玄靈寶定觀經註終

南史鄧郁傳、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瀾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二十、並著絳紫羅襪、桂褐、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老子說五廚經註序

臣聞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富哉言乎。富哉言乎。是知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致用。用必利、然後可以安身崇德。義不精而云致用、用不利而云安身、身不安而云知道者、未之有也。然則冲用者、生化之主也。精氣爲物、謂之委和。漠然無間、有與立矣。則天地大德、不曰生乎。全其形生者、在乎少思寡欲。抱璞尋和。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故聖人垂教以檢之、廣業以持之。專氣致柔、以道其和。嚮

晦宴息、以望其欲。洗心藏密、窮神知化。然後安身而國家可保。德用而百姓不知。是以曰天祐之、吉無不利矣。伏讀此經五章、盡修身衛生之要。全和合一、精義可以入神。坐忘遺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輒爲訓註。臣草茅微賤、恩霈特深。天光不違、自忘鄙陋。伏土慙懼、徘徊如失。臣悖頓首頓首謹言

老子說五廚經註

夫存一氣和泰和、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五藏充、則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欲除。此經是五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廚、

故云五

廚爾。

唐京肅明觀尹愔註

一氣和泰和。

一氣者、妙本沖用。所謂元氣充用。在天爲陽和。在地爲陰和。交和爲泰和也。則人之受生、皆資一氣之和以爲泰和、然後形質具而五常用矣。故

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也。則守本者、當外絕二受以全生分。內存一炁以和泰和。和一而性命全矣。故老子曰、專炁致柔、能嬰兒乎。

得一道皆

泰。得一者、言內存一炁以養精神。外全形生以爲居泰。則一炁沖用、與身中泰和和也。故云得一。如此則修生養神之道、皆合於泰和矣。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

和乃

無一和。

言人初稟一炁以和泰和。若存和得一、則和理皆泰。至和既暢、非但無一、亦復無和、不可致詰、如土委地。故老子曰、吾不知其名。

玄理同玄

際。

玄、妙也。理、性也。此言一炁存乎玄際、和理出其性。性修反德而妙暢於和。妙性既和、則與玄同際。故老子曰、同謂之玄也。

不以意思意。

意者、想愛也。言存一炁以和泰和者、慎勿存想受以緣境識。當凝神湛照、令杳然空然、使和暢於起念之前。慧發於忘知之後。瞻彼闕者、則吉祥止矣。若以意思意、意想受塵、坐令焚和、焉得生白。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

亦不求無思。

但不緣想受、則自發照慧。照慧之發、亦不自知。若知求無思、即涉想受、與彼思意等無差

別。老子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意而無有思。**內存一炁、但令其虛。虛即降和、和理自暢。雖則不緣想日。用其光、**是法如是持。**如是內存泰和。泰和之法和暢、則是法皆遣。遣法無復歸其名。住、復何所持。以不持爲持、故云是法如是持也。**莫將**

心緣心。

心者發慧之質、想受之器也。正受則發慧。邪受則生想。言人若能氣和於中、心正於內。內照清靜、則正慧湛然。鑒明而塵垢不上。淵澄而萬象俱見。見象無主、

謂之常心。若以心得心、緣心受、外存諸法、內無慧照。常心既喪、**還莫住絕緣。**夫以則和理亦虧。故莊子曰、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也。

心在莫心、則受諸受。若正受生慧、自得常心。慧心既常、則於正無受、何等爲緣。既無緣心、亦無緣絕。湛然常寂、何所住乎。老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

存心。

慧照湛常、則云心存於絕無住。故曰莫存心。照既不將而隨迎心緣、則無絕而無住矣。

真則守真淵。

真者謂常心慧照、清靜不雜也。若湛彼慧

源、寂無所染。既無知法、亦無緣心。修理志離志。理者性也。志者心有所住也。若絕外則泰和含真、本不相離。故云守爾。

修理志離志。境、受此心也、則性受也。言修性者、心有所注、但得徧照。若外塵已絕、境識無注、離形去智、同與大通。性修反初、圓照無滯、內外俱靜、玄之又玄、則離於注想矣。

積修不符離。上令離志、則內外俱寂。無起住心、亦無空心。坐忘行忘、次來次滅。若積聚修習、不能忘泯起修一念、髮引千鈞、內照既搖、外塵咸起、則與彼離志不相符合也。

志而不修志。若心無所住、則何由漸悟。必因所住而得定心、故云志也。**已業無已知。**因心注不修志者、明離志而不積修、忘修而後性定、則寂然圓照。

清靜、故云已業。內忘諸己、外忘諸物、於慧照心無毫芒用、則於已業自忘知、故云無已知。**諸食氣結氣。**夫真氣凝結、以和泰和。和納滋味、以充五臟。身聚泡沫、載其形生。受體於地。凝濕於水。稟熱於火。待息於風。四緣結漏。皆非妙質。故緇涅一氣、昏汨泰和、令生想受、則動之弊穢矣。**非諸久定結。**言人當令泰和合一、無所想受。守真常湛、則與太和合體。今以諸食結氣、故非久定結也。**氣歸諸本氣。**四緣受識、六染生歸本。根識既染、**隨取當隨洩。**取者受納也。洩者發用也。夫想有二受。業有二應。隨所則從所受業也。受納、發用其徵。若泰和和一、則一炁全和、致彼虛極、謂之復命。復命得常、謂名正受。正受澹業、能生慧照。慧照常、一無所有、則入無間矣。一者則食炁歸諸四緣、業成則淪於六趣矣。

老子說五廚經註終

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才脫其身。

又曰。言則道不成。多言則爲害。閉口不言。萬歲無患。

又曰。人得善師。乃使凡賤之人。成善人。善不止。更賢。賢不止。次聖。聖不止。乃得深知真道。守道不止。乃得仙。仙不止。乃與天比其神。神不止。乃得與元氣比其得。元氣乃包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是善師之功也。不得其善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邪矣。叛去其師。是去其真道。自窮之術也。道有宗師祖師。

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

夫日用者。飲食則定。禁口獨坐。莫起一念。萬事俱忘。存神定意。口唇相粘。牙齒相著。眼不視物。耳不聽聲。一心內守。調息綿綿。微微輕出。似有如無。莫教間斷。自然心火下降。腎水上升。口內甘津自生。靈真付體。自知長生之路。十二時辰。常要清靜。靈臺無物爲之清。一念不起爲之靜。身是炁之宅。心是神之舍。意行則神行。神行則炁散。意住則神住。神住則氣聚。五行真氣。結成刀圭。自然身中有聲。行處坐臥。常覺身體如風之行。腹內如雷之鳴。冲和氣透。醍醐灌頂。自飲刀圭。耳聽仙音。無絃之曲。不撫而自聲。不鼓而自鳴。

神炁相結。如男子懷孕。得觀內境。神自言語。是虛無之宅。與聖同居。煉就九轉。結成大丹。神自出入。與天地齊年。日月同明。脫離生滅矣。每日休教有損失。十二時辰。常要清靜。炁是神之母。神是炁之子。如鷄抱卵。切要存神養炁。能無離乎妙哉。玄之又玄。人身中有七寶。事爲富國安民。精炁血滿也。精是水銀。血是黃金。炁是美玉。髓是水晶。腦是靈砂。腎是琬琰。心是珊瑚。此是七寶。歸身不散。煉就大藥。萬神盡登仙矣。

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終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經

敬天地	重日月	懼國法	依王道	孝父母	上謙讓
下和睦	好事行	惡事止	成人學	破人斷	高知危
滿知溢	靜常安	儉常足	慎無憂	忍無辱	去奢華
務真實	掩人非	揚人德	行方便	和鄰里	親賢善
遠聲色	貧守分	富施惠	行平等	休倚勢	長克己
莫嫉妬	少慳貪	除狡猾	逢冤解	積人行	許不違
話有信	念孤寡	濟貧困	救危難	積陰德	行慈惠
休殺生	聽忠言	莫欺心	依此行	可超昇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經終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而又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若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諸真語錄

經告

安妃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飊勃鬱。焉能迴己之清淳。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棲澄至真。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絳津。

太上曰。高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蘖薰心。性情顛倒。破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雜亂。隨逐諸塵。捨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澤。跳躑奔趨。不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游五欲林。在六根澤。縱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豎幡。飄飄不止。或思作僞。以邀名譽。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有。昧於所無。世務因緣。以此而發。招引罪垢。歷世彌積。輪回於三界。漂浪而忘返。流轉於五道。長淪而弗悟。嬰疴抱痛。不能自知。馳神惶悸。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亡。是以有兵甲而無所陳之。以其不爭。夫不祥者。人之所不爭。垢辱者。人之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則足矣。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漏。愛過其心。神出去。常於欲事汲汲。據爲利動者。惕惕懼。結連黨友。以自助者。非真也。

又曰、罪莫大於姪。禍莫大於食。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道言吉凶禍福、窈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富貴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蓋修福則善應。爲惡則禍來。

天尊曰、氣不可極。數難可窮。死而復生。幽而復明。天地運轉。如車之輪。人之不滅。如影隨形。故難終也。

妙林經曰、夫有爲生死、衆生漂浪、如虛中雲、如空中色、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鑒中象、如熱中炎、如電中火、如聲中聽、如盲中視、如啞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雞、如龜中毛、如兔中角。如是無明貪著、愛見生死之本、亦復如是。必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生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不可親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

天尊告聖行眞士曰、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有見心、捨於穢土、求三清樂。捨衆生身、求真道相。欲斷煩惱而入無爲。求離諸見、乃得寂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名大邪見。譬愚人畏於大地而欲走避、所至之處、不離大地。衆生亦爾。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厭離所得之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真道相、深實可哀。眞道相者、名爲不作、無起無滅、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大非小、非色非心體。如此名爲修習眞道正行。

又告聖行眞士曰、世間衆生、無明重暗、眞道在身、莫能睹見。譬如愚人、東西馳走、求覓空色、而不能

知卽色是空。一切世間、亦復如是。心性馳走、欲求真道、不知身心卽是真道。又如愚人、但見竹木、而不知火。捨木求火、四散奔走。一切世間、亦復如是。捨身求道、不知道在身中爾。又如愚人、捨形求影、默聲求響、而不知形是影根、聲爲響本。以是當知世間邪見煩惱、熾盛猶荆棘林、如蒺藜園、不可親近。我今宣示汝等、令知將來三清、不離煩惱。令知大道不在他方。但觀身心、修習正道、自然解脫。天尊告遍通眞士曰、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云何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一切衆生、本有生耶。若有生者、生從何有。一切衆生、本無生耶。若無生者、見有生身。汝衆今見身有耶、見身無耶。遍通答言、我等今衆見身是無。何以故。前色滅已、後色生故。天尊曰、心法亦爾、非有非無、念念生滅。前心滅故、不爲後因。後心生故、不爲前果。是故我言一切衆生心法如生。遍通又問曰、一切衆生心法如生。生法見生。生法如心、心可見耶。天尊答曰、心法可見。欲見心法、還如見生。生無方所。欲見心法、亦無方所。遍通又問、心法如生、俱無方所。云何安慰、令得安樂。天尊答言、身可安耶。遍通曰、身法念念、不可安慰。天尊曰、心法亦然、不可安慰。遍通又問、既不可安、云何向言安慰其心、令得樂耶。天尊答曰、爲見有身、故令安慰。既安慰已、知心非有、亦復非無、名得眞心、故得安樂。保聖纂要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吏。情生於陰、以起造。性生於陽、以治理。陽仁陰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和、精多則魂魄強。氣少則情性弱。情性爲嗜慾亂之、由素絲染於五色也。又曰、人之情性、爲利欲之所敗。如冰雪之曝口、草木之沾霜、皆不移時而消壞矣。冰雪以不消爲體、

而盛暑移其眞。草木以不雕爲質。而大寒奪其性。人有久視之命。而嗜欲滅其壽。若能導引盡理。則長生罔極。

又曰。神者魂也。降之於天。鬼者魄也。經之於地。是以神能服氣。形能食味。氣清則神爽。形勞則魄濁。服氣者綿綿而不死。身飛於天。食味者混混而殂。形歸於地。理之自然也。

仙經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爲無之宮。形乃神之宅。莫不全宅以安主。修身以養神。若氣散歸空。遊魂爲變。火之於燭。燭靡則火不居。水之於隄。隄壞則水不存。魂勞神散。氣竭命終矣。又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養神者。慎勿失道。爲道者。慎勿失生。道與生相守。神與氣相保。形神俱久矣。

聖母元君曰。功術之祕者。惟符藥與氣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真之信也。藥者。五行之英。華池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萬物之靈爽也。此三者。致道之機要。求仙之所寶也。

又曰。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祇逆。二千惡者爲奴厮。三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惡病流徙。五千惡者爲五獄鬼。六千惡者爲二十八獄囚。七千惡者爲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墮寒氷獄。九千惡者入無邊底獄。一萬惡者墮辟荔獄。萬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千萬惡。墮辟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不痛哉。夫人覺有一惡。急宜改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爲魔邪所干者。當洗心責己。悔過自修。即可反惡爲善矣。人有一善。則心定神安。有十善。則氣力强壯。有百善。則寶瑞

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眞。有二千善、則爲聖眞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爲聖眞仙曹掾。有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眞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爲聖眞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爲聖眞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則爲聖眞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爲聖眞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爲元始五帝君。有萬善、則爲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千萬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也。

又曰：專精養神、不爲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保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則近眞矣。

道曰：凡人遇我以禍者、我當以福往。是故福氣常至、此害之氣重徙、還在於彼。此學道者之行也。徐來勒問曰：何謂兼忘。高玄眞人曰：一切凡夫、從氣氤縕而起愚癡、染著諸有、雖積功勤、不能無滯。故使備定、除其有滯。有滯雖淨、猶滯於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故名初入正觀之相。

盟威經云：道無不在、在師爲師、在經爲經、不離中矣。寶玄經云：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反流末、還至本源。源卽道也。道無形狀、假言象以爲津。旣言沖用、用實無物。

三皇經曰：天下無常、豈有堅固者。故急當厭遠之、求索自然以脫身耳。又曰：萬物無有常。成者皆不久完。三光永明、天地常昭然。

黃老立示經曰。道者不可以言傳。欲使學者述書以相授。然可得聞也。夫善述事者。必通其言。善言詞者。必通其意。其意若通。道可得也。夫天地之初。知其無朕也。入於虛無者。知其有實也。故云其以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聖人見有書。即知本無書也。聞其言。即知本無言也。見書知言。聞言知意。知意即知道也。知道即知可以口言。不可以書傳也。故真人以神聽。聽可尊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太上告王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也。謂之精。精之媾也。謂之靈。靈之變化。謂之神。神之化也。之謂魂。隨魂往來之謂識。隨魂出入之謂魄。主管精魄之謂心。心有所從之謂情。情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措之謂志。志有所憶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事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夫性者靜也。氣者動也。動靜如一。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措心於此哉。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民。民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民者。法也。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術化萬民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王以術爲神。

四等智慧觀身經云。夫道者。要在行合冥科。應善內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若自不能。皆爲徒勞於風塵耳。無益生命之修短也。道在我。不由彼。惟慈惟愛。惟善惟忍。能行此四等。乃與道爲鄰耳。老君戒經云。惡人者。胎於醜薄之精。形於芻狗之類。魂微魄盛。尸毒滿腹。人面蟲心。體性狠敵。嫉妒蛆蟻。常懷陰賊。壞成作敗。言則嗽嗽。自遇如玉。遇人如土。陽推鬼黠。不計殃咎。昔有一人。不念居業。專行偷盜。入大臣家。此人夜作狗形。既到其家。值其大建功德。吾時見此偷徒作狗形。吾即叱之。令

長作狗、使常銜巨石還此大臣家、積以爲山。

盟威經云、姪犯內外、逼掠非偶、翻覆陰陽、公私戚屬、烝通姦殺、異類妖交。

本行經云、昔有國王元慶、放心於愛欲之門、值劫運終、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子、遂其先好也。

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言文辭、滿天地之間、尙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爲人法。愚者出言、爲身災害、還以自傷。

眞誥曰、夫百思纏胸、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屢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眞心、固不爲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在官無事、夷眞內鍊、紛錯不穢其聰明、爭競不交於心胸、此道士之在官也。

太清中經云、慎無賣吾以求寶也。慎無傳吾非其人也。慎無閉吾絕其學也。傳吾學者昌、閉塞吾學者、雖獨行之、必遇天殃。傳吾道者、當法則天地江河淮海、法則天地者、何等不生、何等不成。法則江河淮海者、何水不流、何川不行。

西昇經云、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莫知其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

洞神誠身保命篇云、黃帝曰、聖人保命之最、莫上於身心。利害身心、豈過於善惡。善惡所起、本於心。心法不住、攀緣是用。所緣者名曰境界。能緣者名之曰心。故萬品所起、莫過於心。萌於心者、名曰行業。行業所操、名曰善惡。故縱欲爲惡、息貪爲善。善者能爲濟俗出塵之益。惡者必作敗德染穢之資。故聖人知無形而用者心也。形不自運者身也。然心不託於身、則不能顯班備用。身不藉於心、則亡滅不起。故身心體異而理符。致用萬善而趨一。故能表裏爲用、動靜相持。身無獨往、爲心所使。心法不淨、惟欲攀緣。身量無涯、納行不息。故心爲凡聖之根、身爲苦樂之聚。聖人知患生於心、愆必由己。是以清心除患、潔志消愆。凡俗之流、其卽不然。肆情縱欲、不知欲出於心。侮慢矜奢、不知慢生於己。惟騁愚暴、不顧其身。故以禍難所階、由之不識危亡。自此日用不知。故聖達愍愚而垂教也。

諸眞語錄終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自有不恰好處。

眞仙要語

一 法性虛妄

妙林經云、天尊告度命眞士曰、所謂安樂、皆從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諸法空、乃名安樂。譬如愁人、心意昏亂、煩毒熱悶、於此人前、設諸幻術、木男木女、木牛木馬、羅列施張、作諸戲術。愁者見之、如生平馬牛相、息諸煩惱、心意泰然。我今亦爾。一切衆生、虛妄愁毒、未能安樂。是故我說修諸功德、無量無邊、及諸往生、不思議土。若知虛妄本無、所有一切衆生、舉足行步、諸所作爲、悉不思議。若知清靜自在、無礙、心所求願、恣意充足。若有修善、當得往生三清妙土。如此方便、止彼虛妄、而實未曾有彼三清常樂境界之所希望。若欲速得三清寶城、常樂淨土、當以大乘無上慧心、觀我身相、從無量劫因何法生。既知無因、乃知我以無我故。是我身常在三清常樂淨土。

二 道性因緣

海空智藏作禮問言、天尊。我今思念萬兆造化之由、云何一切諸法、各有道性、從因緣生。以是因緣、應有縛耶、應無縛耶。是五陰耶、是六塵耶。天尊答曰、譬如衆生、臨欲終時、如日之沒。臨欲沒時、山陵堆阜、影見東移、理無西沒。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五陰滅、彼五陰生、譬如燈明暗滅、燈滅暗生。譬如泥瓶、泥與瓶合、泥滅瓶成、而是泥相、終不名瓶。瓶雖非泥、不餘處來、以泥因緣而生。是瓶。五陰生滅、

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爲繫縛。無煩惱故、名爲解脫。譬如眼根、開時見色、閉時無見。煩惱繫縛、合散生滅、更無別法。衆生五陰、亦復如是。

三 本性淳善

天尊告最勝童子。當知夫一切六道四生業性、始有識神、皆悉淳善、唯一不雜、與道同體。依道而行、行住起臥、語默飲食、皆合眞理。如魚在水、始生之初、便習江湖、不假教令。亦如玉質本白、黛色本青、火性本熱、水性本冷、不關習學、理本自然。一切衆生識神、亦復如是、稟乎自然、自應道性、無有差異。云何而生種種惡緣、地獄餓鬼畜生等報。當知皆是六根所引。所以六根六濁六情六染是四大結、能生種種善惡業因、增長三途種種知惱、能斷無始以來一切善本。又眞人決理、禮白天尊。旣言一切衆生有神識初、淳善不雜、行必合規、動應眞理、進退俯仰、行住起臥、莫有失節、一一諸法皆合道宗、無有差異。若如此者、衆生所見及與所聞、動止所爲、云何得染蟲穢之事。天尊曰、譬如冰寒之堂、淳以冰凍而爲梁柱、牀席屏幃、莫非冰結、就此中間、云何得火。云何得熱煩惱之患。一切衆生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旣爲善、所習復善、云何獲種種果報。又復天尊、譬如百和之香、共在一篋之內、芬芳流溢、無有一家臭穢之氣。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旣香潔、滓穢無方。又復天尊、譬如日光、炁發明照、於其中間、了無暗黑。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旣曉了、冥昧云何猶復並用。我今有疑、世間不容於善法中生無量惡、唯願大德爲我解說、令諸衆會悉皆洗然、離諸疑滯。爾時天尊安詳答言、決理眞

人如斯切問、不可思議。汝等已曾親近無量無邊一切真人、供養無量無邊一切天尊、通達大智、曉了無礙、故能發此微妙之言。我當爲汝具實解說。汝等諦聽、勿生疲怠。決理大真。夫人心法、不可全以譬喻。如水凍琉璃香等。所以爾者、如此物等皆爲靜法、其安謐不能變易。是以其體不能生他。以靜因故、物不能入。此譬爲異。若喻日者、是義或同。所以爾者、日不恒明、不恒正有時薄蝕、有時吳隱。心法亦爾、遷動不定、染滯所驅、貪著利己所招爾。

四 有爲無爲法

爾時天尊告海空智藏言、汝勿邪疑、執有著相、以尋至真無上之道、寧可得乎。眞士當知一切諸法有爲性相、悉皆滅壞、無有常住。所以者何。三界之所行諸法、是知因衆生心力。衆生之性、念念生滅、有爲之法、亦復皆爾。念念生滅、卽其生時、已是滅相、卽其實時、便生空相。有不常故、故謂爲空。無爲之法、不可毀滅、不可測量。若有感應、則隨事顯、若無感應、湛然恒存。以是當知、繼有爲者、則有滅相。有滅相故、是謂爲空。無所繼者、則無毀壞。無毀壞故、是謂爲有。汝當思惟、善加分別一切妙法本源所在。

五 觀四大相

上眞童子曰、觀諸衆生四大之相、何大是我。如空中雲、如熱時火、如電中光、如水中月、如幻如化、如鏡中像、如空中響、色想行識、悉皆如是。衆生心相、不可思議、非是二乘之所能了。大哀天尊。衆生之

相亦復如是、不來不去、非有非無、非內非外、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而常流轉妄受。若皆以衆生無始以來染著我故、增長惡根、受大煩惱、無有窮盡、衆生之相、烟燭之溫、神本澄清、湛然無雜、一切法本、從中而有、以是因緣、一切衆生善惡諸業、唯一心作、更無餘法。是故衆生不來不去、不有不無、同等虛空、無分別相。大哀天尊。我觀衆生、相法如是。

六 色身煩惱

海空智藏白天尊言、大哀天尊、云何凡夫不見煩惱、於煩惱中、富有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未來見在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身者、即是色耶、卽非色耶、身屬他耶、不屬他耶、非屬他耶、非不屬他耶、有命無身耶、無命有身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俱有常耶、俱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爾時天尊、安心含笑、答海空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一切凡夫、有身無身、煩惱之身、何以故、煩惱身者、囊裏膿血、障於道性、是故衆生不悟煩惱有真道性、真道之性、不在內耶、不在外耶、不在中間、亦不有耶、亦不無耶、非過去耶、非見在耶、非未來耶、非色心耶、非自他耶、非有命耶、非無命耶、非有身耶、非無身耶、非有常耶、非無常耶、爾時海空稽首作禮、白天尊言、如是所說、非有身耶、非無身耶、云何煩惱障於道性、道性之身、從父母耶、從微塵耶、從幻化耶、從自然耶、從虛空耶、從變易耶、從善生耶、從惡生耶、從畜生耶、從地獄耶、從天上耶、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耶、非煩惱耶、若是煩惱、云何能生真道性者、若是真生、真性應常、云何真性從煩惱生、若從煩惱、煩惱之

障或墮於地獄。道性之生亦墮地獄。若是不墮。云何道性從煩惱生。若無煩惱。云何煩惱障於道性。以是義故。唯願慈尊垂哀愍說。時衆顯顯。欲有所聞。爾時天尊發微妙音。答海空言。善男子。言道性者。無性之性。非有法性。非無法性。道性之生。亦有亦無。善男子。言道性者。非有身生。非無身生。非非無有。非非有無。亦有身生。亦無身生。善男子。云何煩惱障於道性。言道性者。卽煩惱生。非煩惱生。亦是煩惱生。是煩惱亦非煩惱。云何障於道性。善男子。譬如黑雲障於日光之光。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有不無。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道性之生。非父母生。是父母生。何以故。若父母生。父母生已。生無所生。無生之生。譬如花果。花生無果。果生無花。道性之生。亦復如是。道性云何從父母生。善男子。云何道性從微塵生。言道性者。是微塵生。非微塵生。是幻化生。非幻化生。是自然生。非自然生。是虛空生。非虛空生。是變易生。非變易生。是善因生。非善因生。是惡因生。非惡因生。是畜生生。非畜生生。是地獄生。非地獄生。是天上生。非天上生。以是因緣。無生之生。生生無生。非無法生。非有法生。若如是者。生相不生。若是無者。無生不無。不無不有。是爲道性。道性之生。生之所生。生生不生。善男子。向難云。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耶。善男子。今當爲說道性者。從父母生。善男子。譬如蓮花從淤泥生之生。亦不是泥。亦不非泥。道性之生。亦復如是。亦是父母。亦非父母。善男子。譬如人寄屋生。屋非有人。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如木寄生。隨木而生。生非木種。道性之生。亦復如是。生於煩惱。非煩惱。云。道性猶如虛空。相不可得。以是當知非煩惱本。亦非衆生。亦非非衆生。善男子。一切衆

生、若非父母因緣而生、不識因緣、妄造諸惡、生分別想、不信經典、不愛衆生、任命死生、無復極已。以是因緣、分別善惡、不攝六情、生種種愛、誹謗一乘。海空寶藏聞說不聞、聽說不聽、起種種念。以是因緣、或得癩病、或得聾盲、或受畜生牛馬猪犬、或受人形、六根不具。雖有人形而無情智。

七 棧喻

海空智藏經云、昔有國王、以四虎令人養食、瞻視臥起、摩洗虎令曰、若令一虎生瞋恚者、我依律法當斬汝命。爾時其人聞王教令、心大怖畏、惶惶無所。於是思惟捨虎而走。爾時大王聞人已走、即遣少剛拔刀隨之。其人回顧、見後少剛、即便疾走。是時少剛以惡方便、即藏持刀、密遣一人假謂親善而語之言、汝可來還。其人不信、即入空城而自匿。既入城中、視諸精舍悉空無人。既不見人、即便坐臥。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城空曠、無有人居。今夜當有四百賊來、汝設遇者、命不平安。汝當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益增恐怖、復捨而去。路礙河水、漂流無有船舫、心又愁煩。即取種種草木爲棧。復更思惟、我必住此、當爲猛虎之所危害。若渡此河、棧不可依、當沒水死、終不爲彼虎所傷害。即推草棧置之水中、身倚其上、還動手足、截流而去。當到彼岸、安穩如故、心大歡喜。

八 病說

天尊告普種王曰、我說病者即是煩惱。煩惱既空、病法亦空。病法既空、身法亦空。何以故。煩惱身者、如幻夢故。以是因緣、以空爲空。普種又言、地水火風、四大之中、何大是身。答云、煩惱身者、非地大生、

不離地大。水大風大、亦復如是。一切衆生、煩惱身者、從四大起、以之爲病。是故眞士隨之爲病。於是善種得聞說已、卽起作禮、讚歎一乘。海空智藏是我大師、爲我輩說言病、諸行無常、身法無我、不說海空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常樂。玄都玉京、教導三乘、爲諸衆生作大橋梁、度生死海、於空城中託身有疾、哀彼衆生、令識宿世億劫中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修弘福田、念於衆生、勿令憂惱。勸助衆生、勤行進道。作大醫王、療治衆生一切病根、慰喻衆生、以疾而臥。爾時海空智藏告善種王、汝等勿疑我身疾者而言無疾。今我疾者、皆前世因妄相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惟之爲疾。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生、身亦無著。今我疾者、皆由身起。是故於身不應生著。善種王旣知病本、卽除我想及煩惱想、當滅法想。汝等大王、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我身之身、唯起滅法。此法身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汝滅。滅時不言我滅、汝起。我念衆生、亦復如是。善種大王、汝等當知應作是念。此法身者、亦是顛倒。是我身者、卽是大患。汝等應當厭離此身。云何爲離我所。離我所者、卽離二法。離二法者、不念內外、諸法平等。云何平等。我等常樂清靜、內外無我、我亦清靜。此二法者、悉皆空空。以何爲空、但以名字、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了空病故、是我有病。今我病者、無受而受、說身無常。法相不滅、而取證信、故設有身。普念衆生、發大慈心、說一乘藏、調伏我身、亦當調伏一切衆生、除種種病。今我說病、爲斷衆生攀援病本。諸根若盡、是我無病。善種大王、若有一人、有疾而臥、汝等應當作如是念、諸法無我、我身無常、若空非

我雖身有疾、在生死中化度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汝等又復念於我身、身不離身、是病是身、悲新悲故、是惠方便。設身有病而寂寞故、莫知方便。善種大王。若有衆生、有疾而臥、不作是念、不調伏心、不厭離身而貪求愛、如是人者、是愚人法。當知是不離生死地獄。若有一人、有疾而臥、念想法若空無我、是我身疾在生死中而不生死。無生死故、生死無我。我於生死、亦無汙行、住於常樂、亦不常樂。不寂靜故、是海空行。如是之行、永離生死煩惱域中。雖有我身、不依身心。雖在三界、不壞法性。雖行於空、亦無空想。又告善根長者大王。我身雖病、爲諸衆生有疾而臥。雖行無相、爲彼衆生而現受作。雖行無動、爲彼衆生而作動相種種演說。雖行一乘、海空智藏、爲彼衆生而遍現微塵之身。雖行智慧轉大法輪、爲彼衆生無明暗室現大道光、照彼煩惱、俱發善心。行一乘行。說是語已、善種大王及諸羣臣八千餘人皆發善心。

九 求道二患

天尊告度命眞士曰。修身求道、具有二患。一者由有惡患。二者見有身故。如是二患、道之大病。是故衆生、若欲求道、當以大乘無上慈心觀我身相。既了無身、三業自淨。修六度行、行四等心、是名隨順方便引接。譬喻如行客、隔礙湯谷、欲到彼岸、無因得過。假借舟航以濟沈溺。既至彼岸、向之舟航、無所用之。六度四行、亦復如是。爲諸衆生、未能體了無生道岸、是以假借六度、安慰其心、令得調伏。卽了無身、得致道地。六度諸行、無所復用。度命又言。大德天尊。所說譬喻、譬妙深遠。一切衆生、修衆行

以求度世。既得度已，無所復行。如是一切成真得道，無所行邪。既無所行，應失大悲。云何大道於衆生常行四弘以度衆苦。天尊答曰：度命眞士。天尊大聖濟生度苦，無彼此故，無愛憎故，無成壞故，無得失故，譬如橋梁，無心度物，不揀淨穢，是人非人，牛馬驢驘，皆悉通過。天尊大聖無心大度，亦復如是。雖度衆生，無彼此相，無愛憎相，無成壞相，無得失相，猶如大海容納百川，無增無減，無穢無淨，無心隨擇。

十 夢喻虛妄

天尊謂正見童子曰：十方天尊出現於世，爲欲斷諸衆生虛妄，說此妙經深遠之法。諸衆生各得淨慧，明了法性，無所障礙，知諸法空，本無虛妄。虛妄既空，心性清靜，乃知十分一切天尊無出沒相。以是之故，十方天尊出現於世，得大利益。一切衆生皆得正見，泰然安樂。譬如夜夢見諸毒蛇，開利牙齒，近來逼身，擬作吞噬，心神惶懼，東西馳走，叫聲烈天，迷悶躑躅，牀邊覺人呼之曰：咄哉睡夢，如斯叫耶。而其夢人忽然睡覺，伸舒手足，乃知夢見虛妄非眞，心意正定，泰然安樂。一切衆生同在三界無明巨室，諸所爲作，皆屬夢幻，無有眞實。天尊大聖說此大乘微妙經典，覺悟一切，令得正見。

十一 散花喻

眞藏經云：天尊在靈解山散本微花。其華飄飄遍滿法界，非青非白，非赤非黑，非長非短，非大非小，非廣非狹，入於細微，離諸色像。華中有自然之果，其果圓淨，具一切味，非一切味。具一切聲，非一切

聲。具一切色、非一切色。具一切香、非一切香。具一切觸、非一切觸。具一切法、非一切法。具一切智、非一切智。其果名具慈甘泉。得此泉味、自然飽滿、無飢無渴、姿容端正、妙麗希有、到靈解山、不生不滅、湛然常住、證無生果。爾時衆中有一童子、名曰善達、從座而起、上白天尊、不審本微之華、中有自然之果、散滿法界、盡諸微塵、無大不覆、無小不入、爲赤爲白、爲青爲黑、爲長爲短、爲大爲小、爲廣爲狹、爲見爲聞、爲來爲去、爲天爲地。如是花果、浩溥周普、遍成法界、不可思議。不審一切衆生同稟一華、云何諸緣各有差別、善惡不同。生死之業、苦樂殊形。返覆往還、受生各異。或生邊夷、或生中國、或生奴婢、或生人王、或生貧賤、或生富貴、或生跛躄、或生具足、或生愚癡、或生智慧、或生慳貪、或生布施、或生好殺、或生慈悲、或生五逆、或生孝順、或生受苦、或生受樂、或生聾盲、或生聰哲、或生禽蟲、或生魚鼈。如此業報、種種不同。唯願慈悲、分別解釋。天尊告善達童子曰、一切法生、皆從一本微華、種種相好、衆生迷惑、不自覺知。於實相中橫生顛倒法、成受苦見懲、自生不孝、慈愛遠離、失本求末、冥冥不曉、長處闇中、無有解脫。慈愍種種濟度、顯法因由。衆中疑惑、不了業緣、諸法空寂、畢竟無我。推問東方生物、有邊崖不。南方顯照、有極源不。西方衰殺、有情變不。北方冥昧、有窮通不。色聲香味觸、有色聲香味觸不。貪瞋癡縛、有貪瞋癡縛不。善惡行業、可修不也。大師所顯推問諸法行業、並無所得、云何差別苦樂不同。天尊曰、諸法幻生、幻生幻滅。諸法幻滅、幻滅幻生。如是幻相、生滅幻無生滅、幻相去來幻無去來、幻相貪癡幻無貪癡、幻相取捨幻無取捨、幻相煩惱幻無煩惱、幻相恩愛幻無恩

愛幻相。差別幻無差別幻相。一切衆生業緣端正、生滅無幻、來去無幻、貪癡無幻、取捨無幻、煩惱無幻、恩愛無幻、差別無幻、如是空寂、究竟道場。善達聞之、忽然覺悟。

十二 論種子

天尊告曜明真人曰、向問言譬如種子、種子不壞、牙莖枝葉花實等法、從何而生。吾今問子、種子壞邪、牙實生邪。種子若壞、壞則無因、無因有果、斯無是處。牙生種壞、壞則不生。壞爲生因、亦非有是。當知種子牙莖枝葉花實、非生非壞、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煩惱真相、亦復如是、非前非後、非一非異、非不一異。又語曜明、汝爲種子壞乃牙生。今又問種子牙壞得生耶、未壞生耶、壞後生耶。若壞時生者、以壞爲生、生則不生。生則壞者、以生爲壞、壞則不壞。云何種壞而得生牙。譬如蔭壞、身則不生。無蔭有身、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既壞、牙則不生。無種有牙、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則不生。若有說壞生者、與壞同體、云何得生。譬如一身、諸根同體、云何頭壞而得足生。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壞時、牙則不生。生壞同體、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時不生。壞後生者、生滅相離、云何爲因。譬如種已先滅、滅即無牙、云何牙後從敗種生。以是當知壞後不生。壞已牙生、理亦不然。是故我言、種子壞後、牙亦不生。又語曜明、種壞牙生、生壞一耶、生壞異耶。生壞一者、壞相相違、云何同體。滅則不生、云何生壞。生壞異者、異則非因。非因生果、理則不然。譬如虛空、非兎角因。虛空非因、生兎角果、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異亦不生。云何不生。又語曜明、未壞生者、則種子體中未變。未變牙生、則無因。無因有果、無種

有耶、理則不然。猶如無形、影則不生。形若未生、有影生者、當知此影不從形生。譬如麻子未壞、油則不生。以是當知未壞不生、云何有生。又語曜明、壞後生者、彼種已滅、滅則無因。滅後生牙始生、生則非果。彼種滅已、有牙生者、理則不然。猶如無乳、酪則不生。若無彼乳而有此酪、是則酪有不從乳生。以是當知壞後不生、云何有生。檢求生相、畢竟永滅、不可得故、是故無生。

十三 真假

昇玄經、子明問曰、既無所有、以何爲有。道陵答曰、以無所有而名爲有。又問何名所義。答曰、形聲虛僞故。又問形聲虛僞。答曰、乃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速變異故。又問雖速變異、非無所有也。既已變異、果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答曰、向變異者、亦不言都無如虛空耶。但言一切所有、皆爲非真。生者必死、有者必無、成者必壞、盛者必衰、少壯必老、向有今無、寒暑推移、恍惚無常、父母兄弟、妻子室家、明友交遊、富貴強盛、豪勢欣樂、未盈幾時、豁然分散、死亡別絕、老病衰耗、諍訟忿恨、失心喪志。諸如此者、憂惱萬端、皆爲虛幻、無一真實。惟賢人道士、知此非真、是虛僞法、思惟分別、得其真性、沖漠淡泊、守一安神、深解世間、無所有故、卽亦俗法守道念真、安神無爲、得不死之術。昇仙度世、到長壽宮、是名得無所得。又曰、有性常假、無性常無。雖有二名、求之則一。是則一體而有二名。又曰、有無二名、生於僞物。形見曰有、亡形曰無。相因而然、並非真實。

十四 空法

天尊告遍通真人曰。空不可說。我今說空。虛空既空。我說亦空。以是當知世間虛妄。本無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本無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性空。我說虛妄。說妄亦空。是故我說不虛妄。遍通白言。大德天尊。所說世間一切皆空。隨順衆生。有何利益。天尊答曰。遍通眞士。爲化引故。得出離故。入空門故。滅諸見故。了無相故。明無作故。一切諸行。畢竟寂滅。永不復生。既不生滅。常住不動。是故我今以大悲心。隨順世間。令諸衆生。得此大利。

眞仙要語終

倪文節公曰。松聲。鶴聲。山禽聲。夜蟲聲。鶻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者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有全利無所害也。

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杜於皇與蔣前民書曰、居恒念足下之貧、而貧與足下等、無以相助。獨有一說、差可以奉廣。嘗記少時、外翁王養所先生語僕云、其先尊君雲澤公、官至宮保、尙書、中間敗歷、按浙撫、淮、仕宦四十年、致政而歸、橐僅千金。及疾革、執其子之手而歎曰、吾備位大臣、潔已率下、奈何家有千金、吾豈嘗墨哉。蓋當時前輩、修廉隅、矜名節、大概如此。以此推之、仕宦四十年之尙書、以有千金爲愧、則一日未仕宦之措、大有十金卽爲至多矣。足下豈不嘗有十金、或至於數十金乎。又近年姚江劉念臺先生、官至少宰、總憲、而家私僅勾一擔、人號爲劉一擔。今足下雖貧、點檢室中、收拾雜碎、豈不猶有十餘擔乎。則是足下之富、乃尙書之所甚愧、而總憲之所遠遜、爲不如也。奈何尙憂貧哉。僕此語雖近於戲、然士大夫要不可不聞此風。然後知節操之足重、淡泊之可貴、而世俗之以貨賄相高、惟利是務者、爲去古太遠也。於此時加體認、其爲安貧忍苦、增氣益志、受用無量。其法僕嘗私用之、今始與朋友共耳。肥馬輕裘可敝、此不可敝、珍重珍重。

七部語要

連珠凡六十五首

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也。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悅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驚而不守。志氣縻於趨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欲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曼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則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烟冰之與水火也。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夫明者、創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美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峴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包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靈發矣。

吳竿質勁、非箬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近。祈明師以放心術、性之蔽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非奕道暴敗，情有暫間，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撥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亦可以察，專於聽也。瞽無耳，而目亦可以聞，專於視也。瞽瞍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

魯者，行之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顧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清且冠履，而昏夜僂跳也。

遠蹇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襄缺耕於剛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故居室如見賓，入室如有人。

昧暗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而行，未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爲人不知也。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若身常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慙影，獨寢不嫌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集。

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仁愛不離，則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也。

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邱寒餒，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

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猶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瘵瘵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誅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兔。故制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拘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也。言以譯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辯。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辯，而名非實也。故明者論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是乃言理兼通，名實俱正。

靈氣謂之神。體氣謂之鬼。煩氣謂之蟲豸。雜氣謂之禽獸。姦氣謂之精邪。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氣之剛者高嚴壯健。氣之柔者仁慈敦篤。所以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

萬善之要者，道德孝慈功能也。萬惡之要者，反道背德，凶逆賊殺也。若乃強然之善者，天亦福之。自然之善者，即可知也。若乃強然之惡者，天亦禍之。自然之惡者，即可知也。但有爲小善者，勿爲無福。爲小惡者，勿爲無禍。小善者，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爲一善以至於萬善，一一而皆有福應。既萬善功滿，乃爲九天大帝。爲小惡者，如積小以成大。從微至著，爲一惡以至於萬惡，一一而皆有禍應。既萬惡業滿，乃爲薛荔獄囚，永無原放之期也。

形者氣之聚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成也。精虛則神悴。形者人也。爲萬物之最靈。神者生也。是天地之大德。最靈者是萬物之首。大德者爲天地之宗。萬物以享壽爲先。天地以清淨是務。故君子養其形而愛其神。敬其身而重其生。莫不稟於自然。從於自在。不過勞其形。不妄役其神。

形者生之具。神者生之本。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更相生。更相成。形神合同。可以長久。形者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之無形。難以自固。形之無神。難以自駐。若是形神相親。則表裏俱濟。

夫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不知愛神。只知愛身。殊不知形者載神之車也。神去即人死。車敗則馬奔。自然之至理也。

若乃養其身。愛其神。自合於至真。除其好。去其躁。自合於大道。則有神有餘而形不足者。亦有形有餘而神不足者。神有餘者貴也。形有餘者賤也。假如石韞玉而山輝。水有珠而川媚。乃知形有神而遂靈。神有靈而乃聖。是以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頭虎足。雖非有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也。

陰陽粹靈。胎化而成。乃成乃生。乃性乃情。所以性者陽也。情者陰也。性者靜也。情者動也。性有愚智。情有利欲。性者仁義禮智信也。情者喜怒哀懼愛惡慾也。夫清淨恬和。人之性也。恩寵愛惡。人之情也。凡人不能愛其性。不能惡其情。不知濁亂躁競。多傷其性。悲哀離別。多傷其情。故聖人云。順物者。

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不失物之性情、乃自然性情之道者也。理好憎之情、則愛弗近也。和喜怒之性、則怨弗犯也。故喜怒亂氣、嗜欲傷性、性之相近、習以之遠。如水性欲清、泥沙污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情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不可俱興。故聖人損欲而從其性也。性同者相善、情同者相成。扶其情者害其神。爲其賢者困其性。若是無其能者、無所求也。無其能者、唯聖人耳。

夫生死之道、弘之在人。生死常也、確乎在天。但稟以自然、則生死之道、無可而無不可也。或未生而已死、或已死而重生。或不可以生而生、或不可以死而死。或可以死而不死、或可以生而不生。或有生而不如無生、或惜死而所以致死。是以致死之地則生、致生之地則死。或爲知而不可以死、或爲時而不可以生。或云勞我以生、生者好物也、不可惡其生。或云休我以死、死者惡物也、不可好其死。凡人心非不好其生、不能全其生。非不惡其死、不能遠其死。

草木反者、帶甲而生。鳥獸馴者、守節而死。經冬之草、覆而不死。在廩之粟、積而不生。一溉之苗、死必在後。有蠶之木、死必在前。卵生者輕清、生必在前。胎生者重濁、生必在後。草生在英、木生在心。及草木之死也、乃英心而無異。鳥生乃在天。獸生乃在地。及鳥獸之死也、乃天地以同歸。

晴空之中有蠛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夜。則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時爭者昌。與人爭者亡。是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者、以

其不爭也。

夫不祥者、人所不爭。垢辱者、人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者、則足矣。得人之所不爭者、則寧矣。制生殺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故王法富殺而不殺、縱天賊富活而不活、殺。天德爲政如是、使後世攸長。

君子之立身、以立德爲父、以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爲虎爲龍、與天地同終、爲玄爲默、與道窮極、非時不動、非和不言、圖難爲易、治之於根本、絕之於末也。

爲善者自賞、造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者也。

尙爭貴武、威勢流行、名蓋天下、殘委忠信、伐紀滅理、與善爲怨、與鬼爲仇、與惡爲友、飲食重味、多積珍寶、此爲揚禍之人、危亡之大數、故名在青雲之上、身居黃泉之下矣。

執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無爲事主、寂若無人、至於無爲、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理、是可全身、去危離咎、終不危殆也。

口舌者、禍患之宮、危亡之府、語言者、大命之所屬、刑禍之所部也。言出患入、言失身亡、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常如臨危履冰、以大居小、以富居貧、處盛卑之谷、避大賤之淵、微爲之本、寡爲之根、恐懼爲之宅、憂畏爲之門。

禍者禍之先、利者害之源、治者亂之本、存者亡之根、上德之君、質而不文、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

無意若未生焉。執守虛無而因自然。原道德之意。按天地之情。禍莫大於死。福莫大於生。是以有名之名。喪我之寶。無名之名。養我之宅。有貨之貨。喪我之財。無貨之貨。養我之福。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知足之爲足。天道之歸。不知足之爲止。害乃及已。

五色重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鏑。五味者截舌之斧。

言者萬神之機關。非言無以序形。非言無以暢聲。非言無以序真。非言無以化人。言者圖立觀之候。非言何以序人。言聲而相須。形響而共俱。

大德者受天下之大惡。大仁者受天下之大辱。能受天下之大惡。故能食天下之羣疑作。能受天下之大辱。故能爲天下之獨貴。奔想飛馳。迅於游鳥。荒動滯固。給疑作。若兩絞。膠附素疎。壞之若流。怒風速發。色火亦然。嬰發猛虎。惡光莫當。怒之氣移。不消其族。放散無常。舉目染著。累色至玄。亦不有足。釣魚不餌。網而不繒。弋而不繳。鉞而不殺。雖爲柯鋒。而心不施。有道者處之。有德者居之。虎兇措爪而無所慮。鬼神同羣而無所懼。獲鳥鵲。不相畏恐。狸犬鬼鼠。不相避忤。故君子自處。不羣不黨。不耀不動。不利不害。常守靜不移。故成君子也。

任重唯重。其重必累。居藏不藏。其藏必涌。好淫與淫。其淫唯昏。好帛與帛。終亡乃止。凌謀不生。攝亦俱然。故攝心者若仰中著。止意者若以盜凌。晝夜怵怵。憂道不行。是以道人憂道不憂貧。憂行不憂身。

處惡不壞。居穢不塵。在弱不諍。臨亨不望。期謂志業之行。可獨修之道者。是故不行而知。不取而取。故曰取。

其味甘焉。和而謂養。其藥善焉。衆和乃醫。其疾徒焉。先後乃所。其佃作焉。日足獲矣。故累足成步。著備成德。接下舉高。敷德以正。截他不修。勤於三道。三道訖備。通天達道。是故太初降於太始。太始降於太素。崇正匠者。其萬備也。鐘鼓鳴乎。非手不聲。水中有像。非質不映。川谷有神。不呼不返。朴中有器。非匠不崇。子有長質。非功不苗。故道加一切。從氣滿太虛。隨前降對。有之以有。無之以無。道德圓入。不拘一切。衆生假明而見其物。假聲以聽其音。非謂聽見之所能。因前而有之。故道人修於假明之明。習於假聲之聲。故能聽見而不可彰。體於未言之言。知於未聲之聲。故辯言而可極。是故真人所爲處異。所造者返。何以故。蓋知天道無親。唯與善人。

養靈貴藥。功乃就之。養神貴道。眞乃可登。貴本尙末。上下通達。數根重枝。天道可爲。存母得子。可保終始。珍道保身。大道可因。守默不移。故能廣載。執直不曲。故能道長。本法無也。質眞若淪。抱一化元。存元以通其道。守本以致其子。故善道者吉。審己者達。察過者泰。忖短者思。齊賢哲。貪高進。務先活。

是以真人常以守一遜過。攬而無臂。動而不搖。高而不貴。故能常貴。飾兵者不祥之器。嚴觀者無厭之至。假使戰勝。何益乎命。是以有道者貴於廉。無道者貴於貪。國貪則民病。好兵則民殘。民殘者無道之極也。

去不修之道。故能長生。絕自聖之力。故能無極。祛外來之知。故能發大慧之慧。任自然之德。故能合大德之德。是以進可進之進。去可發之發。以斯之業。故能果耳。

質真者德。箸德者真。積行者達。和氣者聖。不行而知。不見而明。故曰他心力也。是以道人行於不足。故能有足。處下不讓。故能成高。夫欲興太山之功。要須寬居。乃得成高。爲太極之道。要須廣德。乃能達道。故真人自卑下細。以致標遠。

金處鏤礫。性同內殊。兩人同名。形性心別。狼彘貪侶。所求趣異。故安危心殊。所類各別。

水之無味。萬用崇之。土之無氣。廣載生物。故無味爲味。無氣爲氣。故成氣味。處下居德。能爲不失。

累絲至匹。累土至山。累業至聖。累靈至真。故萬里之涉。累足乃達。雲海中漂。明行自悅。敦朴易匠。是盈是顯。冲而不厭。和而不嘔。正道易興。而人反是。

氣盈於內。彌耀於外。周流表裏。津及百節。六甲錯形。流灌丹元。敷道廣成。無極太康。少而不老。昏而不耄。或先於人。或遊太極。無形無色。非品而利。成之不居。故能大成。

伴豕而爲羣。徒遊天下。伴羔而爲羣。交行野路。去留無趣。生死無在。愚惡侶行。通於天聖。無隱無伏。

皆至神明。故真人治身。不淫不弊。絕荒閉原。鍊神守一。赤子安寧。保國常道也。

禾穡邪外。非種同茂。青苗共逸。無可分別。銀鋤鐵錫。同室而藏。遺不識任意之流。無可分別。唯有審顧之士。乃可了耳。是以真人審匠投身。而無有悞顧。比學士而師事之。何以故。非其審者。米湯同釀。莫有全之。審已擇交。而無漏敗。

其日莫宵。長明不殆。其月莫虧。長登景曜。劫運到滅。墮會而沒。是以道人託而不久。功而不處。自容自受。正氣不離。

道成四生。廣育萬物。性入萬類。因人成器。明行者器。貪餌者絕。是以道生一。德生二。人生三。故天生萬物。以人爲貴。人能知貴。可以成器。若不知貴。雜生其精。識斯理者。大通無極。

夫真人者。不爲而功高。不拔而德集。聲而不答。動而不搖。五彩加形。不以曜其目。五甘入口。不以爽其味。故心流淩於飛電。馳想急於風雲。是故折心不在嚴刑。絕味不在五甘。故去而不爲。天道階津矣。

萬嶮之塗。因路而達。珠羅之服。因針而成。故學道君子。非路而同趨。異居而同心。是以道不同。不相爲謀。非其同行之路殊。而心見異。故以非同之同也。

石利傷腰。銳利傷身。寶利傷命。心利傷性。夫惟傷者。譬或競茲。異厲必申。故割利去傷。道必附將。舉下取中。氣必充養。無陷之期。大願果常。積在元氣。而布和太康。無英公子。善舉朱場。由除煩結。累心

道梁。會我無邊。是乃無傷。

真人散玉華以却穢。金仙散日精以拂塵。八素虛映以讚靈。三元命仙以運冥。明氣九迴。精神八轉。若能夷遐心於牀室。思神顙於自然。招靈景之幽華。榮朽老以長存。

七部語要終

段成式酉陽雜俎。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羅天下。而以道爲戲。若盡人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一魚服者。謂非魚而爲魚之服。以喻尊者易裝爲賤人也。說苑。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張衡賦所謂白龍魚服。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後漢書方術列傳、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願覩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七部名數要記

九守 凡九篇

守和第一

老君曰。天地未形。窅窅冥冥。渾而爲一。自然清澄。凝濁爲地。清微爲天。離爲四時。分爲陰陽。精氣爲人。煩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骼根乎地。精神人其門。骨骼及其根。我尙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者死。順者生。故靜寞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夫精神所受於天也。而骨骼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貴在守和。

守神第二

老君曰。人之受天地變化而生也。一月而膏。二月而胞。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以成。五藏乃形。肺主鼻。腎主耳。心主舌。肝主眼。外爲表。中爲裏。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而人有興居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電。肝爲雷。以與天地相比類。而人之心爲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

失其度。羣受其殃。天地之道至濶且大。尙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勞而不怠。人之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內守而不失。

守氣第三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越外。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慾寡。即耳目精而視聽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則五藏搖動而不定。血氣淫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弗越。誠使其耳目清明玄達。無所誘慕。氣意虛無和靜。而少嗜慾。五藏便利。精神內守。形骸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厲爽。趨舍滑心。使性飛颺。故嗜慾使人之氣衰殺。好憎使人之心勞倦。疾至。即志氣日耗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謂也。夫惟無以生爲者。即所以長得生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二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自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敢極。即失至樂矣。

老君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真樂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哀樂、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蹙。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尊之弗敢越、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移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養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人即神以求、無不得也。即神以爲、無不成也。

守仁第四

老君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死生即意不懼。同變化即明不眩。夫至人倚不立之柱、行無關之塗。稟不端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而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止以義、而不可眩以利。君子義死、不可以富貴留。故爲仁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況於無爲者乎。無爲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量。夫上觀至人之論、源道德之意、以考世俗之行、乃足薄也。

守節第五

老君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蔽寒。適情辭餘。不貪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泰一。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爲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眩以利。通乎外內之府者、

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也。

守易第六

老君曰。古之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弗欲而不拘。心有弗樂而不有。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縱身肆意。度制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爲貴賤貧富失其性命哉。若然。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第七

老君曰。人所受形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其所以爲制者異也。神者。知之源也。神清即知明。知者。心之府也。知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淨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制物之情。故用者必假之於弗用也。夫鑒明者。塵垢弗汙染也。神清者。嗜慾弗耽著也。故心有所至。神旣然之。反之於虛。即消鑠滅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已。

老君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趨行求者也。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自付。若夫神無所奄。心無所載。通同修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也。聲色不能淫也。辯者不能說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

不能恐也。此乃眞人之道也。夫生生者不死、化物者不化、不達乎此、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金石、猶無益於天下。故聖人不失所守。

老君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處德也。外不亂內，卽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卽得安其位。養生以安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瑾，五藏無積氣，禍福弗能撓滑，毀譽弗能塵累。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待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峻。故小有所志者，必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擷拔吾性，僂苦吾情，精若泉源，雖欲勿衰，其可得耶？今盆水清之終日，不能見塵滓，濁之不過一撓，卽不能見方圓之象。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老君曰：上聖法天，其次尙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尙賢者，疑惑之源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待。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惑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謂之天道。

守盈第八

老君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樞。懷天下之有，萬物之多，卽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伐，小者居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損之，執一無爲，以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無爲，法於江海。江海弗爲，百川自歸，故能成其大。聖人弗強，萬兆自歸，故能成其王。

爲天下牝。故能不死。人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天之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淨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爲者。見不足也。見下者。故能致其高。見不足者。故能成其賢。跂者不立。矜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化。去此奢泰。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化。故能立其雄。不敢奢泰。故能長久也。

老君曰。天道極卽盈。盈卽損。日月是也。故聖人保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化。功德不衰。天道自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不執卽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卽正。其盈卽覆。夫物盛卽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俊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勇驍力守以畏。貴富廣太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守弱第九

老君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卽無不樂也。卽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不樂。以樂

內者也。故有以自樂也。卽至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卽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卽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立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累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勢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卽二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驕多欲之人。冥乎勢利。謗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立高於世。卽精神日耗。以遠。久姪而不還。形閉口距。卽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妄之患。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老君曰。所謂真人者。惟合乎道者也。故有若無。實若虛。治其內。不知其外。明白入素。無爲而復樸。體性抱神。以游天地之間。茫然彷徨塵埃之外。逍遙無事之業。機械智巧。弗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歸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弗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辦。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用。如光之不耀。如景之不炎。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淨而無爲。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方。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行。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知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所以能假乎道者也。使神陽達而不失於充。日夜無陰。而與物爲春。卽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

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者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者也。故生者未嘗其生、化者未嘗其化。此真人之游也。純粹素樸之道矣。

十二虛無

老君曰、生從十三虛、無、清、淨、微、寡、柔、弱、卑、損、時、和、齋。

一曰遺形忘體、恬然若無、謂之虛。

二曰損心棄意、廢偽去欲、謂之無。

三曰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

四曰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

五曰深居閑處、功名不顯、謂之微。

六曰去妻離子、獨與道游、謂之寡。

七曰呼吸中和、滑澤細微、謂之柔。

八曰緩形從體、以奉百事、謂之卑。

九曰憎惡尊榮、安貧樂辱、謂之卑。

十曰遁盈逃滿、衣食蠲疎、謂之損。

十一曰靜作隨陽、應變却邪、謂之時。

十二曰不飢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不疾

不遲、謂之和。

十三曰愛視愛聽、愛言愛慮、堅固不費、精神內守、謂之齋。

七誨

真人曰、負陰抱陽、因緣各異、捨死得生、果報不同、爲善善至、爲惡惡來、如影隨形、毫分無謬。善惡多端、福報難數、大而言之、其標有七。一者先身施功布德、救度一切、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必得化生福堂。超過八難、受人之慶、天報自然。

二者先身好學。志合神仙。崇奉玄科。敬信靈文。念善改惡。立行入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接帝皇。名書紫簡。上昇玉晨。

三者先身樂道。不憚苦寒。隨師執役。惟勞爲先。飢渴要務。不生怨言。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策飛輶。遊宴五嶽。乘虛落烟。

四者先身貞潔。不姪不奸。不貪不欲。見色無歡。心如死灰。執固道源。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報靈人。超度三塗。五苦不經。

五者先身施善。願天普隆。同得昇度。去離八難。衆身不遇。己身不安。割己之服。以拯窮寒。捐糧餉鳥。遺物空山。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四司稱善。感徹玉皇。書名紫簡。禮補上仙。

六者先身忠孝。恭奉尊親。崇敬勝己。宗禮師君。腹目相和。如同一身。心無嫉妒。口無輕言。內外齊并。動止合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受靈人。不經三塗。超過八難。善善相注。福福相資。

七者生世不良。懷惡抱奸。攻伐師尊。訾毀聖文。不崇靈章。疑二天真。外形浮好。假求華榮。口是心非。行負道源。竊盜經書。不盟而宣。泄露祕訣。流放非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違科犯忌。身入罪源。七祖橫罹。責及窮魂。身死負掠。食火踐山。三塗五苦。萬劫不原。楚撻幽夜。痛切其身。夫欲修學。熟尋此文。改惡行善。速登神仙。

七傷

真人曰。學貴六合。宜慎七傷。

第一之傷。帶真行偽。淫色喪神。魂液泄漏。精光枯乾。氣散魄零。骨空形振。神泣窮府。上聞天關。真仙遠逝。則與凡塵結因。土府同符。豈復得仙。

第二之傷。外形在道。皮好念真。而心抱陰賊。凶惡內臻。願人破敗。嫉賢妒能。口美心逆。面歡內嚙。形論得失。妄造罪源。毀慢同學。攻伐師友。三官所記。標爲惡門。仙真高逝。邪魔攻身。走作形景。飛散體神。故令枉橫。極其惡源。考滿形灰。滅已九泉。圖有玄名。豈保自然。

第三之傷。飲酒洞醉。損氣喪靈。五府攻潰。萬神振驚。魂魄飛散。內外朽零。本室空索。赤子悲鳴。真仙高逝。邪魔入形。如此之學。徒損精誠。雖有玄記。空失玉名。神昇上宮。身灰幽冥。恍惚求延。年焉久停。第四之傷。行不引物。責人宗匠。心忽口形。罵詈無常。噴喜失節。性乖不恒。氣激神散。內真飛揚。魄離魂游。九孔塵埃。五府奔喪。皆由性之不純。行之不祥。真仙高逝。外疴入形。如此之學。將欲何冀。雖有玄圖。不免斯殃。望仙日悠。地里日長。

第五之傷。或玄圖表見。得受寶經。或運遇靈師。啟授神文。而不依科盟。形潰大真。未經九年。投刺名山。使青宮有錄。金闕結篇。便傳於人。流散世間。輕真泄寶。考結己身。圖有玄名。反累七玄。仙道高逝。身死幽泉。長充鬼責。萬劫不原。

第六之傷。身履殭穢。靈關失光。五神飛散。赤子驚揚。邪魔來攻。內外交喪。如此之學。望成反傷。真仙

高逝。空景獨淪於瀾濁。仙胡可冀。

第七之傷。啖食六畜之肉。殺害足口之美。麁氣充於厥府。伐生形於非已。真氣擾於靈門。遊神駭於赤子。魂魄游於宮宅。濁滯纏於口齒。仙真高登於玉清。已身沈頓於地里。圖有玄名帝簡。亦不免於不死。

高聖帝君曰。爲學之本。當以七傷爲急。既得瞻兩洞門。披觀玉篇。不犯七傷之禁。將坐待靈降。白日昇晨。如外動存學。內不遺於七傷者。此將望成而反敗。期生而反亡。希吉而反凶。求飛而反沈。靈仙遊於高清。五神散於八荒。赤子號泣於中宅。游魂悲鳴於玄宮。故仙相有成敗。上學有七傷。篤尙之士。熟精其真。諸有神挺應圖。瓊胎紫虛。名題東華。得見七傷。檢文自無。此神挺靈篇。不可得妄披。寶文不可得而看。得見此文。皆玄質合仙。九年修得。克得飛行玄虛。上昇玉清也。

七部名數要記終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唯謹。而却萊夷、墮三都、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鬪鄰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拌鬪、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火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清靜經圖註

自由出版社印行

清靜經圖註目錄

無極圖	無極品	第一	皇極圖	皇極品	第二
太極圖	太極品	第三	三才圖	三才品	第四
道心圖	道心品	第五	人心圖	人心品	第六
六賊圖	六賊品	第七	三尸圖	三尸品	第八
氣質圖	氣質品	第九	虛無圖	虛無品	第十
虛空圖	虛空品	第十一	真道圖	真道品	第十二
眞常圖	眞常品	第十三	妙有圖	妙有品	第十四
聖道圖	聖道品	第十五	消長圖	消長品	第十六

道德圖

道德品

第七

忘心圖

忘心品

第六

三寶圖

三寶品

第九

萬物圖

萬物品

第三

貪求圖

貪求品

第二

煩惱圖

煩惱品

第二

生死圖

生死品

第三

超昇圖

超昇品

第四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註敘

夫鴻濛分判。陰陽始列。輕清上浮者。爲天。其質陽也。重濁下凝者。爲地。其質陰也。清濁相混者。爲人。其質陰陽合並。惟人稟乾坤而交。以成性。受陰陽而感。以成形。得五行之化育。而五臟五德五靈由斯而全焉。受六合之交感。而六腑六根六神由斯而備焉。列三才之品。爲萬物之靈。世間難得者。人也。人生難得者。道也。夫人與天地同才。而不能與天地同長久者。何矣。皆因不知消長之理也。人與佛仙同體。而不能與佛仙同超證者。何矣。皆因不知先天之道。

也。人與君臣同形。而不能與君臣同富貴者。何矣。皆因不知積德之功也。人與萬物同性。而不能與萬物無傷者。何矣。皆因不知惻隱之心也。然而不知消長之理。先天之道。積德之功。惻隱之心。則天堂路塞。地獄門開也。是故

太上道德天尊。廣發慈悲之念。大開方便之門。著清靜之經。演長生之訣。流傳天下。廣佈四海。指開雲路。化醒原來。其經至簡至易。極玄極妙。其句九十有六。正合九六原人之數。以應乾坤之卦也。其字三百九十有四。除開河圖生成之數。以應八卦之爻也。又得混然子之慈悲。以列圖象。

更仗。水精子之聖才。以增註解。共分二十四章。而章章珠璣。同參二十四圖。而圖圖沈檀。條分縷晰。剴切詳明。真乃度人之寶筏。醒夢之晨鐘。救人之靈丹。昇仙之階梯也。實爲慕道之禪杖。辯真之藥石。劈旁之斧鉞。照幽之炬燈。也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言非淺近。理數顯微。若有善緣得遇。便是三生有幸。須當盥手恭讀。理宜過細體閱。不看之時。高供神堂。則有丁甲守護。更能鎮宅驅邪。早晚跪誦。還可消災解厄。積德感天。自有明師相遇。低心求指。經中之玄。下氣懇傳。先天之道。照經修鍊。功果全備。在儒可以成。

聖在釋可以成佛。在道可以成仙也。若是天下同人。依是經而尊之。得是道而修之。千難不改。萬難不退。日就月將。三千功滿。八百果圓。丹書下詔。脫殼飛昇。逍遙天外。浩劫長存。豈不美哉。不負。

太上度人之婆心。以念聖德之慈意。學者其毋忽焉。此是道德天尊之厚望也。夫是爲敘

皆

甲辰年乾月望日

文昌帝君序於朝陽古硯

重刻清靜經圖註後敘

世間之善。惟有刻印善書經典。爲行善第一功德。蓋濟人利物。雖皆爲善。究竟一人所行有限。終不若善與人同之爲廣遠也。夫秉彝之良。人所固有。第無所觀。感則亦不能興起。誠得善書經典讀之。則勃然感動。惡者見此改行。善者聞而堅進。是衆人之善。皆書與之善。其功不甚偉乎。再遇同志。遞相傳刻。則天下皆不難到。互相勸勉。善人愈多。善事愈廣。是此一舉。有無量之善矣。故功過格言。以善書傳大豪傑。大貴人者。當千善。廣佈無邊。重刻不朽者。當萬

萬善。西安省城。多公祠。復初道人。余明善。募化功德。詮刻各種善書經典。廣佈流傳。但願人人改過自新。遵行善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竭忠於君。不殺不盜。壹是皆以正心。修身爲本。行善積德爲根。如此根本既立。豐稔可期。清平可保。優游

盛世。羣號賢良。豈不同樂堯天舜日。共享清平之福哉。是爲敘時在。

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乾月朔日 守一子謹識
西嶽華山聚仙臺復初道人余明善薰沐謹敘

重刻清靜經圖註後敘

夫天道之變化。地道之興衰。人道之善惡。古今之常理也。日月之盈虧。氣運之消長。聖凡之超墮。亦是古今之定數也。噫嘻三期之劫至矣。三教之經顯矣。三才之道明矣。今太華山聚仙臺混元硯中。有一全真道人。道號復初。得受先天大道。身守三皈五戒。隱居硯中。苦修數載。內果已成。復培外功。虔誦皇經。祈保清平。敬惜字紙。尊重聖賢。補修廟宇。以妥神靈。捨藥送方。救人疾苦。刻印各種善書經典。廣佈流傳。代天行化。設立講堂。常日宣講。

聖諭善書。勸醒迷人。功果兩全。丹經奇遇。焚化字紙。見有清靜經一卷。乃係

太上老君所著。有圖有解。言言金科。句句玉律。經中所喻。無極太極之源來。先天後天之變化。明善復初之關竅。安爐立鼎之定位。煉已築基之法則。採藥得藥之活機。去濁留清之奧妙。繫苗老嫩之審實。水火升降之法輪。乾坤坎離之交姤。返本還原之抽添。武煉文烹之止足。陽火陰符之進退。溫養沐浴之定靜。面壁脫胎之超證。積功累德之栽培。一一備載。節節詳明。真乃人天之其寶。仙佛之雲梯也。

爾時道人將經閱畢。大聲稱讚。善哉善哉。古今罕見之妙解也。昔前雖見斯經。未見圖註。其經傳世久矣。惜乎未得廣佈焉。能人人同觀。家家共聞。必有掛一漏萬者也。復初道人。大發普公之婆心。願造渡人之慈航。募化功德。重刻經版。廣佈流傳。徧溢四海。惟願人人明德。箇箇修身。挽轉人心。以回天意。妖氛消滅。世得清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刀鎗入庫。馬放南山。五穀豐登。三曹安甯。同享清平之福。共樂堯天之慶。以酬天神育化之德。更報。

皇王水土之恩。以滿。

太上度世之願。同超父母養育之恩。普結天下賢良之緣。同看。

太上清靜之經。其得先天一貫之道。均享天爵人爵之風。豈不美哉。豈不善哉。不負道人募化之功。是爲古今之厚望者也是。余不揣鄙陋。援筆樂而爲敘。時在。

大清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乾月望日樂山子謹敘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

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卽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執者。不明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著萬物。既著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

死常沈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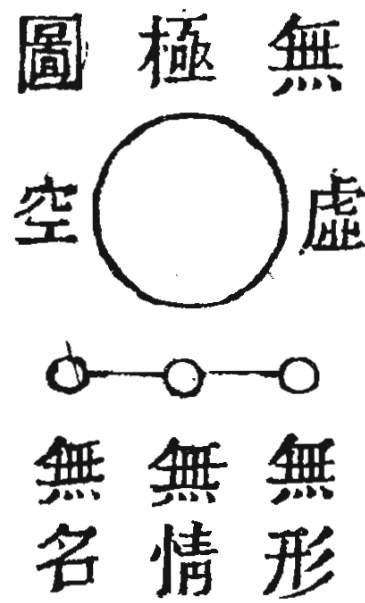
仙人葛公曰。吾得真道者。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爲天宮中士。修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游行三界。昇入金門。左立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卽得十天善神。擁護其身。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高真。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終

重鐫清靜經圖註

太上老君著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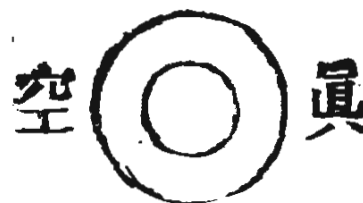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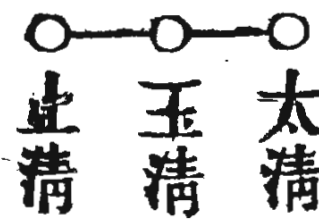


無極品第一



混然子
水精字

付圖
註解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

長養萬物。



註 老君曰。老者乾陽也。君者性王也。曰

者說談也。夫老君之出。莫知其原。自混沌而來。無世不出。

上三皇。號萬法天師。中三皇。號盤古神王。後三皇。號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軒轅時。號廣成子。千變萬化。難以盡推。或化儒聖。或化釋佛。或化道仙。隱顯而莫測。或著感應。或著道德。或著清靜。功德以無邊。大道無形者。大爲無外。道爲至善。無是無極。形爲踪跡也。夫大道本鴻濛未判之元炁。有何形質之見耶。生育天地者。生爲生化。育爲含養。天爲陽氣。地爲陰氣。而天地何由大道之生也。每逢戌亥二會。爲混沌。混沌者。無極也。以待子會之半。靜極一動而生陽。陽氣上浮。以爲天。在人爲立關。以待丑會之半。動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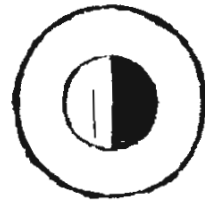
一靜而生陰。陰氣下凝以爲地。在人爲丹田。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也。大道無情者。夫道本屬先天。無聲無臭。情者本屬後天。有作有爲。無情是無爲之道也。運行日月者。運是旋轉。行爲週流。日爲金烏。月爲玉兔。日屬離卦。則有寒暑之來往。月屬坎卦。則有消長之盈虧。在人爲聖日聖月。照耀金庭。大道無名者。名是名曰。先天大道。無形無象。無始無終。有何名字。強名曰道。長養萬物者。長爲長生。養爲養育。萬物是胎卵溼化。昆蟲草木之類。皆得先天之氣而生之者也。世人若肯回頭向道。訪求至人。指示身中之

天地身中之日月。修無形。無情。無名。之道。煉神寶。氣寶。精寶。之丹。返上清。太清。玉清。之官。證天仙。金仙。神仙。之果。逍遙物外。法劫長存。這等好處。何樂而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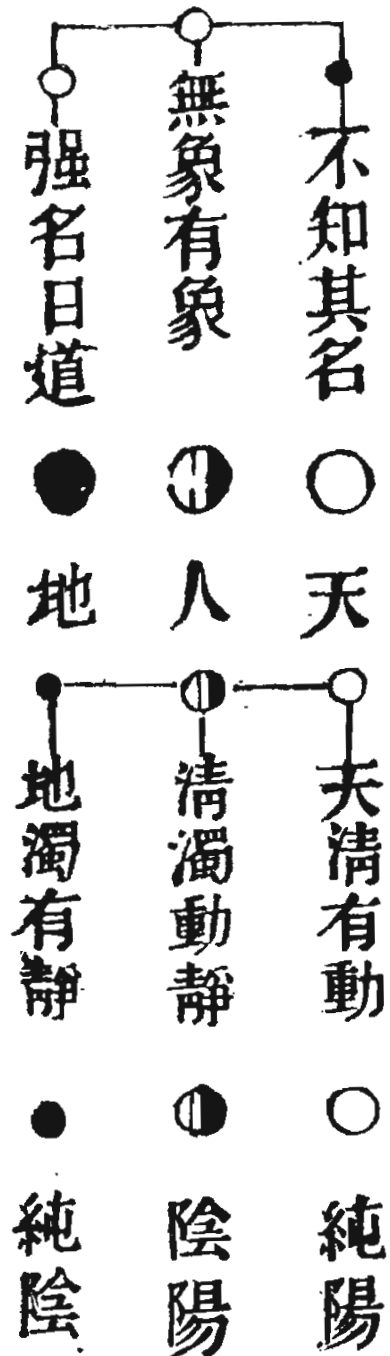
木公老祖詩曰。道德天尊演妙立尊經。一部卽眞傳。求師指破生死竅。得訣勤修龍虎丹。箇箇同登清靜道。人人共上彩雲蓮。無極宮內受封後。快樂逍遙自在仙。

文昌帝君詩曰。一部尊經度世船。五湖四海任盤旋。若不點破經中理。枉費工夫拜几筵。箇裏立機惟一撥。壺中春色數千年。天尊口訣斯經露。按法修行赴九天。

皇極圖



皇極品第二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

濁。天動。地靜。



吾不知其名者。吾乃我也。是太上

白嘆大道本無形象所定。更無名色所擬。由強勉取名曰道。夫道雖曰強勉。以字儀而推之。實不強也。何矣。倉頡夫子造道字。深隱玄蘊。夫道字。先寫兩點。左點爲太陽。右點

爲太陰。似太極陰陽相抱。在天爲日月。在地爲鳥兔。在人爲兩目。在修煉爲回光返照也。次寫一字。乃是無極一。此圈在先天屬乾。易曰乾圓也。鴻蒙一破。其天開也。圈折爲一。易曰乾一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人得一以聖。儒曰惟精惟一。釋曰萬法歸一。道曰包元守一。次寫自字於下者。言這一字圈。圈日月團團。乃在自已身上。儒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上下相合成一首字。首者頭也。修道是頭一宗好事。次寫走之者。行持也。乃週身法輪自轉。此名道字之儀也。夫道者。乃性與天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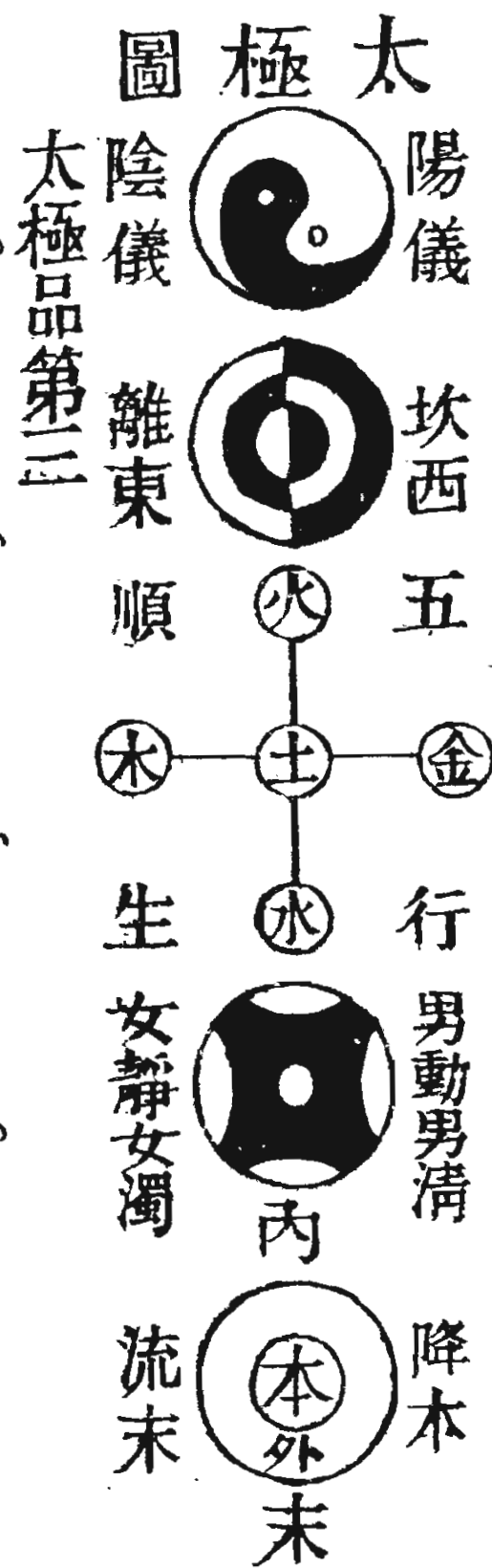
可得而聞也。有清天氣也。有濁地氣也。有動陽氣也。有靜陰氣也。天清純陽也。地濁純陰也。天動乾圓也。地靜坤方也。清濁動靜在天顯象於日月。在地顯象於春秋。在人顯象於聖凡。日爲陽。常圓常滿。月爲陰。有晦有虧。春爲陽。而萬物發生。秋爲陰。而萬物頽敗。聖爲陽。脫殼以昇仙。凡爲陰。壽終以爲鬼。此謂清濁動靜之理。大概而言之也。不知世間乾男坤女。可知身中清濁動靜否。若是不知。急早積德。感動天心。明師早遇。指示身中之大道。聖日聖月之照臨。將濁陰之氣而下降。提清陽之氣以上昇。寂然不動。謂

之靜感而遂通謂之動。常以有欲以觀其竅動也。常以無欲以觀其竅中之妙者靜也。採竅者動也。得竅者靜也。九節立工。節節有動靜清濁。須待口傳心授。方可了然於心。成仙有何難哉。

呂祖詩曰。清靜妙經亘古無。水精註後理方舒。品分廿四超三界。大地遵崇護寶珠。

關帝詩曰。一卷無爲清靜經。旁門外道不相親。改邪歸正循天理。長生不死也由人。

觀音詩曰。陰陽動靜在人天。皇極中空煉汞鉛。識得濁清昇降法。明燈不夜照三千。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註 男清
 女濁者。男稟乾道以成體。故曰清也。女稟坤道以成形。故
 曰濁也。男屬太陽。而陽中有陰。離中虛也。女屬太陰。而陰
 中有陽。坎中滿也。故男子十六清陽足。女子十四濁陰降。
 清陽者。壬水也。濁陰者。癸水也。壬為白虎。癸為赤龍。故仙

家有降龍伏虎之手段。返本還原之天機。故耳長生而不死也。男動女靜者。男稟天之氣以生。女稟地之氣而成。故曰天動地靜也。此男女之論者。非實屬男女也。陰陽而已矣。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者。降爲生。流爲成。本爲始。末爲終。是故萬物乃人之末。人爲萬物之本人。又爲天地之末。天地爲人之本。夫人不可以無本。亦不可以無末。本者體也。末者用也。則兩不相離。天地以太空爲本而生人畜萬物。人畜以至善爲本而生週身百體。天不失其本則天且長。且久。人不失其本則人爲佛爲仙。亦可與天地同壽矣。夫

人自古皆有死。何由不致於死也。豈不聞呂氏春秋曰。人能一竅通。則不死。其壽在神。聖經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經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惺惺。幾箇悟。夜來鐵漢。自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噫嘻。這玄關一竅。異名多端。儒曰。靈臺。至善無極。無思無慮之天。已所獨知之地。釋曰。靈山。虛空皇極。南無涅槃之天。阿彌陀佛之地。道曰。靈關。金庭太極。三清紫府之天。萬殊一本之地。三教名雖異。而其所一也。在儒得此竅。而成聖。在釋得此竅。而成佛。在道得此竅。而成仙也。只是此竅。上蒼所秘。

而三教聖人不敢明洩於書。防匪人得之。恐遭天遣。必要訪求至人。低心受教。指示此竅。次第工夫。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若是以泥丸。顙門。印堂。頑心。肚臍。心下。臍上下。丹田。兩腎中間一穴。尾閭夾脊。玉枕。爲玄關者。皆非大道之也。所土道古佛詩曰。女女男男濁濁清。還從本末覓真情。有爲日動無爲靜。得本延年失本傾。急早回頭修至善。趁時氣在學長生。任君積下千金產。一旦無常空手行。火公老人詩曰。太極陰陽玄妙多。長生大道少人摩。世間若要人不死。接命添油養太和。

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 靜中有動 清者濁之源



三才圖

動中有靜 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

三才品第四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註

清者輕清也。濁者重濁也。

也。源者源頭也。靜者無爲也。動者有爲也。基者根本也。何爲清者濁之源。夫天本是清氣上浮。這清氣還從地中發生。地本陰濁之體。由陰極而生陽。濁定而生清也。男本清靜之體。女爲污濁之身。雖清靜之體。其源出於污濁之身。

也。丹道以神爲清陽之體。而神之源頭。由交感之濁精。化成陽精。由陽精而生氣。由氣而生神也。故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豈不是清者濁之源也。靜者動之基。何謂也。地本靜也。其源還從天氣所結。女本靜也。其源還從父親所降。丹道以無爲爲靜。有爲爲動。其源還從有爲立基。故曰。動者靜之基也。奉勸世人。急早回頭。向道將自身中濁氣。撥盡。清氣上浮。凝結成丹。長生不死。積功累德。丹書來詔。脫殼飛昇。逍遙物外。將生身父母。同超天堂。共享極樂。不亦欣乎。可嘆世有一等愚迷貪痴之人。不知性理。他說仙佛。

皆有分定。不是凡夫。做得到的。正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自暴自棄。甘墮苦海。全不思想。人秉陰陽五行而生。爲萬物之首。可以行天地之全功。更可以載天地之大道。夫天地之道。顯象於日月。而日月之道。顯象於陰陽。而陰陽之道。亦顯象於消長也。消陽長陰。凡夫之道。待至陽盡。陰純。而成鬼。消陰長陽。異人之道。待至陰盡。陽純。而成仙。況人半陰半陽。半仙半鬼也。若將半邊陰氣煉退。則成純陽。純陽者。仙也。何難之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皆言人人可。

以爲聖賢。人人可以爲仙佛。只在有志無志之分耳。有志者。不論在家出家。都能修身。在家者。妻爲朋。子爲伴。人身雖在紅塵。而心出乎紅塵。何等便宜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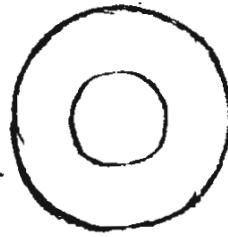
呂祖詩曰。看破浮生早悟空。太陽隱在月明中。時人悟得陰陽理。方奪天機造化功。

韓祖詩曰。虛心實腹求鉛光。月裏分明見太陽。湛破濁清昇降路。自然丹熟遍身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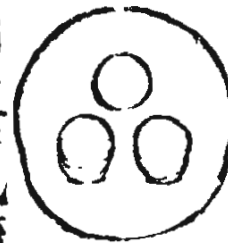
急性子詩曰。男清女濁有先天。不曉根基亦枉然。女斬赤龍男降虎。何愁俗子不成仙。

道 心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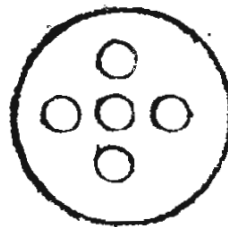
虛靈



上繫三品



和合四相



人能常清靜



至善

神與氣精

攢族五行

天地悉皆歸

道心品第五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註 人者。善男信女也。能者。

至強無息也。常者。二六時中也。清者。萬緣頓息也。靜者。一念不生也。修道之人。以清靜為妙。非禮勿視。則眼清靜矣。非禮勿聽。則耳清靜矣。非禮勿言。則口清靜矣。非禮勿動。則心清靜矣。天地悉皆歸者。得明師指點。身中之天地。天

氣歸地。汞投鉛也。地氣歸天。鉛投汞也。神居北海。以清靜之功。則身中天氣悉歸之。而身外之天氣以隨之。神居南山。則清靜之功。則身中地氣悉歸之。而身外之地氣以隨之。所言身中之天者。道心而已矣。身中之地者。北海而已矣。道心先天屬乾。乾爲天。故以道心爲天也。北海先天屬坤。坤爲地。故以北海爲地也。此身中之天地。而感身外之天地。身外之天地。以應身內之天地。而身內之天地。有主宰。則身外天地之氣。悉歸於內也。若無主宰。則身內天地之氣。悉歸於外也。不能成道。反與大道有損。書經曰。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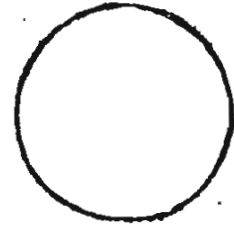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正是教人去人心。守道心。無奈世人。不得明師指點。總在書上招尋大道。豈不思這大道。至尊至貴。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似此數語。推之。何等貴重。豈將大道。露洩於紙墨乎。又豈將大道。不分貴賤。君子小人。俱可得乎。定無此理也。三教聖人之經典。所言治國齊家人事。之常道者。品節詳明。所言修身次第工夫。概是隱而不露。所露者。不過是以肉團頑心。爲虛靈不昧。或以心下三寸。

六分爲黃庭。以兩腎中間一穴。爲父母未生前。以冥心空坐。爲道心。又爲返本還原。一概虛假。世人信以爲實。深可嘆也。

正陽帝君詩曰。可嘆蒼生錯認心。常將血肉當黃庭。三途墮落無春夏。九界昇遷少信音。便向仙街了罪籍。遂從道路脫寒陰。吉凶兩岸無差錯。善士高昇惡士沈。

重陽帝君詩曰。道心惟微。人心危。幾箇清清幾箇知。至善中間爲硯府。玄關裏面是瑤池。猿猴緊鎖休遷走。意馬牢拴莫教馳。允執厥中。函養足。金光一道透須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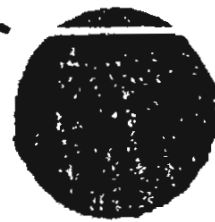
人 心 圖



元神

○不識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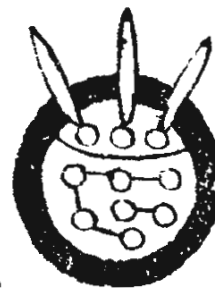
○無思無慮



識神

○不生不滅 其心好動

○至虛至靈 其質藏神



頑心

人心品第六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



註

夫人神好清者。一陰一陽

乃爲人人得一爲大大得一爲天超出天外。方爲夫字。人者得天氣下降地氣上昇陰陽相結以爲人也。神者稟父母之性爲元神受天地之性爲識神而元神無識無知能主造化識神最顯最靈能應變無停此神是人之主人翁。

而其神之原。出於無極。道家呼爲鐵漢。釋氏喚作金剛。儒家叫作魂靈。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在身爲魂。出身爲鬼。修善爲仙。爲佛。作惡變禽。變獸。夫元神隨身之有無。從受胎以得其生。凝於無極之中央。主宰生身之造化。十月胎足。瓜熟蒂落。地覆天翻。一箇筋抖下地。因的一聲。而元神從無極。透下肉團。頑心。而這識神。趁此吸氣。隨吸而進。以爲授胎與元神。合而爲一。同居於心。從此以心爲主。而元神失位。識神當權。七情六欲。晝夜耗散。而元神耗散。以盡。地水火風。四大分馳。其身嗚呼哀哉。以識神爲自己之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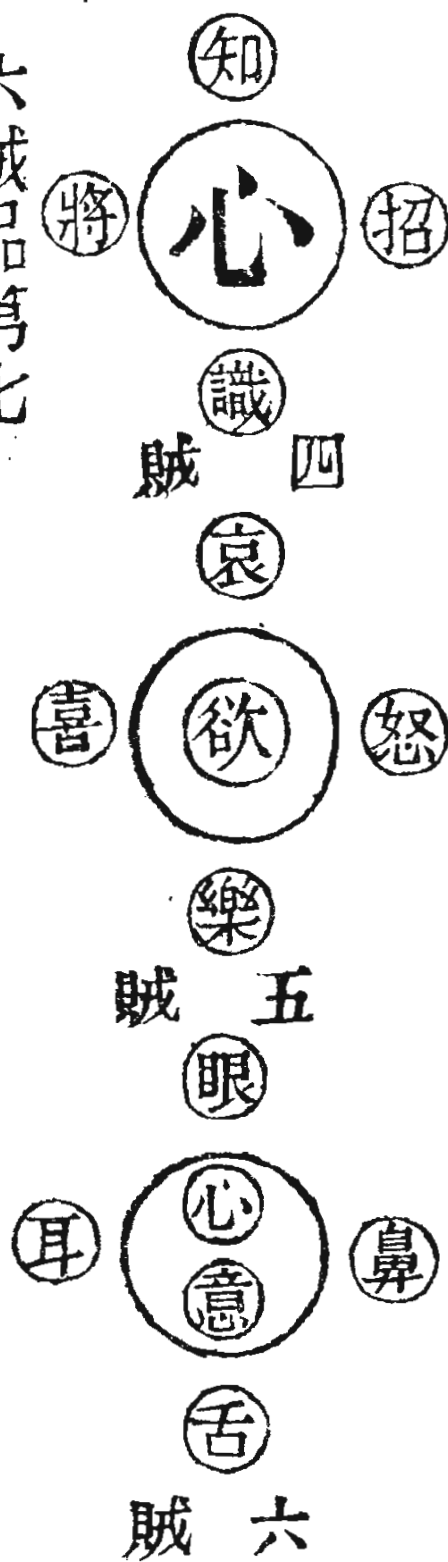
而捨身而出。縱壽高百歲。不免大夢一場。必有鬼卒押至地獄。將平生之善惡。照簿賞罰。善者或轉生來世。以受福報。或爲鬼神。享受香煙。惡者或轉世。以受惡報。或失人身。以變四生。而萬劫難復也。好者愛也。清者靜也。此言元神本好清靜。無奈人心之識神。而好動作。時常以擾之。不能清靜。因不能清靜。朝傷暮損。漸磨漸虧。元神一衰。而百病相攻。無常至矣。奉勸世人。要曉人身難得。中華難生。佛法難遇。大道難逢。今得人身。幸生中華。切莫糊糊混混。以過一世。要把性命二字爲重。識神元神當分。真身假身當曉。

人心道心當明。切不可以人心。當道心。以識神。當元神。以假身。當真身。佛經云。心字詩。三點如星佈。橫鈎似月斜。披毛從此出。作佛也由他。呂祖曰。人生難得今已得。大道難明。今已明。此身不向今生度。再等何時度。此身黃老詩曰。一貫道心孔氏書。於今清靜啟靈圖。真經真法皆言道。天理天年也在儒。漢武枉尋千歲藥。秦王空想萬年謨。此經在手春秋永。別有乾坤鎮玉壺。

太白星詩曰。羣經惟此有奇思。翻案偏然有妙詞。那管春秋而過去。只將旦暮以窺之。全憑清靜爲靈藥。豈有人心種紫芝。道心纔爲真父母。精神力量庇佳兒。

六賊圖

六賊品第七



人心好靜而慾牽之。



註

人心者常人之心也。好靜者。

不愛妄動也。慾者七情六慾也。牽之者牽引外馳也。夫人
心本不好靜。因有元神在內。有時元神主事。故心有時好
靜也。人心本不好動。因有識神在內。有時識神主事。故心
亦有時好動也。人身因有六根。則有六識。因有六識。則有

六塵。因有六塵。則有六賊。因有六賊。則耗六神。因耗六神。則墮六道也。六賊者。眼。耳。鼻。舌。身。心。是也。眼貪美色。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卵生地獄。變爲飛禽鵲鳥。羽毛之類。身披五色翎毛。何等好看。耳聽邪話。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胎生地獄。變爲騾駝獠馬。走獸之類。項帶鈴鐺。何等好聽。鼻貪肉香。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溼生地獄。變爲魚鱉蝦蟹。水族之類。常在臭沈。何等好聞。舌貪五葷三厭。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化生地獄。變爲蚊蟲蛆蠅。蟻虱之類。還是以口傷人傷物。何等有昧。

心貪財而無厭。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駝腳之類。一生與人駝物。而貨財金銀。常不離身。何等富足。身貪淫而無厭。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煙花雞鴨之類。一日交感無度。何等悅意。此言六慾牽心之報也。還有七情之傷。而不可不知也。七情者。喜怒哀懼愛惡慾。是也。喜多傷心。怒多傷肝。哀多傷肺。懼多傷膽。愛多傷神。惡多傷情。慾多傷脾。此爲七情牽心之傷也。又有外十損。而亦不可不知也。久行損筋。久立損骨。久坐損血。久睡損脈。久聽損精。久看損神。久言損氣。食飽損心。久思損脾。久淫損命。此爲十損也。大凡

世人無一人不受此六賊七情十損之害也。奉勸天下善男信女。將六賊七情十損一筆勾銷。返心向道。切莫上此賊船。恐墮沈淪。悔之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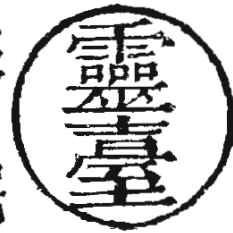
無心道人詩曰。眼不觀色。鼻不香。正意誠心。守性王。二境虛空。無一物不生。不滅壽。

清靜子詩曰。妄念纔興。神急遷。神遷六賊亂心田。心田既亂。身無主。六道輪回在目前。

尹真人詩曰。靈光終夜照河沙。凡聖原來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三尸圖

上尸



彭璩

三尸品第八

中尸



彭璣

下尸



彭璠

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註

常者平常也。能者志能也。遣者逐遣也。

慾者私慾也。言二六時中將靈臺之上打掃潔淨。勿使萬物所搖。外相不入。內相不出。而道心自然清靜矣。澄其心者。將渾水以澄清也。而心有雜念。如水之有泥漿也。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五祖出偈。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乃明鏡臺。時時勤打掃。休得惹塵埃。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怎得惹塵埃。正此之謂也。而神自清者。心無念頭。擾撓而元神自然清明。元神清明。而眼耳鼻舌心身六慾。則無妄動矣。三毒者。三尸也。人身有三尸。神名三毒。上尸名彭琚。管人上焦善惡。中尸名彭瓊。管人中焦善惡。下尸名彭矯。管人下焦善惡。上尸住玉枕關。中尸住夾脊關。下尸住尾閭關。每逢庚申甲子。詣奏善惡。又有九蟲作害。不淺阻塞三關九竅。使其真陽不能上。

昇而九蠱俱有名字。一曰伏蠱。住玉枕竅。二曰龍蠱。住天柱竅。三曰白蠱。住陶道竅。四曰肉蠱。住神道竅。五曰赤蠱。住夾脊竅。六曰隔蠱。住立樞竅。七曰肺蠱。住命門竅。八曰胃蠱。住龍虎竅。九曰蜚蠱。住尾閭竅。三尸住三關。九蠱住九竅。變化多端。隱顯莫測。化美色。夢遺陽精。化幻景。睡生煩惱。使其大道難成矣。故丹經云。三尸九蠱。在人身。阻塞黃河毒氣深。行者打開三硯府。九蠱消滅。壽長生。正此之謂也。不知修道之士。可知斬三尸。殺九蠱之法否。倘若不知。急訪明師。低心求指大道。請動孫悟空。在東海龍宮求。

來金枷棒打三關。借來猪八戒之釘扒扒開九竅。而三尸亡形。九蠱滅跡。關竅通徹。法輪常轉。性根長存。命基永固。七情頓息。六慾不生。三毒消滅矣。

清虛真人詩曰。茅菴靜坐勝高樓。斬去三尸上十洲。堪嘆玉堂金馬客。文章錦繡葬荒丘。

無垢子詩曰。七情六慾似風塵。一夜滂沱洗垢新。待等地雷初發動。尸嚎鬼哭好驚人。

達摩祖師詩曰。一陽氣發用功夫。九蠱三尸趁此除。到陣擒拏須仔細。恐防墮落洞庭湖。

氣質圖

性

氣質品第九



心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



註 所以不能者。是

不能掃三心。飛四相也。爲心未澄者。是人心未死也。慾未遣也者。是七情六慾常未去也。蓋人生天地之間。不能成仙成佛成聖成賢者。何也。皆因不能去喜。去怒。去哀。去樂者。明矣。若果能去喜情。化爲元性。去怒情。化爲元情。去哀。

情化爲元神。去樂情。化爲元精。去慾情。化爲元氣。五慾化爲五元。有何仙不可成。而何佛不可證也。儒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釋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道曰。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如照三教。聖經行持。又有何私不可去。而何慾不可遣也。夫三教聖人。總是教人去其私慾者。何也。然而私慾。乃屬陰也。三教聖人。總是教人煉其純陽者。何也。然而純陽。乃屬仙也。順其陰者。鬼也。順其陽者。仙也。丹經云。朝進陽火。暮退陰符。不知世之善男信女。可知進陽退陰之功否。倘若不知。速將世間假

事一筆鈎消。積德感天明師相遇。指示性與天道。進陽退陰之理。口傳心受。不勞而得焉。噫。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易聞乎哉。吾將天道路略。指大概而言之。每逢朔日。天上日月並行。至初三巳時。進一陽。名地雷復。至初五日亥時。進二陽。名地澤臨。至初八日巳時。進三陽。名地天泰。爲鉛八兩。至初十日亥時。進四陽。名雷天大壯。至十三日巳時。進五陽。名澤天夬。至十五日亥時。進六陽。名乾。爲天。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純陽之體也。若不用火煅煉。過此必又生陰矣。至十八日巳時。進一陰。名天風姤。至二十日亥時。

進二陰。名天山遯。至二十三日。巳時。進三陰。名天地否。爲
汞半斤。至二十五日。亥時。進四陰。名風地觀。至二十八日。
巳時。進五陰。名山地剝。至三十日。亥時。進六陰。名坤。爲地。
六爻純陰也。而天土則無月。無月者。則無命矣。
道光祖詩曰。悟道修行是進陽。河圖之數大文章。雙爲私欲
單爲道。退乃符消。進乃長。但得真傳無極理。自然丹熟遍
身香。一朝脫卻胎周襖。跳出凡籠禮玉皇。

鍾離祖詩曰。煉性先須煉老彭。一輪蛾月西南橫。陰符進退
丹益熟。陽火盈虧月漸明。扯坎填離返本位。擒烏捉兔復
初城。從今不上閻王套。我做神仙赴玉京。

虛無圖

內觀其心

心

心無其心

外觀其形

形

形無其形

遠觀其物

物

物無其物

虛無品第十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註 能遣之者。是將一切雜念。遣逐他方也。內觀其心者。是瞑目內視也。心無其心者。念頭從心而發。連心都沒得了。看他念從何生也。外觀其形者。是瞑目外視也。形無其形者。心生於形。連

形都沒得了。看他心。又從何而生也。遠觀其物者。是瞋目
遠視。天地日月星辰山河林屋都沒有了。看他身。又生於
何處也。三者既無。是言心身物都似乎沒得了。唯見於空
者。是言天地人三才萬物未有一物。混混沌沌。只有虛空。
常未了卻。故曰。唯見於空以外而言。乃是虛空以內而言。
乃是真空。真空者。自身之玄關也。經云。三界內外爲道尊。
老祖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又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金剛經云。不可以身
相見。如來臨濟禪師云。真佛無形。真性無體。真法無相。古

仙云。莫執此身云是道。此身之外有真身。自古成道仙佛。皆以忘形守道爲妙。可嘆世間有等愚人。不但不能忘其形。而且將此假身。認爲真身。飽酒肉以肥此身。戀美衣以飾此身。愛美色以伴此身。至於修煉。無非八段錦。六字氣。小週天。一切都在色身上搬弄。或者服三皇藥草。五金八石。以爲外丹。或者行三峯採戰之功。將年幼女子。以爲爐鼎。把女子之精氣。奪來。名爲採陰補陽。或者吸精氣。以爲補腦。或者服紅鉛。名爲先天梅子。或者服白乳。以爲菩提之酒。或者枯坐。以爲參禪。或者守心。以爲煉性。種種旁門。

三千六百。難以盡舉。都在色身上作事。地獄裏找路。不但不能成仙。一旦陽氣將盡。四大分馳。一點靈性。永墮沈淪。而肉身何在之有也。嗚呼。真可嘆哉。

金蟬子詩曰。虛無一炁成仙方。空覺色身覓性王。功滿三千丹詔下。超凡成聖步仙鄉。

紫清真人詩曰。此法真中妙更真。無頭無尾又無形。杳冥恍惚能相見。便是超凡出世人。

翠虛子詩曰。無心無物亦無身。得會生前舊主人。但是此中留一物。靈臺聚下紅砂塵。

虛空圖

外而形空



天空

空無所空

內而心空



人空

無無所無

遠而物空



地空

寂無所寂

虛空品十一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眞靜。 註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者。此承上文而言。三心已掃。四相已飛。外不知其物。內不知其心。只有眞空存焉。到如是之際。連眞空都沒有了。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是言無眞空。無太空。



註

觀

無慾界。無色界。無想界。無思界。粉碎虛空。湛然常寂。寂無所寂者。言其大定。無人無我。混沌沌一派先天矣。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卽是真靜者。言慾念不生。則入真靜。三花自然聚頂。五炁自然朝元。神空於下焦。則精中現鉛花。神空於中焦。則氣中現銀花。神空於上焦。則神中現金花。故三花聚於鼎矣。空於喜。則魄定。魄定而東方青帝之氣朝元。空於怒。則魄定。魄定而西方白帝之氣朝元。空於哀。則神定。神定而南方赤帝之氣朝元。空於樂。則精定。精定而北方黑帝之氣朝元。空於慾。則意定。意定而中央黃帝之

氣朝元。故曰。五氣朝元。儒曰。人慾盡淨。天理流行。釋曰。無
無明。亦無無明。盡道曰。虛其心。實其腹。皆是言觀空之道。
雖曰。觀空之道。亦不是。頑空枯坐。不過去其雜念而已。倘
若未得明師指示。何處安爐。何處立鼎。何謂煉已。何謂築
基。何謂採藥。何謂得鱉。何謂老嫩。何謂河車。何謂火候。何
謂乾坤交姤。何謂坎離抽添。何謂金木交並。何謂鉛汞相
投。何謂陽火陰符。何謂清靜沐浴。何謂灌滿乾坤。何謂脫
胎神化。次第工夫。任你觀空靜坐。縱有三花聚於何鼎。任
有五炁朝於何元。只落得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一朝壽滿。

清靈善化之鬼。來去明白。名叫鬼仙。或頂衆神而受香煙。或轉來世以爲官宦。倘若迷性。依然墮落。前工枉費。深可痛哉。好道者。慎之。謹之。

觀空子詩曰。富貴榮華似水漚。塵勞識破上慈舟。觀空得寶。爐中煉。穩跨青鸞謁帝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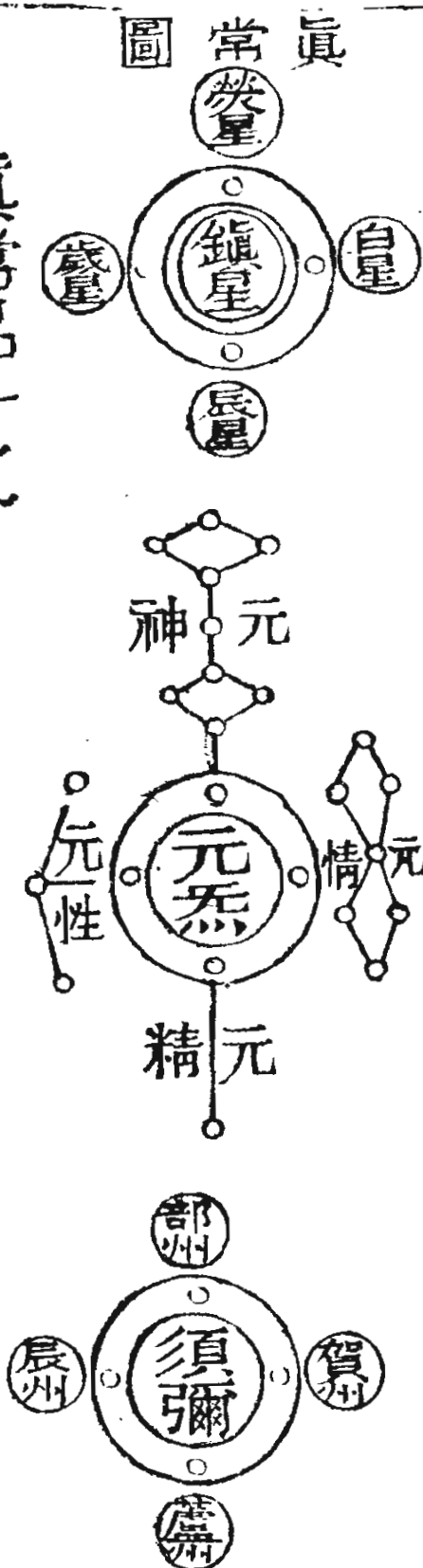
懼留孫詩曰。空形空象空仙方。空寂空心空性王。空裏不空空色相。真空觀妙大文章。

玉鼎真人詩曰。無爲大道是觀空。不是枯禪修鬼童。若得明師親說破。無形無象結玲瓏。

眞常品十二

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註 眞常應

物者無念紛擾謂之眞五德五元謂之常感而遂通謂之
應。 蘗苗發生謂之物也眞常得性者此感彼應謂之得眞
靈不散謂之性也常應常靜者此常乃爲平常之常又非
眞常之比也平常事來則應事去則靜矣常清靜矣是言



寂然不動也。修道之士。每日上丹。掃心飛相。去妄存誠。陽極生陰。寂然不動。萬緣頓息。陰極生陽。感而遂通。萬脈朝宗。而先天五德發現。名曰真常。真常者。良知也。先天五元發現。名曰應物。應物者。良能也。良知良能。乃名真性。人心死盡。道心全活。乃名真常。得性先天。一氣名爲物。知覺收斂。名爲應。人心常死。則道心常活。道心常活。則妄念不生。妄念不生。則常復先天。常復先天。則藥苗常生。藥苗常生。則真性常覺。真性常覺。則真常常應。真常常應。則河車常轉。河車常轉。則海水常朝。海水常朝。則火候常煉。火候常

煉則金丹常結。金丹常結則沐浴常靜。沐浴常靜則法身已成。法身已成了然無事故。日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可嘆世人在儒者。希聖學賢。一見五經四書。每言去慾爲先。就以一味去慾而了大事。再不窮究存心養性。心是何存性。是何養。在釋者。參禪學佛。一見法華金剛。每言去念爲先。就以一味去念而了大事。再不窮究明心見性。心是何明。性是何見。在道者。修真學仙。一見清靜道德。每言觀空爲先。就以一味觀空而了大事。再不窮究修心鍊性。心是何修。性是何鍊。豈以一味頑空枯坐。道可成哉。豈不知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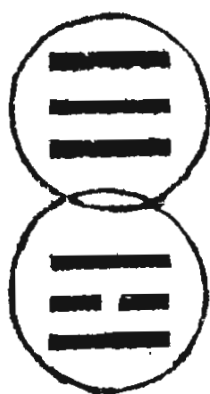
卽天道。天道生長萬物。全賴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易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推遷。一寒一暑。是也。豈以一味空空。無爲而萬物自能成乎。

文昌帝君詩曰。乾坤日月皆無心。赤炁揚輝處處靈。惟有玄根同太極。自然煥發合天經。流行萬古兼千古。合撰清甯永太甯。清淨洞陽敷妙德。真機運動不留停。

孚佑帝君詩曰。眞常之氣大而剛。充塞乾坤顯一陽。自此昇平千萬世。恆安熙皞樂無疆。清炁靈圖皆煥發。瓊書寶典善鋪張。天地有根。因有此玄玄妙妙。見眞常。

真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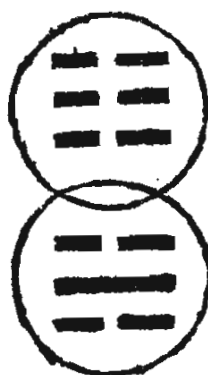
先天 後天



乾卦 離卦



坤卦 坎卦



先天 後天

真道品十三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註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者。此承

上章而言。如此清靜無爲。可返先天。既返先天。漸次以入真道。真道者。非三千六百旁門。九十六種。外道之比也。此爲先天大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道也。道也者。大矣哉。果何物也。曰。無極而已矣。夫無極真道。自古口口相傳。不

敢筆之於書。恐匪人得之。必遭天譴。雖然書中藏道。必是喻言。隱母而言子。隱根而言枝。概是借物闡道。張冠李戴是也。余亦不敢明洩。將此真道微露大概。以作訪道之憑証。不致悞墮旁門也。真道者。乃生身之初是也。得父之精。母之血。二物交合。精爲鉛。血爲汞。鉛投汞。名乾道而成男。汞投鉛。爲坤道而成女。半月生陽。半月生陰。由此而五臟。由此而六腑。由此週天三百六十五骨節。由此入萬四千毫毛孔竅。先天卦氣以足。瓜熟蒂落。一箇筋抖下地。因啼一聲。先天無極竅破。而元神元氣元精。從無極而出。分爲

三家。乾失中陽以落坤。坤變坎。坤失中陰以投乾。乾變離。先天乾坤定位。而變成後天坎離。火水未濟也。從此後天用事。凡夫之途也。若有仙緣。訪求返本。還原之真道。這真道。先點無極一竅。此竅。儒曰。至善。釋曰。南無。道曰。玄關。異名頗多。前篇先以剖明。要用六神會合之功。守定此竅。久守竅開。元神歸位。復用九節立功。名爲金丹九轉。抽交換象。扯坎填離。奪天地之正氣。吸日月之精華。用文武之火。候修入寶之金丹。日就月將。聖胎漸成。和光混俗。積功累德。三千功滿。八百果圓。丹書下詔。脫殼飛昇。逍遙物外。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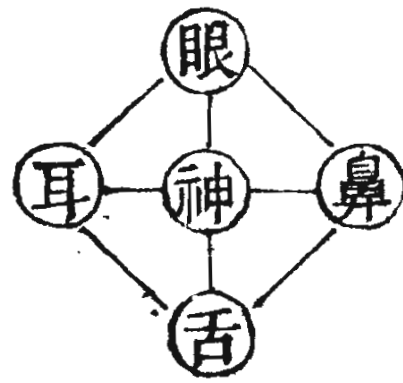
地有壞他無壞。浩劫長存故曰。金剛不壞之體也。不枉出世一場。雖然如此好處。必要真師口傳心授。務要立生死不退之心。方可穩當矣。

元始天尊詩曰。清靜妙經本自然。得明真道悟先天。金丹一服身通聖。隨作逍遙闔苑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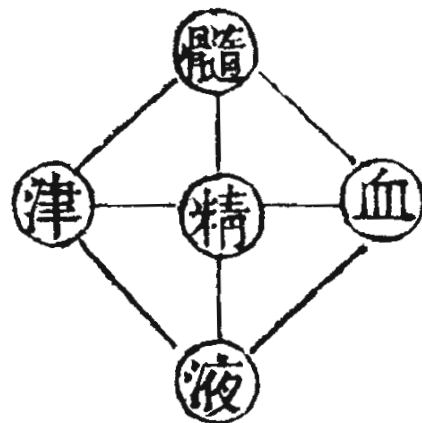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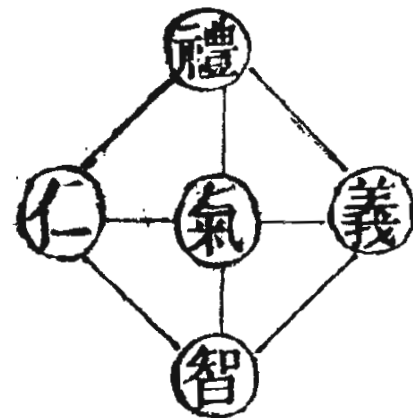
靈寶天尊詩曰。清靜真言卻不多。內中立妙少人摩。此身有蓋長生酒。請問凡夫喝過麼。

降生天尊詩曰。清靜後逢正子時。一輪明月見江湄。此中真道於斯覓。借問諸君知不知。

妙有圖



妙有品十四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註

雖是雖然名是名目得為得

傳道為大道實者真也。無者虛也。雖名得道者乃承上文而言。漸入真道也。得受明師真傳正授。何者是立關一竅。何者是六神會合。何者是築基煉己。何者是採藥煉丹。何者是藥苗老嫩。何者是去濁留清。何者是汞去投鉛。何者。

是鉛來投汞。何者是嬰兒姪女。何者是金公黃婆。何者是金木交並。何者是水火既濟。何者是法輪常轉。何者是陽火陰符。何者是文武烹煉。何者是清靜沐浴。何者是灌滿乾坤。何者是溫養脫胎。何者是七還九轉。何者是移爐換鼎。何者是龍吟虎嘯。何者是面壁調神。一一領受。方名得道也。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者。何也。夫道所言。關竅。繫物。一切種種。無窮無盡。美名奇寶。一概都是人身自有。並非身外得來。故曰。實無所得也。果真實爲得者。必是受道之後。苦修苦煉。立定長遠之計。鐵石之心。千難不改。萬難不退。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志。方可不致半途而廢。定要將身外假名利恩愛。酒色財氣。一刀斬斷。速修身中真名利恩愛。酒色財氣。方爲得道。而身外人人皆曉。身內知者鮮矣。聽吾將身內說來。身拜金闕。享受天爵。乃爲真名。金丹成就。無價貴寶。乃爲真利。超度父母。時常親敬。乃爲真恩。坎離相交。金木相並。乃爲真愛。玉液瓊漿。菩提香膠。乃爲真酒。嬰兒姪女。常會黃房。乃爲真色。七寶瑤池。八寶金丹。乃爲真財。細細細太和。浩然回風。乃爲真氣。這便是身中之八寶也。捨得外而成得內。捨得假而成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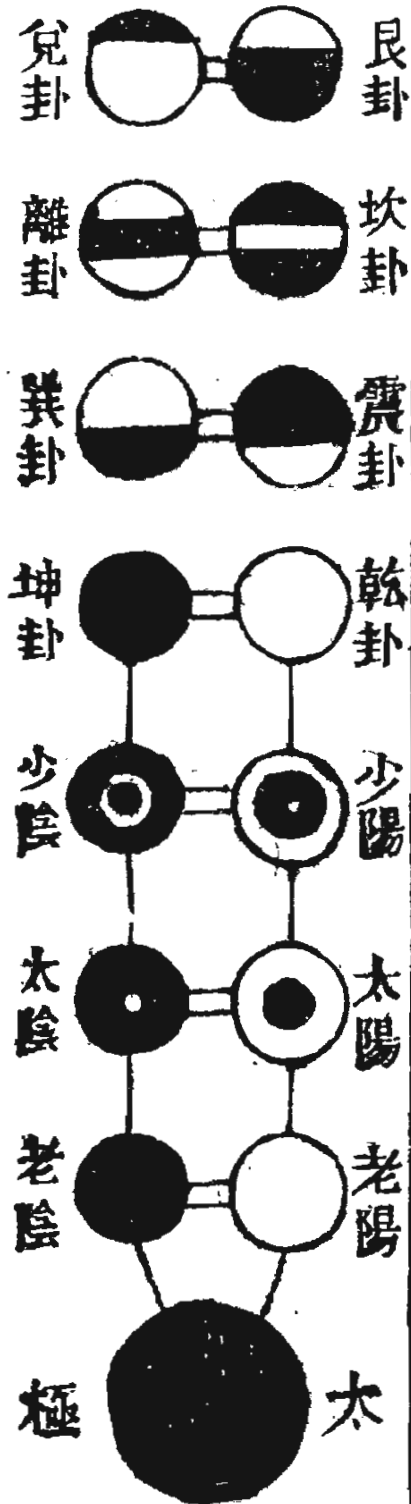
真外培功。內修果。動度人而靜度己。以待日就月將。外功浩大。內果圓明。脫殼飛昇。萬劫長存。方爲得道。成道了道。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道心子詩曰。奉勸世人希聖賢。榮華富貴亦徒然。身中自有長生酒。體內不無養命錢。色卽是空。空卽色。仙爲祖。性性爲仙。乾坤聽得吾詩勸。急早回頭上法船。

無心道人詩曰。世人急早學仙家。不必苦貪酒色花。去假修真。真不假。掃邪悟道。道非邪。燒丹要捉山中鳥。煉汞當擒井裏蛙。會得此玄玄妙理。凡夫管許步霞雲。

聖道圖

聖道品十五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爲化衆

生者。爲者專意也。化者普度也。衆者一概也。生者男女也。勸化九六衆生。而回西也。名爲得道者。名者聲揚也。爲者助成也。得者受持也。道者工夫也。勸化衆生修道。功德浩大。自外而得之。故曰。得道也。能悟之者。能是能爲。悟是窮

究得了大道。總要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勤參苦探。內外加功。可傳聖道者。可是可以傳。是度人。聖是高真。道是天機也。功圓果滿。領受天命。方可傳道。三期普度。道須人傳也。呂祖曰。人要人度。超凡世。龍要龍交。出污泥。未領天命。不能傳道。儒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何謂聖道。生身之本也。世人可知。生身之本乎。父母交後。懷胎一月。三百六十箇時辰。無極以成。其餘半月。生陽。半月。生陰也。又半月。無極一動。而生皇極之陽。又半月。無極一靜。而生皇極之陰。懷胎二月也。又半月。皇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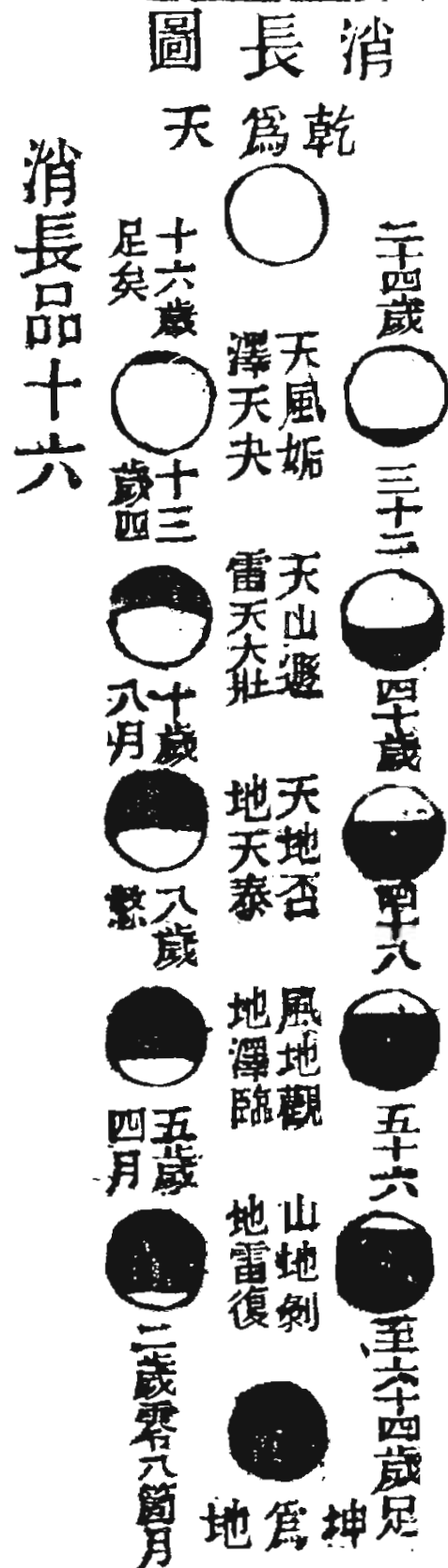
一動而生太極之陽。又半月。皇極一靜而生太極之陰。懷胎三月也。又半月。太極一動而生老陽。又半月。太極一靜而生老陰。懷胎四月也。又半月。老陽一動而生太陽。又半月。老陰一靜而生太陰。懷胎五月也。又半月。老陽一靜而生少陽。又半月。老陰一動而生少陰。懷胎六月也。又半月。太陽一動而生乾。又半月。太陰一靜而生坤。懷胎七月也。又半月。太陽一靜而生兌。又半月。太陰一動而生艮。懷胎八月也。又半月。少陰一動而生離。又半月。少陽一靜而生坎。懷胎九月也。又半月。少陰一靜而生震。又半月。少陽一

動而生巽。懷胎十月也。由無極而皇極。由皇極而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萬物。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八萬四千毫毛孔竅。由無極聖道而生之者也。

斗母元君詩曰。識得生身性。自歸無不爲。無不爲。萬殊一本。退藏密生聖。生凡在此推。

觀音古佛詩曰。可傳聖道領慈航。普渡羣迷煉性光。能悟先天清靜道。金仙不老壽延長。

玄女娘娘詩曰。聖道不傳湧沸濤。渡男渡女渡塵勞。五行四相全修就。頭戴金冠赴九霄。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註。太者大也。上者尊也。老者古也。曰者說也。上士者。文學大德也。下士者。淺學執著也。無爭者。函容深厚也。好爭者。憤高好勝也。老君說。上士之心。即聖人之心。包天裹地。渾然天理。賢愚盡包。和光混俗。自謙自卑。銚銳埋鋒。不露圭角。外圓內方。作事

循乎天理。出言順乎人心。何爭之有。下士好爭者。下士亦是好學之士。無奈根基淺薄。學不到聖人之位。多有憤高執著。偏僻好勝。自是自彰。論是論非。故曰好爭也。上士如進陽。君子道長也。下士如進陰。小人道長也。陰陽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亦不可不知也。人之初生時。身軀如縣坤柔之象也。九百六十日變一爻。初生屬坤。至二歲零八月進一陽。變坤爲復。至五歲零四月進二陽。變復爲臨。至八歲進三陽。變臨爲泰。至十歲零八月進四陽。變泰爲壯。至十二歲零四月進五陽。變壯爲夬。至十六歲進六陽。變

夬爲乾。六爻純陽。上士之位也。此時修煉。立登聖域。以下九十六箇月。變一爻。此時不修。漸而成下士矣。至二十四歲。進一陰。變乾爲姤。此時修煉。不遠復矣。如若不修。至三十二歲。進二陰。變姤爲遯。此時修煉。容易成功。如若不修。至四十歲。進三陰。變遯爲否。此時修煉。還可進功。如若不修。至四十入歲。進四陰。變否爲觀。趁此能修。久而可成。倘若再不修。至五十六歲。進五陰。變觀爲剝。趁此快修。困學可成。再若不修。至六十四歲。進六陰。變剝爲坤。純陰無陽。卦氣已足。趁此餘陽未盡。若肯修煉。還可陰中返陽。死裏

逃。生。倘。若。再。不。修。待。至。餘。陽。已。盡。無。常。至。矣。一。口。氣。不。來。
鳴。呼。哀。哉。豈。不。是。大。夢。一。場。奉。勸。世。人。勿。論。年。老。年。少。總。
宜。急。早。回。頭。爲。妙。耳。切。莫。死。後。方。悔。欲。修。可。能。得。乎。

忍辱仙詩曰。上士無爭是聖功。分明三教其根宗。太和無礙。
太和妙。色相莫沾。色相空。一。月。光。橫。四。海。外。千。江。瑞。映。三。
才。中。陽。滿。爲。仙。陰。滿。鬼。時。人。不。識。此。圓。融。

渾厚子詩曰。清靜妙經處處融。無爭上士如虛空。但能體用。
相。輝。映。乃。信。乾。坤。闢。混。濛。萬。象。虛。明。含。滿。月。一。真。顯。露。協。
蒼。穹。下。爭。上。讓。陰。陽。理。聖。聖。賢。賢。不。一。同。

道德上



道中

忠恕
仁義禮智信

慈悲
釋殺盜淫妄酒

感應
道金木水火土

德下



道凡

道德品十七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執者。不名道德。



註

上德不

德者。非是上德之士。反不重其德也。而上德為先天五德俱全。在儒以遵崇仁義禮智信為德。以忠恕為行。在釋以戒除殺盜淫妄酒為德。以慈悲為行。在道以修煉金木水火土為德。以感應為行。德行全備。未染後天。以為上德。後

天返先天。亦是上德。本來自有。不待外求。故曰。上德不德也。下德執德者。非是下德之士。反重其德也。而下德以染後天。五德漸失。非執德之道。難以返其先天。何以爲執德。知過必改。知罪必悔。戒刑殺以成仁。戒巧取以成義。戒邪淫以成禮。戒酒肉以成智。戒妄語以成信。而仁。義。禮。智。信。五德。由免強而來。故曰。下德執德也。執著執者。不名道德。何謂也。執爲執。拘著爲著。相不信。陰功。不明道德。見人戒刑殺。以放生靈。他言輕人身。而重畜物。見人戒盜取。以周貧困。他言總空子。而填人債。見人戒邪淫。以保身體。他言

斷人慾而無世界。見人戒酒肉。以明智德。他言那六畜。而係人喫。見人戒妄語。以講信實。他言只要心好。何必忍口。種種執固不通。難以盡敘。故曰。不名道德也。豈不知。孔聖人所言。仁。義。禮。智。信。李老君治下。金。木。水。火。土。釋迦佛戒去。殺。盜。淫。妄。酒。是何言也。不戒殺。則無仁。而缺木。在天。則歲星不安。在地。則東方有災。在人。則肝膽受傷矣。不戒盜。則無義。而缺金。在天。則太白星不安。在地。則西方有災。在人。則肺腸受傷矣。不戒邪淫。則無禮。而缺火。在天。則熒惑星不安。在地。則南方有災。在人。則心腸受傷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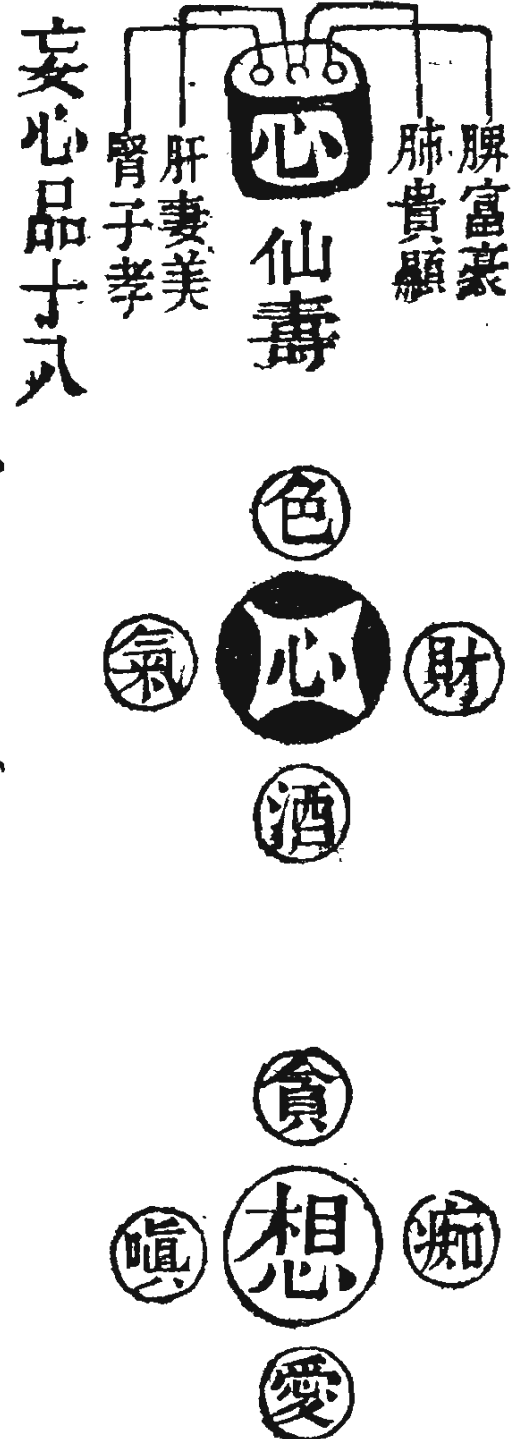
戒酒肉。則無智。而缺水。在天。則辰星不安。在地。則北方有災。在人。則腎胱受傷矣。不戒妄語。則無信。而缺土。在天。則鎮星不安。在地。則中央有災。在人。則脾胃受傷矣。哀哉。

天花真人詩曰。先天上德爲純陽。若肯修行果是強。五德五元三寶足。何須執德苦勞張。

彩合仙詩曰。三教原來一理同。何須分別各西東。三花三寶三皈裏。五德五行五戒中。

何仙姑詩曰。道德真詮品最奇。全憑五戒立根基。慎高執著回頭想。莫等幽冥悔後遲。

妄心圖



妄心品十八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註 衆生所以不得

真道者。天下男女名曰衆生。言衆性投生下界也。真道乃
先天大道。非三千六百旁門之比也。爲有妄心者。亡女爲
之妄。夫人之心。屬乎離卦。離爲女。又爲日。日爲心中天子。
女本后妃之象。正直無私。光照天下。生化萬物。養育羣生。

亡卻女。卽亡卻真靈。真靈者日也。夫妄心。由何而起也。因酒色財氣。名利恩愛。所牽引也。妄想酒以養身。豈不知酒中之害。迷真亂性。人身氣脈。與天地同其昇降。週流循環。一飲酒。氣脈不順。氣脈不順。則身中之星度錯矣。星度錯。而壽元折也。妄想色以親身。豈不知色中之害。刮骨攝魂。人身以精而生氣。以氣而生神。有此三寶。人方長壽。一貪色。則精洩。精洩不能生氣。氣衰不能生神。三寶耗散。而壽元損也。妄想財以肥家。豈不知財中之害。朝思暮想。苦勞千般。把你一點精氣神耗散。縱有萬金之富。難買無常不

叫一口氣不來。赤手空拳。分文難帶。罪孽隨性。四牲六道。轉變無休。深可嘆也。妄爭閑氣。以逞光棍。豈不知氣中之害。小事不忍。而成大事。或人命官非。牢獄枷鎖。傾家敗產。妻埋子怨。悔之晚矣。妄想名。以榮身。豈不知名中之害。習文以勞其心。習武以勞其形。碌碌一生。縱然官陞極品。難買長生不死。爲忠臣。爲良將。死後爲神。爲奸黨。爲逆賊。死墮沉淪矣。妄想恩愛。以溫身。豈不知恩愛之害。你有銀錢衣食。妻則敬子。則孝。你若貧苦。妻必不賢。子必不孝。雖有賢孝者。必被妻恩子愛所累。一口氣斷。誰是妻。誰是子。所

造之罪。自己抵擋。妻子雖親。亦難替你受其罪也。奉勸世人。將此假事一筆勾銷。如若不然。妄想神仙。不求大道。不去妄想。焉能成聖佛乎。

無垢子詩曰。去妄存誠。儒聖云。榮華富貴似浮雲。豈知貧富前生定。何必碌碌勞骨筋。

無心道人詩曰。真靈不散名歸中。無識無知亦是空。只去妄心不去道。千金口訣實難逢。

洗塵子詩曰。洗去塵心學佛仙。無思無慮甚悠然。不貪酒色和財氣。學箇長生壽萬年。

人神圖



人神品十九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註

既者成也。有者實也。妄者動

也。心者神也。即者定也。驚者觸也。其者此也。神者主也。此承上文而言。大凡修道之士。不可起妄念。妄心一動。驚動元神。元神藏心。心神藏目。圭旨云。天之神聚於日。人之神聚於目。心為諸神之主帥。眼即眾神之先鋒。夫人身之神。

其有六十四位。以應六十四卦之數也。人在受胎之初。先結無極。從無極以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周身百體。由一本而散爲萬殊。生凡之道也。又從萬殊復歸六十四卦。又從六十四卦。總歸十六官。由十六官。總歸八卦。由八卦。總歸四象。由四象。總歸兩儀。而歸太極。無極。由萬殊復歸一本。生聖之道也。不知修道之士。可曉一本否。倘若不知。積德感天。明師相遇。指示一本大道。每日守定一本。不使元神。遷移萬殊。有何妄心。而驚神也。神不驚。則六十四位人神。混合元神。而元神得衆神之混合。其光必大。其

神必旺。神旺則性靈。而神仙之道畢矣。再得九轉玄功。煉成陽神。名爲大羅金仙。再得外功。培補昇爲大羅天仙矣。夫一本九轉。須待師傳。而身中一十六官。略露春光可矣。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眼爲鑒察之官。諸色視焉。口爲出納之官。言語出焉。耳爲採聽之官。衆音聞焉。鼻爲審辨之官。香臭識焉。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肺爲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脾爲諫議之官。周知出焉。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膽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膾爲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小腸爲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

腸爲傳導之官。變化出焉。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出焉。三焦爲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此十六官爲身中統帥之神也。十六官之中。惟心一神。乃身中之王。封眼耳鼻舌爲四相。其餘次之。勿論千神萬神。皆聽天君之命也。白祖仙師詩曰。墮落紅塵不記年。皆因妄念迷青天。若非師指歸元始。那得凡身做上仙。十惡斷時三業淨。六根空處五行全。老君金口明明示。萬劫千秋永正傳。文昌帝君詩曰。妄念驚神散萬方。魂歸地府失真陽。寒冰惡浪層層陷。劍樹刀山處處傷。一念回春修道力。三田氣秀得丹香。勸君急早歸清靜。不枉人間鬧一場。

萬物圖



萬物品二十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



註

既者事過也。驚者不安也。神

者元神也。即者就此也。著者執固也。萬者包羅也。物者各體也。夫人有妄心。則元神隨識神而牽引。不是想著天上萬物。便是想著地下萬物。不是想著世上萬物。便是想著人身萬物。而天上萬物。不過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八字以

包其餘也。地下萬物。不過山川草木。五行四生。八字以包其餘也。世上萬物。不過名利恩愛。酒色財氣。八字以包其餘也。人身萬物。不過五行八卦。地水風火。八字以包其餘也。天之萬物。地之萬物。人之萬物。總歸先天八卦之所生化者也。夫先天八卦對待之理。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正之位也。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隅之位也。此謂卦之相對也。乾之三爻陽而對坤之三爻陰。名曰天地定位也。震之下一陽中上一陰而對巽之下一陰中上一陽。名曰雷風相搏也。坎之內一陽外二陰而對離之內一陰。

外二陽。名曰水火不相射也。艮之上一陽。中下二陰。而對兌之上一陰。中下二陽。名曰山澤通氣也。此謂爻之相對也。卦爻相對。乃先天。而天弗違。成聖之道也。從鴻濛分判之後。乾之中爻陽。去交坤之中爻陰。變坤爲坎。坤之中爻陰。來交乾之爻陽。變乾爲離。坎之上爻陰。去交離之上爻陽。變離爲震。離之下爻陽。來交坎之下爻陰。變坎爲兌。震之中上二陰。去交巽之中上二陽。變巽爲坤。巽之上爻陽。下爻陰。來交震之上爻陰。下爻陽。變震爲艮。艮之上爻陽。下爻陰。去交兌之上爻陰。下爻陽。變兌爲巽。兌之中下二

陽來交艮之中下二陰。變艮爲乾矣。故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居西北。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西南。先天變爲後天。後天者。流行之氣。故後天而奉天時。延命之術也。所以不知先天。無爲之道。後天有爲之術。故不能成仙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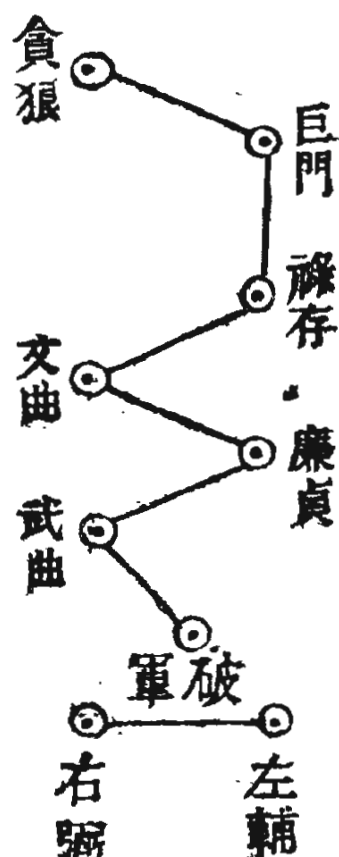
康節夫子詩曰。萬物原來在一身。天文地理亦同親。凡夫不究源頭理。性入幽冥骨葬塵。

程夫子詩曰。世人找得先天初。返本還原一太虛。妄念不生歸太極。雷鳴海底現鰲魚。

子思夫子詩曰。不生妄念不驚神。焉能著物昧天真。勸君急訪靈明竅。養性存心學聖人。

貪求圖

貪求品二十一



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註

既是既已著為著相。萬是萬

般物為事物。即是即要生為生心。貪是貪妄。求為苟求。這
乃承上而言也。夫人心一著萬物牽引。便隨萬物起貪心。
貪心一起。必想去求。此是人慾之心。便屬後天八卦所管。
人之貪慾。世上難免。惟有仙根佛種。靈性不昧。以富貴如



浮雲以酒色似剛刀。將後天返爲先天。此爲上等之人。千萬之中而選一也。其有中下之輩。便係後天八卦所拘束。不能從後天而返先天。從洛書以返河圖者也。夫貪心乃北斗第一星。名號貪狼。尤如狼虎一般。修仙之士。若不去此一星。則大道難成也。何矣。後天洛書二四六八十屬陰。旣屬陰。便生貪求。地六屬癸水。爲交感之精。其性愛貪求美色。地二屬丁火。爲思慮之神。其性愛貪求榮貴。地八屬乙木。爲氣質之性。其性愛貪求富豪。地四屬辛金。爲無情。其性愛貪求酒肉。地十屬己土。爲私意之神。其性愛貪高。

大此爲後天之五魔。以消身中之五行也。第一貪淫以傷精。則水虧也。第二貪財以傷性。則木虧也。第三貪貴以傷神。則火虧也。第四貪殺以傷情。則金虧也。第五貪勝以傷氣。則土虧也。五行一虧其身焉可立乎。奉勸天下男女。切莫進此五魔之陣。以後天而返先天。將坎中一陽返回離卦中爻。變離爲乾。將離中一陰返回坎卦中爻。變坎爲坤。將震上一陰返回兌卦初爻。變兌爲坎。將兌下一陽返回震卦上爻。變震爲離。將乾上中二陽返回坤卦上中爻。變坤爲巽。將坤中下二陰返回乾卦中下二爻。變乾爲艮。將

艮上陽下陰。返回巽卦。上下二爻。變巽爲兌。將巽上陽下陰。返回艮卦。下上二爻。變艮爲震。抽換爻象。後天返爲先天矣。五魔化爲五元。洛書返爲河圖。可爲天下之奇人也。紫微大帝詩曰。太上老君妙道玄。尊經一部卽真傳。三花三寶本元炁。五賊五魔屬後天。換象抽爻息火性。安爐立鼎煉金丹。不貪不妄隨時過。一日清閑一日仙。

斗口夫子詩曰。先天變後後先天。聖聖凡凡不一般。富貴榮華如電灼。妻恩子愛似硝燃。不貪自有命爲主。守道何無神助緣。一性不迷塵境滅。空中現出月輪圓。

煩惱圖

煩惱品二十二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



註

既生貪

求者。既為業已。生是動心。貪為好勝。求是苦心也。即是煩惱者。即為便是。是乃如此。煩為心燥。惱是嗔恨也。煩惱妄想者。煩為事繁。惱是有氣。妄為痴心。想是思慮也。憂苦身心者。憂為愁慮。苦是勞勤。身為形體。心是君主也。因世人

不能看破名利恩愛酒色財氣。所以卽被六塵六賊之所染也。貪求榮貴者。不得榮貴。而生煩惱。已得榮貴。又從榮貴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如看破名字。誠心修道。道成之日。名揚天下。以成萬古之名也。何等貴哉。道德經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至聖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處也。貪求財利者。不得財利。而生煩惱。以得財利。又從財利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如看破利字。誠心修道。而身中之精氣神三寶。乃爲法財。能買性命。益壽延年。何有煩惱之生也。至聖曰。富貴於我如浮雲。

中庸曰。素貧賤。行乎貧賤。孟子曰。貧賤不能移。又曰。君子
憂道不憂貧。貪求美色者。不得美色。而生煩惱。已得美色。
必有恩愛。又從恩愛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如看破色字。
誠心修道。自己身中。現有嬰兒姪女。每日常近常親。坎離
相交。金木相並。多少滋味。難以言傳。異日道成。仙女同儔。
何等尊重。至聖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呂祖曰。二八佳人。
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地教君骨
髓枯。至於鬪氣。乃是不忍。從是非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
如看破氣字。誠心修道。而養身中。三花五氣。浩然剛氣。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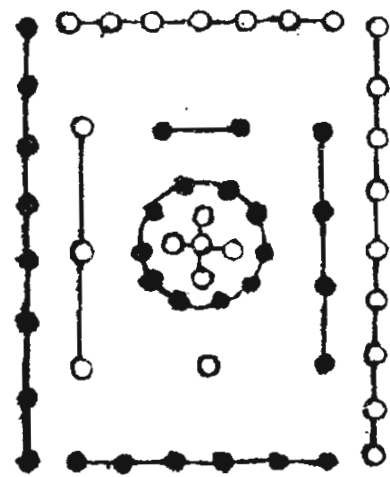
和元氣。結成金丹。縱有煩惱。化爲烏有矣。至聖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至於一切不如意處。便生煩惱。我以一空字。以虛其心。焉受煩惱之災乎。

紫陽真人詩曰。勿貪酒色。勿貪錢。富貴窮通總隨緣。色卽是空空。卽色。煙生於火。火生煙。醍醐灌頂卻煩惱。取坎還離掃慾牽。一念歸中塵境滅。養穎明珠似月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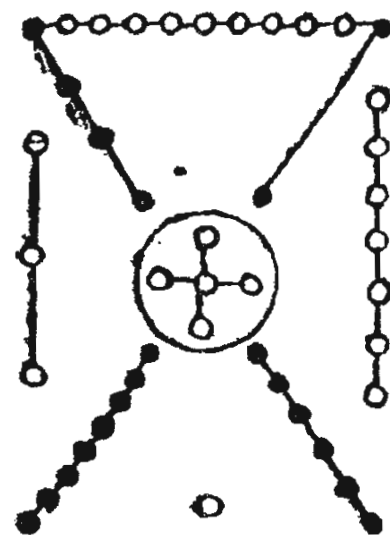
邱祖詩曰。不貪名利不貪花。每日終朝卧彩霞。肚飢猿猴獻桃菓。口乾龍女送蒙茶。勝如漢口三千戶。賽過京都百萬家。奉勸世人早惺悟。掃開煩惱煉黃芽。

生 死 圖

河 圖 生



洛 書 死



生死品二十三

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沈苦海。永失真道。

註

便者。定

要也。遭者。逢臨也。濁者。下賤也。辱者。欺凌也。便遭濁辱者。是言人生在世。貪心不了。名利恩愛之中。便是煩惱憂愁。種種波滔。但失陷處。必受五濁之辱也。流者。沉下也。浪者。事疊也。生者。河圖也。死者。洛書也。流浪生死者。言人在世。

迷於酒色財氣。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夫生仙生人之
道者。河圖而已矣。人生之初。秉父母之元氣。而結一顆明
珠。名曰無極。得父母之精血。名曰太極。天一生壬。在上生
左眼瞳。人在下而生膀胱。地二生丁。火在上生右眼角。在
下而生心。天三生甲。木在上生左眼黑珠。在下而生膽。地
四生辛。金在上生右眼白珠。在下而生肺。天五生戊。土在
上生左眼眼皮。在下而生胃。地六成癸。水在上生右眼瞳
人。在下而生腎。天七成丙。火在上生左眼角。在下生小腸。
地八成乙。木在上生右眼黑珠。在下而生肝。天九成庚。金

在上生左眼白珠。在下生大腸。地十成己土。在上生右眼。皮在下而生脾。由此而五臟。由此而六腑。以至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八萬四千毫毛孔竅。莫不由河圖而生之也。生凡如此。生聖亦如此也。夫人死之由洛書而已矣。從先天之河圖。以變後天之洛書。又從洛書中央土。去尅北方水。則腎虧矣。北方水。去尅南方火。則心虧矣。南方火。去尅西方金。則肺虧矣。西方金。去尅東方木。則肝虧矣。東方木。去尅中央土。則脾虧矣。五臟一虧。以至六腑百體。俱皆衰矣。不死有何待哉。此死彼生。如波浪一般。故曰流浪生死。

也。常沈苦海者。言酒色財氣爲四大苦海。若不掃除。焉能不沉苦海者哉。永失真道者。因迷昧四字。常沉苦海。連人身難保。何能言道。豈不永失真道矣。深可嘆哉。

長生大帝詩曰。識破河圖早。下功還源返本一真宗。但能闕出洛書網。壽比南山一樣同。

薛道光詩曰。苦勸人修不肯修。常沉苦海爲何由。百年富貴電光灼。口氣不來萬事休。

翠虛真人詩曰。老君清靜度人經。指出身中日月星。生死死生由自主。佛仙仙佛在心靈。

超脫圖

超脫品二十四

純陽仙象

陰陽人象

純陰鬼象

純空無色

空色相合

空色俱無

法身

超脫

身

沈淪

死尸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註 眞者。落

實也。常者。中庸也。之者。行持也。道者。無極也。眞常之者。所

言先天大道。乃爲眞道。三千六百旁門。乃爲假道。眞道者。

正心修身之道也。假道者。索隱行怪之道也。悟者。窮究也。

自者。定然也。得者。領受也。悟者。自得者。人能窮究性命。訪

拜至人指示修性修命之大道。返本還原之秘訣。方是悟者自得也。非是教你在紙上窮悟。可能得乎。古云。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意用工夫。若要書中尋佛法。筆尖蘸乾洞庭湖。悟真篇曰。任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皆此之謂也。得悟道者是善人積功累行。感動天心。明師相遇。低心求領大道。時常參悟其理。晝夜苦修其道。不可半途而廢。只待功果圓成。丹書下詔。脫殼飛昇。方爲了當。這纔是訪道求道得道悟道修道守道成道了道。有此八箇道字。大丈夫之能事畢矣。常清靜者。常爲永遠清爲圓明。

靜爲安甯也。言道成德。備功圓果。滿陽神。沖舉三官。保奏
仙童接引。過九霄。上玉京。見諸佛。謁上帝。會衆祖朝。
金母照功之大小。以定品級。依果之圓缺。而封天爵。仙衣
緩帶。以榮其身。玉菓瓊漿。以滋其腹。三乘九品。依功而定。
五仙八部。看果而贈。或居中天。或居西天。皆是極樂。或居
三十六天。或居七十二地。盡爲福地。或居三清。或居十地。
概屬清靜。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依功定奪。毫無私屈。隨緣
隨分。享受清靜之福。豈不美哉。豈不樂哉。不枉爲人出世
一場。這纔是大丈夫。人上之人也。至此。則常清靜矣。

元始天尊讚曰。清靜妙經是上乘。修行男女可爲憑。金科玉律相同契。九六乾坤冉冉昇。

靈寶天尊讚曰。急尋清靜悟真空。收性回西莫轉東。採藥煉丹功果就。超凡脫殼謁蒼穹。

降生天尊讚曰。清靜經圖最爲先。度人寶筏一慈船。經文點破生死竅。註解掀開井中天。

蓋天古佛讚曰。清靜寶經至妙玄。多蒙天一註成全。有人得會經中理。三教凡夫居寶。

老君清靜經註解全部終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呂祖心法傳道集
邱祖全書節輯合刊

自由出版社印行

呂祖心法傳道集
邱祖全書節輯
合刊目錄

再版前序	蕭天石 一、四
增訂三版序	蕭天石 一、四

呂祖心法五篇註

原序	一、四
新鐫道書五種目錄	五、六
黃鶴賦 第一	七、三八
百句章 第二	三九、五四
真經歌 第三	五五、六八
鼎器歌 第四	六九、八四
採金歌 第五	八五、九四

三版增訂呂祖心法四篇

呂祖本傳·····	九五	一一〇
呂祖涵三語錄小序·····	一一	一一二
涵三語錄·····	一一三	一四二
涵三語錄後記·····	一一三	一四四
呂祖修真傳道小序·····	一四五	一四六
修真傳道論上·····	一四七	一六九
修真傳道論下·····	一七〇	一九二
註敲爻歌序·····	一九三	一九四
敲爻歌註·····	一九四	二一〇
重刊靈寶畢法序·····	二一一	二一二
靈寶畢法原序·····	二一三	二一四

靈寶畢法

小乘安樂延年法四門卷上·····	二一四	二二三
中乘長生不死法三門卷中·····	二二三	二三四
大乘超凡入聖法三門卷下·····	二三四	二四〇

邱祖全書節輯

邱祖本傳·····	二四一～二四九
邱祖傳道語錄·····	二五〇～二七〇
語錄後序·····	二七一～二七四
證道篇·····	二七五～二八〇
傳道雜詠·····	二八〇～二九〇
八節金丹證驗·····	二九一～二九三
還真集·····	二九四～二九五
通玄子六通論·····	二九五～二九八
增訂長春祖師語錄	
長春祖師語錄·····	二九九～三二四

再版前序

蕭天石

中國道家之有丹鼎派，亦猶佛家之有禪宗者然。丹鼎派與先秦之神仙家及隱士派合，而以明道窮理、盡性至命、聖功神化、自隱無名爲務。後世亦稱丹道家及玄宗與真宗，而修道亦稱修真，要爲道家之別派。其下手旨在煉養陰陽，雙修性命，以期超凡而入聖，超聖而入神！故力主尊德性而道問學，重功夫而道證驗，以其生命變化與心性變化，形神變化與形神竝妙之歷程，概屬「玄之又玄」，故世又稱之爲神秘主義哲學派、與證驗主義哲學派；蓋既神之又神，秘之又秘，復須內外同修同煉，而又內外同證同驗也。丹鼎派在道家中爲「道外別傳」，與禪宗在佛家中爲「教外別傳」，無有二致。禪宗自六祖慧能而後，始結束一脈單傳，下開五宗七派，發揚光大，耀采人間；此則與丹道派之自呂祖而後，始廣開宗派於天下；法乳無邊；亦佳話奇緣，如出一轍。

二者雖愈後而宗派愈多，然究其實際，大道原無多子，所謂宗派者，要亦祇是傳道之門庭設施與修持功夫之下手方法，各有差別與出入而已；其最初宗旨與最後歸趨，則原無二致也。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通其分而爲一，即萬千宗派，亦

無不可大而同之也。道法不可執，宗派不可執，名言亦不可執，執則死矣。

易云生生之謂易，丹家亦恒云生生之謂道，而以天地之生生無息爲訣。杜其死門，開其生門；塞其死竅，啓其生竅；實爲修長生道中之不二法門。故最上乘丹法，無不步步防陷死地，時時緬蘊生機。若綜其體用而言之，則乾坤最重活乾坤，坎離最重活坎離，龍虎最重活龍虎，子午最重活子午；且復無地不活，無時不活，無物不活，無訣不活；方可望其能與宇宙同流，與天地長生！

丹道圓融無礙，體之而萬法皆具，行之而萬用咸宜。智者用之則爲智，仁者用之則爲仁；正反用之而無不合，順逆用之而無不當也。呂祖心法與邱祖書，亦無莫不然；北宗解註之則爲北宗書，南宗解註之則爲南宗書。本書以解家爲東派巨匠濟一子傅金銓道人，出自潛虛翁陸西星真人之門，故一切訣法，無不以主陰陽雙修爲家法，同類主用爲註釋。呂祖五篇書，自當如周易參同契然，本可雙解而雙用之，活解而活用之，固無論矣！邱祖書則純屬北宗書，而濟一子亦併刊入於其證道秘書十七種中，蓋丹道中除主性命雙修、陰陽雙修外，亦有主南北雙修者在。且陰陽不捨清靜，清靜不離陰陽，二者相輔相成，相離則相背也。讀者於此，宜知有所互參互證互修互護方爲上乘。

濟一子丹法爲東派，亦即南宗，故其註解詳於呂祖五篇，而疏於邱祖書，且節

輯過略，忽其精微，失其玄要，他日有緣，當爲輯刊邱祖全書也。本書版本不甚如意，然別無善本，家藏另一石刻本，字太小，亦不稱心，故仍以此重版耳。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歲次甲寅文山遜叟於石屋

增訂三版序

余自主編「道藏精華」以來，迅逾二十八載，選刊書凡十七集，總計平裝本一〇四冊，道藏本精裝七十三冊；新增第十八集，正編印中，預計於十一月內出版問世。幸未殞越，亦云幸矣。同時并編著有「中華文化叢書」「禪宗叢書」「密宗叢書」，及「中國醫學名著叢書」……總凡七種。暢銷海內外，無遠弗屆。余雖負總主編之名，其實事無鉅細，無不商之於夫人曹哲士女士，其輔相匡扶於內之功；有以致之也。

本書列「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當時以余適全力策劃主編「中國名著集成」一百零二巨冊之事，全書且以精選「善本書」為原則。書成問世後，論者謂：「考其編修內容可稱為中國子學書中一劃時代之空前鉅編。非徒在其搜佚輯隱，綜羅萬卷，集三千年諸子百家名著之大成；尤在其出入百家，涵蓋千秋，發億萬世中華文化道統之幽光。詳審其全書內容，就其搜羅之廣，採擇之嚴，選鑑之精，曠古所無。」其所論，如移之於自由出版社之「道藏精華」及其「七大叢書」，除「版本之善」一端而外實不為過。當時因余除以全主持該書外，夫人曹哲士亦參加該書編

修會協編，并任全書「總督印」之責。厥功不小，余二人公爾忘私，致自由出版社乏人全力支持！以是致斯書，即「呂祖心法五篇註、與邱祖全書節輯」，亦匆匆付印，余無時不引爲憾事！幸自由出版社發行人個性堅強，擇善固執，無時不以搜集珍本增訂，藉以補過爲懷！今幸於無意中，天降此二書增輯資料以補充之！勉可稱爲珍籍，其功與世之學道者，豈淺鮮哉！要亦天欲斯書之出也。

呂祖岳，名巖，別號純陽子，亦稱回道人，爲舉世皆知、家喻戶曉之神仙呂洞賓，世稱八仙之一也。唐京兆尹人。少聰慧異常人，過目成誦。幼有仙骨，稍長即好劍術，非功名中人也。時值黃巢作亂，移家歸終南山得道，世人皆稱呂祖，而不名焉！

其先據呂氏世系，始祖姓共工氏。從孫伯夷佐堯，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爲呂侯，太公、其後也。至齊爲田和所篡，遷於海濱；嗣又自齊奔秦。漢初、呂青以令尹從高祖有功；封信陽侯。世居河東，故世稱爲河東郡人，即此之故也。

宋史又稱呂祖爲關西逸人，數來陳傳齋中，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稱遇異人，秘授仙術，騰雲駕霧而行，乃尋常事也。以其一生，化人無數，渡人無數，靈異之迹，無代無之。

蓋以其與仙籍有緣，曾遇鐘祖離權，得而師事之，鐘以其爲仙籍中人，傾囊相

授。自由出版社并有「鐘呂傳道全集」行於世。文字千秋，道尤萬古不朽！可爲明證也。

鐘祖離權，漢咸陽人。號和谷子，一號眞陽子，一號雲房先生。生而奇異，美髯俊目，身長八尺餘。（一謂八尺）遺棄世事。於縣東四十里「正陽洞」修鍊。少遇老人授仙法。又遇華陽眞人，上仙王玄甫，授天仙眞訣。傳道入崆洞山，不知所終。後收呂祖爲弟子，代爲其「傳道與術及仙訣」。鐘與呂，均爲八仙中人，家喻戶曉！呂祖弟子滿天下，渡人無數，「香火與異事共傳，仙道與神道不絕！其道法且將與宇宙共終始！實應可爲大書而持書者，特爲筆之於上，以代心傳於萬一焉耳！其詳細事蹟與道法，詳見「鐘呂傳道全集」及火西月眞人之「呂祖全書」。讀者可參研，茲不贅述焉！

邱祖處機，元，棲霞人。習道家言，潛心修鍊，以天秉異常人，復得道家眞訣，苦修苦煉，終成北派鉅子，自號長春子；斯時已名驚海宇矣。

宋金之際，元太祖遣使召之，不赴詔。太祖心禮之愈重。後復詔召，邱祖不得已，乃往見於雪山。敕封爲王教眞人。邱祖嘗以不嗜殺人，及敬天愛人，清心寡欲，守一守中，敬慎廉明等以進言。太祖深契之。卒贈以長春演道王教眞人。其往返雪山，弟子李志常，嘗著西遊記二卷。記述其爭甚詳，論道之秘亦多，可供修真者

之參助焉。惟非坊間流行本之西遊記，讀者切宜善自揀別取捨之爲要，故附及之，是爲序。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八日文山遯叟於文山精舍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呂祖心法五篇註

自由出版社印行

序

上古真經。中古丹訣。近世仙書。所以啟悟後學。昭示來
茲。聖聖心心。只此階梯。別無旁徑。然而人非忠孝。心乏
至誠。非其倫矣。天律之所以至嚴者。蓋恐匪人蒙福。故
也。惟我純陽祖師。誓願宏深。超越往古。必欲度盡
衆生。小子銓故星霽堂之末學也。研性學之真工。窮易
理之奧義。小子以爲道在是矣。卽祖亦謂不外是。

五篇註

序

五篇註

序

語契斯乃
道

要語

矣。曰：惟主敬修心，存神養性，希據成就。及乎鸞飛信江，再受訓於安厥止，始命設誓証盟，叮嚀告誡。於是知真鉛無鉛，真汞無汞，今關無關。子時非子，不因師指。此事難知，誠哉其難知也。乃嘆世人，強猜妄度，錯用心機。後之學者，果真誠篤志，先從改過遷善，洗盡夙生習氣。乃能神性不迷，天人交感。端在乎自強不息耳。然講學雖從性天，施工必自坤地。闢乾闥坤，呼日吸月，海潮有信。

刻漏有憑。絕非寂靜孤修。實有作爲妙用。首看元經次
明生殺定真機。行水火冲氣爲和。而胎息自止。試看萬
卷丹經。皆言有作。少說無爲。可異者丹經之立說如此。
予門之立教如彼。又諸小說皆言入山修道。遂爾仙去。
兀坐孤修。其習見習聞。求鉛煉汞。所不見不聞。以其所
不見不聞。欲易其習見習聞。無或乎其莫之信也。

祖師慈悲。創立天梯。爲後世登雲的路。莫此五篇爲最。

五篇註

序

小子洗心敬釋字櫛句疏不避愆尤者凡以體我祖師度人無量之至意也。其中彼我妙用之機。鼎爐藥火之秘。效男女之生成。依世法而出世。結同心爲輔。覓巨室而圖造丹房。置器皿。豈清靜而能爲者哉。黃庭經曰。長生要妙房中急。上陽子曰。雖於房中得之。而非御女之術。嗚呼。近之矣。

道光三年弟子傅金銓濟一序於赤水之流雲丹室

新鐫道書五篇註

目錄

黃鶴賦

百句章

真經歌

鼎器歌

採金歌

五篇註

目錄

九篇註

目錄

新鐫道書五篇註卷之四

孚佑大帝純陽呂祖師著 弟子傅金銓濟一子敬釋

黃鶴賦

奧矣最上一乘。乃無作而亦無爲。還丹七返。因有動而

方有靜。

無作而無不作。無爲而無不爲。無動而無不動。多靜而無不靜。斯乃至真至妙之道。

道分三乘。初乘中乘上乘也。到最上一乘。無所作爲。從三關逆返。至撲地聲離胎。再返至元年之初。此時聲臭俱泯。廓然太虛。一旦露出乾元面目。釋氏謂之得証實相。於以見初中之必有作爲也。還丹者。丹本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我之故物。還者自外而還於內。從彼而還於我。去而復返。失而復得之辭也。七乃火之成數。陽動極而靜。陰靜極而動。動靜相推。互為其根。煉丹之道。就極靜中。尋覓動機。卻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上德以道全其形。斯純乾之未破。下德以術延其命。乃搬坎之已成。

道德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仙訓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必先有搬命之術。乃能得有道以全其形也。純乾未破。是全體未漏之童身。倘遇聖師。不須用築基接命之功。直從十月做起。然此曠劫難有之事。

過此或耗精一次便是有漏之身。搬坎已成者。必須行百日煉精化炁之功。然後十月三年也。

是以用陰陽之道。卽依世法。而修出世之法。效男女之生。必發天機。而作洩天之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無根樹曰。離了陰陽道不全。斯道必匹配陰陽。交接水火。世人見入山住靜。不婚不宦。便謂此是修道。豈知道在人間。不在山內。佛云。我於五濁惡世修行。而得大道。夫修道欲以出世也。豈知出世之法。卽在此世法中求之。所謂世法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日用平常之事也。人道生男育女。修丹者效之。三丰祖曰。順生人。逆生丹。只一句兒。超了千千萬萬。再休題清靜無爲枯坐間。天機者天。

五篇註

黃鶴賦

根也必發天根乃
可透洩此天機也

方其性命以雙修須仗法財而兩用

法財信也。以法財者
首。

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全。始也以性而修命。終焉以
命而全性。徹始徹終。只是完全此性命二字。必要雙
修。不可單行。祖不云乎。只修性不修命。恰似烏金飾
頑磬。只修命不修性。恰似鑒容無寶鏡。又曰。只修性
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
靈難入聖。蕭了真曰。性命雙修是的傳。冥冥杳杳又
予予。世人只解孤修靜坐。不悟雙修妙理。離了陰陽
背却造化。斷無成就。若欲行雙修之事。全仗法財相
濟。法財者。法中之財。兩用者。兩得其用。
也。起手必需。所以有方其須徒之語。

先結同心爲輔佐。次覓巨室以良圖。

侶地乃修丹四條
件之一。

鍾離祖曰。財不難。今侶却難。參同契曰。兩七聚輔翼。人瑩蟾子曰。輔弼同聲。不可無三人。同志謹相扶。天來子曰。要修丹。須結友。同志三人。互相守。若無同志。一般人大藥難成。金永走金丹。節要曰。須擇同門三友。輔弼相依。薛道光曰。三人同志。謹防危鼎。器歌曰。須用同心三個人。千經萬典皆曰。三人從未有一人獨行者。覓巨室。以良圖。謂欲圖此事。必依巨室。常言金丹出富豪。石杏林仙翁授薛紫賢曰。可往通都大邑。侯有力者爲之。節要謂必依富勢。一家以爲內助。外護。張紫陽得馬都運而後事就。薛道光得張環衛而後丹成。先結同心。次覓機緣。漸次而求。非歷年歲。未可驟得也。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然欲希至道。須密叩乎關。

世人欲希圖此至真之道。其理精微。其法秘密。不容易聞。知有至乎至妙之機關。當密叩於師。而密叩於心也。

擇善地。慎事之機密。置丹房。器皿之相當。

善地者。福地也。慎事者。敬慎其事。機密而不敢露也。丹陽祖曰。擇侶擇財。求福地上。陽子曰。得侶得財多。外護做仙。何必到深山。有此善地。然後置造丹房。一切器皿。動用之物。必須相當。相當者。對待也。

安爐立鼎。譬內外兩個乾坤。煉已築基。固彼我一身。

國。兩個乾坤設法，如教家派嫡傳以尤為親傳切。以地仍未渡天機，以其居於口訣中之口訣也。

法財侶地。缺一難成。四者俱全。然後安爐立鼎。鼎器法天象地。因而有乾爐坤鼎之喻。有內鼎外鼎之稱。天仙正理曰。凡言外鼎者。指丹田之形言也。凡言內鼎者。指丹田中之炁言也。乾坤而曰兩個。兩個而分內外。祖有云。兩重天地。四個陰陽。是也。鼎器既備。然後行煉。已築基之功。已不煉。則基不可築。築基不成。是煉已無功也。古訓曰。修仙有程。煉已無限。金丹節要曰。採藥容易。煉已最難。務令性靈神融。心灰意定。天仙正理曰。能合一則基成。不能合一則基不可成。古人每以邦國論人之一身。心為君。氣為臣。精為民。精全氣足。謂之國富民安。悟真篇曰。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民安國富。築基已成也。一身而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分彼我鼎爐
有不内外乎

緊關對境忘情。憑銳氣之勇猛。大抵煨爐鑄劍。借金水

之柔剛。

此下皆行
工法則。一字不可忽。

下手行工緊要關頭。在於對境忘情。對境而不染於
境。斯真能淡於人情。忘乎物我。當其下手之際。萬念
皆空。一心歸命。全憑此剛銳勇猛之氣。庶乎有濟。金
丹節要。謂勇猛易就。怠惰難成。玉液煉已之樞。金水
鑄劍之要。乃天地之靈根。陰陽之骨髓。得其淬利光
芒。始可飛靈走聖。時當三五神鋒利爽。剛柔應節。祖
云。一口飛靈劍。兩角還丹。却在
鋒頭落。煨爐者溫溫行火也。

若運用若抽添遇險而須當沐浴若鼓琴若敲竹逢爭而便宜守雌。

天關在手地軸由心樞紐陰陽幹旋造化運乾坤闔闢之機行日月交併之法抽鉛添汞簾帷光透鉛鼎溫溫龍虎會於鵲橋斯時大有危險當退火停符行沐浴之工沐浴者洗心退藏之謂也金丹真傳曰竹要敲琴要鼓一枝花曰俺向花叢中敲竹鼓琴心似水節要曰先敲竹以提死次鼓琴以和音悟真曰敲竹喚龜吞紫芝鼓琴招鳳飲刀圭敲竹以虛其心鼓琴以實其腹經曰水善下而不爭是真能守雌者矣老子曰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悟真曰勸君臨陣休輕敵又曰饒他爲主我爲賓只此便是不爭對面的乾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兌倒轉的夫妻
得唱隨之義矣

百日功靈。曲直而能應物。一年功熟。追攝而已。由心。

玉皇心印經曰。迴風混合。百日功靈。金丹節要曰。功成百日。妙奪周天。能曲能直。應物而靈。一年者。大慨而言之。卽十月加卯酉也。薛道光曰。一年沐浴防危。險。十月調和須謹節。採金歌曰。十月工夫要勤咽。到此胎成果熟。追攝由心。所謂三百日火。一十月胎。其神離身。忽去忽來。除死錄證仙階。只待調神出殼。行三年乳哺。九年面壁之功矣。

能盜彼殺中之生氣。以點我陽裡之陰精。

道者盜機也。於極陰中盜取至陽。故陰符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斯道水火同宮，生殺互用。生氣即在此，殺氣之中求之。上陽子謂有殺人刀子，活人手段，悟真篇曰：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之間，災變福。又曰：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裡却生恩。三才相盜竊天地之機，而長生不死。夫我乃陽裡之陰精，悟真謂陽裡陰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羸，尪必須得彼殺中生氣以點之。故曰：但得坎精點離穴，純乾便可攝飛瓊。盜彼點我，如此明白，人何不細思乎。

玉液金液一了性而一了命二候四候半在坎而半在

離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玉液了性金液了命金丹節要曰玉液還丹更妙乎
全憑金液煉凡鉛又因鑄劍成栽接贏得長春壽萬
年又曰金丹大道全在神交玉液子機別無妙術一
時六候前二候得藥後四候溫養所謂二候採牟尼
四候別神功半坎半離非將六候分配坎離蓋離虛
坎實離爲陽中陰坎爲陰中陽故曰取將坎位中心
實點化離
宮腹內陰

始也將無入有已見龍居虎位終焉流戊就巳始知虎

會龍宮

參同契曰有無互相入上有神德居無者性也有者
命也將無入有起初入手之功以性而修命也性爲

青龍命爲白虎探虎穴。將虎鬚尋虎酥酪。虎穴龍眠
癸巳爲陽土。戊爲陰土。二上成圭。鶴林曰。流戊作媒。
將就巳。金來歸性。賀新郎。白虎水中金也。青龍火中
木也。木火同宮。金水爲侶。二物中含四象。交會子宮
而丹結矣。

要知藥物之老嫩。在辨水源之清濁。

採藥真工。端在分別老嫩。天仙正理曰。真工不明。雖
採之而無藥。可採藥。炁未至於純陽。雖知採之而藥
不爲之採。蓋嫩則炁未足。老則炁已散。皆不成丹。夫
所謂水源者。天一之生。貴於清潔。不貴污濁。而亦由
於一心之靜定。古歌曰。意定神閑。水源清。意亂神
昏。水源濁。辨之當審。行之要精。不容絲毫盲昧。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煉已待時者。務待陽生於赤縣。遇急臨爐者。必須癸動於神州。

沁園春日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此其時矣。待時者。候其時之來也。赤縣猶云赤水。赤水乎。珠依時可得。蓋臨爐對境。必候真時。遇急者。令到卽行。時不可失。癸動者。癸生之候。悟真謂鉛遇癸生須急採是也。採金歌曰。知癸生曉癸現三十時辰。兩日半。陽生赤縣。癸動神州。求爐置鼎者。可不知乎。

若觀見龍在田。須猛烹而極煅。忽聞虎嘯出窟。可側轉。

而逆施。

自謹關對境至此
三十六句是法言。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此乾之九二爻。正好抽添。須當猛烹極煅。非若初九潛龍之太嫩。及九三成質。不堪採取也。悟真篇曰。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令死鬪。化成一塊紫金霜。金丹四百字曰。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顛倒陰陽。逆施造化。吹巽風。鼓橐籥。自太極關。逆流至天谷穴。金精貫頂。銀浪滔天。泥丸風生。絳宮月明。鵲橋瑞香。甘露下降。百脉歸元。九關徹底。所謂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

所謂火逼金行。出坤爐。故名七返金。因火煉。歸乾鼎。號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曰九還

金卽藥也。參同契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指南
曰。火逼金行。顛倒自然。唱道真言謂。人知火尅金。而
不知金實愛火。金未出鑛。離爐非猛火逼之。無由上
升。所以曰七返。硃砂反本。九還金液還原。七乃火數。
九乃金數。出坤爐歸乾鼎。一施一受。而爲返還。一性
一情。而爲運用。謂之取坎填離。謂之還精補腦。謂之
點離穴。謂之復還。乾健體皆此之義。

還者。乾所失而復得之物。返者。我已去而復來之真。所

至此六句。

解釋名義。

先天之乾坤變而爲後天之坎離是乾之中爻有所失也今者取得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乾之所失今復還乾我卽乾也自先天泥洞之始失落而去今者得返我所故有豈非去而復來乎

殊不知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仙成佛

殊不知三字猶言甚易知也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人爲萬物之靈而與萬物並育故人物合稱欲知生仙生佛之理初不異於生人生物之理只爭順逆耳順則生凡逆則成聖此古訓也陀陽真人火鏡曰順則人逆則丹得此理偶成仙無根樹曰順爲凡逆爲仙只在中間顛倒顛一筆勾曰若知你生身的根由纔曉得造化在手張紫陽曰五行順兮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常道有生有滅。五行逆兮。丹鼎常靈。常存靈寶畢法。
曰人受凡父母精血之初。溟滓混沌而無形。精血既
安。一月爲胞。二月成胎。三月生魂。四月定魄。五月分
五臟。六月開六腑。七月明七竅。八月具八景。九月相
足。十月炁全。脫胎而生。還丹之道。大卒類此。方其受
靈。父聖母妙。炁之初。必九和十合。而金炁始來。亦溟
滓混沌。洞靈寥廓。無色無淵。之可倚。無形無影。之可
依。元炁鎮安。五行敷落。彌羅周迴。冥然凝合。汎嘯朗
營。復元歸空。攝聚鬱輔。含孕懷真。生五
臟。理五氣。合百神。結胎嬰號。曰陽神。

雖分彼我。實非閨丹御女之術。若執一己。豈達鵬鳥圖
南之機。

上文能盜彼殺中之生氣以點我陽裡之陰精已分明彼我矣茲復申言之雖分彼我實屬正大光明並非卑污曖昧試看天地間何者非對待之數乎有我便有地有日便有月有陰便有陽有男便有女有我便有彼則凡寒暑晝夜清濁動靜剛柔夫婦牝牡雌雄有獨而不配者乎失其理矣祖師慈悲度世恐人錯認此理猜爲閨丹食穢御女採戰此地獄妄人不知彼我之事者也故申言曰雖有彼我之分實非此等之事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以鯢鵬諭道之大化而爲鳥化氣而騰也自此而南由彼至我也我爲離爲南方朱雀中含本液青龍彼爲坎爲北方辛武中含金精白虎祖師垂慈恐人死執着心

五篇註

黃鶴賦

九篇註

黃鶴賦

腎在一已身中摸索便不解莊周圖南之文義也一筆勾曰只說是命在身裡頭誰曉得一已無有此個妙術此個機關原有彼我之分不是一已之事

坎中一點黑鉛號曰先天非同類而終不能得離裡七

般硃汞無真種而片刻難留

參同契曰坎男爲日離女爲月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坎中一點真陽是爲黑鉛本乎水之精先天之真炁也離中一點木汞是爲硃砂本太陽之炁先天之真液也靈寶畢法曰天一生水坎中藏鉛地二生火離中產砂抱天一之精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氣

而爲衆石之首者硃砂也。砂中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得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祖師慈悲指點，謂欲覓此一點黑鉛，當於同類中求之。契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又曰：以類附自然，物成易陶冶。又曰：同類者相從事，事不成寶。又曰：雌雄錯雜，以類相求。三丰祖曰：除此同類，都是狂節。要曰：但有得同類而易成，乏丹財而不成者，無根樹曰類相同，好用功。苟非同類，則孤陰不生，斷無有得鉛之曰。離卦外陽而內陰，卽我是也。七般七竅所出之津液也。鍾離祖曰：人身內外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真種者，先天真炁，黑鉛是也。汞性飛揚，難制契，謂鬼隱龍匿，莫如所存得先天真鉛，一到則真汞自留，不復飛揚如貓伏鼠如兔逢鷹，自然而馴矣。

五篇註

黃鶴賦

是以假乾坤立爐鼎。覓太乙所含之真炁。賴陰陽作筌蹄。求水府所蘊之玄珠。

因乾坤有鼎爐之名。因鼎爐有藥物之稱。斯道借假修真。弄假成真。百句章曰。他未知吾道。分明假作真。借喻乾坤。強名爐鼎。復命篇曰。鼎鼎原無鼎。又曰。此藥無爐。只有鼎。一鼎化為千萬鼎。假乾坤為爐鼎之名。借易象明丹道之理。惟在得象忘言。不可執文泥象。先天太乙之真炁。覓之非爐鼎。無從施工。鼎爐非乾坤。無以顯象。不曉陰陽。無從下手。是陰陽實修丹之筌蹄。筌以求魚。蹄以獲兔。法則是也。玄珠丹也。此珠蘊於北極太淵之中。求之者。須洞徹陰陽。深明造化。有如求魚之有筌。獲兔之有蹄。庶有把握。不至虛。

妄無
成矣

趨蹌時卒補我乾之一缺。俄然間已返彼坤之六虛。

趨蹌須臾俄然倏忽也。此言還丹之易。心印經曰。存無守有。頃刻而成。自陰陽始交。乾之中爻入於坤而為坎。坤之中爻入於乾而為離。今抽去離中一陰。填入坎中一陽。補離成乾。乾不缺矣。我既抽却坎中一畫補離而為乾之三連。彼亦抽去離中兩斷。還坎而為坤之六虛。圭旨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

到此心歸神室。位列天仙。丹落黃庭。千靈舒泰。上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帝嘉贊天地咸驚

到此猶言不易至此到此氣聚神全心定神凝心空
神靈莊子曰其天守全其神無隙陰符經謂不神之
神無息之息列職天曹位爲上真一自靈根火發海
底珠還一點之丹落於黃庭此時炁結神凝魂安魄
定一身和暢百脉皆春天君泰然萬神聽令上
帝嘉贊獎其勇烈天地咸驚以爲難得悟真篇曰無
限神龍盡失驚

抱元守一溫養十月神有象調神面壁坐忘九載體無
形

金丹節要曰國富民安道已成更宜面壁養元神功
成九轉朝天去永作天仙壽萬春還丹之後繼以溫
養抱元神守真一大周天之火不可絲毫間斷迨至
十月功圓泥丸頂上迸出一神身外有身泥丸祖謂
十月胎仙出雷電送金蛇調神者謂十步百步切須
照顧此乳哺之功必得三年然後再選名山福地古
蹟靈壇水拱山朝聚氣藏風之所傍雲構室兀坐忘
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水火無傷刀兵不害功滿三
千時當九載變化通靈八極無碍可以排山倒海達
地通天濟世安民誅邪除害待天詔下臨白日冲霄
位天仙之上品與乾坤齊大日月齊明壽同天地爲
最上第一乘天仙大道此大丈夫之事非大英雄大
豪傑不能幹也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斯其道術造端似行邪而實正就中火候始末如出奇而用兵。

造端之始下手之初實有接命延年之妙術斯術秘密悟真謂始於有作人難見本屬正經施爲並非邪淫妄誕三字訣曰說着醜行着妙人人憎個個笑白玉蟾曰說破人須失笑胡蘆歌曰行着妙說着醜惹得愚人笑破口語似不經事同怪誕有不目爲行邪者乎語曰邪人行正正亦邪正人行邪邪亦正至心清淨毫無苟且但形跡似可疑耳若夫火候始而野戰終而守城有出奇制勝之方有爭戰推鋒之襲無根樹曰龍虎登壇戰一場悟真篇曰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爲主我爲賓白紫清曰神通戰罷方能見聖

人英雄不時
干戈定太平

鉛與汞無丙叟東西間隔嬰與姪非黃婆咫尺參差

丙叟火也煉鉛烹汞非火不爲功東方之木汞西方
之鉛金兩相隔絕必得丙丁之火以融洽之然後不
相尅而相生悟真篇曰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
仁相吞相啖自相親始覺男兒有孕翠虛篇曰嬰兒
姪女隔阻在天涯遠全仗着黃婆在兩下經一枝花
曰感只感黃婆勾引候只候少女開蓮鼓爰歌曰黃
婆匹配得團圓時刻無差口付傳人藥鏡曰托黃婆
媒姪女輕輕地默默舉黃婆者丹房之副帥斷斷不
可少者若無黃婆雖咫尺至近而姻
緣乖舛情意不符參差而不可爲矣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諸緩急慮吉凶。在匠手以斟酌。明進退。知止足。豈愚昧而能爲。

煉丹至要。在於緩急吉凶四字。最宜諸慮周詳。守城是緩。野戰是急。溫養是緩。採藥是急。生氣是吉。殺氣是凶。陽氣是吉。陰氣是凶。入藥鏡曰。受氣吉。防成凶。悟真篇曰。守城野戰。知凶吉。爭得靈砂滿鼎紅。知之。稔行之熟。方得謂之匠手。斟酌者。言有分寸。不差繩墨。無根樹曰。匠手。高強牢把舵。一任洪波海底翻。一枝花曰。施匠手。在逆水上行。舡卽此意也。張全一曰。陽火進來。從左轉。陰符退去。往西旋。邱長春祖小周天秘訣云。自子至巳。六陽用九。三十六息。採取進升。自午至亥。六陰用六。二十四息。退降煉烹。進退卽升。

降。天仙正理口當吸機之闕。我則轉而至乾以升。爲進也。當呼機之闕。我則轉而至坤以降。爲退也。冲虛子曰。進退者亦虛喻耳。其實不見有進退也。張紫陽曰。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蕭了真曰。切忌不須行火候。不知止足。必傾危。此言丹成止火。其理精微。非得真師指授。雖上智明人。不易通曉。豈愚昧之夫所能爲乎。

認消息如海潮之有信。測造化比日月之盈虧。

信之一字。實千真萬聖之總路。莊子曰。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百句章曰。此中有真信。信至君必驚。子午不差。潮汐有候。入藥鏡曰。天應星。地應潮。白玉蟾曰。地下海潮。天上月節。要曰。臨期潮候。月出庚方。以此測。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信則消息之理可得而認其源矣。日月者陰陽二曜氣之發而爲明者。月借日以生光。以日之對照偏正。爲月之魂魄圓缺。卽此盈虧之理。可測造化之機矣。

三日月出庚。乃一陽生於坎位。十五月圓。則六爻週

以乾元。

真經歌曰。初三日。震出庚。曲江上月華。明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悟真篇曰。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大藥卽來復之一陽也。此陽生於坤體。從純陰中進出。圓用者。乾納甲壬。坤納乙癸。甲木庚金。對照而圓契曰。三五德就。乾體乃成。六爻

相遇。易曰：變動不拘，週流六虛。契曰：週流六爻。難以
察睹。此乾坤二卦之週於六卦。坎離中爻之週於六
爻也。乾坤生六子，各得其中。
爻一畫，故曰：非其中爻不備。

劈金竅。鑿混沌。露老莊之肺腑。明橐籥。飲刀圭。吐平叔

之心肝。

開金鎖之秘藏。鑿開混沌。已將道德南華。老子莊子。
肺腑深機。發露透徹。橐籥者。鼎器也。有底曰橐。無底
曰籥。橐天籥地。卽琴笛。卽葫蘆也。欲飲刀圭。先明橐
籥。入藥鏡曰：飲刀圭。窺天巧。契曰：粉提以一丸刀圭。
最爲神。紫陽真人張有端。字平林。
著悟真篇。披肝露胆。吐洩真詮。

五篇註

黃鶴賦

五篇註

黃鶴賦

遂烟霞明悟之友。發龍虎珍藏之秘。

烟霞之士。不乏明悟之才。有志修真。無緣得法。讀我此賦。足以遂其夙志。開其慧悟。非徒排偶其文。實乃明至道之真詮。發龍虎秘藏之旨。

各尋火候。早餌黍珠。聞苑乎圃。他日有冀。

有志者。各自尋覓。因緣行火候之秘。餌黍米之珠。聞苑乎圃。三千弱水。非飛仙莫到。能依此賦。修持他日。有冀而不難矣。契曰。御白鶴兮駕龍鱗。遊太虛兮謁仙君。受天圖兮號真人。又曰。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膺錄受圖。

終

新鐫道書五篇註卷之五

孚佑大帝純陽呂祖師著

弟子傳金銓濟一子敬釋

百句章

無念方能靜。靜中氣自平。氣平息乃住。息住自歸根。歸根見本性。見性始爲真。

人之所以不能靜者。爲有念耳。一念未止。一念復起。萬慮紛紜。無刻不有。自少至老。幾曾得一息清寧。欲修靜者。先從止念入門。念盡則情欲盡。而寸心清淨矣。心既清淨。氣自和平。如春沼魚。如百虫蟄。氤氳開。

五篇註

百句章

五篇註

百句章

闔其妙無窮。其氣平矣。久之出入息定。歸於其根。呼吸全無。所謂真人潛深淵。浮遊守規中。混混續續。兀兀騰騰。此其氣歸中極。旋轉不息。非無息也。息既歸根。則靜而定矣。定極而本性自現。慧光自生。本性者。本命之元神也。釋曰。見性成佛。是名得道。實無所得。得無所得。始爲真得。

萬有無一臭。地下聽雷鳴。升到崑崙頂。後路要分明。

萬緣寂靜。聲臭泯絕。茫無朕兆之際。來復之機。至忽然雷出地奮。丹經曰。地雷震動。山頭雨。洗濯黃芽出土來。此是真陽透露。形如烈火。狀似炎風。黃庭經曰。中有真人。由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此非枝葉。實是根。此時駕動河車。渡尾闈。過夾脊。雙關。循玉枕而上。崑崙。此是後上前下之功。須要理路分明。不可含糊。

造次

下山接鵲橋。送下至黃庭。庭中演易卦五十五。堪均。

丹自崑崙絕頂垂上腭。過鵲橋下重樓。送至黃庭而止。黃庭者中宮神室也。其時泥丸風生。絳宮月明。腎氣上昇。甘露下降。送歸土釜。風恬浪靜。國泰民安矣。庭中演易卦者。卦有三百八十四。爻火有三百八十四。錄法乾坤配坎離。行水火皆演也。五十五者。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均者。配合均勻。堪爲煉丹之法則。教人卽天地以求其象也。

五篇註

百句章

五篇註

百句章

氣卷施四大坐臥看君行。此是築基理。孤陰難上昇。

四大一身皆氣之充塞。無處不周。卷舒隨時。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坐臥看君行者。金丹節要曰。兩體對坐。二景現前。指予篇曰。共床作起。上天梯。是坐可行。臥亦可行也。此是築基之理。須知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孤修靜坐。何從而得其昇降乎。

更要鑄神劍。三年煉已成。念正情忘極。臨爐不動神。

是劍非銅鉄鑄成。乃智慧劍也。丹經曰。出有人無三尺劍。長生不死。一丸藥。修丹之士。必先煉劍。始能採藥。煉已功成。乃可還丹。所謂煉已者。正念當前。邪意不起。忘情空色相。拈死下功夫。臨爐下手。元神不動。

一心歸命。卽是煉已之功。卽是鑄劍之法。

竈買丹房器五千四八春。先看初三夜蛾眉始見庚。

丹房器皿殊不易得。須要錢買。須要尋覓。始能得之。惟此器皿。要合一藏真經五千四十八卷之數。惟此真經於每月初三夜。現一彎蛾眉。新月於庚方。此是金精照耀。大藥將產之時。沁園春謂溫溫鉛鼎。光透簾帷。是也。

要見庚花現。反向蛾眉尋。如此採真鉛。口口要真傳。

祖師慈悲。直指出天機。言汝等要見庚方之花現。其方位雖屬西方庚地。其實反要向身中求之。立見蛾

五篇註

百句章

五篇註

百句章

眉新月。丹經謂乍睹西方一片月。純陽疾走報鍾離時節到來。切勿遲悞錯過天機。只此便是採真鉛之妙訣。不容易得知。不容易得。採從古至今。口口相傳。不輕授受。衣中珠子。近在眼前。迷人錯用心機。皆不遇真師。不得真傳之故也。

火候從初一。一兩漸漸生。十六退陰符。兩兩不見增。

火有的候。候其時來而用之。必從初一起。功契曰。元年乃芽滋。元年卽初一也。一兩漸漸生者。從初一起。積繫交珠。所謂鉛八兩汞半斤。皆繫銖兩而成也。十六是望後。法當退陰符。無銖兩可增。乃罷火。不行符之候。兩不相見矣。

沐浴逢雞兔。防失防險。傾金氣自薰蒸。體上汗淋淋。

兔雞者卯酉也。卯於十二辰爲兔。酉於十二辰爲雞。此時形德臨門。法當沐浴。沐浴者洗心滌慮之謂也。易曰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茲事危險。上是天堂。下是地獄。當寸步操持。防其傾陷。始得金氣薰蒸。循環上下。彌漫四體。充遍周身。暖氣融和。滋滋汗下。

十月胎方就。頂門要出神。還須面壁九。飛昇上玉京。

參同契曰。彌歷十月。脫出其胞。十月功成。溫養事畢。丹經曰。三百日火。一十月胎。其神離身。忽去忽來。此時鑛盡金純。遍體純陽。更生五臟。再立百骸。口生靈液。血化白膏。一聲雷震。徹地金光。嬰兒從頂出矣。旋

五篇註

百句章

旋調神。慢慢出殼透金貫石。瞬息萬里。從此百千化身。方行而壁養虛。九載功成。天詔下臨。飛身金闕。所謂功成九轉朝天去。
永作天仙壽萬春。

三段工夫。明明說與君。我今親手釋成書。體訣行。

修丹工夫。共是三段。初關煉已。築基一段。中關煉氣。化神一段。上關煉神還虛一段。此三段工夫。從古無人道及。我今明明說破。親手釋出。敷衍成書。有志斯道者。尚其體認真訣。勤而行之。自能優人聖域。絕類離羣矣。

傳與修真子。金玉之法程。丹訣真師授。須與神仙論。

今將萬古不洩之秘訣釋出成書傳與修真之子。此書實金玉之法。程登雲之寶筏。雖然此其大略。實不易聞。至若彳中之彳。妙中之妙。又在乎真師之口授。所謂真訣必要真仙授。世人因文解義。動輒錯詭。何不求師志在神在。終必遇之。須共神仙仔細論。此之謂也。

更有妙丹法。予恐太洩。輕彈琴並鼓瑟。夫妻和性情。

彳妙深機。不止一法。更有丹法。其妙特殊。但恐洩露太盡。使聞者輕視此妙。其法爲何。彈琴鼓瑟之法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不獨彈瑟當並鼓。性情之道。以和爲先。合唱隨矣。契曰：推情合性。轉而相與。丹法之妙。豈易知哉。

五篇註

百句章

霞光照曲水。紅日出崑崙。恍恍並惚惚。杳杳與冥冥。此

中真有信。信到君必驚。

金水照耀。木火騰紅。金鳥出海。玉兔升空。東出扶桑。西映曲水。曲水者。曲江也。沁園春曰。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個鳥飛是也。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者。准而不越。其時之謂也。信至。君必驚者。時節一到。妙理自彰。藥產神知也。此恍惚杳冥得藥之景。先天悉到太極兆形之際。

一點如朱橘。要使水銀迎。絕不用器械。顛倒法乾坤。

還丹之際有形可見。一點落黃庭。狀如朱橘。又似彈丸。水銀者汞也。丹之到來。須運一點真汞以迎之。至則饒他為主。夫唱於前。婦隨於後。顛倒陰陽。逆施造化。所謂兩重天地。四個陰陽。三字訣曰。大關鍵在顛倒。我反爲賓。他作主也。器械者。琴劍也。丹既歸鼎。停符罷火。不用器械。惟此乎妙。機關舉世學人。何啻萬萬。誰得而知。知之不難。要在多積陰功。廣行方便。志之所在。天必應之。自有神仙作汝師矣。

世人不知理。三峯採戰行。也有說三關。也有入爐臨。又以口對口。醜穢不堪聽。一切有爲法。俱是地獄人。

世人不達乎理。見丹經有口對口。竅對竅。莫厭穢。莫計較之言。便猜爲女鼎行。三峯採戰。九淺一深之法。

五篇註

百句章

美其名曰彭祖房中術。又有說三關後。上前下。更有
閨丹御女。臨爐食穢。以口對口。醜穢不堪。一切旁門。
如此穢惡。要皆地獄種子。無法可救。真師
難遇。真訣難得。有志者宜勤積德可也。

有等執着者。信死清靜真。髮黃并齒落。鵲體似鶴形。

有等愚頑。執着不化。死守清靜。信殺不疑。苦修苦煉。
晝夜打坐。使氣血凝滯。鵲形。鶴體。骨瘦如柴。到髮黃。
齒落。猶不自悟。可勝嘆息。所以然者。世人習見道門。
不婚不宦。獨坐窮山。深居巖壑。頑空枯坐。謂之修真。
又見諸小說。皆云入山修道。便謂神仙。是山中修出。
來的。豈知坐到老死。都屬空亡。究竟還是不細心讀。
丹經之故。張三丰遇火龍真人。授以秘訣。命其速速。
出山覓遇。因緣故。一枝花曰。命我出山覓侶求鉛杏。

林石仙翁授薛紫賢曰。可往通都大邑。依有力者爲之。自古仙真皆從人類中而得。富勢中而求。古人要出山。今人偏要入山。古人皆從有作。今人單講無爲。種種相反。背道而馳。執殺清靜。老死不悔。曷不觀清靜經云。如此清靜。漸入真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是名得道。其文極力敷衍。至此清靜極矣。乃忽又補一句曰。能悟之者可傳聖道。清靜至此而尚有傳世人。何其不悟也。總之習見人世之常理不睹聖神之奇事。此又在根器淺深之說也。

他未知吾道。分明假作真。觀天之大道。執天之大行。

一切旁門。執殺已見。他豈知吾道。借假修真。弄假成真之妙。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地一

五篇註

百句章

太陰陽。人身一小陰陽。天上太陰太陽。人身少陰少陽。身理不二。經曰。只要專心效法天。天地日月之運行。人身坎離之妙用。四正平。關法天象地。誰得而知之乎。

月挂西川上。霞臨南楚濱。三日前爲晦陽中之純陰。

月挂西川者。山頭月白。藥苗新嫩之象。霞臨南楚者。潭底日紅。陰怪消滅之象。悟真曰。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西川產鉛之所。南離發火之原。三日前者。先庚三日。晦者朔之前一日也。此言三日前爲晦者。是活子時之前。亥末之候。此時大藥將產。所謂鉛光發現。三日前正是極陰之際。

三日後爲朔陰中之陽。精亦如逢冬至。和景好陽春。

三日後者。後甲三日。晦盡朔來。亥末子初之候。此時陰極陽生。一陽起於九地之下。亦如時令之冬至。冬至者。天地之正子時。陽精者。人身之活子時。陽回大地。皆春。麗景韶光。滿眼生氣。人身真陽之來。如日出扶桑。徹地紅光。骨節三百六十。毛孔八萬三千。融和酥暢。遍體皆春。

八日是上弦。一問。兔門十六方爲姤。念三是酉門。以

此參易卦方知大道真。

新月上弦。每月初八日也。殘月下弦。每月二十三日也。卯屬兔。酉屬雞。此二時爲刑德之門。沐浴之候。當知卯沐浴乃益汞。酉沐浴乃益鉛。朔爲初三。一陽始復。十六望後。一陰始姤。契曰。八日兌受下。上弦平如。

五篇註

百句章

五篇註

百句章

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
明民值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學者將此理參諸易卦
方知大道目有
其真不可誣也

百句章中字字要尋文。此書雷將守得者慎勿輕。

此書共一百句。只此百句章中計字五百明珠照眼
字字精微學者尋文揣義句下言中默會其理超凡
作聖秘密千機上天之所寶貴者是篇洩盡天機雷
神護此真訣讀者慎勿輕視爲泛泛之言敬之勿忽

終

新鐫道書五篇註卷之六

孚佑大帝純陽呂祖師著 弟子傅金銓濟一子敬釋

真經歌

真經歌真經歌不識真經盡着魔。人人紙上尋文義。喃喃不住誦者多。

真者對假而言。真經者修真之經也。真經實無文字。乃混沌之初。黃之始。太極之先。元炁之祖。萬天仙佛。其來也非此經。無出入世。其去也非此經。無由出世。實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之根原。仙佛煉此而昇。

五篇註

真經歌

五篇註

真經歌

鬼神因此而存靈壇聖衆洞天福地真宰造化世間
萬事萬理自無而有之形自有而無之氣莫不由之
大哉真經不可思議無得而稱矣凡夫用以生男育
女而妮之至人用以接命成真而寶之此物衆多無
論外國中華不拘富貴貧賤遍大地無不是者所謂
屋下青天眼前儘有活路但不得真師指示無由知
妙用耳世人惟不識妙用故盡入魔道如閨丹食穢
採戰御女此地獄種子萬劫不超生之事緣何入此
魔軍受此魔障爲不識真經故耳有等依文解義專
在語句中尋覓玄理八卦中探索爻象喃喃誦習其
去道皆
千萬里

持經咒念法科排定紙上望超脫若是這般超生死遍

地釋子成佛羅。

持咒念經。遵行科儀。專在語言文字中。求超脫之法。謂真訣在紙。若是這般做作。便可脫離苦海。超凡入聖。了此生死大事。則大地衆生。及諸釋子。持咒誦經者。可啻千萬。從古不聞有誦經咒而登仙作佛者。可知必有其道矣。

得真經出洪波。不得真經沒奈何。若問真經端的處。先

天造化別無多。

上文皆虛指經之名義。至此方直說真經妙處。言此真經甚不易得。若得此真經。則洪波可出。世人在苦

五篇註

真經歌

海中。隨波逐浪。無有出期。此經便是洪波寶筏。彼岸
慈航。不得此經。真實無法。其奈此洪波何也。世人要
問此真經的確。至妙之處。只在尋覓先天造化
真正。至機。其理至微。其事易簡。實無多事也。

順去死。逆來活。往往教君尋不着。真經標來無一字。能

度衆生出大羅。

仙道人道。只爭順逆。是故易逆數也。順則生。人生物。
逆則成仙成佛。又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逆行。
不死長生。人道由最初一點。至哇然一聲。而嬰而孩。
而童而少壯。而老死。此有生之順行也。仙道返老還
童。而胎嬰而太極。而無極。此無生之逆行也。萬卷丹
經。只是講理。所以曰只爲丹經無口訣。教若何處結。

靈胎逆雖可活而其法不傳往往使人無可摸捉尋覓不着須知此經非有字之經乃大海之潮汐月不失期契所謂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是也此經便能超度衆生而升大羅三清之境昔者三藏法師師徒四人凡十四年自西天取來悟真篇曰白虎首經至寶三丰祖一枝花曰愛的首經紅鉛千聖萬真非經不度卽此是也

要真經度自己。除非同類兩相和。生天生地與生人。豈離陰陽造化窩。

真經秘密不易聞知。祖師慈悲言汝凡夫欲覓真經自度。今直爲汝指陳。除非用同類兩相和合。同類

五篇註

真經歌

爲誰所配是也。祖不云乎。鍋破還要鉄來補。衣爛必用布爲持。人損若無真金。炁十死何曾得一活。悟真曰。竹破須將竹補。宜抱雞當用卵爲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又曰。衣破必用布補。人衰須假鉛全契。曰。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又曰。同類易施工。非種難爲巧。類同者相從事。垂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非類故也。旣曰同類。又曰兩相和詞旨。明顯更何疑議。學道之士。果能以類相求。妙化之炁。自然發生。生人如此。生天地。生萬物。亦是如此。靈寶畢法曰。道炁皆在人身。能化生諸天。開明三景。陰陽卽同類也。有陰陽然後有造化。造化而曰竈。必有其竈矣。

說真經不脫空。西川澗底產黃金。五千四十歸黃道。正

合一卷大藏經。

惟此真經非如佛法之談空乃有憑有據之事。不曰西万而曰西川。曰澗底流水之源。金之所從出也。一部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人身亦然五千四十八日。而黃道始開黃道者。日月所行之道也。不獨藏經五千四十八。即如道德經五千言。金剛經五千言。皆合一藏之數。

日滿足氣候通。地應潮。今天應星初祖達摩親曰授真。平妙法蓮花經。

日數未足。則氣候不通。滿足者。謂五千四十八日。至此而氣候始通。氣候不通。則天地隔絕。氣候既通。則

五篇註

真經歌

五篇註

真經歌

天地相應。潮應於地。星應於天。此天地之理。卽道之理。天地之機。卽道之機也。達摩聞東土有大乘氣象。乃自西方渡海而來。中國釋氏尊爲初祖。親口授者。所謂口口相傳。不記文真。至妙者。言此口授。乃是至真。至至。至妙之法也。蓮花經特借喻耳。蓮中通外直。出污泥而不染。佛言我於五濁惡世修行而得大道。是從污泥中出。不是從清靜中出者。真至妙法在個中求。

初三日震出庚曲江上月華瑩花蕊初開含珠露虎穴

龍眠探濁清。

初三哉生明。新月始生在西南庚位。露出一彎蛾眉。此乃陽氣初現。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又曰。

三日震動八日兌行。悟真篇曰：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沁園春曰：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個鳥飛。皆謂此復卦初萌。長子繼體。因母而兆形也。但此時如芽蘖新萌。花蕊含露。嬌嫩之至。所謂初九之潛龍也。悟真曰：二物會時情性合。五行全處虎龍蟠。欲要龍眠虎穴。先看涇渭濁清。此時細心探候。以離配坎。以坎填離。入虎穴而眠矣。

水生二藥正真。若待其三不可進。壬水初來癸未來。須當急採定浮沉。

參同契曰：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所謂水生二者。

五篇註

真經歌

五篇註

真經歌

九二之見龍也。此時藥物真正。恰好臨爐。若待其水之三分。便是有悔之亢龍。所謂金逢望遠。不可進火。而用採工。壬爲陽水。癸爲陰水。採藥者當去癸而取壬。於癸水將盡。壬水初生。此時藥苗新嫩。先天正兆之時。當辨其浮沉而急採之。浮爲陽銀。沉爲陰鉛。入藥鏡曰。識浮沉。明主客。是也。

金鼎煉玉爐。烹溫溫文火。煖烘烘真經。一射乎關透。恰似准箭中紅心。

烹煉玉液金精。全藉陽爐陰鼎。金鼎採金之鼎。玉爐烹玉之爐。陀陽真人入火鏡曰。陽文火。陰武火。得之者。成道果。溫養之火。惟溫溫煖氣。非比採取之火。猛烹極煉。真經一到。直射乎關。恰似箭中紅心。不差分。

寸。此言信
有准也。

遍體熱似籠蒸。回光返照入中宮。一得真經如酒醉。呼

吸百脉盡歸根。

泥丸祖曰。其次膀胱如火然。內中兩腎如湯煎。規中
指南曰。夾脊如車輪。四肢如山石。兩腎如湯煎。膀胱
如火然。此還丹証驗。千聖一轍。回光反照。兩目內睹
須臾不離。造次在此。真經一到。則如醉如痴。火候篇
曰。終日醺醺如酒醉。悠悠只守洞中春。入藥鏡曰。先
天炁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元和內運。呼吸皆春。歸
根復命。返本還原工
夫至此。指日飛騰。

五篇註

真經歌

五篇註

真經歌

精入氣。氣忽神。混沌七日復還魂。這般造化真消息。料得世上少人論。

大丹只是精氣神三件煉成。初工煉精化氣。築基之事也。中節煉氣化神。還丹之事也。末節煉神還虛。歸極之事也。斯道必重開混沌。再入胞胎。七日天機還魂。攝魄。卽此混沌七日。便是真消息。真造化。世人所說盡是世間法。此天上平機。神霄秘藏。聖智難猜。鬼神不識。料應世上凡夫少有得而知之者矣。

活中死死復生。自古仙佛賴真經。此個造化能收得度。

盡閻浮世上人。

祖云拚不得死求不得生。古人誓死圍墻。要此剛火。敵魔之真志。乃可死中求活耳。活中死死復生。乃混沌七日。再開一重草昧之象。非真死也。卽子曰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乍迴旋。卽真經是造化。賴此成仙作佛。更無二道。今之禪和。參公案。聽棒喝。打機鋒。空諸愛欲。盡說無生。都是宗門衍象。豈真可以成佛乎。別有真矣。宗教有云。金鉢孟被如來。丟入海底。又云。後來被釋迦把斷要津。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又無種。無性亦無生。曰龍女獻珠。曰地湧金蓮。曰地湧寶塔。又曰成就如來。馬陰藏相。異乎不異乎。今之釋子。少真修矣。祖師慈悲。并爲點出。若能知此真經。行此造化。閻浮提世界。雖大。一時盡成仙佛。經曰。若教凡輩。皆知得天下神仙似水流。

五篇註

真經歌

五篇註

真經歌

大道端居太極先。

本於父母未生前。

度人須要真經度。

若問真經癸是鉛。

太極之表。大道之源。父母未生之前。契所謂元精雲
布。因氣托初。祖云窮取生身受氣初。未生之前。非如
釋氏之談空。悟入無我。須要悟到有我之初。度人須
要真經度。除此再無別法。知得此經。則鼎爐符火。盡
在其中。天根月窟。皆從此起。世人若問真經鉛。卽是
癸。癸卽是經。慈悲慈悲。我直欲哭哭盡世間有志不
逮之士。空打熬頑打坐。因緣不遇。熬苦一生。到老無
成。可哀之甚。鎔凡入聖。至大之事。生世難逢。願天下
賢俊。廣種福田。多行陰騭。尋師指破水中
鉛。自然一通百達。一了百當。而成真矣。

終

新鐫道書五篇註卷之七

孚佑大帝純陽呂祖師著 弟子傅金銓濟二子敬釋

鼎器歌

鼎器本是乾坤體。大藥原來精氣神。若會攢來歸一處。
須用同心三個人。

修丹必用鼎器。鼎器爲何。乾坤之體是也。夫乾坤而
曰體。必非覆載之乾坤矣。悟真篇曰。先法乾坤爲鼎
器。法者效法之也。言效法天地以爲鼎器也。不有鼎
器。何由得此大藥。大藥惟何。人身之希氣神也。夫安

五篇註

鼎器歌

五篇註

鼎器歌

爐立鼎。會合陰陽。攢簇火候。非是一人可以獨行。須同心密契。輔弼三人。乃可施工。薛紫賢曰。三人同志。謹防危。此侶伴之必不可無者。

三個人無他說。只要真師真口訣。指破陰陽三品丹。方可存心待明月。

惟此三人法。財相易。共輔真師入室行。工必先秘授口訣。指破三關。洞達陰陽。深明造化。料此三品大丹。三段大工。節節明白。毫無滯義。到下工之際。方可留心待月。見月而測海潮。測潮而定刻漏。水火同宮。生殺互用。無不契合。

待明月也莫遲收拾身心且築基劈開塵心拋孽網驅除五漏斬三尸

天機一到時刻無差急須收拾身心向內先將基地築固使有漏之身不漏此下手臨爐工夫莫教遲悞真機有防長生大事然欲行工必先養靜務要絕盡塵思脫離孽網一切不關於心。心清如鏡體淨無疵使五漏不漏而三尸可斬矣五漏者五官也目漏於視耳漏於聽舌漏於味鼻漏於嗅心漏於意是也

斬三尸見鑄劍煉已通靈知應驗剛柔變化任施爲萬里驅妖如掣電。

五篇註

鼎器歌

五篇註

鼎器歌

三尸者人身血肉之神。不欲人生而利人死。凡人情不顧身及拚命色欲遏止不佳之際。皆三尸之神暗助火搬運而顛倒之。所以過後必悔。此尸最爲道害。上尸居腦中。尸居腹下。尸居腎。卽三彭也。學道之士。先斬三尸。悟真篇曰。殺盡三尸。道可期。斬之非銅鏃之劍所能。必須慧劍。方能使有漏不漏。此劍人人自有。而不肯用耳。鑄之以意。運之無形。以助煉己之功。人自靈通。響應能剛能柔。能屈能伸。從心變化。萬里驅妖速。

如掣電

如掣電。劍方靈。挂向南方護水晶。若遇北方陰鬼起。一

刀兩斷不容情。

劍如掣電。始號通靈。挂向南方。南方者。南離之位。水晶者。心清如水。非得此劍。扶持斷難。一塵不染。須知此道。係鬼窟中。取寶陰鬼。寸步跟隨。蕭了真曰。外道邪魔。忽逞威。七星寶劍。向前揮果。於鬼窟交鋒處。奪得明珠一顆。歸不容情三字。決裂之極。稍縱卽逝。戒之慎之。

不容情。常清靜。心中皎潔如明鏡。鏡心寂滅若虛空。始得臨爐無弊病。

柔情芥帶。便不能清靜矣。欲修淨業。必絕盡情私。不容其放縱。使鏡心澄澈。萬慮俱消。與虛空等。臨爐對境。方能不沾滯。而無弊病。不然。一情偶動。萬境俱非。此際端在人把持。得定自然。履虎尾而不啞人亨矣。

五篇註

鼎器歌

五篇註

鼎器歌

無弊病。可安爐。調和鼎器莫心粗。言語不通非眷屬。龍興虎旺始堪圖。

一塵不染始可安爐。立鼎此鼎來自赤縣神州。非錢不能辨到。縱然買得不是。卽刻可用。必待其日數足。時令到還。要細心調和。非是粗心浮氣。可以用得通。語言作眷屬。要待龍虎興旺。始而驅龍就虎。繼而卽虎擒龍。苟非二物興旺之候。不可妄爲。旺則堪圖也。

始堪圖。觀復作鑿開混沌鴻濛竅。靜觀虎嘯與龍吟。自然華池神水到。

煉丹必待龍興虎旺始有來復之機。易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邵子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此際正是先天太極。杳冥恍惚之際。
亦如混沌初開。鴻濛乍啟。夫此鴻濛之竅。誰爲鑿開。
鱗在真師傳授之的。龍虎一交。風雲際會。凝神入氣
穴。而觀之。予黃立戰。化作天地之髓。此髓便是神水。
華池自然。而然一時都到。所
謂只要神水入華池者。此也。

神水到。辨浮沉。莫教時過。枉勞心。鉛遇癸生。須急採。金
逢望遠。不堪親。

神水者真鉛也。先辨浮沉。次明主客。然後測海潮。聽
消息。此時一刻萬金。切勿當面錯過。致令枉用心機。

五篇註

鼎器歌

五篇註

鼎器歌

採真鉛者以何爲候當癸生之時急用採工此時陰極陽生如初三之月漸次生明至望值金精盛極若至望遠則鉛已成質不堪採取矣親者親近之也

不堪親休亂取地裂山崩難作主不知止足必傾危盛

夏嚴霜冬大暑

不堪親者時已過也便當止火勿行採取之工倘胡亂行爲必致爐殘鼎敗龍散虎哮不自主持矣須知止火有定則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若也持盈未已必遭傾覆而取殆辱矣契曰纖芥不正悔吝爲賊隆冬大暑盛夏霜雪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可不慎與

冬大暑不遭逢。三寶牢關密守中。太極自然生造化。趁時搬取入黃宮。

盛夏嚴霜隆。冬大暑須要謹慎。切勿遭逢三寶者耳。目口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遊守規中。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果能守中絕學。抱一無言。太極函三自然生。出造化惟此造化窟中。自然產出大藥時節一到。大用現前。急備搬騰。猛加抽添。駕動河車。由天谷泥丸。運入黃宮。黃宮者中。央土釜。卽黃庭也。

入黃宮。須愛護。十月澆淋休失誤。子行陽火虎龍交。午

五篇註

鼎器歌

五篇註

鼎器歌

退陰符自保固

中央神室。謂之黃庭。丹既入此。謂之神丹入鼎。悟真篇曰。送歸土釜。牢封固是也。從此澆培。行大周天之火候。依前子進陽火。午退陰符。陽火進而虎龍交。陰符退則自保固。此並行獨行之分界。不遇真師。何由解得。

自保固。暫相離。端坐忘言。更待時。輻輳循環。終則始。三百六十莫違期。

獨自保固。龍虎分交。暫時離異。契曰。內以養已。安靜虛無。卽端坐忘言之義。更待時看。無根樹曰。卻了重。

開有定期。契曰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如輻之斡。斡循環不窮。終則復始。三百六十者。乾坤二卦之總數也。乾之數二百一十有六。坤之數百四十有四。子行三十六。積得陽爻一百八十數。午行二十四。合得陰符一百二十數。此陽爻用九。四九三十六也。陰爻用六。四六二十四也。除卯酉沐浴不在內。此周天之數。爲妙用之程。限者不可不知。

莫違期爲則例。悟明真理。須當契。若還執着爻象行。只恐勞神形蠹弊。

莫違期。刻定期限。不可移易。准爲則例。欲修妙道。先契妙機。此個真機。須要契合。切勿執着。若不悟徹。只

五篇註

鼎器歌

五篇註

鼎器歌

微執文泥象數刻漏按爻銖形弊神勞到老無成空
白費力此皆不悟中至理訛舛謬誤自作聰明到
老無成當知此事非
真師指點萬無一是

形蠹弊往來堅只恐心機未得閑思慮繁真毫髮錯鉛
消汞散不成丹

往來者小往大來之功進退是也世人到身形蠹弊
老髦不堪若能行此往來之功自然日見堅強日有
效驗所以不能行此者爲方寸無定萬慮千愁不得
一刻寧止夫煉鉛烹汞全在心靜神閑毫髦思慮便
是差錯入藥鏡曰差毫髮不成丹悟
真篇曰毫髮差殊不作丹此之謂也

不成丹。思煉已。皆因失却中理。水乾火燥。要調停。刑德臨門。知進退。

丹之不成。總由煉已不熟。昔人謂煉已未熟。不敢還丹。煉已之功大矣哉。又曰。修仙有程。煉已無限。煉已二字。是修丹之大關鍵。大作用。大本領。斷未有不先煉已。而可以還丹者。愚迷不達。欲妄行一時二候之功。鮮不蹶矣。水火須要均平。不可偏勝。火炎則燥。水溢則濫。端在調停得中。刑德臨門。臨於生殺之門也。此時爲沐浴之候。當知進退。不可違度。

知進退。勿憂凶。煉就爐中一點紅。產個嬰兒。兌氣足。三

五篇註

鼎器歌

五篇註

鼎器歌

年溫養似痴聾。

丹道先要知進知退知吉知凶。所謂進退者。進火退符也。受氣則吉。違誤則凶。若進退分明。不越矩度。有吉無凶。一粒金丹。赫然長紅於爐中矣。到得十月胎圓。嬰兒出頂。兌金之氣滿足。至此不得不產也。此後行三年乳哺之功。與前溫養之功。不少異。俗事凡情。絲毫不挂。一似痴聾。

似痴聾真快樂。靜裡調神離軀壳。東西南北任遨遊。出入往來乘白鶴。

人見他痴默呆蠢。無靈醒氣。豈知其被褐懷玉。中藏無價之珍。無何有之鄉。寂滅海之境。真真快樂。誰得。

而知誰得到此。便於此中調神出壳。所謂朝遊北海。暮宿蒼梧。觀六合以內之名山。覽八方不同之風氣。駕鶴騰空往來自。在何樂可以比乎。

乘白鶴脫塵埃。三島神仙集會來。一任桑田變滄海。我

身無事挂靈臺。

前節言道成德就。潛伏待時也。此節言大乙乃名。移居中洲也。脫却凡塵。昇於仙界。三島者。海中有三神山。神仙集會之所。仙壽萬億。從此任他滄海桑田。我自靈臺清寂。逍遙於真光法界中。無有窮極矣。積功累德。超凡世。依然現化度羣迷。那時方遂男兒志。

五篇註

鼎器歌

仙階等級視功之大小。所以黃帝議大行而降世。一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故來人世積德累功。天上清虛建功難。人間濁惡立功易。任他一切仙佛。無不慈悲。遊行塵世。救苦救難。或現靈異。或暗扶持。指引羣迷。化度海表。所謂度盡衆生。然後成佛。那時功成名遂。大丈夫心胸。奇男子志願。到此一時了却。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此哉。

終

新鐫道書五篇註卷之八

孚佑大帝純陽呂祖師著 弟子傳金銓濟一子敬釋

採金歌

道道道無巧妙。𠄎𠄎𠄎無多言。開關展竅也不難。

道之一字。亦是強名。先於天地而有。後於天地而存。乃虛無之蒂。太極之根。無一物是道。無一物非道。最至平常。絕無巧妙。𠄎之一字。理雖幽深。事極簡易。五千言說不窮。半句話便可了。玉蟾祖曰。一言半句便通𠄎。何用丹書千萬篇。又曰。口訣無多子。只在半句間。雖有開關展竅工夫。却也容易。只要心堅。自無難。

五篇註

採金歌

五篇註

採金歌

事關者三關也。竅者三竅也。丹經曰三竅開時竅竅開。三關通透不須勞是也。

明雌雄兩劍全。築基煉已採後天。雖然後天名滓質。先服後天後先天。

吾身雌雄二劍自有生。佩於吾身非假師授。難明殆理鮮有能用之者。用之築基而基成。用之還丹而功就。所謂築基者採後天中之先天。接命延年之術也。還丹者採先天中之先天。作佛成仙之事也。先天自虛無中來。後天從滓質而有。先天無形。後天有體。均之一氣而先後之不同。入藥鏡曰先天炁。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

此妙訣。要師傳。不得真師。枉徒然築基工夫。往前進。火候屯蒙。要抽添。

欲學此道。先要洞明真訣。此訣非師不傳。愚迷或得一知半解。便想行工。豈知乎理幽深。非得真師。逐節開陳。寸步指點。亦是枉然。初關進步。築基便要勇猛。直前有進無退。卽是真功。火候進退。按爻而行。朝屯暮蒙。日各兩卦。有抽有添。抽鉛添汞。皆有
一定之則。靈寶畢法曰。可抽之時。不可添。

要抽添。認真鉛。十三四五六相連。審黃道。知端的。亦要看經五千言。

五篇註

採金歌

五篇註

採金歌

抽添之訣。先要認定真鉛。不得錯誤。十三四五六者。選鼎之則也。鼎有大小。有強弱。有遲早。不可一概用之。有一定之期。相連者。連類而及其妙。限在於審黃道。知端的也。黃道者。日月所行之道。端的者。如矢之端正中的。不差繩墨。不違矩度也。其要妙在於看經。自不能看。探候者看而說之。陰符三百字。道德五千言。無非說此經之妙。二七爲佳。五千四十。八而合。當知此便是知道。行此便可飛昇。

藥苗新。用心看。鉛光發現。三日前。癸水將至。須急採。差之毫髮。不成丹。

山頭月白。藥苗新嫩。此是先天兆形。正好用心看。經真鉛將到。三日之前。其精光早耀於西南庚位。現出。

蛾眉一痕。契曰潛潭見象發現精光。此時癸水將到。當急用採工。勿致差殊毫發一謬。丹卽難成。入藥鏡曰。差毫髮。不成丹。

未採藥立匡廓。交合之時用橐籥。用橐籥近我身。不看天體枉爲作。

大藥將產。堪下採工。先於未採之前。立定匡廓。匡廓者卽橐籥之匡廓也。交合坎離。須用橐籥。此採藥之器。謂之太極把柄。入室施工之要具也。入藥鏡曰。上鵲橋下鵲橋。天應星地應潮。用之之法。遠不離人。近就我身。亦如乾坤天地坎離日月。體配陰陽。運行水火。不解法天效地。便是枉爲妄作。緣木求魚。空勞神。

五篇註

採金歌

五篇註

採金歌

矣

知癸生。曉癸現。三十時辰兩日半。採取只在一時辰。六候只於二候見。

果能知癸生之的時。曉癸現之方位。只在兩日半之間。三十時辰之內。真正天機實隱於此。所謂採有時。取有日是也。然此採取不多時候。只在一時。悟真篇曰。一時辰內管丹成。卽此一時。分爲六候。前二候得藥。只此二候。便見工夫。

外四候。別有幹得藥之時。勿貪亂如痴如醉。更省言。半

關牢鎖牢上圈。

一時分爲六候。前二候既已得藥歸爐。尚餘四候。另有爐鼎。另有事幹。蓋前二候係採藥真工。後四候乃烹煉至訣。丹經曰。二候採牢。尼四候別神。工是也。但得藥之時。切要正心誠意。戒慎恐懼。不可稍起貪愛之心。致亂邦國。契曰。邪道險阻。傾危國家。此時如醉如痴。更要節省言語。丹入黃庭。牢關牢鎖。契曰。守禦固密。遏絕奸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慎之至也。

擇定飲食莫太過。又恐傷丹。又霍亂減酸鹹。常咬淡黃。婆伏侍用心看。

五篇註

採金歌

五篇註

採金歌

未饑先食。未飽先止。此養生家之訣。天仙正理亦謂調養口腹。安靜氣體。易易事耳。擇定飲食者。戒葷腥。絕滋味。減酸鹹。只用精潔芽茶。淡饌。丹乃色身至寶。難得而易失。刻刻愛護。不可傷之。致霍亂不寧。黃婆伏侍。切要殷勤。細心探看。不可怠情。致令失時。最宜叮囑。

一時饑飽失前功。鉛散汞枯兩不戀。十月工夫要勤咽。勤咽之時防危險。

一息不謹。則鉛散汞枯。陰陽不調。龍虎易位。兩不相戀。此皆饑飽不節之故。中關十月大周天功夫。刻不可間斷。須要勤咽。勤煉。寸步防危。鍾離祖曰。一年沐浴防危險。十調和須謹節。

願得道理明性歌得之莫作容易看。至人傳非人遠萬兩黃金不肯換。

學道之士先明道理次習性功道妙淵深斷無目悟倘遇真師取證斯文得悟無上天機此訣上天所寶乎律至嚴不易聞知莫要看得容易特留此歌爲後賢作上天梯子契曰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紫陽三傳非人三遭天譴慎之慎之得此傳者成萬劫不壞之金身九祖超登仙界妻子咸享無極何寶可比萬兩黃金直塵土耳寧堪換易耶

終

五篇註

採金歌



讚

莫大神通全在忠孝利己利人千秋大道
自古至今因緣非渺信筆描來當前寫照

又

一劍橫秋清風兩袖道在函三丹成轉九
蒼梧北海白雲帝鄉甘河一滴源遠流長

[illegible]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

男劉蔭誠清惠 全校

姪劉允誠清虛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參訂

呂祖本傳

照道書全集仙佛奇蹟神仙通鑑全唐詩諸書校訂其事蹟互異者分注本文之下以備參考

呂祖名品

一作藏

字洞賓

全唐詩一

世為河中府永樂縣人

一作蒲坂一云向

曾祖延之

仕唐終河東

節度使祖渭

終禮部侍郎

父讓

海州刺史

一云有溫良恭儉四兄

貞元十四年

一云貞觀丙午年

四月十四日巳時生

母就蓐

音時

異香滿室

天樂浮空

一白鶴自天飛下

竟入帳中

不見

仙經謂在天宮歷劫奉元始命降生度世

生而金形

木質鶴頂龜背

虎體龍腮

翠眉鳳眼

修頸露額

闊身圓鼻

梁脣直面

白黃色

左眉角一黑子左眼

下一黑子

筋頭大

一云後髮赤色

兩足紋隱如龜

音折

少聰敏

日記萬言

矢口成文

既長身五尺二寸

八尺喜頂華陽巾

衣白黃欄衫

一云白欄衫

繫皂絛

音切

狀類張子房

二十不娶

一云娶劉校尉女武昌黃

樓有呂祖數十代住

題扁始在極樞

馬祖見之

曰此兒骨相不凡

自是風塵表物

他時遇廬則居

見鍾則扣

留心記取

果後

如所後遊廬山

遇火龍真人

傳天遁劍法

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

係正仙鑑遇火龍君號純陽子

此純陽之應但祖師自記

此號為道成朝三

咸通中

舉進士第

一云會昌中兩

清上帝時所賜

咸通中

舉進士第

一云會昌中兩

時年六十四歲

上陽子曰六十四卦已盡乃始

云五十始得道則遇正陽尚屬

四十餘此云六十四歲應有誤

後遊長安酒肆

童寄兒東來至長安見一羽士青巾白袍長髯秀

目手攜紫笏

腰掛大瓢

書三絕句於壁曰

坐卧常攜持

酒一壺

不教雙眼識

皇一作都

乾坤許大

目手攜紫笏

腰掛大瓢

書三絕句於壁曰

坐卧常攜持

酒一壺

不教雙眼識

皇一作都

乾坤許大

一作都

乾坤許大

世一作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作一大丈夫得道真一作神僊一作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

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一作好傷神開來屈指從頭數一作聲得到一作見

清平有幾人呂祖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曰吾覆姓鍾離名權字雲房呂祖再拜延

坐鍾曰子可吟一絕予欲觀之呂祖遂呈一絕曰生日一作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

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鍾祖見詩暗喜因同趙肆中鍾自起執炊呂祖忽困倦枕案假寐夢以

舉子赴京進士及第始自州縣而擢郎署臺諫給舍翰苑秘一作悲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

黜而復升前後兩妻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音簪笏滿門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熏炙

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興浩歎恍然夢覺鍾

祖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祖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鍾曰子適來之夢升沉

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項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悲且有太覺而後知此人世一大夢也呂祖感

悟知宦途不足戀正觀此可知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當時鍾祖之願願求度世術鍾故辭曰子

骨節未完志行未定若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呂祖怏怏自失棄官一作歸隱野夢乃虛

生遇呂祖事不知事有相類況呂祖曾題促拍滿路花詞鍾祖自是十試呂祖一日自外歸見家人

有曰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即呂祖聖語亦云黃梁夢覺鍾祖自是十試呂祖一日自外歸見家人

皆病沒心無悼怛但厚備棺具已而沒者皆起偶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半亦無所

爭並半值不取委貨而去元日有丐者倚門求施與以錢物丐者索不已且加詈詈再三禮謝丐者

笑而去牧羊山中遇一虎追逐羣羊迺推羊下峻阪獨以身當之虎隨釋去獨居山中草舍觀書忽

一女年可十七八。光艷照人。粧飾靚淨。麗自云歸寧母家。日暮倦行。借此少憩。既而調戲百端。夜逼同寢。竟不為動。一日郊出。及歸。家資為劫盜席捲殆無。以供朝夕。了無愠色。躬耕一云採藥自給。忽於鋤下。見金數十餅。急掩之一。無所取。偶於坊市。貨銅器數事。歸則皆金也。即訪主人還之。有風狂道士。在坊陌市藥。曰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因買藥歸。服之無恙。春潦汎溢。掉一小舟。至中流。風濤掀湧。端坐不動。竟亦無虞。一日獨坐室中。忽見奇形怪狀鬼物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一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械一囚。血肉淋漓。哭泣號叫曰。汝宿世殺我。急償我命。曰殺我償命。其又奚辭。遂索刀繩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而下。即鍾祖也。謂曰。虐心難滅。仙才難值。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吾十度試子。皆無所動。得道必矣。其人已上十試。余竊疑之。夫神仙試人。必試以驗其道心。何如耳。如許真君。上昇以炭化美女。試門弟子。壺公以穢物試長房。皆不足異。若呂祖。以天真降凡。根器與庸眾懸殊。即火龍正陽均係奉上帝命。傳道度世。豈有不知夙因而故為此十試乎。況呂姓累世簪纓。呂祖於咸通末年。舉進士。第載在儒者。何得有躬親雲。但功行未完。授子貨及牧羊山中。躬耕自給。諸事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吾於十試亦云。但功行未完。授子黃白祕術。可以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吾來度子。問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別作五百年後。還本質耳。呂祖愀然曰。誤三千亦作五百年後。人不願為也。鍾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只須此試足矣。因與之叙棄世得道來歷。且言受苦竹真君記曰。此去遊人間。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遍遊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子姓。實符苦竹之記矣。予所居終南鶴嶺。子能從予遊乎。呂因隨往。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鍾執呂手偕行。纔數步。恍如騎快馬。歷山川。俄頃至洞南門下。鑰矣。鍾以碧絛繫呂帶。俱從門隙中入。祖師豈無神通。開鑰矣。自門隙入。豁然開朗。登一高峰。至大洞門東。前有二虎踞

守鍾吡之虎伏不動乃引入金樓玉臺珍禽琪樹光景照耀氣候如春相與坐盤陀石飲元和酒三

盃

神仙鑑於此下有雲房曰君真子山中友也為改名曰高字洞賓十八字

俄有一青衣雙鬟金鈴朱裳翠袖雲履玉佩異香氤氲持雙

紙金書曰羣仙已集蓬萊上宮要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真君神遊記事鍾祖將去呂祖慮其不

返賦詩送曰道德崇高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色冠飲海龜兒入

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俱

一作

老乞與貧儒換骨丹鍾曰汝但駐此吾去不久遂望東

南乘紫雲而去呂祖將所附素書披閱既訖旬日鍾回曰予在是岑寂得無憶歸否曰既辦心學道

豈有家山思乎鍾曰善哉汝等不知分合陰陽之妙守陰則只是魄存陽則只是魂若能聚魂合魄

使陰陽相合魂魄同真是謂真人呂曰魂魄冥冥至理甚深何以全形曰慧發冥冥奉定神靈神既

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因問天地曰乾三索而天交於地乃生三

陽坤三索而地交於天乃生三陰陽中藏陰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陰中藏陽曰真陽真陽到地

因陰而發交合得道自然長久問日月曰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極陽純月華瑩淨修煉到此積

氣成神問四時五行曰一心自有五行一日自有四時大抵陰陽相推而已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

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盡而皆陽

前後八品經義蓋本乎此

又問水火龍虎曰身中有君火臣火民火

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真水生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

見之不可留留之不可住腎水也水中有氣名曰真火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

此即龍從火裏出虎向水邊生

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以絕腎之餘陰而氣過肝時即為純陽誠真一之水恍惚名真龍以火

尅金。心液盛而肺液生。以絕心之餘陽。而液到肺時。即為純陰。藏真陽之氣。杳冥名真虎。氣中取水。水中取氣。曰得黍米。歸於黃庭。此大丹也。問鉛汞。曰。鉛性沉重而喜墜。此腎水以潤下而易滿。汞性輕飛而喜升。此心火以炎上而易散。以鉛制汞。以沉重而鎮輕。飛內丹結矣。又問抽添。曰。冬至後陽升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為厥陰。少陽添而為陽明。厥陰抽而為少陰。陽明添而為太陽。夏至後陰降於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為陽明。少陰添而為厥陰。陽明抽而為少陽。厥陰添而為太陰。又加日月。月受日魂。日受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華已滿。光照下土。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上弦而變月望也。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定。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下弦而變晦朔也。日月往復而變九六。此抽添之象也。又問河車。曰。人身陽少陰多。無非是水。故有取於河車。河車起於北方正水中。而非若旁門搬運力也。問內觀坐忘之妙。曰。龍虎交媾。陰陽配匹。九皇真人引一朱衣童子下降。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女子上升。相見黃屋之前。有一黃衣老嫗於去聲接引。如夫婦之合。盡時歡洽。女復下降。男復上升。如夫婦之離。既畢。產一物。大如彈丸。色同朱橘。拋入黃屋。以金器盛。留問曰。如此修行。有魔難否。曰。子知十魔九難乎。衣食逼迫。一難也。恩愛牽纏。二難也。利名繫絆。三難也。災患橫生。四難也。有音師約束。五難也。議論差別。六難也。志意懈怠。七難也。歲月蹉跎。八難也。時世亂離。九難也。一六賊魔。二富貴魔。三六情魔。四恩愛魔。五患難魔。六神佛為害。是聖賢魔。七刀兵魔。八女樂魔。九女色魔。十貨利魔。又問云。何證驗。曰。始也淫邪盡絕。外行兼修。採藥之際。金精充滿。陰魄銷融。決心經湧溢。口出甘液。次陰陽擊搏。腹鳴如雷。次魂

魄未定。夢寐驚恐。次或生微疾。不療自愈。次丹田夜暖。形容晝清。次若處暗室。而神光自現。次若抱嬰兒而上金闕。次雷鳴一聲。關節通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化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羶。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吹氣療疾。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癡痕銷滅。次涕淚涎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遊。夢寐自絕。神來精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音外。次神光常生。坐臥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遊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錄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大龍飛。或見位鶴舞。彩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遙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鍾離悉以上真位訣傳授呂祖。一一領悟。俄頃聞有叩戶聲。起視乃清溪鄭思遠。與太華施胡浮兩真人由東南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坐。曰。適為尹思逸。一作尹思丹成致賀。遂造仙扉。施曰。此一侍者何人也。鍾曰。本朝呂海州讓之子。少習儒墨。美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機。鍾因令拜二仙。鄭施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脫塵網。可示一詩。乃授以金管霞箋。靈膠犀硯。即獻詩曰。萬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覺非輕。拋家別國雲山外。煉魄全魂日月精。比見至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會遇真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二仙歎其才清句秀。各以所秘相贈而別。時春禽啁啾。音同啁。鍾祖於洞口題曰。

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嶽雲歸。復謂呂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此功行。以陞仙階。恐汝不能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相見。取筆於洞中石壁上。草書曰。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魄神一作魄。混合上昇。擲筆告曰。世間遊行。當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相聚會。語畢。又以靈寶畢法授之。謂曰。始予於終南石壁之間。曾得靈寶經三部。上部曰元始金誥。中曰元皇玉籙。下曰太上真元義。凡數千卷。予撮其要為畢法。分十六科及三乘二有。此六義。蓋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升降之道。氣中生水。水中生氣。心腎交合之機。以八卦運十二時。而其要在艮。以三田互相反覆。而其要在泥丸。至下手工夫。姑借咽氣嗽液為喻。而真氣口訣。實在口傳心授。不在文字間也。又以靈丹數粒示曰。此非世間五金八石。乃世間異寶合成。雖有質而無形。如雲如火。如光如影。可見而不可執。服之與人魂識合為一體。輕虛微妙。非如有形之丹也。復贈詩一章曰。知君幸有英靈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含元殿上水晶一作精宮。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遇真訣。須要執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執取龜蛇顛倒訣。三尸神須打徹。進退天機法六甲。知此三要萬神歸。來駕大神離九闕。九九道至成真一作丹。日三界四府朝元節。氣翔翔兮神烜赫。蓬萊便是吾家宅。羣仙會飲天樂喧。雙童引入升仙客。道心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親灑血。逢人兮莫亂說。遇友兮不須訣。莫怪頻發此言辭。輕慢必有陰司折。執手相別意如何。今日為君重作歌。說盡千般位一作真。妙理未必君心信也。庶仔細一作俊。分明說與汝。保惜吾言上大羅。呂祖聞已盡豁塵濁。復進問三元三清三寶三境之說。鍾曰。第一混沌太無元。從此化生天寶君。治玉清境。清微天宮。其氣始青。第二赤混太無元。從此化生靈寶君。治

上清境禹餘天宮其氣位黃第三冥寂位通元從此化生神寶君治太清境大赤天宮其氣位白故
九天生神氣經云三號雖殊本同一也三君各為教主乃三洞尊師自開三元至此原傳無神仙經傳入授受將畢
忽有二仙綃衣霞綵手捧金簡寶符云上帝詔鍾離權為九天金闕選仙使拜命訖謂呂曰吾即昇
天汝好住世間修功立行他日亦當如我呂再拜曰品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眾生方肯上昇也此
何等大誓願也時翔鸞彩鳳金幢玉節仙吹聲嘹唳鍾祖與捧詔二仙乘雲冉冉而去呂祖既得鍾離
之道又得火龍真人天遁劍法神仙鑑以火龍授劍法在得道後還廬山始遇一斷短煩惱二斷色慾三斷貪瞋是乃慧劍
遊廬山祝融君遇見知是仙宗傳以天遁劍法曰余嘗有詩曰昔年曾遇火龍君一劍相傳伴此身
天地山河從結沫星辰日月任停輪須知本性綿多劫空向人間歷萬春昨夜鍾離傳一語六天宮
殿欲成塵此詩係後混跡市塵追憶而題初遊江淮試靈劍除長蛟之害至洞庭湖登岳陽樓獨酌鍾祖忽降曰來
踐前約蓋前有十年洞庭湖相見之語上帝命汝眷屬悉居荆山洞府子之名字已注玉清籍中三月十八日引拜
苦竹真君傳日月交并之法年五十三歸宗廬山年六十四上朝元始玉皇謹按八品仙經苦竹大
道度歸上真則苦竹傳法自不可自是隱顯變化不一惟其誓願宏大是以浮沉濁世行化度人雖
畧原傳無茲持鉢神仙鑑補入愚夫愚婦罔不聞名起敬已證圓通昔號光圓自在通佛提證圓通文尼嘗曰世人競欲見吾而不
能行吾言雖日夕與吾同處何益哉人若能忠於國孝於家信於交友仁於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
室以方便濟物以陰陽格天人愛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與吾同雖不見吾猶見吾也蓋人之性
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路念於惡則屬陰濁入於粗重此地獄之階天

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自化成耳。宋藝祖建隆初。呂祖自後苑出。對上稱朱陵上帝。以火
德王天下。留語移時。左右皆不得聞。語秘不傳。上解赭袍玉帶賜之。俄不見。上命繪像於太清樓。道
錄陳景元傳其像於世。政和中。宮禁有禁。白晝現形。盜金寶妃嬪獨上所居無患。自林靈素王文卿
諸侍宸治之息而復生。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一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擎手
持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良久。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上問丈夫何人。
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復問張飛何在。羽曰。飛乃臣累劫兄弟。今已
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仙鑑此句上有在唐為張巡一語。後他日輔佐中興。飛將有功焉。關帝隨呂
武穆王父夢飛飛托生遂命名飛。所害大功不成。惜哉。翼德公何以累生皆不令終得豈亦定數難逃耶。上問道士姓名。曰。臣姓陽
四月十四日生。夢覺。召侍宸言之曰。此呂仙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呂仙香火處皆正妙通
真人之號。制曰。朕嘉與民偕奉大道。凡厥仙隱。具載冊書。况默應禱祈。宜示恩寵。呂真人隱景藏
文遠遁遊方。逮建福庭。適有寓舍。歎茲符契。錫以號名。神明儼然。尚垂昭鑒。可封妙通真人。塑像於
景靈宮。歲時奉祀焉。其神通妙用。載諸傳記者不可殫述。音述。元世祖封號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元武
宗加封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所著詩詞有渾成集。行於世。迨後飛鸞現化於五陵。演有前後八
品。郭清之棲真演有五品。涵三演有三品。參同諸經。湖南草堂演有聖德諸經。其先有指佞篇。忠孝
誥。修真傳。道集。玉樞經。讚傳。世今并彙輯。合為全書。元世祖以下一段
原傳無今補入。
無我子敬贊曰。道家之有孚佑帝君。猶釋家之有觀音大士也。世尊無為。而其法興於大士。太上無

為而其法興於帝君。雖證位天上。猶出入人間度人無量。殆與聖人之欲萬物各得其所者同。故天下萬世聞者莫不興起。其願力至為宏遠矣。昔世尊於楞嚴會上。選大士為諸佛中圓通第一。若呂祖者。其亦圓通第一也哉。

又按上陽子云。呂祖姓呂。名嵒。字洞賓。號純陽子。祖居西京河南府滿柘縣。永樂鎮招賢里。今日

蒲州蒲坂縣。生於天寶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一云生唐德宗貞元丙子。貞元丙子係德宗十二年與本傳十四年

異從父海州刺史因家焉。以科舉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廬山。遊灋水之上。遇正陽授道。至今

在世。天帝頒詔為九天採訪使。五月二十日奉詔有詩云。糾音久司天上神仙籍之命。此詩文集並無全唐詩俱無

就以此日為上昇。有詩詞名渾成集行於世。以道授海蟾重陽。

又按神仙鑑云。呂祖係古聖王皇覃氏降凡。於貞觀丙午年四月十四日生。名紹先。父讓初為太

子右庶子。遷海州刺史。母王夫人。就薦於林檎樹下。異香滿徑。襁褓時四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

凡。終是風塵耒物。及長。身八尺二寸。面淡黃。笑臉微麻。三鬚鬚狀。類張子房。又似太史公。年二十

娶劉校尉女。武后時。三舉進士不第。天授二年。已四十六歲。父強聲命赴試。因與童寄。地往長安。

遇鍾離於酒肆。遂棄家隨至終南鶴嶺。鍾因改名嵒。字洞賓。

又云。鍾祖悉傳以上真位訣。通會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道。呂未達奧旨。鍾又以入藥鏡授之。問

係何上真所作。曰。崔汪手著。仙秩已高。為位元古。人。呂讀而贊之。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

轉分明。及鍾祖應九天選仙使之詔上昇。呂回鄉里。拜祖先墓。度郭上竈。游廬山。遇火龍真君授

以劍法。又按八品仙經。呂祖於唐天寶元年正月九日。侍虛皇天尊。凡與十極真人演說靈砂丹訣。奉諭於唐貞元世戊寅歲四月十四日生。河南呂宅為男。與諸書稱天寶十四年。及貞觀丙午。貞元丙子者異。

又按呂祖仙誥。自叙云。八月初四日生。四月十四日上昇。三月十八日煉丹修行。六月九日證果。九月二十八日飛昇。與諸說異。詳後卷。

又誥內。咸通及第。與兩生琴堂之語。世多疑之。以為應舉長安。得遇正陽。何至有居官之事。不知神仙度人。須有節次。此時雖遇正陽。未必便隨之去。但能急流勇退。皆可訪道修真。所謂英雄退步。即神仙是也。

又況神仙居官者甚多。枉吏而下。如莊周之漆園。方朔之待詔金馬門。葛仙公之令勾漏。許真君之令旌陽。皆得道後居官者。又何疑於呂祖哉。

又按神仙鑑。呂祖曾祖延之。證位餘慶真君。祖渭。證位有慶真君。父讓。證位集慶真君。母王夫人。證位集慶元君。伯父溫良恭儉。俱證位同宏真君。帝配劉夫人。證位和平元君云。

仙派源流

大道之傳。始於太上老子。而盛於呂祖。邇其源。少陽帝君得老子之傳者也。兩傳而得呂祖云。少陽帝君王位甫。傳正陽帝君。正陽帝君鍾離雲房。傳孚佑帝君。孚佑帝君呂純陽。傳海蟾帝君。海蟾帝君劉成宗。傳紫陽真人。紫陽真人張伯端。傳石杏林真人。石杏林真人傳薛紫賢真人。薛紫賢真人。

傳陳泥丸真人。陳泥丸真人。傳白紫清真人。白紫清真人。傳彭鶴林真人。孚佑帝君。又傳重陽帝君。重陽帝君。王德威。傳馬丹陽真人。馬丹陽真人。傳宋披雲真人。宋披雲真人。傳李太虛真人。李太虛真人。傳張紫瓊真人。張紫瓊真人。傳趙緣督真人。趙緣督真人。傳陳上陽真人。按少陽帝君。正陽帝君。孚佑帝君。海蟾帝君。重陽帝君。為五祖。王重陽。又傳邱長春。劉長生。譚長真。郝廣寧。王玉陽。孫清靜仙姑。合之馬丹陽。為北七真。張紫陽。又傳劉永年。合之石杏林。薛紫賢。陳泥丸。白紫清。彭鶴林。為南七真。南北兩宗皆呂祖法嗣也。猗歟盛哉。

少陽帝君。姓王。不知其世代。名號或云名位甫。即東華帝君也。隱崑崙山。著黃庭經。

正陽帝君。姓鍾離。名權。字雲房。京兆咸陽人。仕漢為將軍。隱晉州羊角山。有破迷正道歌。

孚佑帝君。姓呂。名嵒。字洞賓。河南蒲阪縣人。

海蟾帝君。姓劉。名操。燕山。人。仕遼為宰相。遁迹於終南太華之間。有還丹破迷歌。

張紫陽。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著悟真篇。

石杏林。名泰。字得之。常州人。著還元篇。

薛紫賢。名道光。字道源。雞足人。著悟真直指。

陳泥丸。名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有翠虛妙悟全集。

白紫清。本姓葛。名長庚。瓊州人。隱武夷山。所著有上清武夷二集。

彭鶴林。名耜。字季益。三山人。隱居鶴林。有道闡元樞歌。

劉永年號順理又名廣益即白龍洞道人也紫陽化去七年劉仍晤於王屋山在虎丘成道劉傳於翁家川名孫光註悟真篇坊本誤為薛道光註

重陽帝君姓王名壽字知名咸陽人有全真前後集輜光集雲中集分梨十化詠

馬丹陽名鈺字位寶金寧海州人有金玉漸悟行化成道圓成精微六集及語錄一集

宋披雲名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河陽人

李太虛名珏字雙玉崇慶州人入青城山

張紫瓊名模字君範饒州人

趙緣督名友欽號郡人為趙宗子作仙佛同源文金丹難問等書

陳上陽名致虛字觀吾元至順間人有悟真篇註

邱長春名處機字通密金登州人有磻溪鳴道集西遊記

劉長生名處位字通妙金東萊人有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閒修真文集六卷及道德陰符演黃庭註

述

譚長真名處端字通正金寧海人有水雲集

郝廣寧名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有太古集示教直言

王玉陽名處一寧海東牟人有雲光集

孫清靜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馬丹陽之婦也

傳聞正歌

呂祖本傳云咸通中舉進士第。又郝天挺注云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黃巢亂移家終南。又一傳云始名紹先不從婚娶。滯場屋二十三年。及罷縱遊天下。又江州望江亭自記云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遊於江湖。五十道始成。岳陽風土記及王舉雅言皆云舉進士不第。兩說不同。至世傳又有自叙墨刻石像。本姓李。名珏。字伯玉。唐宗室也。有四子。為避亂止。攜妻入山。故更姓呂。則并姓而非。更為可異。大約祖之出處當以本傳為據。餘皆存而不論可也。

枕中記係盧生遇呂祖事。而湯臨川則謂世傳李勣侯泌作。又謂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昏宦。為世主所強。頗有幹濟之業。觀察邦範鑿山開道。至三門集。以便餉漕。又數經理吐蕃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庇之。為匡泌於魏少遊所載誅召泌。懶殘所謂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謂乎。吾謂若果泌自謂。又何必託之盧生。殆亦因夢中叙事。偶與泌同。而遂疑為泌作耳。猶黃巢夢覺。呂祖遇正陽時。亦有其事。又安可以為本一事。而訛為盧生耶。

生日儒家值太平一絕。全唐詩又作李昇詩。不用梯媒。向外求一絕。全唐詩一作張辭詩。皆以唐訛唐。應歸呂祖。惟寄白龍洞劉道人一首。悟真集作張紫陽詩。意白龍洞前後兩道人適同姓劉。或紫陽偶述呂祖詩贈之耶。紫陽所贈之道人名永年。號順理。為紫陽高弟。而呂祖寄詩之劉道人。名字不可考。但呂祖文集如渾成婆心諸集。久傳於世。而悟真後出。此詩自當歸呂。至曾經入上三千劫。一律近誤入張三丰真人集者。又不必辨矣。

世傳呂祖道德經釋義。不知何人所作。如每章各句下小註。與瑩蟾子李道純小註大同小異。一也。解後各繫一詩。則上陽子陳致虛所著轉語。載在金丹大要五卷中。可考二也。道可道意多節畧。上陽解又列上陽之序於簡端。三也。特其大書純陽帝君釋義。似屬諸呂祖。而又次以雲門魯史纂述。雲門魯史不知何人所云纂述。不知何自。但既曰纂述。則非出呂祖之手可知。按呂祖參同妙典中。歷叙著書。并不及此解。且有昔讀道德深憂不獲透徹經旨。後與羣聖討論。方悉其妙之說。是此解信非其所著也。且解內牽強牴牾。不合經旨處甚多。必後人妄託。不敢纂入全書。

雲石楊良弼校刊呂祖文集後序。有靈蹟中溫收猥褻一二事。不雅馴。皆為刪補。此舉有功。呂祖不小。如俗傳白牡丹等事。皆屬後人假托。又坊刻有鍾呂採真問答一帙。又有既濟真經一篇。其他言容成之術者。多託之呂祖。祖嘗言。吾道雖於房中得之。却非御女之術。一言已破千古之疑。凡若此者。以偽亂真。皆呂祖之罪人也。茲刻一概嚴加斥削。不使外術旁門。干我正道。呂祖其許我乎。

傳聞正誤 又一條

王文貞公崇簡冬夜箋記云。俗傳洞賓戲妓女曰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康熙年間。呂祖嘗於黃鶴樓降乩曰。世傳飛劍斬黃龍。乃宋散仙顏洞賓也。豈有上真而嗔惱不除者乎。可證白牡丹事。又云地獄之說。如呂祖所說最切。又云黃梁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祖。亦誤以兩事合為一耳。

--	--	--	--	--	--	--	--	--	--	--	--	--	--	--	--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呂祖涵三語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呂祖涵三語錄小序

昔儒家有語類。釋氏有語錄。皆學者記錄其師之答問。片言隻字。不欲遺忘。以為學問之助。然而可
存者絕少。涵三語錄。不過日用之庸言。已盡精微之大道。蓋體備不離於已。故親切有味。其辭殆與
洛閩語類同。而非他人之說法講學者。所能及其萬一。峨眉仙師。謂滴滴甘露沁人心脾。何經與錄
之分。信知言矣。紀述者。黃君誠恕。吳君一恕。李君務恕。纂輯者。孫君守恕。余姪允誠。續錄則余與黃
君。輯近年以來。黔中就楚。積經演典之訓。合前錄共為一卷。要之涵三此等語極多。皆散失藏匿。而
不及全錄。惜哉。

--	--	--	--	--	--	--	--	--	--	--	--	--	--	--	--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

男劉蔭誠清惠

全校

姪劉允誠清虛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參訂

涵三語錄

呂祖曰。道無可道。可道非道。無可道道。而故道道。所道之道。是為道邪。無可為道。而故為道。所為之道。是名道。靈微乎微乎。未有天地。道於何寄。既有天地。道於何有。入乎九淵。通乎九天。包乎六合。運乎兩極。智者無所用其明。巧者無所施其力。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清以涵之。靜以養之。神而明之。故欲極於神。則不可不養。欲得其養。則不可不涵。欲至於涵。先必有守。守之固者。藏之必深。惟其能藏。於是可守。惟其有守。是以可涵。迨其養足。神明不測。然此大道。實在無為。不可以虛。不可以實。虛虛實實。是為至道。下士聞言。皆大非笑。彼所非笑。亦又何計。彼不知虛焉能體實。彼不知實焉能體虛。循迹不化。執象以求。或為不法。而多左道。填塞胸臆。罔悟太極。豈知精微不離心君。巧者弄其詭譎。欲捷道以求速成。智者逞其私知。思異途而至於域。是以作為一切採鍊等術。背道愈甚。即有口說微言。以求諸心。然實功不致。徒為虛談。於道何切。爾諸學人。出其至誠。剋其私心。巧智盡喪。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清以涵之。靜以養之。於是神而明之。久久漸熟。大丹斯成。與上聖同功矣。若乃利慾未忘。我見不除。妄議大道。反生障礙。下士不為。深可哀惻。

達吾不得而知也。吾不得而言也。吾不得而知。無所用吾知也。吾不得而言。無所用吾言也。無所用吾知以無可知也。無所用吾言以無可言也。以無可言。固無所言。以無可知。固無所知。無所可知。而故求其所以知者。道之末節。無所可言。而故為言。其所言者。道之皮膚。微乎微乎。有形無形。有象無象。不可以知。而無弗知。是名真知。不可以言。而無所言。是為至言。無知無言。遂無以為道。無所為道。而又何言。而又何知。無知無言。乃為妙道。

誠斯明。明斯誠。金丹妙訣。一箇圓圓。固爾精。養爾神。清靜虛寂。渾渾沌沌。莫忘本來面目。山青水淨。同倫。

凡人學道。先要養氣。氣粗則心浮。心浮則膽大。膽大則人欲肆。欲肆則道心不定。道心不定。則諸惡因緣輻輳而至。可知養氣。是入道要緊功夫。

大道至公。位功微妙。負氣含形。亦能覺知了悟。逞私用智。反生障礙。迷離。參得透位。闕一點。三寶總屬糝糠。打不破。羈網千重。六根皆是冤孽。猛回頭。大海茫茫。登彼岸。急下手。虛空漠漠。見青天。只知身後慮身。那管錯中更錯。為子孫開基創業。牛馬勞勞。向人世積過崇德。刀鎗疊疊。要知百年有限。光陰豈能千載常存。躬體好收拾。意馬心猿。用功夫。龍降虎伏。若不著用心機。枉費摩挲。縱教日誦位知。徒勞氣力。從此各尋向上。勿仍自失。居諸爾等勉之。予言不再。

訓蕭修恕云。一派汪洋。何處是岸。何處是死處。汝恐不能到那死處去。舍身何用。不如此時尋真人。枯禪無益。爾且靜持三月。在此間坐百晝夜。看是如何。方可到那死處地方去得。

問劉守恕云。於子言能會一二否。即將一二說來。守恕對云。一是先天否。答云。一非先天。先天曾著得一字耶。自昔一畫開天已落下一乘矣。子亦曾予文中義乎。將皮膚處說來。去却皮膚。便見骨髓。又問守恕。將虛實義講來。守恕對云。虛是先天。答云。何處立先天。此先天基也。非先天也。除却精氣神。方為先天。鍊三寶是後天功夫。到先天不事此矣。先天是忘忘無無地位。著不得一毫思議。纔著一毫思議。便不是先天矣。

問諸子有未曉者。舉一義來。吳一恕對云。下手用工處。此心如何使用。答云。方下手時。此心貴一注意。位闕。既下手後。得其微妙。此心貴無。無所注意。大丹秘訣如是如是。

問嬰兒結就後。是何地位。時守恕誤對。答云。非我問爾。此結就後。是何地步。結就後。亦離後天已見先天之時。知否。先天無為者也。彼嬰兒結就後。既是先天。便當無為。若心不至於忘忘。則念有所觸而生。便非無為矣。既非無為。則三災生焉。

守恕問動靜之旨。答云。不動則廢。不靜則亂。一動一靜。貴乎自然。陰陽者。動靜之自然者也。四時循環。又一動一靜之自然者也。至於太極。則又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之自然者也。惟無極。斯無動靜矣。守恕復問三品中。廣求高真。指示之語。答云。豈有嬰兒既成。而尚不通位位者乎。但嬰兒既成。切不可遽令出舍。或養護一二十年。三五十年。然後可也。若養護之法。只在無為。不然。難脫三災矣。子輩將予言。與斯文互參可也。

大道無名。大道無形。於若即若離之中。以求在有意無意之間而得。忘我忘物。無聲無臭。

吾門甚大。吾法甚嚴。吾道甚公。吾戒甚肅。能遵吾門之法律。持吾教之戒行。便當心口如一。道念堅真。屏迹幽居。不干外事。無自勞擾。解縛脫繫。毋取榮以致辱。務棄邪以歸正。守雌養元。道乃真定。問靈山寺僧人云。靈山何在。子知子之法明乎。不落方所。不著思議。靈山不在城中。亦不在西域。並不在心內。識得靈山處住否。住著靈山。不識靈山。靈山是何處住。白玉光中現樓臺。塵塵剎剎費追猜。毫端大地山河裏。何處靈山更可懷。莫浪說無安排。眼前香花玉燭。都是西方世界。我為汝說。汝諦思之。子門本空。吾道更空。空無所空。有何叅究。是知此道。同出一原。同歸一穴。向故紙堆中覓生活。何異痴人說夢。故吾道以不著心為至。子門以不著境為高。要知不著境。猶有心在。胡不此心一併空却。豈不甚善。近日禪和叅學。何殊旁門搬運。空弄精神。全無實效。吾為汝說。古佛前仙。皆從實處著力。雪山若無六年苦行功夫。那得見星一笑。今之修行者。徒於蒲團上。領一二句野狐餘唾。胡思亂想。朴實之人。終身空過。失利之徒。利口伶牙。撰幾句口頭禪。哄那後學開堂說法。將古先佛祖門風敗壞。歎哉歎哉。但此等事。明者自悟。昧者難覺。即如吾道中。終日言修煉者。遍天下皆是。孰是能悟虛實之理者。子歸吾門。只要成器。若果誠心敬奉。自有得手處。不瞎喫人痛棒也。凡人神不虛。則板滯不活潑。如一渠死水。不朽敗。則變色易味矣。惟虛則不滯。不滯則不著。活活潑潑。若彼空谷。然一聲鳴。則羣聲應。所以人之神。貴虛而不死。然後究明位闕祕訣。而有靈通變化之妙。古今來學道之士。亦有結撰嬰兒。陽神出現之時。而終歸於無用者。惟不曉此谷神不死之語也。故太上道德五千。其位妙止在此言。所謂煉性煉形。皆糟粕也。有何位妙乎。

或問水火坎離。示云。水何物。火又何物。坎離又是何物。如子云。日月為天地結就大丹。便從此著思。日月又是何物。予為子正之。夫日為太陽。然太陽之中。分得有一點陰精。若無此點陰精。則日之所暄。不生物。而焦爛萬類矣。月為太陰。然太陰之中。含得有一點陽氣。若無這點陽氣。則有魄無魂。不能照耀天下。故月雖純陰。而實不離乎陽。然此日月。分陰分陽。陽交乎陰。陰參乎陽者。皆天地之氣。絪縕摩盪而成。故道家以日月為丹。天地為爐。陰陽為火候。而太極先天為吾身本來也。若夫坎離其義亦如是。蓋不曰乾坤。而曰坎離者。乾為獨陽。坤為孤陰。獨陽不生。孤陰不長。故道家言丹頭不曰乾坤。而曰坎離。惟此坎中一陽。居二陰之內。則陰包乎陽。而有生育之功。離中一陰。居二陽之內。則陽包乎陰。而有成務之能。是以道家先用坎離分配丹元。然後取坎中一陽。納入離中一陰之內。遂變純乾。復還先天本體也。但人只知坎為水。離為火。而遂以水火交濟為丹訣。而抑知不外乎吾身之一氣也。蓋氣有陰有陽。不知道者。陰陽交雜不分。故學道之士。先要分別陰陽之炁。而後取此資彼。或取彼並此耳。蓋精與神。皆不外乎氣。故道家不言精神。而獨言氣也。

或問陰陽之氣。何以分。示云。分而言之。清者為陽。濁者為陰。呼者為陽。吸者為陰。升者為陽。降者為陰。上則為陽。下則為陰。左則為陽。右則為陰。心氣為陽。腎氣為陰。肝木為陽。肺金為陰。統而言之。人身皆陰。止有一點陽精耳。又問一點陽精。是何處。示云。此是成仙作佛的真種子。真面目。真命脈。斯時那許輕談也。

或問性之旨。示云。天地未有。先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氣。故性為天地之心。氣為天地之體。夫豈有

性而無氣乎。抑豈有氣而無性乎。然在天地不可以性言。亦并不可以氣言。如謂天地惟是性。取則高高下下者。是何物。如止以氣言。天地則運行不息。不震不墜者。又是何主持。故言天地者。但曰道而已。則性與氣兼該矣。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是性而後有是氣。有是氣而後有是形。無是氣。則形遂潰。如無是性。則氣安主乎。氣如居宅。性如主人。尋着了主人。不必更問居宅。故見性明心。不必再講許多煉氣煉形之事。若初學之士。不曾識得居宅。如何便認得主人。故欲尋主人。先要訪居宅。訪着了居宅。自會遇着主人。然亦有訪着居宅。而不識主人者。或主人翁不相照應者。此子所以掃除一切。獨見性天為上耳。但初學之士。先要存形。若不究明位闕。養氣煉形。則居宅一潰。主人無處着脚。果子輩欲求捷徑。俟予三品告成。依例修持。形也。圓氣也。全性也。見區區嬰兒。無煩九轉。自有陽神出現。變化莫測之妙矣。

聲靜不如身靜。身靜不如心靜。心靜則萬聲俱忘。心靜則萬聲俱寂。若心不靜。即使其身趺坐鎮日。衆聲不聞。而此心已入萬聲中。莫能得片刻清靜矣。故修道之士。先要修心。修心入手。正不在靜室。於羣動之際。方能勉強作工夫。可以驗吾心動靜。若修心者。不從衆動處下手。一味向靜處尋求。苟遇動時。則此心從前靜境。却不知不覺失去。況人生那有靜日。正好於紛紛擾攘之中。默為靜觀。至於日用飲食。只可隨緣度過。又勿著意經營。以致分亂道心可也。

大抵修行人。不外修心。心為精氣神之宰。賢者希聖。不外此心。道人學仙。不外此心。釋氏造佛。不外此心。三教聖人。垂教後學。無非教人修此一心。心為太極。動靜俱涵。未動之先。便是先天。既動之後。

便落後天。故至靜時。情識俱泯。宛然無極之真。這後愈動愈遠。一切客塵俱從六根為賊。故儒與道
與釋。任他分門立戶。總無有離心而言者。我家作用。在撰三寶。以結靈胎。而通五位。以究三清秘密。
論厥本原。則止在此心。心不靜。則不虛。不虛。則不靈。不靈。則塊然頑鈍。與物無殊。其何以結靈胎。而
成大丹乎。太上教人。以清靜為本。守雌自閑。虛谷生神。千言萬語。也只教人修心。一切搬弄。都是後
人作俑。悖道愈甚。去道遠矣。我今演說斯典。雖於大道精微。不敢盡謂發明。然即心而言。合三教以
同歸一致。無俾後人。誤認道源。而下手不致無所把鼻。則或庶幾不無小補云耳。

三品妙典。乃予傳世靈章。三教法眼。仙儒佛釋。不須更求他道。即此便是津梁。惜茫茫宇宙。無問道
者。不知細參耳。設有誠求之士。夙根清淨。道氣渾堅。何事再用師資。言下便能解悟。可知此典功德。
與玉經相等。即天皇尚加鄭重。故流通廣佈。受福無涯。徹地通天。咸蒙利益。非特度一時之劫。尚能
廣結良緣。千萬劫賴以超證。此誠救濟天下後世之位文。爾等慎勿輕忽目之。泛常視之也。

至人為善。心如太虛。過之即化。無所留餘。賢人為善。勉強而行。久久不懈。可與至誠中人為善。如泡
幻影。時起時滅。或見或隱。下人為善。只在福緣。反之於心。其實不然。爾諸小子。敬之聽之。修爾心意。
毋作貪痴。反躬自責。必誠必持。從吾訓言。自獲其時。

作善由心。作不善亦由心。心之為善。勿動果報。心之為不善。亦勿果報。蓋作果報。是作不善之梗。如
人行一善。或十善百善。私心計曰。天其有以報我乎。如其不報。則以為作善無庸矣。而作善之心。輟
如人行一不善。或十不善百不善。私心亦計之曰。天將有以報我乎。如其無報。則以為作不善無傷。

矣。而悔過之心輟。凡人欲為善。無以善為善。見以為善。其心必不善。所為善者。只在一心。捫心自問。此事於情理無害。便是善。於情理有害。便是不善。善與不善。不必見諸事。一念善。善不可勝用。矣。一念不善。不善亦不可勝道矣。然則人求為善之方。還而問之一心。心靜則慧光自生。何用他圖乎。道心要堅。存心要實。若不堅不實。則有外魔糾纏。縱於道有緣。亦多生障礙。

論琴訓。喬以恕云。琴之為道。皆具位妙。但鼓奏之時。心要靜。曠氣要和。平。指要安閒。不著於身。不著於物。不著於境。並不著於琴。默出此心。與太虛打成一片。則隨指所奏。皆為太古之音。若徒搬弄新聲。悅人聽聞。便靡曼淫褻。去琴道遠矣。

身病可藥。心病難醫。外魔可降。內魔難制。誤信妖言。頓生妄想。妄想生因。因生障礙。障礙不已。遂有魔頭。魔久住舍。廼肆簸弄。使之夢想顛倒。錯亂。或起恚恨。或興咒詛。或毀正道。或恣邪說。大則亡家。小則滅性。縱能悔悟。旋復迷惑。如是等為。無有終極。我悲眾生。為作醫王。療其心病。服其內魔。心病既除。無所身病。內魔克淨。外魔焉侵。若不攻心。病入膏肓。魔熾於內。外魔孔乾。汝等靜思。可以管藏。從猛火中鍛鍊。方成鐵漢。從深水中躍出。乃是潛龍。

在此門中。更要凡事解得脫。遇人退得步。方為道器。若著一點我見。存一毫矜心。那能入道。

人生天地間。不過一蜉蝣耳。匪獨凡人。然即往古來今。為仙為佛。亦無不然。然生也有涯。而神無涯。以吾生視天地。吾生一蜉蝣。以吾神視天地。天地亦一蜉蝣。噫。我視此蜉蝣。一日一生。死一日一變。化合之千萬年。皆此一生。死皆此一變。化人知蜉蝣生。不知蜉蝣死。人見蜉蝣生。不知蜉蝣化。我視

此蟬蛻天地同終始。

晝動機也。萬物皆動。而我亦動之夜。靜機也。萬物皆靜。而我亦靜之一動一靜。與物消長。此天地自然之氣機。生生不息之道也。世人每多俾晝作夜。以夜繼日。是違天地自然之氣機。大悖乎生人之道。理自絕乎化育之能矣。故晝而興。夜而寧。固而精。養而神。與物無競。寡慾清心。能知靜攝。可冀長生。吾道以清靜虛無為本。以長生不死為急。以濟人利物為心。以逍遙自在為欲。彼深山窮谷中。儘多慕此之人。惜乎未遇真師指點。徒虛歲月。下此則濁界眾生。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汨沒於慾海之中。顛倒於愛河之內。明明畏死求生。忽忽貪財忘命。放著一條正覺法門。而不知入。觀著一條方便捷徑。而不知行。真可訝也。真可憫也。

問云。爾等且就這心字講來。爾等俱有心。麼。有心。又在何處。有對以不知道者。答云。妙妙。只在這不知道三個字上。不知道者。對境無心也。即如此時。子輩心在此。過此時。遇彼境。心又在彼。恁般不可捉摸。如何便知他在何處。道心者。覺也。覺即是知。知即不知。不知便無為。無為便能有為。有為即可至於無為。無為者。先天之本體也。本體既為無為。則本來面目。又何可知。故不知道乃真知也。子幾談言微中乎。

問云。人之有覺。即為心。心之出入無鄉。究竟心在何處。所住有對。以心在聖前者。答云。歎哉。人之所以不得真道者。為其有心耳。為其心有所住耳。如子云。心在吾前。此心便著吾相。一著吾相。則子心非子心。乃吾心矣。吾心豈可以為子心乎。故至人無心。非無心也。心如太虛。心無所住耳。要知心無

所住此心。又是何物。即曰。心如太虛。則太虛亦非頑空。昔黃梅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頓悟。予今剖晰言之。何子輩情然如是。粉碎虛空是也。非對前無著。有何疑。明星三。五天明後。影落寒池。影又微。

歎哉。衆生。我爲汝說。即如此花。未曾染著。香色芬麗。一沾汚。便委泥淖。譬若或保守天真。依然其味清遠。我悲衆生。爲演妙法。確遵斯言。踐形復性。只如火裏種蓮。正好熱中尋冷。莫教雨後。葬花空埋。本來艷質。信得過石。涼湧泉。流通大海。信不過暗室尋明。終無出路。諸子任人猜疑。老道只圖救世。且看他下場頭結局。方知斯言不謬也。

大凡爲人。要眼界高。胸次寬。受寵若驚。見辱能忍。量如滄海。心若太虛。萬乘千鍾。在我所當受。受之不以爲榮。一介筆黥。在我所當辭。辭之不以爲矯。古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棄天下如敝屣。其心何常有富貴貧賤。在今人多只爲這等念頭。繫繫於心。而不能化。倘一旦人以高爵厚祿相加。予亦不知其作何形狀也。彼硜硜鄙夫。非如是耶。

凡人亦有能知道者。但能知而不能實踐。是以道不明於天下。今言求道道有何言。只有一法循循做去。不要妄想。勿走旁門。開基打承。總是虛名。道在天地四時。循行。天地有晝夜。日月有虧盈。能使陰陽合。一理聚乾坤。中有般般苦。一一要湮淪。五官導九炁。六賊誘七情。上窮千仞頂。下入百淵深。龍翻巨海浪。虎嘯萬峰傾。乘此何法治。仗劍斬孽根。束邪並縛魅。殺鬼絕妖氛。修居及掃舍。清靜一黃庭。朗如碧天月。活似嶺頭雲。忘機并忘相。無我亦無名。一團真至理。總在守虛靈。

生身之義從始細說十月懷胎而臨盆苦惱三年乳哺而顧復憂勤疾病疴瘵子未言而母先慮出入起居身未親而心常念見其笑啼則為之一憂一喜觀其舉步而為之若驚若狂自忍饑以飽其子自受凍而衣其兒望子成立而兩眼幾穿思其有室而一心難寐或冲風冒雨以創立根基或陵險踰阻而新其故業終日勞勞都為後計午夜戚戚皆為子謀欲報之德有何紀極為人子者欲報親恩自當竭力盡心孝養不衰誠敬周替飽食煖衣以調其體柔聲下氣以樂其心順承顏色祇領意趣古語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為能子矣倘正經關頭未曾稍盡徒以修齋佈施周窮恤匱為作善事雖積百萬種皆為烏有大倫一虧焉獸弗若在世則為人鄙賤在國則為法不容上而神瞋下而鬼惡或水火瘟厲鬼魅厄數難逃甚而雷轟電擊震危毀體水火不受如此報應可不畏哉耕不深不可以望秋成數豈足憑耶喪其心敗其行命雖富貴亦貧賤修其心養其性縱命否亦有連日。

訓宋真恕云爾力真足為善何苦代子孫作馬牛公門中滋味世道上險巇人情內風波大都閱盡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顧碌碌微逐下梢頭筵席恐不得好散黃齏淡飯何讓膏粱粗布青鞋可當文繡只要你急處收躡安處放枕管你受用不盡

為人父者不可過於優柔亦不可過於酷燥有賢父然後有肖子有慈父然後有孝子古人不教而成才者幾人不勉而自行者幾人不學而能體心繼志者幾人為入父者其知之

訓吳一恕云天上無不孝神仙爾惟歸奉其親坐靜位默無向鬧市場中虛度歲月至人無命以其

無我斯言體之。

爾諸子母太私。母自利。母過嚴。母過濫。遵吾教者。吾不之拒。背吾教者。吾不之追。能體吾意者。天必降之以福。陰叛吾訓者。天必降之以災。口談道德。心居詐偽。明可以欺人。暗豈能欺神乎。總之。幽獨無虧。衾影不愧。精進無已。可以希聖賢。可以參天地。彼區區富貴壽算。命豈能制哉。諸子欽之。

諸子既皈吾教。當加一番洗滌。當加一番猛醒。修福而有災者。吾能尋聲救之。積惡而不變者。吾能默為糾之。行恕顧子。素有陰行。父母不甚親愛。而孝養有加。弟兄不甚和睦。而友于不改。待人具一片熱腸。處世存一種實意。能知禪宗之理。而守之默默。亦通吾道之位。而含之深深。視彼口是行違。道聽塗說者。真逗庭聽也。故予喜之。一怒吳子。為人本分。心無詐偽。處世接物。全無渣滓。相時而行。因人而言。胸中若有天空地闊之妙。若有雲行霧散之致。且立心遐舉。擺脫牢籠。真有志士也。故予喜之。但二子時加修省。一步步踏將上去。不要落後。不要墮下。則善矣。慎毋因予言而懈弛。恣肆將一段美滿前程。自相誤也。二子思之。凜之。

人生在世。最怕游移。若能認真決斷。何道不可聞。何仙不可希。但恐所言諄懇。而所行背謬耳。嘆彼眾生。多行非義。不忠不信。不慈不惠。或子而不孝。或兄而不友。或弟而不恭。或交而不誠。處已多陰私險刻。接物少義仁智勇。掠他血肉。以肥己身。戕他性命。以養自體。不敬天地鬼神。而輕加侮慢。不尊寶經聖典。而妄意毀呵。怨詛咒毒。狎昵朋比。多作不善。肆行淫汙。神曹糾錄。論其輕重。加諸刑罰。或刀兵水火疫癘之劫。或嶽崎坎壈鄙賤之數。俾各自受量行。而止。若歸吾門。忠君孝親。恭兄

友弟處心積意誠實無欺持身應物中正慈祥齋戒沐浴以敬禮天地神祇志心諷誦以了完經功大藏更或有人忍斷愛欲訪求至道吾即化形指撥或於夢寐相通或於坐住相遇俾得早識其要修鍊金仙如或然而能遵吾訓詞向人世著實用功善行無虧惡念不起或求洪福而即賜以洪福或求大年而即賜以大年或生肖子賢孫或多利遂名就若更修持罔懈有終有始吾則拔居南宮逍遙快樂日久可以證位上仙永離塵垢不入厄運吾之所言功罪昭然報應不爽爾諸弟子悉心聽受各歸奉持毋因循苟且毋怠惰偷安毋違正訓毋宗邪言各行各是各圖各功果屬誠信凜遵自獲吉祥善慶知之慎之

濟世功德不在大小不計多寡但須出一片至誠即救一昆蟲愛一草木隨力所為便有無量功德爾諸子等諦聽提命自今以往各須猛省為忠為孝無慚子臣克敬克誠有光斯道為人而不慈不惠待物而不寬不仁或利己而損他人或殺命而養己命或祀神而不恭或持經而不信或有初而鮮終或外實而內詐或於同人而較量強弱或於同道而區分彼此或忌刻其長或好諱其短凡此居心不公不平立已不正不大雖屬凡庸之故態而實名教之罪人爾諸子等獨居深念有一於此速當痛改藉誠敬以收放心賴神明而消咎過或行一善事以濟人之困窮或出一善言以解人之冤結或施一臂力以扶人之陷音音危或有父母者更竭力盡誠以奉事或有兄弟者更公平和順以相處如是行之由勉強而漸近自然更可優入聖賢之域乃復彼此勸懲爾我誥誡同心同德相諫相規毋踵前愆自臻善道宜其不爽天鑒在茲積過則如坵山積功則如勺水生死權衡一念輪

轉慎之勉之

人心要有定見。心一不定。便不能向正大光明處着。用遂好偏執。已見不信善言。巧弄心術。爭強論弱。分人分我。不肯調服狂心。使歸於一。與正大光明者。自相矛盾。故其所為。雖或間有一二微善。而心為大本。大本有虧。小善何益。有是疾者。即宜勉力痛改。毋逞私智。毋執偏見。徹底澄清。無礙無著。提出肝膽。做那正大光明的人。行那正大光明的事。步步尋向上去。所往無不攸利。求其在我。只盡己誠。干聖萬聖。同歸于一。一念了悟。受福無盡。

予笑彼眾奉道之心。如水之泡。求予慈悲。如火之炎。人何不以此念。而移於奉道中。則不作福。而福自增。不邀功。而功自大。不謀利。而利自溥。何容求乎。

以予婆心接引。直欲使眾生盡登彼岸。然人無積誠而來。則視此為戲局。與其歸吾道而不能終。何如嚴其關鍵耶。然人之心。有勤於初而怠於終者。亦有懈於始而幹於後者。惟願勤者勿怠。懈者自知奮勉焉。則善矣。諸子須要從此加誠。若稍懈怠。便不可化訓矣。

凡人在幽獨中。當如神明之鑒格。而況對越神明。寧敢放肆耶。彼眾生作惡。由於一念之放肆。浸假而成狂悖。惟諸罪孽耳。可不戒哉。

大凡為道者。貴於用柔。貴於忍辱。如能安靜不校。受用亦自不小。不惟可以質諸人。而無歎。即告諸鬼神。無不蒙其垂鑒。

大凡作事。不必問人之是非。必要內省。果我所為。百無可議。猶當自責。我之不能使人改過遷善。深

恥我之不能化導惡頑我縱自盡其道不作於人乃遇作惡者當前更要柔以處之和以接之若化得一惡人向善便是莫大之功即彼汨沒已深斷喪已甚稔惡不悛音遠難感化者亦須善待之要之我能盡道敬而且誠毋亢毋卑中道而立凡有所投虛已以應彼等匪類久當自生畏服不敢逞其狂妄矣尚何外侮之足慮魔障之可患哉

作善由一念作惡亦由一念幽獨微渺處善惡所由分如作惡之輩其初亦與善性相近迨一念不慎流於狂妄終至累劫不能開朗性天暴戾恣睢音無所不至以致上干神怒莫逃天譴故予憐茲孽種心甚戚戚不憚為之宛轉說法爾諸子自今但觀彼等作惡報應須要存一惻憫心不可有歡喜心須要存一警惕心不可有效法心則去惡自加為善自堅矣

人生濁界如隙駒過影一失脚蹉跎過去追悔無及午夜清鐘回頭猛醒從前弄機關作把戲使乖巧許多是那夢夢時所為甚覺狂悖若不急早洗心從頭做一箇好人向善處高步天界便愈趨污下墮入苦劫累世難超而且禍延子孫曠代殞滅況作惡自有盈滿之期報應只爭遲速耳一不醒悟寧不可惜

世上善事是行不盡的世上功行是立不盡的聖賢安身德愈高心愈下見善如不及望道如未見幹了許多事業建了許多功勞其心猶歉然不足況其善其功尚未究竟豈敢妄自尊大乎古人云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夫天道如是寧有人道而外此乎

一箇人這樣行好事便是箇善人那樣行醜事便是箇惡人一箇人做善人做惡人成兩樣的人其

間只在那點心上。

人言凡事有命有數。然聖人云。至人有立命之學。使以造化由我。命豈能拘。數豈能困乎。至於生平無一善行善狀。或福祿富貴不失者。或由於祖宗之積累。或本於前世之修為。然而惡作不懲。便絕子孫享受富貴之根。若其身福澤。只有及身者。則按其作為而減奪之。太上之言果報。寧欺人語哉。諸子勉為善事。各自修省。無負予一片婆心也。

作善作惡。各有果報。若使為善無徵效。則善可不為。若使作惡無過咎。則惡可大作。敬神非以圖報。只在恭奉誠信。此心便是善種子。不必期效而無不效。吾觀諸典。甚言誦經功德。此非誑人語。蓋誦經者。一念之誠。便已盡去從前之妄。一時之善。便已大異昔者之非。去妄存誠。莫非從善。誰云無果報乎。但可惜一念之誠。轉念即為狂妄。一時之善。移時即棄。善從非如是。又將何以逆天休而求善應乎。故古昔聖經賢傳。佛典仙籙。無非以美言欣動。為善者之心。俾之從此並進於善。以導迎祥氣耳。非謂不誠不敬。而徒口誦經文。心思戲淪。即可以消愆獲福也。惟心一於敬。始終不怠。則善矣。書經之法。大小如一。輕重合宜。實左空右。長短相齊。筆在意先。則字不一。意在筆先。書法適宜。有則歸虛空。則實為偷筆措置。反失平奇。依予所言。無善作為。以敬以正。健體為歸。毋尚媚態。道緊相催。寧緩勿亟。總以端揮。

涵三語錄續輯

予每見世俗之所謂好道者。無非求神仙接引。或學其燒丹煉汞。或學其採陰補陽。以希長生。永保。

富貴如所云。腰纏十萬。跨鶴揚州。皆是也。至於清虛寂滅。真常大道。鮮有好之慕之。如書所稱。如好
好色之堅確不移者。而況素習儒業。釋道兩門。尤所弗齒。今某等乃能幼習儒業。長列簪纓。現膺民
社。而乃鴻慕仙風。真龍沙一會。不可易視。須知道以誠入。若由一誠以至乎無不誠。道不遠矣。故經
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遠矣。何謂修人道。蓋大道本虛而實。充塞宇宙。人惟體道而
行。使此心量。無乎不周。大則包羅天地。凡一切靈蠢。俱在吾心量中。即孔門老安少懷。佛門度盡衆
生。道門方便接引。咸此一心為之也。然又要細細參究。靈根慧性。時時返觀內照。以心問心。某事合
道。某事不合道。出身加民。不使有一毫之未盡。此即儒門參贊位育。釋明性光透露。道門忘形合虛
之至理。故昔觀音大士。亦曾現宰官身說法。太上亦曾為柱下史。非入官之人。便不可學清虛之道。
倘能由予所言。事事秉一誠意。如誠以利民。民受其福。誠以興化。風俗淳美。誠以自持。臨政無苛。誠
以學道。惜精保神。仙佛與儒。寧外一心以求之乎。予於某等所厚望者。須體此太上好生之心。佛法
慈悲之念。與聖賢與聚勿施之言。不特為予門增輝已也。

凡學道之士。貴在精專。默運位機。冥心內照。致虛守靜。和光同塵。以遊於世。抱一以自修。勿雜念。勿
貪名利。內忘其心。外忘其形。以心御氣。以氣合神。以神合虛。以至於忘無可忘。復還清淨太虛。無為
之道。能明乎此。是為明道。勤修行之。是為行道。若夫南宮之法。雖云正法。然亦非了脫生死。度世無
為之大道。故太上云。清淨為天下正。又曰。保神固氣。長生之本。至筆錄雖非真一法門。而好之者多。
然亦有文士壽終。飛精附人。以發洩生平之學識者。至外丹鼎爐汞鉛。更屬惑世誣民。愚人受欺者。

不可勝數。未聞神仙以此度世。昔正陽授子黃白之術。子恐貽誤後人。遂蒙鑒此一念。拔度昇仙。今其所請。予深惜焉。

士生斯世。誰能株守方隅。故男子生以四方為志。然所謂四方之志者。為其訪道從師。業儒者負笈千里。學佛學仙者。芒鞋踏破。學未成。道未悟。不肯住脚。後世趨走名利。奔競勢要。或遊宦。或遊學。或遠商。皆從名利起見。又有一種貪嗜山水。不憚跋涉。雖有垂白雙親。亦置弗顧。不知此輩遠遊。均屬方隅之內。至於真人遊神冥漠。一息而經千里萬里。一時而徧六合三山。去不知其所往。神遊宇宙。來不知其所從。還歸虛寂。知此遊者。方為至遊。茫茫海宇。能通此者。百中罕一。

降務恕樓示眾云。予自三十年前。飛鸞演化。遂降神鄂渚。留跡此地。兆三品之良因。結萬緣之勝會。於斯樓基。啓大業。繼復遷於宋氏樓頭。肇以涵三之名。再移喬子之宅。演成上卷仙典。於今一回。想實同昨日事耳。但予之開化有成。惟賴爾等贊助。亦得諸始事之子。竭盡心力。此時雖大功告竣。均受宏庥。然於數始事之子。予心時為惻念。尚以為未足酬其勞者。故戀戀宮中。不即絕跡。蓋此故也。予憫世慈腸。不憚煩劇。留連塵界。無非上體穹蒼。好生之德。下憐眾生沉淪之苦。是以發廣大誓。歷劫度人。普施法乳。願盡恆河沙數。人人道岸誕登。幽域光明。遍照則老人一片婆心。不幾可少慰乎。非不知世事澆漓。人情淡薄。近來口食計窮。人不得不惟利是趨。然只一心謀利。所以奸盜詐偽。日見其甚。機巧叢生。詭心百出。害人欺世。利己損他。種種行為。即一技一能。亦用心良苦。究其由來。無非計利較之前人。更善鑽營。如此日偷。愈見其下。時災月厄。大盜官刑。旱蝗疾苦。因之頻加。第人於

惡念初萌之際。尚覺有執。雷震震。尚知畏懼。及漸染惡徑。反如履坦。似就輕車。偶因報應參差。遽謂神靈聾聵。遂逞放心。肆行無忌。雖雷霆在側。斧鉞當前。而其人若罔聞見也。曰我惟利是恃。不聞諍云。錢可通神之語。甚可憫惻。亦可發笑。如是等輩。焉有不永墮輪迴。縈纏孽報者乎。予卽欲解脫之。亦從何處下手也。

道之一字。為天地之祕機。為陰陽之精萃。立極宇宙。開化古今。至微至隱。無形無名。肇造化之象。祖物彙之根。厥始鴻濛。判於太鈞。佛也。此道仙也。此倫。儒之聖智。亦無所分。究溯由來。同原玉清。流支衍派。各別三乘。各開一教。各立一門。實者儒理。虛者禪心。虛虛實實。二五凝精。存亡守有。若渺若冥。恍恍惚惚。含於臍輪。位之又位。竅妙難尋。上窮月窟。下踏天根。閒來閒往。常靜常清。實者如斯。虛者常存。殊途一轍。歸還渾淪。道無可道人。忘其人。我忘乎。我忘亦忘。真是曰真忘。莫可擬論。有識之士。先立乎誠。誠則有明。明則著形。著乎內外。大道可行。行道無有難易之分。而一貫之曰誠。

當今凡沙一事。開化者廣。附和者多。其中不無真偽之別。又不無聚散之常。然人每以談凶說吉者為真。以詩詞歌賦者可聚。若予自飛鸞此壇。迄今數十年來。在予不以吉凶之兆動人。而二子亦不以禍福之機求應。雖無語言文字。可觀頗有禮樂威儀。可習。是以常處不變。歷久愈新。較之修聚。修散。駭俗驚人者。不相侔也。

人恐予門有異見。異聞。事足以動人。今予自觀。覺無甚聞見。可異。但不知人之聞見者。有異乎。無異乎。蓋無異。則為庸常。而庸常二字。所含者廣。人生履地承天。祇不過衣而衣。食而食。日用起居。甚無

異也。即庸常之說也。人生五官四體。共有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司聰司明之處。人皆有之。此無異也。人生幼而小學。長而明倫。凡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不過遵先王之訓。率聖人之行。以造夫為聖為賢之域。均不外中道而立。事極庸常。亦無異也。更有此佛仙二途。一則明性徹源。欲了生死。一則煉性煉神。希得長生。其迹似怪誕難憑。其人似渺茫難考。然以庸常之說論之。佛與仙。斷不捨本性而言修煉。亦未有去守中而說位微忠孝仁義之本。未嘗不時時在念。辭讓恭敬之事。未嘗不箇箇躬行。故事親孝。亦可稱仙中之孝子。事君忠。亦可作仙內之忠臣。凡以類推。舉能生物盡倫者。皆是仙根佛種。不冀仙佛。而仙佛自然有得。其故實由於三教殊途同歸太極。無所分別門戶也。予三品典內。明究斯旨。極為精備。若世之小儒。全不知此中合一之理。妄加議論。竊為譏議。予亦不問其心思何似。而但哂之為腐為迂也。凡人問道而來。其有所聞見。雖予未盡知。但不作奇異觀。即是大識者。若論皈予明。亦僅可作庸常事看。方是大家模樣。既心切予道。予惟以大道教人。大者亦不過此庸常二字而已。

予明廣大。溟漠中。寓有慈惠。恍惚中。放有光明。凡所投誠。如果真信不二。再無不以神感通。只慮人之視我。為可有可無。予亦難應之。以立求立應。神思之不可度。理信然也。苟能事父母。以愛敬。事兄長。以和遜。待朋友。以信實。處身世。以公平。修己克私。敦倫務本。是即日對予面。日聞予言。予默會之。問自首肯也。

欲知生者之死。曷不觀死者之生。夫生者之死。人第知算盡則死。而死者之生。人或云死即受生。

者。又有云。死既不測。焉定其生。又有云。無所為死。後有生之據。種種議說不一。不知古云。死生之義。大矣。其實不可得而易為之說也。以正理論之。人稟陰陽之炁。以受生。得清濁之炁。以分形。來則茫茫。如東輪晨擁。人第見夫日之升矣。又焉能親親其發於扶桑者。為真耶。為非真耶。及其死也。冥冥然。任百體稿然。如西鳥之落。倏忽而下。人第見其日之夕矣。又焉能目擊其沒於崦嵫者。為真耶。為非真耶。故執理之士。只究本來現有之軀。行真實不二之事。彼生彼死。惟順受其正而已矣。命可知也。不可言也。數有窮也。弗如守之。此大儒明生死於未有我前。而會之以意。順生死於既有我後。而反實歸空。其位之又位。微之又微。俱非世人可得而道也。

世傳斗儀七十二。內隱真諦三十六。其他不過以儀文垂教者也。不知禮斗一事。不特子門科教為多。即如來門。亦多此支天禮法。諸品亦自不同。然佛藏中心品。較道科為勝。皆具梵音。兼有成就法。甚為深妙。禪那家。亦有以此見性明心。如彼慧燈一燭。覺照一切處。無不朗徹。夫此暗室。未有光焰。俱作黑漆。人彼此不相面。既而忽然一炬。便覺上下洞達。光明四照。得如斯樂勝。譬彼禮支天者。雖愚柔無識。苟誠懇堅摯。遵依梵教。信禮如法。一旦開霽。俱能了悟。如我如來。睹明星。嚆拈花示眾。亦復如是。是知梵音神妙。具六通力。無有勝者。其功德力。誠不可議。即予位科。祕簡上仙真宰。尚有尊奉。每按天地同輪度數。依法瞻禮。倘根具有開功行參差。亦不易得受上真靈寶太位科教。故彼支天為眾星主。居諸天尊。其願深固。其慈廣大。其法無邊。凡九品果徒。尚莫能窺測。傳經五斗。俱係科詞。其中皆有隱秘。不傳下士。非九天真器。亦不得聞斯語。然亦可習此條科。肫誠懇禱。依義修持。其

神驗亦各各異。或親降紫宸。或靜現臂面。或天華繽紛。或仙品陳設。咸如意欲。均使如願。上士希仙。即可追求。中士祈願。無不各遂。禱禳一切。尚小果報。於此中得大智慧。大解脫者。不勝計。更有親受位靈三五之真工。而超證修持。居第一義。俱得此力。譬彼念阿彌陀佛。接引者。遂得化生八功德池。作變體成蓮華。亦如是微妙。如聖經所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彼禮支天者。亦復如是。無第一義可解。是即第一義。無法象中。先有法象。而終歸於無法象也。妙哉。

經之一字。原所以教人守經不變。常敬常畏。上智觀之。默有感會。中士視之。知所警惕。小民知之。咸生畏懼。故予設教訓人。在此一字。有許多訓迪。非假語言文字。以自位也。然訓迪之要。首在收心。心有所警惕。則勿論敬神事人。皆如在其上。必敬必戒。時刻翼翼。終日乾乾。對越神明。尤加謹慎。先自一事以至百事。自小事以至大事。收心在腔子。而勿使放失。則漸臻純熟。久自心有所主。而不致膽大氣粗。漫無忌憚矣。此收心之法。即予始教之綱目。即予演經之主宰。亦即予平日所說修仙成佛之妙諦也。天下愚之士。縱不能默會幽深。合神位遠。而凜此章程。事天格神之際。尚不能一為點檢約束。此野劣猿猴。使令猖獗。蓋由此等平日於收心之學。全不體究。徒侈結習。枉縱情慾。無明時懺識性難調。種種任意。慣成放誕肆行之積習。俗網昏迷。不醒響震之位音。以致對越神明。妄意放蕩失禮踰閑。有不可自問者。如是之人。在人情則云不稽之輩。在世事則云誕慢之子。在儒教則云不屑之徒。在釋門則云玷清規之夫。在予道。則云狂悖之士。焉所取也。經之為言。敬也。既無敬。經何庸說乎。經之教人。以心也。心既放。經何庸設乎。惟經以印心。心即經要。經之所以非徒託諸語言文字。

也。憫哉。予不禁為彼等惻然。

凡事神者對越神明。儼然如在。或左或右。皆凜祇承。非惟衣冠必整。亦且容貌必端。兢兢恪敬。手足動止俱宜安詳。朝禮拜飭儀度中節。從容閒雅。莊重合數。如上位神靈向我中處。指視甚嚴。凜不可慢。如是敬畏。似下之奉。上臣之見君。必盡其禮。然下事上。臣見君。或有未出於真誠真敬者。若畏敬之心存於中。自無偽誠偽敬之事。至於事神。又非君上可比。以其神靈赫奕。感召甚速。呼吸相通。捷如影響。有令人不得不生畏敬。不敢不生畏敬者。總以神之昭格。不可度也。如是先存一事神之意。而來者。其心是必在敬神一邊。豈尚敢嬉笑戲渝。不恭不敬。視為兒戲乎。雖予無甚足觀。但既存事神之心而來。即神有神無。俱宜自盡其心。自盡其禮。此道不明。焉能為人。焉能事神。神乎人乎。相感以誠。誠能格天。天德是馨。儀禮百千。端在一心。真心偽。又在自存。自盡謂忠。以實為真。真誠應物。格致修身。由身而家。不外乎心。齊治平者。總乎至誠。參贊位育。皆基是根。爾諸小子。龜勉是行。

鸞手之難。非同泛泛。有天成者。有人力者。要必夙具慧性。智根通達。性氣和平。心神淡定。與世道相違。向有善信。不欺於物。不驚乎外。敬恪純一。體致安然。必謹必慎。時凜誠訓。無二無三。不疑不詐。方得心手相應。神人合體。機智靈通。不阻神意。如寂靜逍遙。意致冲和。自然純化者。此天成者也。由生漸熟。必加煉度。然後臻極者。此人力者也。要之總在誠實於平日。而言行不苟。所存所著。與神契合。臨時又斂神聚氣。心性靜恬。氣住神住。機圓心活。亦此之謂也。蓋鸞手為神所憑。依凡言有所損行有所虧。以及虛浮詐偽。疑二相參。皆神所不取。既不取其人。焉能附其身乎。即臨事之時。苟分心於

外。及動起七情。或自生疑退。或間有怠惰。皆阻神機。不能久遠。此所以得真鸞手之難。而得予之鸞手為更難。而得演經說法之鸞手為愈難也。不知予之開化。首在得人神之憑依。又兼有德而具靈根者。故鸞手二字。亦不易言之。

人當年茂。每事應自束性。乃德之基。不可不涵之溫厚。故儒門存心養性。即予明煉氣煉神之謂也。學道者。未學死。不能死焉。得生藏生機於死竅中。在人自己會。不然。則日見求生。日見就死矣。此生生之道。大有位與。勿為習染。休被塵迷。明人一點。如暗室張炬。頓生光明。莫把聰明向無用處使。誠恐子縈縈俗務。固為人情不免之事。然子較庸俗不同。自宜毋存凡見。此時予即為子殷殷印證。然亦無者不能增。有者不能減。雖欲為之造命。其如定命何。今特與子言之。冀子了悟。一切有為之法。悉如夢幻泡影。子但循分安時。求證將來妙果。則乘予開闡之日。儘足開子慧性。方是子七十年來收緣結果之功。子須從此漸排塵累。擺脫俗情。大作整頓。收拾性靈。以待緣至。即可助子闡演利賴無窮。抑且於爾往昔生中修持。自得圓通早證矣。

既皈予門。須體予意。以敬畏存心。以和平待人。勿貢高以自矜。勿驕奢而傲物。縱妖冶盈前。當思坐懷不亂之下惠。雖人將橫逆加我。必須學三自反。無過之君子。豈不知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予明弟子。率領眷屬。皈依云。向道之誠。然諸子但知取一道名。便是皈依。殊失皈依之義。不知皈依。乃以道為歸。依者以道為宗主。而依倚之也。若能信受奉行。遵守法戒。於道門不犯規律。於人事不壞綱常。心術端正。誠敬勿欺。凡事依理而行。方不失皈依之義。方可稱皈依之人。倘止求一道名。

遂了皈依之念。實為無益。況彼等婦女童穉。無所知見者乎。

嚮慕予道。必須敬信。諸事款本。若甘自棄。使日流於汙下。苟能行健。即日進於高明。至於涵精育萃。攝性調情。又端在有涵養澄靜之學。存虛無杳冥之心。方克有濟。倘自不收束。則日粗浮。神之不接。尚小而過之招報甚嚴矣。

示洪篤誠子亦問予涵三之名義乎。旨兩儀肇判。三才遂分。然天有三光以昭示萬物。地有三教以維持人心。但人有氣稟不齊。故釋典有三乘。仙藥有三品。即儒家亦有上中下氣質之不同。究其初。厥賦維均。本屬一氣中涵一理。所以三教雖分。同出一原。若參透三教之理。毫無彼此之異。自同歸太極之精矣。夫太極者。即所謂先天一炁。兩儀從此而判。三才從此而分。若夫三教。則太極之支流。雜派也。原其始。無非一理。是以予壇特命涵三之名。蓋會三歸一。又一道中包涵三教耳。若位門修煉工夫。有雜有正。雜則言接命延年之方。正則惟談金丹大道。金丹者。即佛法所謂圓明覺性。是也。非金非石。而金石無以比其堅。分陰分陽。而陰陽無以喻其妙。靈應無方。神通難擬。修之則寸田尺宅可長生。百年千年可常存。彼藥物火候二八一觔。子午抽添。水升火降。皆支言耳。其實窮究性命之旨。降伏其妄心。道即在目前矣。予昔指位篇。曾揭此義訓人。有云。報言學道諸君子。好把無毛猛虎牽。夫無毛猛虎者。心也。心之所之為意。意者。位門所謂黃婆。於人身中脾土是也。水在下難升。火在上難降。意至專一。則炁自隨。故丹訣有云。黃婆牽引入中央。蓋金為水母。木為火母。以此東王公配西王母。而生水火兩男女。然必以意為烹煉。方能成就。故丹訣又云。本因戊己為媒聘。遂使夫妻

正合歡。雖丹經有如此種種名相。皆屬假妄。若降住此心。則一切皆空。太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如涵三之意。三且不名。涵於何有。涵且不名。三於何分。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了此道者。是真修行人也。

自己本來心性。究未明了。所以冤業牽纏。輪迴往復。此劫未盡。彼劫又生。惡報未消。業債又起。沉淪愈久。陷溺愈深。渺渺泉鄉。茫無出路。悠悠歲月。何日起昇。夫人身難得。樂土難生。耳目聰明。皆上蒼篤生之德。衣食饒足。實前世修積之功利。名富貴。豈可強求。壽夭窮通。原非倖致。苟不能上酬覆載之恩。下答鞠育之德。是輕生忘本。已負莫大之愆。或更加以敗亂倫常。斷喪根本。存心積慮。惟機械巧詐之是工。處世待人。盡刻薄殘忍之是務。對三光而不知敬仰。毀二教而不屑尊從。污穢人羣。傷失本性。生則難辭惡疾。橫喪天年。死則難解冥刑。打入地獄。凡此等眾。寧不可悲。須知天堂有路。只教心地光明。今日撒手。今日即空。明日回頭。明日即了。笑人生一場虛夢。誰能夢裏尋真。歎世上多少虛花。孰向虛中著實。生時不知修省。死後魂魄皆昏。依草附木。本來之靈性何存。泣地怨天。夜臺之淒涼誰顧。一旦改形換面。失却人身。萬劫沉淪。了無出路。可不畏哉。

世人曠劫以來。迷失真性。全不皈奉三寶。只圖利養色身。不知色身是假。終有敗壞。若金丹大道長生不滅。亦無生亦無死。但所謂金丹者。非如外道旁門。燒丹煉汞。惑世誣民。使人傾家破產。終無一成。而且有害也。神仙修丹。即是修心。人人有此金丹。惜自己不肯修煉。以致隨劫輪迴。永無解脫之日耳。須踴躍誓願。首謝前愆。皈依三寶。所謂三寶。釋曰。佛法僧寶。道曰。道經師寶。名雖各異。理實一

也從此永久奉道即可證清淨道身夫覺悟只在一心心同太虛無量無礙若能覺悟即可自度否則沉淪億劫雖萬種慈悲亦難拔度矣

自古皆有死然其中亦有前劫善根未熟而死者亦有惡業未盡而死者亦有學佛學仙中途改覺以致善果未成惡業漸長而死者又有生平為惡無厭終年能改過自新臨命終時因此一念能自改悔轉劫遂好善修為正道者故此一生有男女富貴貧賤壽夭之不一非上蒼有意區別皆由善惡自招若前生好善樂道今世又能好善樂道則天福自致天堂可躋如其不能則天路閉塞無門可入地獄惡報無由出離第一要發信崇心信奉三寶自能消曠劫罪愆出生死苦海證長生之大道第二要發懺悔心悔歷劫不知位功未能修煉自心性體被無明煩惱蔽翳以致淪於鬼趣此一悔心能生種種功德譬如磨鏡塵垢既去透體光瑩故知生死心為根本心欲長生即當崇善善乃福基惡實禍兆作善作惡總屬乎心心有一善如地生嘉禾灌溉滋茂收穫必美一念有惡如雲蔽虛空日為掩暗其光便滅若能改悟如風吹雲翳雲散光現虛空湛然學道之士性體虛明亦復如是世人不知修道真訣將謂愚昧凡夫何堪修道豈知道本在人不是離了心性別有一種道理若別有一道可修諸佛諸仙便屬欺世其實修心即是修道人但一心悔過自修道不遠矣試聽誦經其中語句雖多無非表此一心心本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初無一毫人欲之私何謂人欲蓋隨各人所欲或富或貴或好色或美食種種貪妄之心皆名為欲此欲一萌即離天性遂致迷真逐妄落無數階級故不得名為天性而曰人欲也又此欲各各有各各異非大同之理非至公之心故云私今

後但去此私心。除却意念。令通體光明。復還天性。則道在通矣。若言下頓悟此性。即是金丹大道。日參究本來。自得了脫苦趣。

人生之初。惟止一性。並無他物。夫此性者。先天一炁是也。天得之以致清。地得之以致寧。人得天地清寧之炁。以成形。於是遂有陰陽清濁之分。然此天地之炁。始於太極。所謂太極。即是先天一炁。因天地由此而生。故曰先天。此炁在人。則謂之性。人未生時。此一點真性。投於母腹。得父精母血而成形。然此精血。亦稟天地清寧之炁而生。因此時既有精血。遂有形相。從清虛元陽無相中。落於有相。而先天之炁。於是難而無形。故太上云。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此之謂也。方其未出母腹。藏於無形。其性其命。尚渾而為一。及墮地一聲。已將太虛圓明光大之體。一聲叫破。於時性既發露。命亦隨之。遂有窮通壽夭之不齊。但性體本善。而既生之後。性光隱而不見。遂有心之名。然性即心體。心即性用。二者各分天地。故性曰性。天。心名心。地。至於用意。又落第三階級。愈流愈遠。愈遠愈失。所謂水出崑崙。使不清也。既有形相。便有五官四肢百骸六根之不一。太上云。不物中物。不有中有。正謂此也。惟仙佛深達此理。直究本來。所以仙家之七返九還。亦祇是煉情歸性。歸性即太上所謂歸根復命。而佛法種種。亦不過修明此性耳。人自曠劫來。縱無明性。迷失真宗。夫此無明。何得亦謂之性。譬比溟渤。同謂之海。其波濤洶湧莫測之狀。總屬海水。不得謂溟渤是水。其波濤非水也。使波平濤息。則海水清淨之體。還復如是。若人能降心。除去妄想。使情歸於性。則太極真元全體造化。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矣。故聖門之忍性。忍此無明。予明之煉性。煉此無明是也。然作罪根因。又屬妄認色身是我。

種種計度。以養此色身。雖衣食充口體。猶以為未足。故大上經中。先示斷障之法。今勿起貪瞋。貪則有損人利己之事。瞋則如人之有恨。己之無而怨天尤人之罪。日積月深矣。及至天曹考較。地府減祿大數迫時。撒手而往。生平衣祿歸何處。業鏡臺前事事真。渾身有口難分說。始悔從前錯用心。昔演典談經。龍沙顯跡。八品位文。闡自毘陵。曾費數萬計。嗣又丕振宗風。宣演五品。亦費數千。至於涵三闡教。演清微典。已較前節畧。僅千餘矣。後演禪宗。蒙佛慈指示。諸凡從儉。以冀早成。是歷來演典談經。未嘗不大有布施。然世風漸替。好道無人。所以後此宣演。皆量時度勢。不多繁費。今某既肩斯任。功德匪小。予非欲從陋就簡。不過體諒一官薄俸。無甚盈餘。所以從儉行事。非予自輕祕旨。衰慢位文。以俯就於人也。然應辦儀物。仍不須節省。演務重大。禮制莊嚴。況開闡靈文。求真班列。諸神侍衛。非小可事也。以適中為要。

料理演務。又兼積誦經藏。固是難事。然必須善諭諸子。毋使誠意散渙。毋致始勤終懈。方有利並予。不惜委曲開導。誠欲子等真切誠信。發於自然。方為功德。果能肫篤奉道。隨處皆有感應。不求福而福自至。不圖報而報自豐。天人感名。捷於影響。子等勉旃。

邊邑土瘠民貧。又值災厄之後。為民父母。最宜愛惜蒼黎。如保赤子。疾病疴瘥。俱要護持。與民共苦樂。正宰官盡職之事。夫上天好生。莫重於民命。凡為有司者。不特慎刑為要。若無教化。及民使知觀感。不能格於有恥。亦是有司之過。若博泛愛之虛聲。致令刑賞不明。舉錯倒置。使民無所依賴。而手足莫措。更是有司之過。至於辨冤理屈。折獄於片言之閒。入死出生。定案於寸毫之上。尤宜審慎。非

可忽也。古昔明吏如文忠公。其福報在於子孫。史冊可證。究其由來。皆一心在於好生。便已作福無量。宜體此恕字。恤民之命。養民之力。惠之以恩。使之以義。照鑒無私。福澤遠大。正未艾也。

書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但立心行善。忠君恤民。苗彝愚民。鎮之以威。撫之以恩。威恩交施。柔剛並用。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遘。能如是存心。如是行事。天必佑之。自然所願從心。有求皆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邊郡赤子。貧苦者多。宜加意撫恤。發奸摘伏。宜小心慎重。岩疆之民。易於歸化。亦易於梗化。惟在恩威調劑之力也。

涵三語錄後記

道何言哉。道而不可言也。又奚以五千為。是道之在宇宙者。已挾精蘊於函關。授受間矣。外此何庸片紙隻字乎。然自西度以來。聲教漸以寢微。而後起之論。若簣鼓然。類皆以五千言之緒餘。而肆其唾涕者也。迨日就久遠。後之人愈拾其唾涕。而唾涕之遂成舌戰。彼此交攻。較之簣鼓。尤甚。我孚佑帝師。慈憫聲蹟。為之振鈴鐸。以警醒之。不啻青牛再度。大其聲而疾呼也。於是結壇鄂渚。開玉局。以佈金沙。特演大乘三品真經。擴五千言所蘊蓄者而洩之。收五千言所散出者而合之。極闡微旨。透闢真宗。心印聖賢。而道通仙佛。是又煥然兩間一新之文字也矣。聞於演典之暇。偶論妙理。或尋章句。無非為世道人心計者。其中勉敦倫常。期修心性。即一言一字。盡足開悟。本來啟迪後學。誠濟世之津梁。渡人之梯筏。曩時親炙休光者。私相記載。惜祕諸寶笈。未獲流通。今幸金陵孫子。因刊三品便函。而纂輯之為一帙。標作涵三語錄。同付剞劂。將以斯為三品便函。附也。真思文字之障。我孚佑帝師。因已深疾之。以其蔽巧蒙愚。為人心害。鼓非惑是。為世道憂。不以此急出而正之。則真偽混淆。將唾涕相沿於無已。是此錄雖若為三品之緒餘。然何莫非唾涕之精髓也耶。以我師之唾涕。醒天下之唾涕。而滴滴甘露。沁人心脾。有真性者。將味精髓於唾涕中矣。尚何經與錄之分哉。世之人。以為語錄。可以為三品之緒餘。可即以為三品真經。亦無不可。是為記。乙卯孟春中澣。顯化真人弟子王真稽首恭記。

--	--	--	--	--	--	--	--	--	--	--	--	--	--	--	--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修真傳道論

自由出版社印行

呂祖修真傳道集小序

昔虞廷十六字。為傳心之祖。嗣後孔門授受。亦止一貫一言。若是乎傳道固無庸多說也。然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一書。所述仲尼之言。多論語所不載。意當時性天之說。繁詳多秘。而不傳者。世傳呂祖受道於正陽帝君。以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而三千功行已完。何其直捷。及閱修真傳道集。指陳天人性命之旨。不憚曲折反覆。詳哉言之。獨異於虞廷十六字。孔門一貫一言者。則又何也。集傳於華陽施肩吾。肩吾唐元和年間進士。隱洪州西山。矢志不仕。嘗有詩曰。氣本延年藥。心為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足以知其所養矣。呂祖遊睦。見其趨尚烟霞。授以還丹大道。此集之傳。所自來也。但當年問道。應尚有秘密口訣。不能筆之於書者。所謂口口相傳。不記大今。皆不可得見矣。原本多訛。今將舛錯者改正。其餘闕疑。分十八篇為上下二卷。

--	--	--	--	--	--	--	--	--	--	--	--	--	--	--	--	--	--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

男劉隆誠清惠
姪劉允誠清虛全校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參訂

修真傳道論上

呂祖開修真工夫要訣正陽祖師因述金丹大道口授
呂祖呂祖集卷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傳之於世

論真仙第一

呂祖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壯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鍾祖曰。人之生。自父母交會。而二氣相合。即精血為胎胞。於太初之後。而有太質。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母分離。自太素之後。已有升降。而長黃芽。五千日氣足。其數自滿八十一。大方當十五。乃曰童男。是時陰中陽半。可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走失先陽。耗散真氣。氣弱則病。老死絕矣。平生愚昧。自損靈光。一世完頑。時除壽數。所以來生身有等殊。壽有長短。既生復滅。既滅復生。轉轉不悟。而世世墮落。則失身於異類。透靈於別殼。至真之根性。不復於人。旁道輪迴。永無解脫。或遇真仙至人。與消其罪。報除皮脫殼。再得人身。方在癡暗愚昧之中。積行百劫。升在福地。猶不免饑寒殘患。迨暗還暗升暗遷暗漸得完全形貌。尚居奴婢卑賤之中。苟或復作前孽。如立板走丸。再入旁道輪迴。

呂祖曰。生於中國。幸遇太平。衣食稍足。而歲月未遲。愛者安。而嫌者病。貪者生。而怕者死。今日得面尊師。再拜再告。念生死事大。敢望開陳。不病不死之理。指教於貧儒乎。鍾祖曰。人生欲免輪迴。不入於異類。軀殼嘗使其身無病。老死苦頂天立地。負陰抱陽。而為人也。為人勿使為鬼。人中修取仙。

中升取天

呂祖曰。人死為鬼。道成為仙。仙一等也。何以仙中升取天乎。鍾祖曰。仙非一也。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可以為鬼。可以為仙。少年不修。終情縱意。病死為鬼。知之修煉。超凡入聖。脫質為仙。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功成隨分也。

呂祖曰。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鍾祖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離於鬼。人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神仙不離於神。天仙不離於天。

呂祖曰。所謂鬼仙者何也。鍾祖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闕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已。

呂祖曰。似此鬼仙。行何術。用何功。而致如此。鍾祖曰。修持之人。不悟大道。而欲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古今崇釋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釋門真大得手者便是金仙誠可笑也。

呂祖曰。所謂人仙者何也。鍾祖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術。信心苦志。終世不移。五行之氣。悞交悞合。形質且固。八邪之疫。不能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呂祖曰。似此人仙。何術何功。而致如此。鍾祖曰。修持之人。始也或聞大道。業重福薄。一切魔難。遂改初心。止於小成。法有功。終身不能改移。四時不能變換。如絕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忘七情者。豈知有

十戒。行激咽音者。哈海平吐納之為錯著。暗採補者。笑清淨以為愚。好即物以奪天地之氣者。不肯休糧。好存想而採日月之精者。不肯導引。孤坐閉息。安知有自然。屈體勞形。不識於無為。採陰取婦人之氣。與縮金龜者不同。養陽食女子之乳。與煉丹者不同。以類推究。不可勝數。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於大道。止於大道中。一法一術。功成安樂延年而已。故曰人仙。更有一等。悅須臾。厭持久。用功不謹。錯時亂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

呂祖曰。所謂地仙者何也。鍾祖曰。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於小成之法。不可見功。唯長生住世。而不死於人間者也。

呂祖曰。地仙如何下手。鍾祖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先要識龍虎。次要配坎離。辨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晚。收真一。察二儀。列三才。分四象。別五運。定六氣。聚七寶。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顛倒。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也。三田反覆。燒成丹藥。永鎮下田。煉形住世。而得長生不死。以作陸地神仙。故曰地仙。

呂祖曰。所謂神仙者何也。鍾祖曰。神仙者。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關節相連。抽鉛添汞。而金精煉頂。玉液還丹。煉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呂祖曰。所謂天仙者何也。鍾祖曰。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神仙厭居三島。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為天仙。若厭居洞天。効職

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於天地有大功。於今古有大行。官官升遷。歷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陽天。歷任八十一陽天。而返三清虛無自然之界。

呂祖曰。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謂人仙地仙神仙之法。可得聞乎。鍾祖曰。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三成之數。其實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

呂祖曰。古今養命之士。非不求長生也。非不求升仙也。然而不得長生升仙者何也。鍾祖曰。法不合道。多聞強識。小法旁門。不免於疾病死亡。猶稱尸解。假迷惑世人。互相推舉。致使不聞大道。雖有信心苦志之人。行持已久。終不見功。節序入於泉下。嗚呼。

論大道第二

呂祖曰。所謂大道者何也。鍾祖曰。大道無形無名。無問無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

呂祖曰。古今達士。始也學道。次有道。次得道。次道成。而於塵世入蓬島。升於洞天。升於陽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師獨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行。於道獨得隱乎。鍾祖曰。僕於道也。固無隱爾。蓋舉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聞大道而無信心。有信心而無苦志。朝為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憂勤。終則懈怠。僕以是言大道難知難行也。

呂祖曰。大道難知難行之理如何。鍾祖曰。以旁門小法。易為見功。互相傳授。至死不悟。遂成風俗。敗

壞大道有齋戒者有休糧者有採氣者有漱咽者有離妻者有斷味者有禪定者有不語者有存想者有採陰者有服氣者有持淨者有息心者有絕慮者有開頂者有縮龜者有絕迹者有看讀者有燒煉者有定息者有導引者有吐納者有採補者有布施者有供養者有救濟者有入山者有識性者有不動者有受持者旁門小法不可備述至如採日月之華奪天地之氣心思意想結丹砂屈體勞形欲求超脫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為真胎息絕念忘言養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真氣金槍不倒黃河逆流養命之下法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術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挂意以咽津為藥如何得造化聚氣為丹如何得停留指肝為龍肺為虎如何得交合認為鉛離為汞如何得抽添四時澆灌望長黃芽一意不散欲求大藥差年錯月廢日亂時不識五行根蒂安知三才造化尋枝摘葉迷惑後人致使大道日遠日疎異端並起而成風俗以失先師之本意者良由道聽塗說口耳之學指訣於無知之徒遞相訓式節序而入於泉下令人寒心非不欲開陳大道蓋世人業重福薄不信天機重財輕命願為下鬼

呂祖曰小法旁門既已知矣其於大道可得聞乎鍾祖曰道本無門問本無應及乎真原一判大朴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為體二為用三為造化體用不出於陰陽造化皆因於交媾上中下列為三才天地人共得一道道生二氣二氣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惟人也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命保生以合於道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久

呂祖曰。天長地久。亘千古以無窮。人壽百歲。至七十而尚稀。何道之獨在於天地而遠於人乎。鍾祖曰。道不遠於人。人自遠於道耳。所以遠於道者。養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識時。所以不識時者。不達天地之機也。

論天地第三

呂祖曰。所謂天地之機。可得聞乎。鍾祖曰。天地之機。乃天地運用大道而上下往來。行持不倦。以得長久堅固。未嘗輕泄於人也。

呂祖曰。天地之於道也。如何謂之運用之機。如何謂之行持之機。運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見功。鍾祖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數。天得乾道以一為體。輕清而在上。所用者陽也。坤得坤道以二為體。重濁而在下。所用者陰也。陽升陰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於道。而起首有時。見功有日。呂祖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陽也。陽主升。何以交於地。地得坤道。所用者陰也。陰主降。何以交於天。天地不交。陰陽如何得合。陰陽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無作用。雖有起首之時。見功之日。大道如何可得也。鍾祖曰。天道以乾為體。陽為用。積氣在上。地道以坤為體。陰為用。積水在下。天以行道。以乾索音首於坤。一索之而為長男。長男曰震。再索之而為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為少男。少男曰艮。是此天交於地。以乾道索坤道而生三陽。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於乾。一索之而為長女。長女曰巽。再索之而為中女。中女曰離。三索之而為少女。少女曰兌。是此地交於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陰。三陽交合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合於三陽。而萬物成。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運行於道。乾

坤相索而生六氣。六氣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陽中藏陰。其陰不消。乃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所以陰自天降。陰中能無陽乎。陰中藏陽。其陽不滅。乃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所以陽自地升。陽中能無陰乎。陽中藏陰。其陰不消。復到於地。陰中藏陽。其陽不滅。復到於天。周而復始。運行不已。交合不失於道。所以長久堅固者如此。

呂祖曰。天地之機。運行於道。而得長久。乃天地作用之功也。惟人也。雖有聰明之性。留心於清淨。欲奉行大道。小則安樂延年。中則長生不死。大則脫質升仙。如何作用。運行大道。法動天機。而亦得長久堅固。浩劫長存。鍾祖曰。大道無形。因彼之所得而為形。大道無名。因彼之所有而為名。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陰道。陽道。人得之。朝廷則曰君臣之道。閨門則曰夫婦之道。鄉黨則曰長幼之道。庠序則曰朋友之道。室家則曰父子之道。是見於外者。莫不有道也。至於父母交會。其父則陽先道。而陰後行。以真氣接真水。心火與腎水相交。煉為精華。精華既出。逢母之陰。先進以水。滌蕩於無用之處。逢母之陽。先進以血。承受於子宮之前。精血為胞胎。包含真氣。而入母子宮。積日累月。真氣造化成人。如天地行道。乾坤相索。而生三陰三陽。真氣為陽。真水為陰。陽藏水中。陰藏氣中。氣主於升。氣中有真水。水主於降。水中有真氣。真水乃真陰也。真氣乃真陽也。真陽隨水下。行如乾索於坤。上曰震。中曰坎。下曰艮。以人比之。以中為度。自上而下。震為肝。坎為腎。艮為膀胱。真陰隨氣上行。如坤索於乾。下曰巽。中曰離。上曰兌。以人比之。以中為度。自下而上。巽為膽。離為心。兌為肺。

形象既備。數足離母。既生之後。元陽在腎。因元陽而生真氣。真氣朝心。因真氣而生真液。真液還元。上下往復。若無虧損。自可延年。如知時候無差。抽添有度。自可長生。若造作無倦。修持不已。陰盡陽純。自可超凡入聖。此乃天機深造之理。古今不傳之事。公若信心而無猶豫。名利若枷杻。恩愛如寇讐。避疾病若怕死亡之難。防失身於別殼。慮透靈於異類。要有清淨之志。當且杜其根源。無使走失。元陽耗散。真氣盛而魂中無陰。陽壯而魄中有氣。一升一降。取法無出乎天地一盛一衰。往來亦似於日月。

論日月第四

呂祖曰。天地之理。亦粗知矣。日月之躔度交合。於人可得比乎。願聞其說。鍾祖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運行日月。日月者。太陰太陽之精。默紀天地交合之度。助行生成萬物之功。東西出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寒暑相催。而魄中生魂。魂中生魄。進退有時。不失乾坤之數。往來有度。無差天地之期。

呂祖曰。東西出沒。以分晝夜。何也。鍾祖曰。混沌初分。玄黃定位。天地之狀。其形如卵。六合於中。其圓如毬。日月出沒。運行於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東西。周行如輪。凡日東出而西未沒。為晝。西沒而東未出。為夜。此日之出沒。以分晝夜也。若月之出沒。不同於日。載魄於西。受魄於東。光照於夜。而魄藏於晝。積日累時。或出或沒。自西而東。其始也。魄中生魂。狀若彎弓。初度而光照於西。其次也。魄中魂半。時應上弦。初夜而光照於南。其次也。魄中魂滿。與日相望。初夜而光照於東。其次也。魂中生魄。狀

如缺鏡。初晝而魂藏於西。其次也。魂中魄半。時應下弦。初晝而魄藏於南。其次魂中魄滿。與日相背。初晝而魄藏於東。此月之出沒。以分晝夜也。

呂祖曰。南北往來。以定寒暑者何也。鍾祖曰。冬至之後。日出辰初五十分。日沒申末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北而南。以冬至為期。自南而北。以冬至為期。夏至之後。日出寅末五十分。日沒戌初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北而南。以冬至為期。自南而北。以冬至為期。乃寒為暑也。自北而南。以夏至為期。乃暑為寒也。夏之甲乃冬之夜也。冬之甲乃夏之夜也。冬至之後。月出自北而南。比於夏至之後。月出自南而北。比於冬至之日也。此日月之往來。以定寒暑者也。

呂祖曰。天地之機。陰陽升降。正與人之行持無二等。若日月之出沒。往來交合。踴度於人可得比乎。鍾祖曰。天地之機。在於陰陽之升降。一升一降。太極相生。相生相成。周而復始。不失於道。而得長久。修持之士。若取法於天地。自可長生而不死。若比日月之踴度。往來交合。止於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盡陽純。月華瑩淨。消除暗翳。如日之光輝。照耀於下。土當此時。如人之修煉。以氣成神。脫質升仙。煉就純陽之體也。

呂祖曰。修真奉道之士。其於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日月精華交合之度。下手用功。於二者何先。鍾祖曰。始也。法效天機。用陰陽升降之理。使真水真火。合而為一。煉成大藥。永鎮丹田。浩劫不死。而壽齊天地。如厭居塵世。用功不已。當取日月之交會。以陽煉陰。使陰不生。以氣養神。使神不散。五氣朝元。三花聚頂。謝絕俗流。以歸三島。

呂祖曰。若此之功。驗深達旨。趣所患。不得時節。耳。鍾祖曰。天地之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日月之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人之氣液。一晝夜一交合。

論四時第五

呂祖曰。天地日月之交合。年月日時。可得聞乎。鍾祖曰。凡四時有等。人壽百歲。一歲至三十。乃少壯之時。三十至六十。乃長大之時。六十至九十。乃老耄之時。九十至百歲。或百二十歲。乃衰敗之時。此身中之時。一等也。若以十二辰為一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時有春夏秋冬。時當春也。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為溫。乃春之時也。時當夏也。陽中有陽。其氣變溫為熱。乃夏之時也。時當秋也。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為涼。乃秋之時也。時當冬也。陰中有陰。其氣變涼為寒。乃冬之時也。此年中之時。二等也。若以律中起呂。呂中起律。凡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辰。三千刻。一十八萬分。月旦至上弦。陰中陽半。自下弦至月望。陽中陽。自月望至下弦。陽中陰半。自下弦至晦朔。陰中陰。此日月中之時。三等也。若以六十分為一刻。八刻二十分為一時。一時半為一卦。其言卦定八方。論其正分四位。自子至卯。陰中陽半。以太陰中起少陽。自卯至午。陽中有陽。純少陽而起太陽。自午至酉。陽中陰半。以太陽中起少陰。自酉至子。陰中有陰。純少陰而起太陰。此日中之時。四等也。難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時也。去速而來遲者。年中之月也。急如電光。速如石火者。日中之辰也。積日為月。積月為歲。歲月蹉跎。年光迅速。貪名求利。而妄心未除。愛子憐孫。而恩情又起。縱得回心向道。爭奈年老氣衰。如春雪秋花。止有時間之景。夕陽曉月。應無久遠之光。奉道之士。難得者。身中之時也。艷

陽烟景百卉芬芳。水榭危樓。清風快意。月夜閒談。雪天對飲。恣縱無窮之樂。消磨有限之情。縱得回心向道。須是疾病纏身。如破舟未濟。誰無求救之心。漏屋重完。忍絕再修之意。奉道之士。虛過者。年中之時也。晨雞未鳴。而出戶嫌遲。街鼓遍聞。而歸家恨早。貪癡爭肯暫休。妄想惟憂不足。滿堂金玉。病來著甚抵當。一眼兒孫。氣斷誰能替換。曉夜不停。世人莫悟。奉道之士。可惜者。日中之時也。

呂祖曰。身中之時。年中之時。月中之時。日中之時。皆是時也。尊師獨以身中之時為難得。又以日中之時為可惜者。何也。鍾祖曰。奉道者。難得少年。少年者。根元完固。凡事易於見功。止千日而可大成。奉道者。又難得中年。中年修持。先補益完備。次下手進功。始也返老還童。後即超凡入聖。若少年不悟。中年不省。或因災難而留心清淨。或因病疾而志在希夷。晚年修持。先論救護。次說補益。然後自小成法。積功以至中成。中成法。積功止於返老還童。煉形住世。然而五氣不能朝元。三陽難為聚頂。脫質升仙。無緣得成。是難得者。身中之時也。

呂祖曰。身中之時。固知難得矣。日中之時。可惜者。何也。鍾祖曰。人之一日。如日月之一月。如天地之一年。大道生育天地。天地分位。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後。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陽升到天。太極生陰。夏至之後。天中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陰降到地。太極復生陽。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長久。運行日月。日月成形。周圍各得八百四十里。月旦之後。六中起九。凡一日計十二時。魄中魄進七十里。凡十五日計一百八十時。魄中魄進八百四十里。月望之後。九中起六。凡一日計十二時。魂中魄進七十里。凡十五日計

一百八十時。魂中魄進八百四十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堅固大道。長養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人之心腎。上下相遠八寸四分。陰陽升降。與天地無二等。氣中生液。液中生氣。氣液相生。與日月可同途。天地以乾坤相索。而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不失於道。一年之後。有一年。日月以魂魄相生。而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不失於道。一月之後。有一月。人之交合。雖在一晝一夜。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損時又不解補。益時又不解收。陰交時不解養陽。陽交時不解煉陰。月中不知損益。日中又無行持。過了一年。無一年。過了一日。無一日。當風卧濕。冒暑涉寒。不肯修持。而甘心受病。虛過時光。而端坐候死。

呂祖曰。奉道之人。非不知年光虛度。歲月蹉跎。疾病纏身。兇限將至。蓋修煉不知法。行持不知時。以致陰陽交合有差。時月行持不准。鍾祖曰。身中用年。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時。蓋以五藏之氣。月上有盛衰。日上有進退。時上有交合。運行五度。而氣傳六候。金木水火土。分列無差。東西南北中。生成有數。煉精生真。氣煉氣合。陽神煉神合。大道。

論五行第六

呂祖曰。所謂五藏之氣。曰金木水火土。所謂五行之位。曰東西南北中。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時乎。採取有時乎。願聞其說。鍾祖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東曰青帝。行春令。於陰中起陽。使萬物生。南曰赤帝。行夏令。於陽中升陽。使萬物長。西曰白帝。行秋令。於陽中起陰。使萬物成。北曰黑帝。行冬令。於陰中進陰。使萬物死。四時各九十日。每時下十八日。黃帝主之。若於春時。

助成青帝而發生。若於夏時。接序赤帝而長育。若於秋時。資益白帝而結立。若於冬時。制攝黑帝而嚴示。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日。而為一歲。輔弼天地以行道。青帝生子曰甲乙。甲乙東方木。赤帝生子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黃帝生子曰戊己。戊己中央土。白帝生子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見於時而為象者。木為青龍。火為朱雀。土為勾陳。金為白虎。水為玄武。見於時而生物者。乙與庚合。春則有榆。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與丙合。秋則有棗。白而赤。不失金火之色。己與甲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黃。不失土木之色。丁與壬合。夏則有棗。赤而黑。不失水火之色。癸與戊合。冬則有橘。黑而黃。不失水土之色。以類推求。五帝相交而見於時。生在物者。不可勝數。

呂祖曰。五行在時。若此在人。如何。鍾祖曰。惟人也。頭圓足方。有天地之象。陰降陽升。又有天地之機。腎為水。心為火。肝為木。肺為金。脾為土。若以五行相生。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者為母。受生者為子。若以五行相尅。則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尅者為夫。受尅者為妻。以子母言之。腎氣生肝氣。肝氣生心氣。心氣生脾氣。脾氣生肺氣。肺氣生腎氣。以夫妻言之。腎氣尅心氣。心氣尅肺氣。肺氣尅肝氣。肝氣尅脾氣。脾氣尅腎氣。腎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子。肺者。肝之夫。腎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腎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見於內者為脈。見於外者為色。以舌為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驅用於肺。蓋夫妻之理如此。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腎之見於內者為骨。

見於外者為髮。以耳為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驅用於心。蓋夫婦之理如此。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見於內者為筋。見於外者為爪。以目為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驅用於脾。蓋夫婦之理如此。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肺之見於內者為膚。見於外者為毛。以鼻為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驅用於肝。蓋夫婦之理如此。得脾則盛。見腎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見於內者為藏。均養心。脾肝肺。見於外者為肉。以唇口為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驅用於腎。蓋夫婦之理如此。得心則盛。見肺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尅。而為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呂祖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腎水也。如何得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則盛。莫不下尅於水乎。肺金也。金在上而接火。則損。安得有生於水乎。相生者。遞相間隔。相尅者。親近難移。是此五行。自相損尅。為之奈何。鍾祖曰。五行歸原。一氣接引。元陽升舉。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氣。真氣造化。而生陽神。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婦。腎水也。水中有金。金本生水。下手時。要識水中金。水本嫌土。採藥後。須得土歸水。龍乃肝之象。虎本肺之神。陽龍出於離宮。陰虎生於坎位。五行逆行。氣傳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陽時生陽。五行顛倒。液行夫婦。自午至子。乃曰陰中煉陽。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絕。而壽長。

呂祖曰。五行本於陰陽一氣。所謂一氣者何也。鍾祖曰。一氣者。昔父與母交。即以精血造化成形。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是此陰以精血造

化成形。其陽止在起首始生之處。一點元陽。乃在二腎。且腎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為氣。因氣上升。以朝於心。心陽也。以陽合陽。太極生陰。乃積氣生液。液由心降。因液下降。以還於腎。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其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導其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導。若日月之往復。五行各一數也。論其交合生成。乃元陽一氣為本。氣中生液。液中生氣。腎為氣之根。心為液之源。靈根堅固。恍恍惚惚。氣中自生真水。心源清潔。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真火。火中識取真龍。水中認取真虎。龍虎相交。而變為黃芽。合就黃芽。而結成大藥。乃曰金丹。金丹既就。乃曰神仙。

呂祖曰。金丹就而脫質升仙。以返十洲。固可知矣。如何謂之黃芽。鍾祖曰。真龍真虎者是也。

呂祖曰。龍虎者何也。鍾祖曰。龍非肝也。乃陽龍。陽龍出在離宮真水之中。虎非肺也。乃陰虎。陰虎出在坎位真火之中。

論水火第七

呂祖曰。人之長生者。煉就金丹。欲煉金丹。先採黃芽。欲得黃芽。須得龍虎。所謂真龍出於離宮。真虎生於坎位。離坎之中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鍾祖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島。華池瑤池。鳳池天池。玉池崑池。元潭閭苑。神水金波。瓊液玉泉。陽酥白雪。若此名號。不可備陳。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陽為本。而生真氣。真氣聚而得安。真氣弱而成病。若耗散真氣。而走失元陽。元陽盡。純陰成。元坤離體。乃曰死矣。

呂祖曰。人身之中。以一點元陽。興舉三火。三火起於羣水。聚陰之中。易於耗散。而難熾熾。若此陽弱。陰盛。火少水多。令人速衰敗。而不得長生。為之奈何。鍾祖曰。心為血海。腎為氣海。腦為髓海。脾胃乃水穀之海。所謂四海者如此。五臟各有液。所主之位。東西南北中。所謂五湖者如此。小腸二丈四尺。而上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腸之下。元潭之說如此。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腎曰下島。三島之內。闡苑之說如此。華池在黃庭之下。瑤池出丹闕之前。崑池上接玉京。天池正衝內院。鳳池乃心肺之間。玉池在唇齒之內。神水生於氣中。金液降於天上。赤龍佳處。自有瓊液玉泉。凡胎換後。方見白雪陽酥。澆灌有時。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還丹。抽添有度。以應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煉形。玉蕊金花。變就黃白之體。醍醐甘露。煉成奇異之香。若此皆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助腎氣以生真水。腎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氣。小則降魔除病。大則煉質燒丹。用周天。則火起焚身。勒陽關。則還元煉藥。別九州之勢。以養陽神。燒三尸之累。以除陰鬼。上行則一撞三關。下運則消磨七魄。煉形成氣。而輕舉如飛。煉氣成神。而脫胎如蛻。若此皆火之功效也。

呂祖曰。始也聞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敗。次聽高論。水火有如此之功驗。畢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勝多。弱者可以致強。鍾祖曰。二八陰消。九三陽長。赫赫金丹。指日可成。又返九還。而胎仙自化者也。真氣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陽在腎。腎是氣之海。膀胱為民火。不止於民火。不能為用。而膀胱又為津液之府。若不達天機。罔測玄理。奉道之士。難為造化。不免於疾病死亡者矣。

呂祖曰。所謂造化。使陽長陰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鍾祖曰。人之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乃

天地定位之比也。氣液太極相生。乃陰陽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時。乃一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而心液行。液行夫婦。自上而下。以還下田。乃曰婦還夫宮。腎生氣。非自生也。因膀胱氣升。而腎氣行。氣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婦室。肝氣導引腎氣。自下而上。以至於心。心火也。二氣相交。薰蒸於肺。肺液下降。自心而來。由心生液。以液生於心。而不耗散。故曰真水也。肺液傳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於腎。腎水也。二水相交。浸潤於膀胱。膀胱氣上升。自腎而起。由腎生氣。以氣生於腎。而不消磨。故曰真火也。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

呂祖曰。腎水也。水中生氣。名曰真火。火中何者為物。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水中何者為精。火中之物。水中之精。既無形狀。可求縱求之。而又難得。縱得之。而又何用。鍾祖曰。前古上聖道成。不離此二物。交媾而變黃芽。數足胎完。以成大藥。乃真龍真虎者也。

論龍虎第八

呂祖曰。龍本肝之象。虎乃肺之神。是此心火之中生液。液為真水。水之中杳杳冥冥。而隱真龍。龍不在肝。而出自離宮者。何也。是此腎水之中生氣。氣為真火。火之中恍恍惚惚。而藏真虎。虎不在肺。而生於坎位者。何也。鍾祖曰。龍陽物也。升飛在天。吟而雲起。得澤而濟萬物。在象為青龍。在方為甲乙。在物為木。在時為春。在道為仁。在卦為震。在人身中五藏之內為肝。虎陰物也。奔走於地。嘯而風生。得山而威。制百蟲。在象為白虎。在方為庚辛。在物為金。在時為秋。在道為義。在卦為兌。在人身五藏

之內為肺。且肝陽也。而在陰位之中。所以腎氣傳肝氣。氣行子母。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肝氣既生。以絕腎之餘陰。而純陽之氣上升。肺陰也。而在陽位之中。所以心液傳肺液。液行夫婦。以火尅金。心液到而肺液生。肺液既生。以絕心之餘陽。而純陰之液下降。肝屬陽。以絕腎之餘陰。是以知氣過肝時。即為純陽。純陽氣中包藏真一之水。恍惚無形。名曰陽龍。肺屬陰。以絕心之餘陽。是知液到肺時。即為純陰。純陰液中負載正陽之氣。杳冥不見。名曰陰虎。氣升液降。本不能相交。奈何氣中真一之水。見液相合。液中正陽之氣。見氣自聚。若也傳行之時。以法制之。使腎氣不走失。氣中收取真一之水。心液不耗散。液中採取正陽之氣。子母相逢。兩相顧戀。日得黍米之大。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胞堅。三百日胎仙完。形若彈丸。色同朱橘。名曰丹藥。永鎮下田。留形住世。浩劫長生。此陸地神仙。

呂祖曰。腎水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陰虎。虎見液相合。心火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名曰陽龍。龍見氣相合。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當然也。氣生時。液亦降。氣中真一之水。莫不隨液而下。傳於五藏乎。液生時。氣亦升。液中正陽之氣。莫不隨氣而出。於重樓乎。真水隨液下行。虎不能交龍。真陽隨氣上升。龍不能交虎。龍虎不交。安得黃芽。黃芽既無。安得大藥。鍾祖曰。腎氣既生。如太陽之出海。霧露不能蔽其光。液下如疎簾。安足以勝其氣。氣壯則真一之水自盛矣。心液既生。如嚴天之殺物。呼吸不能敵其寒。氣升如翠幙。安足以勝其液。液盛則正陽之氣或強或弱。未可必也。

呂祖曰。氣生液生。各有時。時生氣也。氣盛則真一之水自盛。時生液也。液盛則正陽之氣亦盛。盛衰

未保何也。鍾祖曰：腎氣易為耗散，難得者真虎。心液難為積聚，易失者真龍。丹經萬卷，議論不出陰陽。陰陽兩事，精粹無非龍虎。奉道之士，萬中識者一二。或多聞廣記，雖知龍虎之理，不識交合之時，不知採取之法，所以今古達士，皓首修持，止於小成累代，延年不聞超脫。蓋以不能交媾於龍虎，採黃芽而成丹藥。

論丹藥第九

呂祖曰：龍虎之理，既已知矣。所謂金丹大藥，可得聞乎？鍾祖曰：所謂藥者，可以療病。凡病有三等：當風卧濕，胃暑涉寒，勞逸過度，饑飽失時，非次不安，則曰患矣。患為時病，及夫不肯修持，恣情縱意，散失元陽，耗損真炁，年高憔悴，則曰老矣。老為年病，及夫氣盡體空，魂消神散，長吁一聲，四大無主，體卧荒郊，則曰死矣。死為身病，且時之有病，以春夏秋冬，運行於寒暑溫涼，陽太過而陰不足，當以涼治之也；陰太過而陽不足，當以溫治之也。老者多冷，而幼者多熱，肥者足涎，而羸者多積，男子病生於氣，婦人患本於血，補其虛而取其實，保其弱而損其餘，小則針灸，九甚則藥餌，雖有非次不安，而時病為患，委於明士良醫，對病服食，悉得保愈。若夫老病如何醫，死病如何治，洗腸補肉，古之善醫者也。面皺髮白，以返童顏，無人得會，換頂續支，古之善醫者也。留形住世，以得長生，無人得會。

呂祖曰：非次不安，因時成病，良醫名藥，固可治矣。虛敗年老之病，氣盡命終之苦，如何治之？莫有藥乎？鍾祖曰：凡病有三等。時病以草木之藥療之，自愈。身病年病，所以治之藥有二等：一曰內丹，次曰外丹。

呂祖曰。外丹者何也。鍾祖曰。昔高上元君傳道於人間。指諭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復之宜。自爾丹經滿世。世人得聞大道。廣成子以教黃帝。黃帝政治之暇。依法行持。久不見功。廣成子以心腎之間有真氣真水。氣水之間有真陰真陽。配合大藥。可比於金石之間。而隱至寶。乃於崆峒山中。以內事為法。而煉大丹。八石之中。惟用硃砂。砂中取汞。五金之中。惟用黑鉛。鉛中取銀。汞比陽龍。銀為陰虎。以心火如砂之紅。腎水如鉛之黑。年火隨時。不失乾坤之策。月火抽添。自分文武之宜。卓三層之爐。各高九寸。外方內圓。取八方之氣。應四時之候。金鼎之象。包藏鉛汞。無異於肺液。硫黃為藥。合和靈砂。可比於黃婆。三年小成。服之可絕百病。六年中成。服之自可延年。九年大成。服之而升舉自如。展臂可千里萬里。雖不能返於蓬萊。亦於人世浩劫不死。

呂祖曰。歷古以來。煉丹者多矣。而見功者少。何也。鍾祖曰。煉丹不成者有三。不辨藥材真偽。不知火候。抽添。將至寶之物。一旦消散於煙燭之中。而為灰塵。廢時亂日。終無所成者。一也。藥材雖美。不知火候。火候雖知。而乏藥材。兩不相契。終無所成者。二也。藥材可美。火候合宜。年中不差。月月中不差。日加減有數。進退有時。氣足丹成。而外行不備。化玄鶴。凌空無緣得餌。不成者。三也。又況藥材本天地秀氣結實之物。火候乃神仙修持得道之術。三皇之時。黃帝煉丹。九轉方成。五帝之後。混元煉丹。三年纔成。迨夫戰國凶氣凝空。流尸滿野。物不能受天地之秀氣。而世乏藥材。當得法之人。而逃難老死。岩谷丹方仙法。或有竹帛可紀者。久而枯壞。人世不復有矣。若塵世有藥材。秦始皇不求於海島。若塵世有丹方。魏伯陽不參於周易。或者多聞強識。迷惑後人。萬萬破家。並無一成以外求之。亦

為誤矣。

呂祖曰。外丹之理。出自廣成子。以內事為法。縱有成就。九年方畢。又況藥材難求。丹方難得。到底止能升騰。不見超凡入聖。而返十洲者矣。敢告內藥。可得聞乎。鍾祖曰。外藥非不可用也。奉道之人。晚年覺悟。根源不甚堅固。腎者氣之根。根不深。則葉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則流不長矣。必也假五金八石。積日累月。煉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龍虎大丹。助接真氣。煉形住世。輕舉如飛。若修持內事。識交合之時。知採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可得超脫。彼乃不悟。執外丹進火加日服之。欲得上升天界。誠可笑也。彼既不究外藥之源。今當詳陳內丹之理。內丹之藥材。出於心腎。是人皆有也。內丹之藥材。本在天地。天地當日得見也。火候取日月往復之數。修合效夫婦交接之宜。聖胎就而真氣生。氣中有氣。如龍養珠。大藥成而陽神出。身外有身。似蟬脫蛻。是此內藥。本於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

論鉛汞第十

呂祖曰。內藥不出龍虎也。虎生於坎宮。氣中之水是也。龍生於離宮。水中之氣是也。外藥取砂中之汞。比於陽龍。用鉛中之銀。比於陰虎。然而鉛汞外藥也。何以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所謂內藥之中。鉛汞者何也。鍾祖曰。抱天一之質。而為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氣。而為眾石之首者。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散者砂中之汞。銀汞若相合。煅煉自成至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者如此。若以內事言之。古今議論各殊。取其玄妙之

說本自父母交通之際。精血相合。包藏真氣。寄質於母腹純陰之宮。藏神在陰陽未判之內。三百日胎完。五千日氣足。以五行言之。人身本是精與血。先有水也。以五藏言之。精血為形像。先生腎也。腎水之中。伏藏於受胎之初。父母之真氣。真氣隱於人之内腎。所謂鉛者此也。腎中主氣。氣中真一之水。名曰真虎。所謂鉛中銀者此也。腎氣傳肝氣。肝氣傳心氣。心氣太極而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所謂硃砂者。心液也。所謂汞者。心液之中。正陽之氣。積氣液為胎胞。傳送在黃庭之內。進火無差。胎仙自化。乃此鉛銀合汞煅煉成寶也。

呂祖曰。在五金之中。鉛中取銀。於八石之內。砂中出汞。置之鼎器。配之藥餌。汞自為砂。而銀自為寶。然而在內之鉛。如何取銀。在人之砂。如何取汞。汞如何取砂。銀如何作寶。鍾祖曰。鉛本父母之真氣。合而為一。純粹而不離。既成形之後。藏在腎中。二腎相對。同升於氣。乃曰元陽之氣。氣中有水。乃曰真一之水。水隨氣升。氣住水住。氣散水散。水與氣。於子母之不相離。善視者。止見氣。不見水。若以此真一之水。合於心之正陽之氣。乃曰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以黃芽而為大藥。大藥之材。本以真一之水為胎。內包正陽之氣。如昔日父母之真氣。即精血為胞胎。造化三百日。胎完氣足。形備神來。與母分離。形神既合。合則形生形矣。奉道之人。腎氣交心氣。氣中藏真一之水。負戴正陽之氣。以氣交真水。為胞胎狀。同黍米溫養無虧。始也。即陰留陽。次以用陽煉陰。氣變為精。精變為汞。汞變為砂。砂變為金丹。金丹既就。真氣自生。煉氣成神。而得超脫。化火龍。而出昏衢。騰玄鶴。而入蓬島。

呂祖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以氣合氣。氣合生氣。數不出三百日。分形之後。男女形狀之不同。自己

丹砂色澤之何似也。鍾祖曰：父母之形交，父精先進而母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為女，女者中陽而外陰以象母。蓋以血在外也。若母血先進而父精後行，精包於血而為男，男者內陰而外陽以象父。蓋以精在外也。所謂血者，本生於心而無正陽之氣，所謂精者，本生於腎而有正陽之氣，乃汞之本也。即真一之水和合而入黃庭之中，用鉛湯煮以汞水煎，鉛不得汞不能發舉，真一之水汞不得鉛不能變化純陽之氣。

呂祖曰：鉛在腎中而生元陽之氣，氣中有真一之水，視之不可見也。鉛以得汞，汞有正陽之氣，以正陽之氣燒煉於鉛，鉛生氣盛而發舉於真一之水，可以上升。然而汞本正陽之氣，即真一之水而為胞胎，保送黃庭之中，已是龍虎交媾，陰陽兩停，亦以鉛湯煮之，莫不陰太過耗散真陽，安得成大藥而氣中生氣也。鍾祖曰：腎氣投心，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且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而腎之南，肝之西而肺之東，上清下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採藥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住。若進火不採藥，陰中陽不能住，止於發舉，腎氣壯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而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而煉汞補丹田，延年益壽可為地仙。若採藥而以元鉛抽之，於肘後飛金晶，既抽鉛須添汞不添汞徒還精補腦，真氣如何得生，真氣不生，陽神如何得就。既添汞須抽鉛不抽鉛徒煉汞補丹田，如何變砂砂既不變金丹如何得就。

修真傳道論下

論抽添第十一

呂祖曰採藥必賴氣中之水。進火須借鉛中之氣。到底抽鉛以成大藥。添汞以補丹田。所謂抽添之理何也。鍾祖曰。昔者上聖傳道於人間。以太古之民淳而復朴。杳然無知。不可得聞大道。指諭於天地升降之宜。交換在溫涼寒暑之氣。而節候有期。一年數定。周而復始。不失於道。天地所以長久。比說於日月精華往來之理。進退在旦望弦朔之時。而出沒無差。一月數足。運行不已。不失於道。日月所以長久。奈何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世人不悟天地升降之宜。月圓復缺。月缺復圓。世人不悟日月往來之理。恣縱無窮之慾。消磨有限之時。富貴奢華。算來粧點浮生之夢。恩愛愁煩。到底做下來生之債。歌聲未絕。而苦惱早來。名利正濃。而紅顏已去。貪財黷貨。將謂萬劫長存。愛子憐孫。指望來生同聚。貪癡不覺。妄想長生。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直待惡病纏身。方是散心之日。大限臨頭。纔為了手之時。真仙上聖。憫其如此輪迴。同歸墮落深坎。世人明悟大道。比於天地日月之長久。始也備說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次比喻日月精華往來之理。彼猶不達天機。罔測玄妙。因以內藥比外藥。以無情說有情。無情者金石。金石者外藥也。有情者氣液。氣液者內藥也。大之天地。明之日月。外之金石。內之氣液。既採須添。既添須抽。抽添之理。乃造化之本也。且冬至之後。陽升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為厥陰。少陽添而為陽明。厥陰抽而為少陰。陽明添而為太陽。不然無寒而變溫。溫而變熱也。夏至之後。陰降於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為陽明。少陰添而為厥陰。陽明抽而為少陽。厥陰添而為太

陰不然。無熱而變涼。涼而變寒。也是以天地陰陽升降。而變六氣。其抽添之驗也。若月受日魄。日變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華已竭。光照下土。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上弦而變月望也。月收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足。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下弦而變晦也。是以日月精華。往復而變九六。其抽添之驗也。自昔真仙上聖。以人心所愛者。無病長生。將金石煉大丹。以人心所好者。黃金白銀。將鉛汞成至寶。本欲世人明悟其理。無情之金石。火候無差。抽添有數。尚可延年益壽。若以己身有情。正陽之氣。真一之水。知交合之時。明採取之法。積日累月。氣中有氣。煉氣成神。以得超脫。豈為今古難得之事。自有外藥之說。今古聖賢。或陳說得聞於世。世人又且不悟。欺己罔人。將砂取汞。以汞點鉛。即鉛乾。暗汞用汞變銅。不顧身命。枉求財貨。互相推舉。好道為名。其實好利。而志在黃白。不知鉛汞之說。比喻內事。奉道之士。當深究之。勿執外丹。與丹竈之術。夫人之鉛。乃天地之始。因太始而有太質。為萬物之母。因太質而有太素。其體為水中之金。其用為火中之水。五行之祖。而大道之本也。既以採藥為添汞。添汞須添鉛。所謂抽添。非在外也。自下田入上田。名曰肘後飛金晶。又曰起河車而走龍虎。又曰還精補腦。而長生不死。鉛既後抽。汞自中降。以中田還下田。始以龍虎交媾。而變黃芽。是五行顛倒。此以抽鉛添汞。而養胎仙。是三田返復。五行不顛倒。龍虎不交媾。三田不返復。胎仙不氣足。抽鉛添汞。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胎仙完。而真氣生。真氣既生。煉氣成神。功滿忘形。而胎仙自化。乃曰神仙。

呂祖曰。出於金石者。外鉛外汞。抽添可以為寶。出於己身腎中所藏。父母之真氣。為鉛。真一正陽所

合之藥為汞。抽添可以生神。所謂真鉛真汞。亦有抽添乎。鍾祖曰。始也得汞須用鉛。用鉛終是錯。故抽之而入上宮。元氣不傳。還精入腦。所得之汞。陰盡陽純。精變為砂。而砂變為金。乃曰真鉛。真鉛者。自身之真氣。合而得之也。真鉛生真氣之中。氣中真一之水。五氣朝元。而三陽聚頂。昔者金精下入丹田。升之煉形。而體骨金色。此者真鉛升之內府。而體出白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還丹煉形。皆金精往復之功也。自前而後。自後而前。焚身合氣。皆真氣造化之功也。若不抽不添。止於日用採藥進火。安有如此之功驗。

呂祖曰。凡抽之添之。如何得上下有度。前後無差。鍾祖曰。可升之時不可降。可抽之時不可添。上下往來。無差毫釐。河車之力也。

論河車第十二

呂祖曰。所謂河車者何也。鍾祖曰。昔有志智人。觀浮雲蔽日。可以取陰。而作蓋。觀落葉浮波。可以載物。而作舟。觀飄蓬隨風往來。運轉而不已。退而作車。且車之為物。蓋軫有天地之象。輪轂如日月之比。高道之士。取喻於車。夫車行於地。而轉於陸。今曰河車。蓋有說矣。人身之中。陽少陰多。言水之處甚卑。車則取意於搬運。河乃主象於多陰。故此河車。不行於地。而行於水。自上而下。或後或前。駕載於八瓊之內。驅馳於四海之中。升天則上入崑崙。既濟則下奔鳳閣。運載元陽。直入於離宮。搬負真氣。曲歸於壽府。往來九州。無時暫停。巡歷三田。何時休息。龍虎既交。令黃婆駕入黃庭。鉛汞纔分。委金男搬入金闕。玉泉千派。運時止半日工夫。金液一壺。搬過則片時功述。五行非此車搬運。難得生。

成一氣非此車搬運。豈能交會。應節順時而下功。必假此車而搬之。方能有驗。養陽煉陰而立事。必假此車而搬之。始得無差。乾坤未純。其或陰陽往來之。是此車之功也。宇宙未周。其或血氣交通之。是此車之功也。自外而內。運天地純粹之氣。而接引本宮之元陽。自凡而聖。運陰陽真正之氣。而補煉本體之元神。其功不可以備紀。

呂祖曰。河車如此妙用。敢問河車之理。畢竟人身之中。何物為之。既得之。如何運用。鍾祖曰。河車者。起於北方正水之中。腎藏真氣。真氣所生之正氣。乃曰河車。河車作用。今古罕聞。真仙秘而不說者也。如乾再索坤而生坎。坎本水也。水乃陰之精。陽既索於陰。陽乃負陰而還位。所過者。艮震巽以陽索陰。因陰取陰。搬運入離。承陽而生。是此河車。搬陰入於陽宮。及夫坤再索乾而生離。離本火也。火乃陽之精。陰既索於陽。陰近抱陽而還位。所過者。坤兌乾以陰索陽。因陽取陽。搬運入坎。承陰而生。是此河車。運陽入於陰宮。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搬之而上升內院。玉液金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本煉形。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氣朝元。搬運各有時。三花聚頂。搬運各有日。神聚魔多。搬真火以焚身。則三尸絕。逃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而入水無波。此河車之作用也。

呂祖曰。河車本北方之正氣。運轉無窮。而負載陰陽各有成就。所用功不一也。尊師當為細說。鍾祖曰。五行循環。周而復始。默契顛倒之術。龍虎相交而變黃芽者。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還晶入泥丸。抽鉛添汞而成大藥者。大河車也。龍虎交而變黃芽。鉛汞交而成大藥。真氣生而五氣朝中。元陽神

就而三神超內院。紫金丹成。常如玄鶴對飛。白玉汞就。鎮似火龍踴起。金光萬道。罩俗骨以光輝。琪樹一株。現鮮葩而燦爛。或出或入。出入自如。或去或來。往來無礙。搬神入體。且混時流。化聖離俗。以爲羽客。乃曰紫河車也。此三車之名。分上中下三成。三成者。言其功之驗證。非比夫釋教之三乘車。而曰羊車鹿車大牛車也。以道言之。河車之後。更有三車。凡聚火而心行意使。以攻疾病。曰使者車。凡既濟自上而下。陰陽正合。水火共處。靜中聞雷霆之聲。曰雷車。若心爲境役。性以情牽。感物而散。真陽之氣。自內而外。不知休息。久而氣弱體虛。以成衰老。或者八邪五疫。返搬入真氣。元陽難爲抵當。既老且病而死者。曰破車。

呂祖曰。五行顛倒。而龍虎相交。則小河車已行矣。三田返復。而肘後復飛金晶。則大河車將行矣。紫河車何日得行。鍾祖曰。修真之士。既聞大道。得遇明師。曉達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來之數。始也匹配陰陽。次則聚散水火。然後採藥進火。添汞抽鉛。則小河車當行。及夫肘後金晶入頂。黃庭大藥漸成一撞三關。直超內院。後起前收。上補下煉。則大河車當行。若夫金液玉液。還丹而後煉形。煉形而後煉氣。煉氣而後煉神。煉神合道。方曰道成。以出凡入仙。乃曰紫河車也。

論還丹第十三

呂祖曰。煉形成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始於還丹。所謂還丹者何也。鍾祖曰。所謂丹者。非色也。紅黃不可以致之。所謂丹者。非味也。甘和不可以合之。丹乃丹田也。丹田有三。上田神舍。中田氣府。下田精區。精中生氣。氣在中丹。氣中生神。神在上丹。真水真氣。合而成精。精在下丹。奉道之士。莫不有三

丹。然而氣主於腎。未朝於中元。神藏於心。未超於上院。所謂精華不能返合。雖三丹終成無用。

呂祖曰。玄中有玄。一切之人。莫不有命。命中無精。非我之氣也。乃父母之元陽。無精則無氣。非我之神也。乃父母之元神。所謂精氣神。乃三田之寶。如何可得。而常在於上中下三宮。鍾祖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使水復還於下丹。則精養靈根。氣自生矣。心中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使氣復還於中丹。則氣養靈源。神自生矣。集靈為神。合神入道。以還上丹。而後超脫。

呂祖曰。丹田有上中下。還者。既往而有所歸。還丹之理。奧旨深微。敢請細說。鍾祖曰。有小還丹。有大還丹。有返還丹。有九轉還丹。有金液還丹。有玉液還丹。有以下丹。還上丹。有以上丹。還中丹。有以中丹。還下丹。有以陽還陰丹。有以陰還陽丹。不止於名號不同。亦以時候差別。而下手處各異也。

呂祖曰。所謂小還丹者何也。鍾祖曰。小還丹者。本曰下元。下元者。五藏之主。三田之本。以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既相生。也不差時候。當生而引未生。如子母之相愛也。以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既相尅。也不失分度。當尅而補未尅。如夫婦之相合也。氣液轉行。周而復始。自子至午。陰陽當生。自卯至酉。陰陽當停。凡一晝一夜。復還下丹。循環一次。而曰小還丹也。奉道之士。於中採藥進火。以成下丹。良由此矣。

呂祖曰。小還丹既已知矣。所謂大還丹者何也。鍾祖曰。龍虎相交。而變黃芽。抽添鉛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金晶纔起。玉京山下。真氣上升。走河車於嶺上。灌玉液於中衢。自下田入上田。自上田復下田。後起前來。循環已滿。曰大還丹也。奉道之士。於中起龍虎。而飛金晶。養胎仙。而生真氣。以成中丹。

良由此矣。

呂祖曰：大還丹既已知矣。所謂返還丹，九轉還丹者何也？鍾祖曰：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陽也，共二十五；二四六八十陰也，共三十。自腎為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則五行生之數也。三陽而二陰，自腎為始，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則五行成之數也。三陰而二陽，人身之中，共有五行生成之道：水為腎，而腎得一與六也；火為心，而心得二與七矣；木為肝，而肝得三與八矣；金為肺，而肺得四與九矣；土為脾，而脾得五與十矣。每藏各有陰陽，陰以八極而二盛，所以氣到肝，而腎之餘陰絕矣；氣到心，太極而生陰，以二在心而八在肝也；陽以九盡而一盛，所以液到肺，而心之餘陽絕矣；液到腎，太極而生陽，以一在腎而九在肺也。奉道之士，始也交媾龍虎，而採心之正陽之氣，正陽之氣乃心之七也；返中元而入下田，養就胎仙，復還於心，乃曰返還丹也。二八陰消，真氣生而心無陰，以絕二也。大藥就而肝無陰，以絕八也。既二八陰消，而三九陽可長矣。肝以絕陽助於心，則三之肝氣盛矣；七既還心，以絕肺液，而肺之九轉而助心，則三九之陽長，九轉還丹也。

呂祖曰：返者，以其心之陽復還於心，而在中丹。九轉者，以其肺之陽本自心生，轉而復還於心，亦在中丹。返九轉，既已知矣。所謂金液玉液，上中下相交，陰與陽往復，而還丹者何也？鍾祖曰：前賢往聖，多以肺液入下田，曰金液還丹；心液入下田，曰玉液還丹。此論非不妙矣，然而未盡玄機。蓋肺生腎，以金生水；金入水中，何得謂之還丹？腎剋心，以水剋火；水入火中，何得謂之還丹？金液乃肺液

也。肺液為胎胞。含龍虎。保送在黃庭之中。大藥將成。抽之時。後飛起肺液。以入上宮。而下還中丹。自中丹而還下田。故曰金液還丹也。玉液乃腎液也。腎液隨元氣以上升。而朝於心。積之而為金水。舉之而滿玉池。散而為瓊花。煉而為白雪。若納之自中田而入下田。有藥則沐浴胎仙。若升之自中田而入四支。煉形則更遷慶骨。不升不納。周而復始。故曰玉液還丹也。陰極陽生。陽中有真一之水。其水隨陽上升。是陰還陽丹也。陽極生陰。陰中有正陽之氣。其氣隨陰下降。是陽還陰丹也。補腦煉頂以下還上。既濟澆灌以上還中。燒丹進火。以中還下。煉質焚身。以下還中。五行顛倒。三田返復。互相交換。以至煉形化氣。煉氣成神。自下田還而至中田。自中田還而至下田。自上田還而出天門。棄下凡軀。以入聖流仙品。方為三遷功成。自下而上。不復更有還矣。

論煉形第十四

呂祖曰。還丹既已知矣。所謂煉形之理。可得聞乎。鍾祖曰。人之生也。形與神為表裏。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形中之精。以生氣。氣以生神。液中生氣。氣中生液。乃形中之子母也。水以生木。木以生火。火以生土。土以生金。金以生水。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乃形中之陰陽也。水化為液。液化為血。血化為津。以陰得陽而生也。若陰陽失宜。則涕淚涎汗橫出。而陰失其生矣。氣化為精。精化為珠。珠化為汞。汞化為砂。以陽得陰而生也。若陰陽失宜。則病老死苦。而陽不得成矣。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奉道之士。修陽而不修陰。煉已而不煉物。以己身受氣之初。乃父母真氣兩停。而即精血為胞胎。寄質在母純陰之中。陰中生陰。因形造形。胎完氣足。堂堂六尺之軀。皆屬陰也。所有一點元陽而

已必欲長生不死。以煉形住世。而刻刻長存。必欲超凡入聖。以煉形化氣。而身外有身。

呂祖曰。形。象陰也。陰則有體。以有為無。使形化氣。而超凡軀。以入聖品。乃煉之上法也。因形留氣。以氣養形。小則安樂延年。大則留形住世。既老者返老還童。未老者定顏長壽。以三百六十年為一歲。三萬六千年為一劫。三萬六千劫為一浩劫。浩浩之劫。不知歲月之幾何。而與天地長久。乃煉形驗證也。煉形之理。造化之機。有如此之驗。可得聞乎。鍾祖曰。人之成形。三百日胎完。既生之後。五千日氣足。五尺五寸為本軀。以應五行生成之數。或有大小之形。不齊者。以寸定尺。長短合宜。心之上為九天。腎之下為九地。腎到心八寸四分。心到重樓第一環八寸四分。重樓第一環到頂八寸四分。自腎到頂。凡二尺五寸二分。而元氣一日一夜盈滿者三百二十度。每度二尺五寸二分。計八十一丈元氣。以應九九純陽之數。心腎相去。以合天地懸格之宜。自腎到頂。共二尺五寸。又按五行五五純陽之數。故元氣隨呼而出。既出也。榮衛皆通。天地之正氣。應時順節。或交或離。丈尺無窮。隨吸而入。既入也。經絡皆關。一呼一吸。天地人三才之真氣。往來於十二樓前。一往一來。是曰一息。晝夜之間。人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分而言之。一萬三千五百呼。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一萬三千五百吸。所吸者天地之正氣。自外而入。根源牢固。元氣不損。呼吸之間。可以奪天地之正氣。以氣煉氣。散滿四大。清者榮。而濁者衛。悉皆流通。縱者經。而橫者絡。盡得舒暢。寒暑不能為害。勞苦不能為虞。體輕骨健。氣爽神清。永保無疆之壽。長為不老之人。苟或根源不固。精竭氣弱。上則元氣已泄。下則本宮無補。所吸天地之氣。浩浩而出。八十一丈元氣。九九而損。不為己之所有。反為天地所取。何能奪

天地之正氣積而陰盛陽衰。氣弱而病。氣盡而死。墮入輪迴。

呂祖曰。元氣如何不走失。以煉形質。可奪天地之正氣。而浩劫長存。鍾祖曰。欲戰勝者在兵強。欲民安者在國富。所謂兵者。元氣也。其兵在內。消形質之陰。其兵在外。奪天地之氣。所謂國者。本身也。其身之有象者。豐足而常有餘。其身之無形者。堅固而無不足。萬戶常開。而無一失之虞。一馬誤行。而有多失之慮。或前或後。乃所以煉質焚身。或上或下。乃所以養陽消陰。燒乾坤。自有時辰。假氣液能無日候。以玉液煉形。伏甲龍以升飛。則白雪滿於塵肌。以金液煉形。逐雷車而下降。則金光盈於臥室。

呂祖曰。煉形之理。亦粗知矣。金液玉液者何也。鍾祖曰。金液煉形。則骨朝金色。而體出金光。金花片片。空中自現。乃五氣朝元。三陽聚頂。欲超凡體之時。金丹大就之日。若玉液煉形。則肌泛陽酥。而形如琪樹。瓊花玉蕊。更改凡體。光彩射人。乘風而飛騰。自如形將為氣者也。奉道之士。雖知還丹之法。而煉形之功。亦不為小矣。當玉液還丹。以胎仙升之。上行。以河車搬於四大。始於肝也。肝受之。則光盈於目。而目於點漆。次心受之。口生靈液。而液為白雪。次脾受之。則肌若凝脂。而癍痕盡除。次肺受之。則鼻聞天香。而顏復少年。次腎受之。則再還本府。耳中常聞弦管之音。鬢畔永絕斑白之色。此玉液之煉形也。若夫金液煉形。始還丹而未還。與君火相見。而曰既濟。既還丹而復起。與真陰相敵。而曰煉質。土本尅水。若金液在土。使黃帝回光。以合於太陰。火本尅金。若金液在火。使赤子同爐。自生於紫氣。於水中起火。在陽裏消陰。變金丹於黃庭之內。煉陽神在五氣之中。於肝則青氣沖。於肺則

白色出於心則赤光現於腎則黑氣升。於脾則黃色聚。五氣朝於中元。從君火以超內院。下元陰中之陽。其陽無陰。升而聚在神宮。中元陽中之陽。其陽無生。升而聚在神宮。黃庭大藥陰盡純陽。升而聚在神宮。五液朝於下元。五氣朝於中元。三陽朝於上元。朝元既畢。功滿三千。或鶴舞頂中。或龍飛身內。但聞嘹唳樂聲。又觀仙花亂墜。紫庭盤桓。真香馥郁。三千功滿。不為塵世之人。一炷香消。已作蓬瀛之客。乃超凡入聖。而脫質升仙也。

論朝元第十五

呂祖曰。煉形之理。既已知矣。所謂朝元者。可得聞乎。鍾祖曰。大藥將就。玉液還丹。而沐浴胎仙。真氣既生。以冲玉液上升。而更改塵骨。曰玉液煉形。及夫肘後飛起金晶。河車以入內院。自上而中。自中而下。金液還丹。以煉金砂。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乃煉氣成神。非止於煉形住世而已。所謂朝元。今古少知。苟或知之。聖賢不說。蓋以是乃真仙大成之法。默藏天地不測之機。誠為三清隱秘之事。忘言忘象之玄旨。無問無應之妙理。恐子之志不篤。而學不專。心不寧。而問不切。輕言易語。反增我漏泄聖機之愆。彼此各為無益。

呂祖曰。始也悟真仙。而識大道。次以知時候。而達天機。辨水火真原。知龍虎不生肝肺。察抽添大理。審鉛汞非是坎離。五行顛倒之術。已蒙指教。三田返復之機。又謝敷陳。熟曉還丹煉形之理。深知長生不死之術。然而超凡入聖之原。脫質升仙之道。本於煉氣而朝元。所謂朝元。敢告畧為指訣。鍾祖曰。道本無形。太極示朴。上清下濁。合而為一。太極既分。混沌初判。而為天地。天地之內。東西南北而

列五方。每方各有一帝。每帝各有二子。一為陽。而一為陰。二氣相生相成。而分五行。五行相生相成。而定六氣。乃有三陰三陽。以此推之。於人受胎之初。精氣為一。及精氣既分。先生二腎。一腎在左。左為位。位以升氣。而上傳於肝。一腎在右。右為牝。牝以納液。而下傳膀胱。位牝本乎無中。來以無為。有乃父母之真氣。納於純陰之地。故曰谷神不死。是謂位。牝位牝之門。可比天地之根。位牝二腎也。自腎而生。五臟六腑全焉。其中肝為木。曰甲乙。可比於東方青帝。心為火。曰丙丁。可比於南方赤帝。肺為金。曰庚辛。可比於西方白帝。脾為土。曰戊己。可比於中央黃帝。腎為水。曰壬癸。可比於北方黑帝。人之初生。故無形象。止於一陰一陽。及胎完。而有腸胃。乃分六氣。三男三女而已。一氣運五行。五行運六氣。先識者陰與陽。陽有陰中陽。陰有陽中陰。次識者金木水火土。而有水中火。火中水。水中金。金中木。木中火。火中土。五者互相交合。所以二氣分而為六氣。大道散而為五行。如冬至之後。一陽生。五方之地。陽皆生也。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春令既行。黑帝不收其令。則寒不能變溫。赤帝不備其令。則溫不能變熱。及夫夏至之後。一陰生。五方之天。陰皆降也。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秋令既行。赤帝不收其令。則熱不能變涼。黑帝不備其令。則涼不能變寒。冬至陽生於地。以朝氣於天也。夏至陰生於天。以朝氣於地也。奉道之士。當深究此理。日月之間。一陽始生。而五臟之氣。朝於中元。一陰始生。而五臟之液。朝於下元。陰中之陽。陽中之陽。陰陽之中之陽。三陽上朝。內院心神。以返天宮。是皆朝元者也。

呂祖曰。陽生之時。而五氣朝於中元。陰生之時。而五液朝於下元。使陽中之陽。陰中之陽。陰陽之中

之陽。以朝上元。若此修持。亦有知者。如何得超脫。以出塵俗。鍾祖曰。若元陽之氣。以一陽始生之時。上朝中元。是人皆如此。若積氣生液。以一陰始生之時。下朝下元。是人皆如此。若此行持。鮮能超脫。若欲超凡入聖。脫質升仙。當先龍虎交媾。而成大藥。大藥既成。而生真氣。真氣既生。於年中用月。月上定與哀。月中用日。日上數直事。日中用時。時上定息數。以陽養陽。陽中不得留陰。以陽煉陰。陰中不得散陽。凡以春則肝旺而脾弱。夏則心旺而肺弱。秋則肺旺而肝弱。冬則腎旺而心弱。人以腎為根本。每時一季。脾旺而腎弱。獨腎於四時有損。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甲乙在肝直事。防脾氣不行。丙丁在心直事。防肺氣不行。戊己在脾直事。防腎氣不行。庚辛在肺直事。防肝氣不行。壬癸在腎直事。防心氣不行。一氣盛而一氣弱。一臟旺而一臟衰。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心氣萌於亥而生於寅。旺於巳而弱於申。肝氣萌於申而生於亥。旺於寅而弱於巳。肺氣萌於寅而生於巳。旺於申而弱於亥。腎氣萌於巳而生於申。旺於亥而弱於寅。脾氣春隨肝而夏則隨心。秋隨肺而冬則隨腎。人不知日用。莫曉生旺強弱之時。所以多疾病者此也。若日月時。三陽既聚。當煉陽而使陰不生。若日月時。三陰既聚。當養陽而使陽不散。又況真氣既生。以純陽之氣。煉五臟之氣。不息而出。本色一舉而到天池。始以腎之無陰。而九江無浪。次以肝之無陰。而八關永閉。次以肺之無陰。而金火同爐。次以脾之無陰。而玉戶不開。次以真氣上升。四氣聚而為一。縱有金液下降。杯水不能勝輿薪之火。水火相包。合而為一。以入神宮。定息內觀。一意不散。神識俱妙。靜中常聞樂聲。如夢非夢。若在虛無之境。風光景物。不比塵俗。繁華美麗。勝於人世。樓臺宮闕。碧瓦凝煙。珠翠綺羅。馨香成陣。當此之時。

乃超內院。陽神方得聚會而還上丹。煉神成仙。以合大道。一撞天門。金光影裏。以現法身。開花深處。而坐凡體。乘空如履平川。萬里若同展臂。若也復回。再入本軀。神與形合。天地齊其長久。若也厭居塵世。寄下凡胎。而返十洲。於紫府太微真君處。契勘鄉原。對會名姓。校量功行之高下。得居三島而遨遊。永在於風塵之外。乃曰超塵脫凡。

呂祖曰。煉形止於住世。煉氣方可升仙。世人不達玄機。無藥而先行胎息。強留在腹。或積冷氣而成病。或發虛陽而作疾。修行本望長生。似此執迷。尚不免於疾病。殊不知胎仙就而真氣生。真氣生而自然胎息。胎息以煉氣。煉氣成神。然而煉氣必審年中之月。月中之日。日中之時。端居靜室。忘機絕迹。當此之時。心境未除者。悉除之。或妄想不已。知識有漏。志在升仙。而心神不定。為之奈何。鍾祖曰。交合各有時。行持各有法。依時行法。即法求道。指日成功。易如反掌。古今達士。閉目冥心。以入希夷之域。良由內觀神識自住。

論內觀第十六

呂祖曰。所謂內觀之理。可得聞乎。鍾祖曰。內觀坐忘。存想之法。先賢後聖。有取者。有不取者。慮心猿意馬。無所停留。恐因物喪志。而無中立象。使耳不聞而目不見。心不狂而意不亂。存想事物。而內觀坐忘。不可無矣。奈何少學無知之徒。不知交合之時。又不曉行持之法。但望存想成功。意內成丹。想中取藥。鼻搐音口咽。望有形之日月。無為之天地。留止腹口。可謂兒戲。所以達士奇人。於坐忘存想。一旦毀之。乃曰夢裏得財。安能濟用。畫地為餅。豈可充饑。空中又空。如鏡花水月。終難成事。然而

有可取者。蓋易動者心。難伏者意。好日良時。可採可取也。雖知清靜之地。心為事役。志以情移。毫末有差。天地懸隔。積年累月。而不見功。其失在心亂而意狂。善視者。志在丹青之美。而不見泰華。善聽者。志在絲竹之音。而不聞雷霆。耳目之用小矣。尚且如此。況一心縱橫六合。無所不該。得時用法之際。能不以存想內觀。而致之乎。

呂祖曰。所謂存想內觀。大畧如何。鍾祖曰。如陽升也。多想為男。為龍。為火。為天。為雲。為鶴。為日。為馬。為煙。為霞。為車。為駕。為花。為氣。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如是。以應陽升之象也。如陰降也。多想為女。為虎。為水。為地。為雨。為龜。為月。為牛。為泉。為泥。為鉛。為汞。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如是。以應陰降之象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既有此名。須有此象。五岳九洲。四海三島。金男玉女。河車重樓。呼名比類。不可具述。皆以無中立象。以定神識。未得魚。則筌不可失矣。未獲兔。則蹄不可無矣。後車持重。必履前車之迹。大器已成。必為後器之模。則內觀之法。行持不可缺矣。不可執之於悠久。不可絕之於斯須。若絕念無想。是為真念。真念是為真空。真空一境。乃朝真遷化。而出昏衢。超脫之漸也。開基創始。指日進功。則存想可用。況當為道日損。以入希夷之域。法自減省。全在內觀。

呂祖曰。若龍交虎媾。而匹配陰陽。其想也何似。鍾祖曰。初以交合。配陰陽而定坎離。其想也。九皇真人引一朱衣小兒上升。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小女下降。相見於黃屋之前。有一黃衣老嫗。去接引。如人間夫婦之禮。盡時歡悅。女子下降。兒子上升。如人間分離之事。既畢。黃嫗抱一物。形若朱橘。下拋入黃屋。以金器盛。留然此兒者。是乾索於坤。其陽復還本位。以陽負陰。而會本鄉。此女者。是坤

索於乾。其陰復還本位。以陰抱陽。而會本鄉。是坎離相交。而匹配陰陽也。若炎炎火中。見一黑虎上。升滔滔浪裏。見一赤龍下降。二獸相逢。交戰在樓閣之前。朱門大啟。淳淳烟焰之中。有王者指顧於大火焚天。而上有萬大波濤。火起復落。烟焰滿於天地。龍虎一盤一遶。而入一金器之中。不入黃屋之間。似置在籠櫃之中。若此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之想也。

呂祖曰。匹配陰陽。而龍虎交媾。內觀存想。既已知之矣。所謂進火燒丹煉藥者。所想如何。鍾祖曰。其想也。一器如鼎。如釜。或黃。或黑。形如車輪。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傍有二臣。衣紫袍。躬身執圭而立。次有僕吏之類。執薪。然火於器。次有一朱衣王者。乘赤馬。駕火雲。自空而來。舉鞭指呼。唯恐火小。焰微。炎炎亘空。撞天欲出。天闕不開。煙焰復下。周圍四匝。人物器釜。王者大臣。盡在紅焰之中。互相指呼。爭要進火。器中之水。無氣。而似凝結。水中之珠。無明。而似光彩。若此進火燒丹藥之想也。

呂祖曰。內觀存想。止於採藥進火。而有邪。抑返法逐事。而有也。鍾祖曰。雲雷下降。煙焰上起。或天雨奇花。祥風瑞氣。起於殿度之下。或仙娥玉女。乘彩鳳。祥鸞。自青霄而來。金盤中。捧玉露霞漿。而下獻於王者。若此。乃金液還丹既濟之想也。若龍虎曳車於火中。上衝三關。三關各有兵吏。不計幾何。器仗戈甲。恐懼於人。先以龍虎撞之。不開。次以大火燒之。方啟。以至崑崙不佳。及到天池。方止。或三鶴冲三天。或雙蝶入三宮。或五彩雲中。捧朱衣小兒。而過天門。或金車玉輅。載王者。而超三界。若此。肘後飛金晶。大河車之想也。及夫朱衣使者。乘車循行。自冀州入兗州。自兗州入青州。自青州入徐州。

自徐州入揚州。自揚州入荊州。自荊州入梁州。自梁州入雍州。自雍州復還冀州。東西南北畢於豫州。停留而後循行。所得之物金玉。所幹之事凝滯。一吏傳命而九州通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或游五岳。自恒山為始。或泛五湖。自北湖為始。或天符勅五帝。或王命詔五侯。若此還丹之想也。及夫珠玉散擲於地。或雨露濟澤於物。或海潮而滿百川。或陽生而發萬彙。或火發以遍天地。或煙露而充宇宙。若此煉形之想也。及夫或如鶴之辭巢。或如龍之出穴。或如五帝朝天。或五色雲起。或跨丹鳳。冲碧落。或夢寐中上天衢。或天花亂墜。仙樂嘈雜。金光繚繞。入宮殿繁華之處。若此皆朝元之想也。朝元之後。不復存想。方號內觀。

呂祖曰。內觀玄理。不比前法。可得聞乎。鍾祖曰。古今修道之士。不達天機。始也不解依法行持。欲速求超脫。多入少出。而為胎息。冥心閉目。以行內觀。止於定中。出陰神。乃作清靈之鬼。非為純陽之仙。真仙上聖。於採藥進火。抽鉛添汞。還丹煉形。朝元合氣。苦語詳言。惟恐世人不悟。而於內觀。未甚留意。殊不知內觀之法。乃陰陽變換之法。仙凡改易之時。奉道之士。勿得輕視而小用。且前項之事。交會有時。日行持有法。則凡能謹節信心。依時行法。不差毫末。指日見功。若此內觀。一無時日。二無法。則所居深靜之室。晝夜端拱。識認陽神。趕逐陰鬼。達摩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故內觀誠為難事。始也自上而下。紫河車搬入天宮。天宮富貴。孰不欽羨。或往或來。繁華奢侈。人所不得見者。悉皆有之。奉道之士。平日清靜。而守滿酒。寂寞既已久矣。功到數足。輒受快樂。樓臺珠翠。女樂笙簧。珍羞美饌。異草奇花。景物風光。觸目如畫。彼人不悟。將謂實到天宮。不知自身內院。認

作真境。因循而不出。乃因在昏衢。留形住世。不得脫質。以為神仙。未到天宮。方在內觀。陰鬼外魔。因意生像。因像生境。以為魔軍。奉道之人。因而狂蕩。入於邪中。或失身外道。終不能成仙。蓋以三尸七魄。願人死。而自身快樂。九蟲六賊。苦人安。則存留無處。

論魔難第十七

呂祖曰。內觀以聚陽神。煉神以超內院。上躋以出天門。直超而入聖品。既出既入。而來往無差。或來或往。而遠近不錯。欲住世。則神與形合。欲升仙。則遠游蓬島。皆自內觀。以得超脫。不知陰鬼邪魔。如何制。使奉道之人。得以升仙。鍾祖曰。奉道之士。始立信心。恩愛利名。一切塵勞之事。不可變其大志。次發苦志。勤勞寂寞。一切清虛之境。不可改其初心。必欲了於大成。止於中成而已。必欲了於中成。止於小成而已。又況不識大道。難曉天機。所習小法。多好異端。歲月蹉跎。不見其功。晚年衰老。復入輪迴。致使後來好道之士。以長生為妄說。超脫為虛言。往往聞道而不悟。對境生心。以物喪志。終不能出十魔九難之中。

呂祖曰。所謂九難者何也。鍾祖曰。大藥未成。難當寒暑。一年之中。四季要衣。真氣未生。尚有饑渴。一日之間。三餐要食。奉道之士。所患者衣食逼迫。一難也。及夫業緣風重。應當今世填還。浮世偷閒。猶恐高堂約束。於尊親不忍拋離。欲清修難得閒暇。夏奉道之士。所患者尊長邀攔。二難也。及夫愛者父母。惜者妻兒。恩如情紐。每日增添。火院愁車。無時休歇。縱有清淨之心。難敵翼煩之境。奉道之士。所患者恩愛牽纏。三難也。及夫富兼萬戶。貴極三公。妄心不肯暫休。貪念唯憂不足。奉道之士。所患者

者名利縈絆。四難也。及夫少年不肯修持。老大徒傷落魄。音北氣弱成病。頑心尚不省悟。命薄招災。見世已經受苦。奉道之士。所患者殃禍橫生。五難也。及夫急於求師。不擇真偽。或辯辭利口。或道貌古顏。始自謂遇得道仙流。久後方知好利時輩。奉道之士。所患者盲師約束。六難也。及夫盲師狂友。妄指旁門。弄枝摘葉。終無契合。小法異端。互相指訣。不知日月不出。出則大明。使有目者皆見。雷霆不震。震則大驚。使有耳者皆聞。彼以燭火之光。并蛙之語。發發唧唧。豈有合同。奉道之士。所患者議論差別。七難也。及夫朝為而夕改。坐作而立忘。悅須臾而厭持久。始憂勤而終怠惰。奉道之士。所患者志意懈怠。八難也。及夫身中失年。年中失月。月中失日。日中失時。少則名利不忘於心。老則兒孫常在於意。年光有限。勿謂今年已過。而待明年。人事無涯。勿謂今日已過。而待明日。今日尚不保明日。老年爭再得少年。奉道之士。所患者歲月蹉跎。九難也。免此九難。方可奉道。九難之中。或有一二。但徒勞而不能成功也。

呂祖曰。九難既已知矣。所謂十魔者。可得聞乎。鍾祖曰。所謂十魔者。凡有三等。一曰身外見在。二曰夢寐。三曰內觀。如滿目花芳。滿耳笙簧。舌嗜甘味。鼻好異香。情思舒暢。意氣洋洋。如見不得認。是六賊魔也。如瓊樓寶閣。畫棟雕梁。珠簾綉幕。蕙帳蘭房。珊瑚遍地。金玉滿堂。如見不得認。是富魔也。如金鞍寶馬。重蓋昂昂。侯封萬戶。使節旌幢。音滿門青紫。靴笏盈牀。如見不得認。是貴魔也。如輕煙蕩漾。暖日舒長。暴風大雨。雷震電光。笙簧嘹亮。哭泣悲傷。如見不得認。是六情魔也。如親戚患難。眷屬災傷。兒女疾病。父母喪亡。兄弟離散。妻妾分張。如見不得認。是恩愛魔也。如失身火鎖。墮落高岡。惡

蟲為害。毒藥所傷。路逢難當。於法身亡。如見不得認。是患難魔也。如十地當陽。三清玉皇。四神七曜。五嶽八王。威儀節制。往復翱翔。如見不得認。是聖賢魔也。如雲屯士馬。兵刃如霜。戈矛開舉。弓箭齊張。爭來殺害。驍捷難當。如見不得認。是刀兵魔也。如仙娥玉女。羅列成行。笙簧嘹唳。齊舉霓裳。雙雙紅袖。爭獻金觥。如見不得認。是女樂魔也。如幾多姝麗。艷質濃妝。蘭臺夜飲。玉體輕裳。瑯音人驕態。爭要成雙。如見不得認。是女色魔也。此十魔雖有不認者是也。既認則著。既著則執。所以不成道者。良以此也。若奉道之人。身外見在。而不認不執。則心不退。而志不移。夢寐之間。不認不著。則神不迷。而魂不散。內觀之時。若見如是。當審其虛實。辨其真偽。不可隨波逐浪。認賊為子。及起三昧真火。以焚身。一揮羣魔自散。用紫河車。搬運自己之陽神。超內院而上天宮。然後可求超脫。今古好道之流。有清淨之心。對境改志。往往難逃十魔九難。空有好道之虛名。終不見得道之實迹。或出離塵勞。幽居絕迹。志在玄門。於九難不能盡除。在十魔或者一二。非不得道也。於道中或得中成。或得小成。於仙中或為人仙。或為地仙。若盡除魔難。序證驗而節節升遷。以內觀合陽神。指日而歸三島。

論證驗第十八

呂祖曰。嫌者病。而好道之人。求無病而長安。怕死者。而好道之人。若不死而長生。舉世人在世中。好道之人。欲升仙而遊物外。舉世人在地上。好道之人。欲超丹而入洞天。所以甘勞苦。守貧賤。遊心在清溪瀟灑之中。潛跡於曠野荒僻之地。一向行持。不知功之深淺。法之交換。難測改易之早晚。所謂下功之後。證驗次序如何。鍾祖曰。苦志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從明師。所受非

法依法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知時候所以不成若遇明師而得法行大法以依時何患驗證不有乎

呂祖曰所謂法者有數乎所謂時者有數乎鍾祖曰法有十二科匹配陰陽第一聚散水火第二交媾龍虎第三燒煉丹藥第四肘後飛金晶第五玉液還丹第六玉液煉形第七金液還丹第八金液煉形第九朝元煉炁第十內觀交換第十一超脫分形第十二其時則年中法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月中法日月往來之數日中有四正八卦十干十二支一百刻六十分依法區分自一日之後證驗次序以致脫質升仙無差毫末始也淫邪盡罷外行兼修凡採藥之次金精充滿心境自除以煞陰鬼次心經上湧口有甘液次陰陽擊搏時時腹中聞風雷之聲次魂魄不定夢寐多有恐怖之境次六腑四肢或生微疾小病不療自愈次丹田自煖形容清秀次居暗室目有神光次夢中雄勇物不能害人不能欺或如抱得嬰兒歸次金闕玉璫封固絕夢泄遺漏次鳴雷一聲關節通達驚汗四溢次玉液烹漱以成凝酥結次靈液成膏漸畏腥羶以充口腹次塵骨將輕而變神室出趁奔馬行止如飛次對鏡無心而絕嗜慾次真氣入物可以療人疾病次內觀明朗而不暗昧次雙目童人如點漆皴臉重結結髮再生已老者永駐童顏次真氣漸足而似常飽所食不多飲酒無量終不見醉次身體光澤神氣秀媚聖丹生味靈液透香真香異味常在口鼻之間人或知而聞之次目觀百步而見秋毫次身體之間舊痕殘壓結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次胎完氣足以絕飲食次內志清高合乎太虛凡情凡愛心境自絕下盡九蟲上死三尸次魂魄不遊以絕夢寐神彩精爽更無畫

夜。次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體不畏寒暑。次生死不能相干。而坐忘內觀。以游華胥神仙之國。女樂樓臺。繁華美麗。殆非人世所有也。次功滿行足。陰功報應。密授三清真錄。陰陽變化。預知人事。先見災福。次觸目塵冗。厭與往還。潔身靜處。胎仙可現。身外有身。是為神聖。次真氣純陽。吁呵可乾外。次胎仙常欲騰飛。祥光生於臥室。次靜中時聞樂聲。次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凡骨俗體也。次神彩自可變移。容儀成而仙姿可比玉樹。異香透出金色。次行止去處。常有神祇自來朝現。驅用指呼。一如己意。次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次身中忽火龍飛。或玄鶴起。便是神靈脫凡骨而起俗流。乃曰超脫。次超脫之後。彩雲繚繞。瑞氣紛紜。天雨奇花。玄鶴對飛。異香散而玉女下降。授天書紫詔。既畢。仙冠仙衣之屬具備。節制威儀。前後左右。不可勝紀。相迎相引。以返蓬萊。於紫府朝見太微真君。契勘鄉原名姓。校量功行等殊。而於三島安居。乃曰真人仙子。

呂祖曰。今日特蒙尊師開說希夷大理。天地玄機。不止於耳目清明。精神秀媚。殘軀有托。終不與糞壤同類。然知之者未必能行。行之者未必能得。念生死事大。時光迅速。雖知妙理。未得行持。終不成功。與不知無異。敢請指教交會之時。行持之法。如何下手。如何用功。鍾祖曰。僕有靈寶畢法。凡十卷。一十二科。中有六義。一曰金誥。二曰玉書。三曰真元。四曰比喻。五曰真訣。六曰道要。包羅大道。引喻三清。指天地陰陽之升降。為模範。將日月精華之往來。為法則。寔五仙之首。趣乃三成之規式。當擇日而授於足下。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敲
爻
歌
註

自由出版社印行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

男劉漢誠清惠
好劉允誠清虛全校

沙美一行子黃誠恕參訂

註鼓交歌序

夫鼓交者乃陰陽交媾之大道也。道本無名。我祖師老子強名曰道。道也者。金液還丹之道也。人稟天地精血而生。初為赤子之時。元精元氣元神混一純全。及至長成。因眼耳鼻舌四門所誘。一靈真性被色聲香味觸法。習染深沉。日復日。歲復歲。元精化為交感之精。元氣化為呼吸之氣。元神化為思慮之神。元氣分泄。難復天真。歷代祖師發慈悲之心。垂言立教。載諸丹經。示後人修補之法。精損則以精補。氣損則以氣補。神損則以神補。是以人衰人補。樹衰土培。故用修補之法。追本還元。以復其命。復者何以精不漏泄。則精全為深根。氣全為固蒂。神全為妙合。若能全此三者。實為終身之藥物也。今世之人。昧道者多。知道者少。縱有知者。不能十全通曉。便欲自尊自大。自執己能。談天說地。與人為師。此等之人。自壞自身。所以悟真篇云。縱識硃砂與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閒。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又云。契論經歌講至真。不將火候著於文。要知口訣通玄處。須共神仙仔細論。又云。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即長存。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凶往。往聞是故祖師苦口丁寧。勸諸後學。不可龐心大膽。不可虛度光陰。一息不來。悔之何及。不如及早回頭。求明師口訣。更不疑心。直下承當。修行此事。基址堅牢。得藥得丹。溫養十月。脫胎神化。十

種丹圖缺一不可也。如上所說大概之言。苦勸高明。宜當警醒。僕因見祖師呂純陽敲爻歌文義深奧。言句清切。金丹大道三乘大法十種還丹。悉備其中。孜孜不捨。數之無窮。自雖未成道。不秘天寶。遂將我祖師親傳金丹口訣。於敲爻歌內。逐首解註。以明本末終始。雖見淺文疎。其理無玷。非高明之可觀。以末學而可觀。序於卷首。戒之慎之。時正統八年歲次癸亥上元。姑蘇玉峯無瑕子錢道華序。

敲爻歌註

姑蘇玉峯無瑕子錢道華著

漢終唐國飄蓬客。所以為一作敲爻不可測。縱橫逆順沒遮欄。靜則無為動是色。

師姓呂名巖字洞賓。道號純陽子祖。居西京河南府蒲城縣永樂鎮招賢里。本傳作河中府永樂鎮一云蒲版

官人氏。今曰蒲州蒲城縣是也。師生於有唐天寶本傳作貞元是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降生。

諸作八月初四日生四月十四日昇然仙經亦作四月年長二十不娶。舉進士第。後遇鍾離正陽帝君。授與大道修煉已成。

遂作此敲爻歌云。漢終唐國飄蓬客也。敲者推敲。言行不直則可敲之。爻者卦爻。乃陰陽交煉。動

靜往來殺機之理。世人愚迷不知難測度也。縱橫逆順者。謂或縱或橫。逆修順修。在吾之掌握。主

張皆得自由。逆者上返還丹。後起法也。順者得藥之道。龍虎大丹。前收法也。沒遮欄者。煉已純熟。

無所拘束。亦無或疎失也。靜則無為者。乃入定時。內藥內丹。凝神定意。萬緣不罣。一心內守丹田。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只候身中一陽初動。心腎相交。身內夫妻情性相合。如在太虛之中。是以千

聖覓他蹤不見。全身隱在太虛中也。及其出定。心腎各還本位。自覺心中兩三點清泉。落入黃庭。

古云。陰陽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動是色者。乃陰陽逆順之理。防危慮險。知道退藏。浮沉明主客。兩無疎失也。動不紛擾。靜不枯寂。修丹之要。此為首務。故先言之。

也。飲酒也。食肉也。守定。咽花。斷淫慾。行禪。一作歌。唱咏。咽粉詞。持戒。酒肉常充腹。

真修行。人不貴齋口。却貴齋心。齋口者。斷酒肉也。齋心者。斷淫慾也。若乃心性。性命上明白。斷住淫慾。不犯禁戒。何用戒酒肉乎。故祖師云。也飲酒也。食肉也。咽花為淫慾之所。況守定乎。惟修道之士。雖日觀美麗在前。而此心不亂。況修煉還丹。自有嬰姪夫妻配合之歡。豈復貪咽花濁垢。故聖師一心內煉。於色塵永斷。而清淨心體。在慾而無慾。居塵而不染塵。權依離垢地。當證法王身也。行禪。唱咏。咽粉詞者。禪為清靜之行。咽粉淫穢之詞。兩不相侔。而行禪唱咏者。經云。火中生蓮華。是可為希有。在慾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故仙師行禪。唱咏。色相都忘。抑且要世人識知。自己主意。擎得定。脚跟站得穩。不妨和光混俗也。潛行默運。嚴持命根。謹守戒性。無使疎失。何在戒酒肉乎。

色是藥。酒是藥。酒色之中無拘束。只因花酒悟長生。飲酒戴一作帶花神鬼哭。

色是藥者。乃二八兑中。有真金之寶。魂魄之藥物。酒乃食祿前緣分定。亦助道之興。飲酒終日不醉。簪花竝無走失。是故酒色之中無拘束也。師言我今得道成仙。皆因花酒而得長生。久視即因飲酒戴花。煉已持心。並無疎失。除彼六賊三尸之鬼。自然消滅。不得猖狂。故云神鬼哭也。

不破戒。不犯淫。破戒真如性。即沉犯淫。壞失一作喪長生寶。得者須由道力。一作理人

不破戒。不犯淫。即前守定。眼花斷淫慾意也。世人愚癡。不知修煉自身。而破戒犯淫。如油盡燈滅。隨竭人亡。傷身失命者多矣。皆因只知戒殺生。戒偷盜。此外殺外偷。不知自己身中。盜却元陽真氣。殺却自己性命。是乃真盜真殺。反不知戒謹。一味沉溺愛河。昏迷真性。耽淫滯慾。壞失長生之寶。何得成仙乎。若要知道修煉之法。須憑明師口訣。煉已持心。得藥得丹。長生久視。道力堅強。故云得者。須由道力人也。

道力人。真散漢。

一作淡

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覓真人。真人只是一作在花街。

道力人者。謂煉丹數足。得道有力量。大德之人也。酒是良朋者。指同類坤地。西南得朋。可飲無米之仙酒也。花是伴者。乃七六兩。九兩九六之同類。可為伴也。是故大修行人。不問淫房酒肆。花街柳巷。無不入。既行煉已功法。故云花街柳巷之內。可覓真人。真人即在花街。觀也。

摘花戴飲長生酒。

一作瓊漿

景一作境

裏無為道自昌。一任羣迷多笑怪。仙花仙酒是仙鄉。

按歌體上二句俱作三字為是

摘花戴飲長生酒。為學道之人。得師口訣。下手工夫。臨爐方定。鉢兩不可差失。須依次序而行。先初三日。月出庚。次初八日。月至丁。後用十五。月至甲。用工之際。先將雄劍折其花蒂。後以雌劍飲取長生之酒。又要知月圓之際。水源清濁。金水及時。真人正當在位。探入黃房。王釜之內。平常景裏。萬緣不望。始入無為。真道自然。昌盛也。世間迷流。見說用鼎器。修煉大丹。人人笑謔。不足為之道也。故仙師云。一任迷流多笑怪。仙花仙酒是我之仙鄉也。學者思之。

到此鄉。非常客。姹女嬰兒生喜樂。洞中常採有一作四時花。花花全唐詩作時花結就長生藥。

學道之人。採得丹藥入於中宮。到此真境界中。非是平常俗客。真是神仙種子。紫黃房之內。嬰兒姤女。兩相交合。而生喜樂。又要溫養火功十月。更要一月總煉。一月出神。故有一年四時工夫。洞中常採四時花也。亦要內外火工氣候。無差無失。以得結胎神化。名曰花花結就長生藥也。

長生藥。採花心。花蕊層層艷麗春。時人不達花中理。一訣天機值萬金。

仙師惟恐後學不明。重丁寧曰。長生藥。須是採取上弦三般寶。鼎玉爐之內。玉蕊金華。故有次序。層層艷麗之春。世間多有盲修瞎煉。不達花中之理。難得成道。若宿有善緣。得遇真師。將天機妙用。逐一訣破。如貧得寶。如病得藥。如囚遇赦。如死再生。勝於萬兩黃金。縱有萬金易盡。得此真法。妙用無窮也。

謝天地。感虛空。得遇仙師。一作鍾離是祖宗。一作附耳低言玄妙旨提作蓬萊第一峯。

仙師得道之後。自歎感謝陰陽天地虛空庇佑。得遇正陽帝君。事如祖宗。得帝君附耳低言。口傳心授。金液還丹之首。提携上蓬萊第一峯。此乃是上弦鼎器。故喻之為第一峰。學者詳焉。

第一峯。是仙神。一作物惟產金華生恍惚。口口相傳不記文。須得靈根堅髓骨。一作骨髓

第一峯。謂同類兌宮白虎。此物之中。惟產出金華玉蕊。能生恍惚。祖師不敢著於竹帛明言。須是口口相傳。若要成道。亦要靈根堅髓之骨。金丹大藥。方可成也。

堅髓骨。煉靈根。片片桃花洞裏春。七七白虎雙雙養。八八青龍總一斤。

堅髓骨。二句。謂龍虎大丹。金丹大藥。可以煉我之靈根。乃青龍也。第三句。謂行煉已火功。須要換

鼎烹煉可謂片片桃花洞裏之春風津液也。又白虎等者乃兩之鼎可煉大丹也。人若得彼上弦白虎真金八兩。又要得青龍真汞半斤。二八合成一斤大藥也。八八青龍之藥物亦可以助陰道也。

真父母送元宮。木母金公性本溫。

一作金公木母兩情通

十二宮中蟾魄現。時時地魄降天魂。

真父母指金丹大藥言也。得此至寶到我元宮。木母金公乃木汞金鉛。其情性和合。守此中宮土釜。十二時中。運火退符。喻如蟾魄月光之發現。時時堅志。守其日魂月魄。伏在丹田之內。如夫婦之交會。不可須臾離。方能凝結聖胎。道可成矣。

鉛初就汞初生。玉爐金鼎未經烹。一夫一婦同天地。一男一女合乾坤。

鉛初就者。採得上弦三般真精月魄。到我丹田。謂之初就。以制我真汞。則汞如初生之始也。又要玉爐金鼎烹煉。二氣氤氲如一夫一婦之交媾。同天地陰陽一理。男女媾精。順凡逆聖。合乾坤闔闢之道。知此火功不失。方得凝結丹頭也。

庚要生。甲要生。生甲生庚。道始萌。拔取天根並地髓。白雪黃芽自長成。

庚要生者。乃西方白虎庚金真鉛之氣。而生東方青龍木汞也。甲要生者。乃東方甲木之汞火。而生西方白虎之金水也。生甲生庚者。乃龍吞虎血。虎吸龍精。二氣發生。始萌其芽。日逐日長。日新又日新也。採取乃斗柄斡音曉運之機。天根者。我之一物。取彼一物之中地髓也。若得此前收後起。升降溫養。火功無差無失。白雪黃芽自然得長成。丹田之內凝結。男子懷胎也。

鉛亦生。汞亦生。生汞生鉛。一處烹煉。不是精津。一作和液。天地乾坤日月精。

鉛亦生者。上弦真金之氣。入我丹田。而生真汞。鉛汞相生。在於土釜一處烹煉。百骸俱理。萬神悉皆聽命。此等烹煉。不是淫慾交感之情。乃天地乾坤自然。而然。日月之真精。有氣無質之寶物也。黃婆匹配得團圓。時刻無差。口付傳。八卦三元全藉汞。一作土。五行四象豈離鉛。

黃婆者。乃戊己真土脾神也。即兩人之意也。若二氣相投。金木相隔。須臾便能匹配。而得團圓。合成一處凝結不解。若要採取丹藥。全在真師口訣。細微之妙。時刻無差。方能成就。若不得真訣。反成大害。八卦者。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三元乃三乘三奇之道。全藉汞者。謂煉己火功。須是真汞。無殊失之患。全憑汞之堅固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東木甲龍。南火丙雀。西金庚虎。北水壬佐。中意土黃婆。此四象五行。是彼我之身。龍虎二氣。陰陽水火。乃能求真一之鉛。方可成就大事也。鉛生汞。汞生鉛。奪得乾坤造化權。杳杳冥冥生恍惚。恍惚惚結成團。

鉛生汞者。以鉛制汞。汞生鉛者。汞鉛相投。故云奪得乾坤陰陽二氣。鉛汞造化之權。杳杳冥冥者。陰陽二物。生恍惚者。真鉛真汞。日魂月魄也。恍惚惚結成團者。陰陽二物。交煉凝結不可解。此乃互相食啗。火候之理。中宮神丹。方可結成團也。

性須空。意要專。莫遣猿猴取次攀。花露初開切忌觸。一作鎖居。土釜勿抽添。一作闕。

性須空者。虛心也。意要專者。萬緣放下。纖毫不挂。緊守中間黃房。志念專一也。莫遣猿猴取次攀者。要學道之人。鎖心猿。拴意馬。勿令縱放也。花露初開切忌觸者。得丹入腹。制伏真汞。如花露之

初開易聚而易散。切忌觸犯。務要下功之人。降心裂念。不可纖毫疎失。用心守護性命。抱守丹田。直候神丹凝結。故云鎖居土釜。勿抽添也。

玉爐中。文火煉。十二時中。惟守一。此時黃道會陰陽。三性元宮無漏泄。

玉爐中。文火煉者。謂玉液煉形之道。溫養文火。地天泰卦。沐浴之候也。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專心守一。意在丹田。自子至巳。六時起火。自午至亥。六時退符。陰陽交媾。水上火下。金水火三性一家存守。聚入元宮。無有漏泄。方得男子懷胎。丈夫有孕也。

氣若行。真火煉。莫使位珠離寶殿。加抽一作添火候切防危。初九潛龍不可煉。

氣若行。真火煉者。閉息內行真氣。胎息火功。無令縱放。位珠鉛汞。致使凝結而復疎失。蓋內丹入腹。如雲似霧。真氣周流。內用真火。心腎交媾。不可須臾離也。外爐火功。抽添運用。最要防危慮險。勿得疎失。自取其害。本欲煉丹而求長生。到此走失。反成促壽。不可不戒。當此之時。大要內外火功。知其前後屯蒙二卦。無令差誤。子巳六時起陽火。午亥六時退陰符。故云初九潛龍不可煉。溫養火功也。

消息火。乃圭變。大地黃芽都長遍。五行數內一陽生。二十四氣排珠宴。

學人但知消息。內外火功。無差毫髮。始得乃圭之丹。變成黃芽。結成丹珠。乃是五行數內。太乙含真一之氣。種子作為丹頭。後用十月火功。一月總鍊。一月出神。一年二十四氣功法。添助神藥之功。故云二十四氣排珠宴也。

火足數藥方成。便有龍吟虎嘯聲。三鉛只得一鉛就。金果仙芽未現形。

煉丹若得內外火功數足。結就神丹。身內夫妻。自有龍吟虎嘯。但凡採取三品大藥。丹頭只得一鉛。真實受用。猶如得金果仙桃之味。及其變化現形。有不可思議神通。溫養火功無失。現出嬰兒。乃男子生兒不等閒也。

再安爐。重立鼎。跨虎乘龍離凡境。日精纔現月華凝。二八相交在壬丙。

一作方當返在丙

煉丹之法。若是有大根器。大力量人。修煉大丹成就。移丹入於上丹田。再置妙爐。龍虎交媾。精華凝結。重整二弦之氣。相交壬水丙火。水火既濟。再造神丹之妙。四百字云。一載生個兒。個個會騎鶴也。

龍汞結。虎鉛成。咫尺蓬萊祇一程。坤鉛乾汞金丹祖。龍鉛虎汞最通靈。

初修金液還丹。須要龍汞虎鉛。為結丹之祖宗。溫養火功。亦要龍鉛虎汞。此乃前收後起之法。最為緊要。通靈之火候也。學者宜問真師。不可虛度一生。

達此理。道方成。三萬神龍護水晶。守時定日明符刻。專心惟在意虔誠。

方成一作方榮神龍一作神通一本無下二句

若是大修行人。達此金液大還丹之理。仙又生仙之法。其道可能大徹大悟。重立丹鼎。以金為隄防。故云三萬神龍護水晶也。亦要明其時刻。專心守等。此金生水一十五兩。金生多少之理。參同契十四章甚明。知此飲刀圭詳細之道也。

契云金計十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錢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二遂不入火二與之俱

三物相舍受變化狀若神

黑鉛過採清真。

一作藥

一陣交鋒定太平。三車搬運珍珠寶。送歸寶藏自通靈。

一本無下二句

若知此十五兩金。生多少水。必要明真道理。待其黑鉛已過。水源至清。內有真金。生二分水。乃真可用。以法取之。固濟橐籥。交鋒須要定其太平。亦必用三乘三品大丹。為之三車。搬運入於中宮。寶藏萬神聽命。不神而神自然應也。

天神佑。地祇迎。混合乾坤日月精。虎嘯一聲龍出窟。鸞飛鳳舞出一作

金城

天神祐。謂我之真。永求真鉛也。地祇迎。謂彼之真。鉛求我之真。永二意和同。方可混合。交媾陰陽。但要知彼虎嘯真鉛將至之時。速令青龍出窟。用飛靈劍以取之。鸞鳳之氣入我土釜金城之內。而成丹。

硃砂配水銀停。一派紅霞列太清。鉛池迸出金光現。汞火流硃入帝京。

硃砂配者。乃人身中積精成汞。汞久堅固。以成硃砂。匹配真鉛。以成丹頭也。水銀停者。以下弦水銀之炁。八兩停勻。湊成一斤大藥也。自此之後。身中造化。似紅霞之四起。列布於太清之中。使得爐火真鉛。逆流運上泥丸。如金光罩體。汞火流珠。下降金室黃房。為入帝京也。

龍虎媾外持盈。走聖飛靈在寶瓶。一時辰內金丹就。上朝金闕紫雲生。

彼虎我龍。二弦之氣。交媾水火二氣。爭戰持盈。造化神通。走聖飛靈。在乎我身之中。寶瓶之內。一時半霎。結就丹頭。上朝於泥丸金闕紫府。重生真氣。周流一身。無滯無礙也。

仙桃熟。摘取餌。萬化來朝天地喜。齋戒等候一陽生。便進周天參同理。

仙桃熟者。九六任關數足。金生水清之候。為仙桃已熟。宜下手入室。用工採取。入於土釜之內。萬化來朝。身中造化。自然交媾。如夫婦歡喜也。若求此寶。必先立壇。擇格物存誠。齋戒等候。一陽將生。金生麗水。待其水源至清。便向此時下手。進參同之理。一時辰內。管取金丹成。一得永得。

參同理。煉金丹。水火薰蒸。透百關。養胎十月。神一作金丹結。男子懷胎。豈等閒。一本無

參者。參天地造化之體。只彼我二物。鉛汞二氣。相感之機也。同者。同類相成之用。合陰陽造化之功。深知此理。方知煉金丹之作用。升降屯蒙二卦。水火薰蒸。百骸俱理。百關通透。溫養內外火功。十月胎完。氣足。乃得男子生兒。丈夫有孕。豈是等閒之事。

內丹成。外丹就。內外相接。和諧偶。一作好結成一塊紫金丸。變化飛騰。天地久。一本無

內丹成者。中宮土釜。養就神丹。外丹就者。又得外來金丹。兩相結成。方始合成。一丸紫金。赫赤金丹。又得火功相接。和諧配偶。結成聖胎。嬰兒顯相。變化飛騰。天長地久。得為真人。

丹入腹。非尋常。陰形剝盡。化純陽。飛昇羽化。三清客。名遂功成。達上蒼。

修煉功深。得丹入腹。內外相結。與庶俗不同。日復日新。陰形剝盡。變化純陽之體。飛昇羽化。為三清之客。但得功成。道備。名達上蒼。

三清客。駕瑤輦。音輦與跨鳳騰霄。入太虛。似此逍遙。多快樂。遨遊三界。最清奇。一本無太虛之上。修真士。朗朗。一作圓成了一物。無。

三清客。指丹成。道備之人而言。為修煉金液大還丹。成道之後。駕騰瓊輦。鸞鶴而入太虛霄漢。遨遊。

三界清閒自在。是為修真之士。朗朗圓成大道。並無一物牽累也。

一物無。惟顯道。五方透出真人。統仙童仙女彩雲迎。五明宮內傳真誥。仙一作教

一物無。謂得道之人。萬緣俱空。境相不著。惟有真常之道。顯然明白。身中五臟真氣。各見本色。五方透出真人之貌。到此一步。功成道就。嬰兒出見。身外有身。自有仙童仙女。迎至蓬萊三島。五明

宮內。傳真正官誥。方始仙籍書名。

傳真誥。仙一作教話幽情。只是真鉛煉汞精。聲聞緣覺冰消散。外道修羅縮項頭。一作驚。聲聞是有學從師。聞法得悟緣覺又

云獨覺悟十二因緣得道謂之二乘

成道之後。既得真誥。上傳平日所行功法。真一之道。話烹鉛煉汞之幽情。若是聲聞緣覺。聞之如冰之消散。外道修羅。得聞男女同修之法。縮項而失驚。故云難信之法也。

點枯骨。立成形。信道天梯似掌平。九祖先靈得超一作是解脫。誰羨繁華富與榮。

人得能修真真正之道。築基牢固。得藥得丹。便如點其枯骨。立得成全其形骸。為長生不死之真人。方信道聖人三寸上天之梯。人人俱有。只在目前似掌之平也。得道之後。九位七祖。皆得超脫。至於世間富貴榮華。不啻朝露。其誰羨之。

尋烈士。覓賢才。同安爐鼎化凡胎。若是慳一作慳財並惜一作惜寶。千萬神仙不肯來。

上古仙師修煉。得真師口訣。真正之法。須要財法相助。方能成就。若自無財力。務要雲游四海。遍尋真烈之士。英賢之才。兩相付託。結為心友。重立誓盟。告聞天地。同安爐鼎。得藥得丹。兩相成就。

此乃彼施財我施法。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若是貪財惜寶慳吝之人。縱有至人仙子。不肯相依相投。故云千萬神仙不肯來。

修真士。不妄說。妄說一句。天公折。萬劫塵沙道不成。又竅眼睛皆迸血。

仙師慈悲心切。恐世人心迷。不肯信受奉行。發此大誓。苦勸後學。云我是修真之士。非比凡俗。不肯妄說一字一句。誰惑世人。若妄說一句。迷誤後人。便遭天公譴責。萬劫塵沙。不得成道。得其惡疾。又竅眼睛皆迸出血。仙師發此大誓。度人之心切矣。學者可不警哉。

貧窮子發誓願

一作切

待一作要

把凡流盡提接

同赴一作全唐詩

蓬萊仙會中

凡景熬煎一作熬煎

無了歇

仙師自稱為貧窮之子。發誓大切。待把凡夫世人。盡皆提携接引。同入長生之路。俱赴蓬萊仙會之中。作神仙之種。如若不信。沉溺愛河。流入愁海。輾轉輪迴。在凡俗景中。火坑之內。煎熬無有了歇。

塵世短。更思量。

洞裏府一作

乾坤日月長。堅志苦心三三載。百千萬劫壽無疆。

世間凡夫。不得真道。百歲絕無。又十者稀。都不免還他個死。既知在世不久。甘心待死。不肯回頭向道。若是五更枕上。自家思量。上古神仙諸佛。也是人修得。急便承當。拜求明師口訣。修煉長生不死之仙方。依師指示。堅志苦心。下工修煉。金液大還丹。功成道備。作為神仙。百千萬劫。壽同天地之無疆也。

達聖道。顯真常。虎兇刀兵更不敢傷。水火蛟龍無損害。拍手天宮笑一場。

世法無常。惟有求明師口訣。曉達聖道。修身煉己。得藥得丹。溫養火候。斯乃真常之道。及至脫胎神化。飛騰自在。得成真人。便如虎使其爪。兕使其角。賊使其刀。劍不能損其身。便如未劫水火蛟龍。亦不能害其體。那時飛昇天宮。拍手笑一場也。

這三功真奇妙。分付與人誰肯要。愚徒死戀色和財。所以神仙不肯照。

仙師所言。這天道用功之法。真寂奇妙。爭奈世人愚癡。譏笑訕謔。不足語道。便如兩手明白。分付與他。誰人肯承當。要學修煉明道之人。萬中無一。都是愚癡之徒。死戀財色。甘心待死。不肯回頭學道。所以神仙不肯照顧。傳授金丹大道。

真至道不擇人。豈論一作問高低富與貧。且饒帝子共王孫。須去繁華銼銳分。一作紛

仙師言至真大道。豈有慳吝不傳之事。人人有分。個個有緣。亦無擇人而授之理。然雖不問高低貧富。亦必要辦一片至誠心來求。即如帝子王孫之富貴。若學道也。須屏去繁華世態。除去萬緣雜念。虛衷苦志。以相求。方可語以至道。苟非其人。決不輕傳。

瞋不除。態一作怒不改。墮入輪迴生死海。堆金積玉滿山川。神仙冷笑應不來。

若是愚迷執著。不肯謙恭受益。瞋心不除。驕態不改。傲慢恣肆。沒世墮入六道輪迴。生死海中。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便當比石崇堆金積玉。乃世間凡寶。終有盡時。不是長生之至寶。神仙視之。亦惟有冷笑不來耳。

名非貴。道極尊。聖聖賢賢顯一作示子孫。腰金跨玉騎驕馬。瞥音見如同隙裏塵。一作腰金一隙間

世間名利。便官居極品。名振一時。非為大貴。惟有金丹大道。極尊極貴。聖賢相傳。法子法孫。永遠相授。至若塵世。腰金跨玉。騎驕駿馬。都是幻緣。道眼觀之。瞥然如同壁縫日影之中。微塵相似。隙裏塵。石中火。何在。一作留心為久計。苦苦煎熬。喚不同。奪利爭名。如鼎沸。

隙裏塵。即臺上句。石中火者。喻人一身。如石中火。原非久長。特凡夫不悟。每日塵勞汨汨。終朝業識茫茫。八苦交煎。無有了期。是故仙師。千經萬論。勸諭修行。世人業重罪深。不肯回頭。奪利爭名。如湯鍋之沸。甘受苦惱。乃死之徒。

如鼎沸。永沉淪。失道迷真業。所根有人平却。心頭棘。便犯天機。說與君。

世間凡夫。貪戀世緣。奔奔碌碌。猶如鼎沸。未有休息。因此失道迷真。沉淪業海。乃是前生。今世業報。罪根深重。難復天真。若是宿有仙骨。道緣之人。一聞便悟。平却心頭荆棘。堅心苦志。矢志靡移。務期道成。終無退悔。遇此等之人。便將天機造化。口訣細微。仔細傳授。俾令修煉。證果天仙。了此生死大事。

命要傳。一作性要悟。入聖超凡。由汝做。三清路上。少人行。畜類。一作門前。爭入去。

仙師重明。命基大事。非同小可。須要堅心致志。烈誓剝血。告明上聖。至士。皈心盟天。而傳。故命要師傳。性要悟者。教學人直究本來。直參實證。灼見自性。透體光明。故性要自悟。如此性命雙修。至於成功。入聖超凡。皆由此身。自修自證。無奈世人不肯信受。回頭修煉。只要貪求世間七情之慾。甘心墮落於異類中。不能出離。故云。三清路上。少人行。畜類。門前。爭入去。

報賢良。休慕願。性命機關堪

一作關連須

守護。若還

一作是

缺一不芳菲。執著波查應失路。

祖師重重吩咐。告報賢良有德之人。休要顧世緣。恩妻愛子。貪利圖名。惟有性命機關堪當守護。

不可疎虞。須知愛惜性命。而求超出生滅之苦。若只修一缺一。是為偏枯。而不得芳菲。開花結果。

執著波查世緣。應失大道真正之路也。

只修性不修命。

一作悟真常不違命

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

仙翁慈憫後學。錯路修行。不知正道之人。執著無為真空。休妻棄子。入山修道。枯坐灰心。

此是頑空非真

也。盲修瞎煉。為是坐禪。此等愚人。乃是修行第一種病。毒氣深入。雖有良醫妙藥。救他不得。少不

得還他。一死。便如有一等鐵脊梁漢。直到辟支地位。

後人連聲聞果尚不得到豈易到辟支地位

定有禪定千年。即出

得陰神。難入聖位。不修金丹。難成正道也。

按佛經初果須沉湮。

暗名預流果

已入聖位。至四果

阿羅漢。經稱能飛行變化。住壽命。動天地。若辟支佛乘。又在羅漢之上。特較菩薩乘為稍遜耳。謂

之入聖域而末優。至於了悟真空。心性之旨。則命在其中。即謂之大覺金仙。故紫陽張真人云。我

得達摩六祖不傳之秘。是以孚佑帝君宣演八品三品諸經。深明三教合一之理。第恐世人只知

修性。不知修命。未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地位。故諄諄告戒之也。若盡詆佛法。只知修性。不知修

命。何以帝君於參黃龍機悟後。所呈偈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也。後學於此。切勿

錯會。

達命宗。

一作悟命基

迷祖性。恰似鑑

一作整

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一愚夫。

一作夫兒

權把

握家財。無主為本。

柄。

有等學得仙師指示命宗口訣。著於邊見。修煉命基堅固。祖性未悟。自己本來面目未見。恰似有鑑臺而無明鏡。不知性宗智慧變化超脫。出神入定之道。雖然有壽而無智慧。此即楞嚴所謂十種仙行如世之愚夫。空有萬金之寶。其於營運之妙用。全無主張把柄也。

性命雙全

一作

修性又佐

海底洪波駕

一作渡

法船

生擒活捉

蛟龍首

始知匠手

不虛傳

修行人既經參悟。了明性體。復煉內藥。了却命根。輻輳丹頭。和合溫養。內外火功。無虧無欠。無虞無險。無疎無失。如此雙修。朝屯暮索。前收後起。兩般作用。真佐之又佐。正如海底洪波。駕起法船。度脫三災八難。九橫五苦之厄。於海中生擒活捉青龍之頭。到此真境界中。始知當初真師老匠之手段。不是虛傳假相。茫無實濟也。到此粉骨碎身。難報祖師深恩。後學宜遵。不可虛度光陰也。

註內凡有不合本教意者俱畧為更訂但取愜於祖意而止

--	--	--	--	--	--	--	--	--	--	--	--	--	--	--	--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靈寶畢法

自由出版社印行

重刊靈寶畢法序

圖誌無似在髫年間竊慕道真。讀心丹集。通幸友人自豫章來。攜靈寶畢法一集示予。論者以為本之川省世家所藏。予焚香啟讀。雖未能洞達玄微。而人天境界。恍有所悟。始知鍾離道祖撮靈寶經之秘與傳。呂祖以度世者。皆身體力行。從博返約。而自度也。茲復出示同志。大慊賞心。因募刊公諸善信人焉。顧或者曰。昔鍾祖云。此經以八卦運十二時。其要在艮三田反覆。要在泥丸下手工夫。姑借咽氣漱液為喻。而真氣口訣實在口傳心授。不在文字間也。予細讀數次。見修真口訣詳且盡矣。其詞雖隱而不發。其道則已躍如也。伊川先生曰。人心至活。倏忽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初學不知攝持之法。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不可空持硬守也。亦即釋氏之明心以念佛為宗是也。我

太上三十六部尊經。歷舉持天尊寶號。至再至三。豈徒然哉。孟子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若夫八卦三田之旨。本一日有四時。一心有五行。刻刻可以奪天地之炁。而為吾身之藥物。至艮卦時。更有盛焉。泥丸為神之府。氣精之源。不可忽也。苟能存而行之。將見黃芽生而胎結。黍米成而神昇。大丈夫之能事畢矣。願與海內讀靈寶畢法者共參之。是為序。

時

皇清光緒五年己卯歲春月穀旦古潭羅圓讀畢法書於白竹坡之旭窗山房

續編

目錄

靈寶畢法上卷

匹配陰陽第一

聚散水火第二

交媾龍虎第三

燒煉丹藥第四

靈寶畢法中卷

肘腋飛金晶第五

玉液還丹第六

金液還丹第七

靈寶畢法下卷

朝元煉氣第八

內觀交換第九 超脫分形第十

此書得之最遲在全書刊竣之後然呂祖本傳及修真傳道論內皆見其篇目最為切要不可聽其遺漏今續於篇末

續編

羅靈子募資重梓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

男劉允誠清惠

武林俞文耀撰存訂梓

男俞允誠清惠

全校

靈寶畢法原序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恭訂

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名紀。歷古以來。昇仙達道者。不為少矣。僕志慕前賢。心懷大道。不意運起刀兵。時危世亂。始以逃生。寄跡江湖巖谷。退而識性留心。惟存清淨希夷。歷者丹經。累參道友。止言養命之小端。不說真仙之大道。因於終南山石壁間。獲收靈寶經三十卷。上部金誥書。元始所著。中部玉書錄。元皇所述。下部真源義。太上所傳。其數千言。子宵夜肝食。遠慮深省。乃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宜。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亦心腎交合之理。此物之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不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人有。嘗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煉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真虛。識於坐忘之日。玄機真旨。難以盡形。方曰靈寶妙理。可用入聖超凡。總而為三乘之法。名靈寶畢法。大道聖言。不敢私於一己。用傳洞窟足下。道成勿秘。當貽後來之士。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序。

靈寶畢法總錄

六義

一金誥 二玉書 三真源 四比喻 五真訣 六道要

靈寶金誥 元始天尊著 係玉清秘府收

靈寶玉書 元皇道君著 係上清秘府收

靈寶真源 太上老君著 係太清秘府收

比喻真訣道要 正陽真人著 係三島紫府收

靈寶畢法上

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著

純陽真人呂 崑洞賓傳

小乘安樂延年法四門卷上

匹配陰陽第一陽胎陰息 真胎息 配坎離

玉書曰。大道無形。視聽不可以見聞。大道無名。度數不可以籌算。資道生形。因形立名。名之大者。天地也。天得乾道而積氣以覆於下。地得坤道而托質以載於上。覆載之間。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氣質不能相交。天以乾索坤而還於地中。其陽負陰而上升。地以坤索乾而還於天中。其陰抱陽而下降。一升一降。運於道。所以天地長久。

真源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為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為陰。自下而上。四萬

二千里。乃曰陰位。既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為一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四時為一歲。一歲以冬至節為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為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為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位。是時陰中陽半。其氣為溫。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陽升而入陽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一陰生於二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為始。是時也。天中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為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為一時。一時九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陽位。是時陽中陰半。其氣為涼。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如前運行不已。周而復始。不失於道。冬至陽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到天。而一陰來。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故曰夏至冬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陰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陽位。故曰春分秋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下降得位。與陽升相遇。其氣絕矣。凡夏至陰降之後。自下而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止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陰降相遇。其氣絕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

於八萬四千里。往來難述於三百六十日。即溫涼寒熱之四氣而識陰陽。即陽升陰降之八節而知天地以天機測之。庶達大道之緒餘。若以口耳之學較量於天地之道。安得籌算而知之乎。

此喻曰。道生萬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為物中之靈者。人同天地以心比天。以腎比地。肝為陽位。肺為陰位。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氣比陽而液比陰。子午之時比夏至冬至之節。卯酉之時比春分秋分之節。以一日比一年。以一日用八卦。時比八節。子時腎中氣生。卯時氣到肝。肝為陽。其氣旺。陽升以入陽位。春分之比也。午時氣到心。積氣生液。夏至陽升到天而陰生之比也。午時心中液生。酉時液到肺。肺為陰。其液盛。陰降以入陰位。秋分之比也。子時液到腎。積液生氣。冬至陰降到地而陽生之比也。周而復始。運行不已。日月循環無損無虧。自可延年。

真訣曰。天地之道一得之。惟人也。受形於父母。形中生形。去道愈遠。自胎完氣足之後。六慾七情耗散。元陽走失。真氣雖有。自然之氣液相生。亦不得如天地之升降。且一呼元氣出。一吸元氣入。接天地之氣。既人不能之。隨呼而復出。本宮之氣反為天地奪之。是以氣散難生。液少難生氣。當其氣旺之時。日用卯卦。而於氣也多入少出。強留在腹。當時自下而升者不出。自外而入者暫住。二氣相合。積而生五臟之液。還元愈多。積日累功。見驗方止。

道要曰。欲見陽公長子。須是多人少出。從他兒女相爭。過時求取真的。

此乃積氣生液。積液生氣。匹配氣液相生之法也。行持不過一年。奪功以一歲三百日為期。旬日見驗。多進飲食。而疾病消除。頭目清利。而心腹空快。多力少倦。腹中時聞風雷之聲。餘驗不可勝

紀

解曰。陽公長子者。乾索於坤。如氣升而上也。兌是氣。自腎中升。女是液。自心中降。相爭兌女。上下之故。閉氣則生液。積液而生氣。匹配兩停。過時自得真水也。

真解曰。此乃下手之初。於卯卦陽升氣旺之時。多吸天地之正氣。以入少呼自己之元氣。以出。使二氣相合。氣積而生液。液多而生氣。乃匹配陰陽。氣液相生之法也。

聚散水火第二 太乙含真氣 小煉形 天童不老

金語曰。所謂大道者。高而無上。引而仰觀。其上無上。莫見其首。所謂大道者。卑而無下。俛而俯察。其下無下。莫見其基。始而無先。莫見其前。終而無盡。莫見其後。大道之中。而生天地。天地有高下之儀。天地之中。而有陰陽。陰陽有始終之數。一上一下。仰觀俯察。可以測其機。一始一終。度數推算。可以得其理。以此推之。大道可知也。

真源曰。即天地上下之位。而知天地有高卑。即陰陽終始之期。而知天道之前後。天地不離於數。數終於一歲。陰陽不失其宜。宜分於八節。冬至一陽生。春分陰中陽半。過此純陽而陰盡。夏至陽太極而一陰生。秋分陽中陰半。過此純陰而陽盡。冬至陰太極而一陽生。升降如前。上下終始。雖不能全盡大道。而不失大道之體。欲識大道。當取法於天地。而審於陰陽之宜也。

比喻曰。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一日比一年。日用艮卦。比一年用立春之節。乾卦比一年用立冬之節。天地之中。親乎下者。為陰。有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冬至陽生而上升。時當立。

春陽升於陰位之中。二萬一千里。是陽難勝於陰也。天地之中。親乎上者為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
里。乃曰陽位。夏至陰生而下降。時當立秋。陰降於陽位之中。二萬一千里。是陰難勝於陽也。時當立
夏。陽升而上。離地六萬三千里。去天二萬一千里。是陽得位而陰絕也。時當立冬。陰降而下。離天六
萬三千里。去地二萬一千里。是陰得位而陽絕也。一年之中。立春比一日之時。艮即丑卦也腎氣下
傳膀胱。在液中微弱。乃陽氣難升之時也。一年之中。立冬比一日之時。乾即戌卦也心液下入。將欲
還元。復入腎中。乃陰盛陽絕之時也。人惟陰陽不和。陽微陰多。故病多。

真訣曰。陽升生春。自下而上。不日而陰中陽半矣。艮卦丑陰降立冬。自上而下。不日而陽中陰半矣。

乾卦戌天地之道如是。惟人也。當艮卦氣微。不知養氣之端。乾卦氣散。不知聚氣之理。日夕以六慾

七情。耗散元陽。使真氣不旺。走失真氣。使真液不生。所以不得如天地之長久。故古人朝屯暮蒙。日

用二卦。乃得長生在世。朝屯者。蓋取一陽在下。屈而未伸之義。其在我者。養而伸之。勿使耗散。暮蒙

者。蓋取童蒙求我。以就明。棄暗。乃陰間求陽之義。其在我者。昧而明之。勿使走失。是以日出當用艮

卦之時。以養元氣。勿以利名動其心。勿以好惡介其意。披衣靜坐。以養其氣。絕念忘情。微作引導。手

脚流互。伸縮三五下。使四體之氣齊生。內保元氣。上升以朝於心府。或咽津一兩口。搓摩頭面三二

十次。呵出終夜壅聚惡濁之氣。久而色澤充美。肌膚光潤。艮卦養又於日入當用乾卦之時。以聚元

氣。入室靜坐。咽氣。搖外腎。咽氣者。是納心火於下。搖外腎者。是收膀胱之氣於內。乾卦聚使上下相

合。腎氣之火。三火聚而為一。以補煖下田。無液則聚氣生液。有液則煉液生氣。名曰聚火。又曰太乙

含真氣也。早朝咽津摩面。手足遞互伸縮。名曰散火。又名曰小煉形也。

道要曰。花殘葉落深秋。玉人懶上危樓。欲得君民和會。當時宴罷頻收。

此納心氣而收膀胱氣。不令耗散而相合腎氣。以接坎卦。氣海中新生之氣也。必以立冬為首。見驗方止。行持不過一年。奪功以一歲三百日為期。旬日見驗。容顏光澤。肌膚充悅。丹田溫暖。小便減省。四體輕健。精神清爽。痼疾宿病。盡皆消除。如惜歲月。不倦行持。只於匹配陰陽功內。稍似見驗。叙入此功。日用添入艮卦。畧行此法。乾卦三元用事。應驗方止。三元乾艮震也

解曰。花殘葉落深秋者。如人氣弱。日暮之光。陽氣散而不升。故曰懶上危樓。樓者。十二重樓也。心為君火。膀胱民火。咽氣搖外腎。使心與外腎氣合而為一。故曰和會。宴乃咽也。收乃搖也。早晨功不絕者。此法為主本也。

直解曰。艮卦陽氣微。故微作引導伸縮咽津摩面。而散火於四體。以養元氣。乾卦陽氣散。故咽心氣搖外腎。以合腎氣。使三火聚而為一。以聚元氣。故曰聚散水火。使根厚牢固也。

交媾龍虎第三。孫補還丹 養胎仙 水火既濟 真夫婦相見 氣交形不交

金誥曰。太元初判而有太始。太始之中而有太無。太無之中而有太虛。太虛之中而有太空。太空之中而有太質。太質者。天地清濁之質也。其質如卵。而玄黃之色。乃太空之中。一物而已。陽升到太極而生陰。以窈冥抱陽而下降。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一升一降。陰降陽升。天地行道。萬物生成。

真源曰。天如覆盆。陽到難升。地如磐石。陰到難入。冬至而地中陽升。夏至到天。其陽太極而生陰。所以陰生者。以陽自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恍惚惚。氣中有水。其水無形。夏至到天。積氣成水。是曰陽太極而陰生也。夏至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其陰太極而生陽。所以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而出於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氣。其氣無形。冬至到地。積水生氣。是以陰太極而陽生也。

比喻曰。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升。午時乃曰離卦。心中液生。腎氣到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腎中來。氣中有真水。其水無形。離卦到心。接着心氣。則太極而生液者。如此。心液到腎。心液與腎水相合。而太極復生於氣。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真氣。其氣無形。坎卦到腎。接着腎水。則太極而生氣者。如此。可比陽升陰降。至太極而相生。所生之陰陽。陽中藏水。陰中藏氣也。

真訣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真水。心中生液。液中有真氣。真水真氣。乃真龍真虎也。陽到天而難升。太極生陰。陰到地而難入。太極生陽。天地之理如此。人不得比天地者。六慾七情。感物喪志。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當離卦。腎氣到心。神識內定。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咽下。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生液。及坎卦。心液到腎。接着腎水。自然心液與腎氣相合。太極生氣。以真氣戀液。真水戀氣。液與真水。本自相合。故液中有真氣。氣中有真水。互相交合。相依而下。名曰交媾龍虎。若火候無差。抽添合宜。三百日。養就真胎。而成大藥。乃煉質變身。朝元超脫之本也。

道要曰。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捉取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浴浴。

此恐泄元氣而走真水於身外也。氣散難生液。液少而無真氣。氣水不交。安成大藥。當此年中用。月以冬至為始。日中用時。以離卦為期。或以晚年奉道根元不固。自度虛損氣不足之後。十年之。損一年用功補之。名曰採補還丹。補之過數。止行此法。名曰水火既濟。可以延年益壽。乃曰人仙。功驗不可備紀。若補數足。而口生甘津。心境自除。情慾不動。百骸無病。而神光暗中自現。雙目時。若驚電。以冬至日即始。謹節用法。三百日脫其真胎。名曰仙胎。

解曰。在外午時為離卦。太陽為真陽。在人心為離宮。元陽為真龍也。真虎腎中之水。真龍心液中之氣。口為玉池。津為春水。

直解曰。一氣初回元運。以冬至為始。即子月也。真陽欲到離宮。以離卦為期。即午時也。真龍若心液中之氣。真虎若腎氣中之水。氣水相合。乃曰龍虎交媾也。

燒丹煉藥第四

神養氣 小周天 周天火候 煉陽養神

金誥曰。天地者。大道之形。陰陽者。大道之氣。寒濕熱涼。形中有氣也。雲霧雨露。氣中有象也。地氣上升。騰而為雲。散而為雨。天氣下降。散而為霧。凝而為露。積陰過則露。為雨。為霜。為雪。積陽過則霧。為煙。為雲。為霞。陰中伏陽。陽氣不升。擊搏而生雷霆。陽中伏陰。陰氣不降。凝固而生雹。陰陽不合。相對而生閃電。陰陽不匹配。亂交而生虹蜺。積真陽以成神。而麗乎天者。星辰。積真陰以成形。而壯乎地者。土石。星辰之大者。日月。土石之貴者。金玉。陰陽見於有形。上之日。月下之金玉也。

真源曰。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積陽而神。麗乎天而大者。日月也。日月乃真陽。而得真陰以

相成也。積陰而形壯於地而貴者金玉也。金玉乃真陰而得真陽以相生也。

成亥行時離卦
採藥乾卦進火

此喻曰：真陽比心液中真氣，真陰比腎氣中真水。真水不得真氣不生，真氣不得真水不成。真水真氣比於離卦，和合於心上肺下。如子母之相戀，夫婦之相愛，自離至兌，兌卦陰旺陽弱之時，比日月之下弦。金玉之在晦不可用也。日月以陰成陽，數足生明；金玉以陽生陰，氣足生寶。金玉成寶者，蓋以氣足而進之以陽，日月生明者，蓋以數足而授之以魄。此於乾卦進火煉陽無衰火以加數而陽長生也。

真訣曰：離卦龍虎交媾，名曰採藥。時到乾卦，氣液將欲還元而生膀胱之上，脾胃之下，腎之前，臍之後，肝之左，肺之右，小腸之右，大腸之左。當時脾氣旺而肺氣盛，心氣絕而肝氣弱，真氣本以陽氣相合而來，陽氣既弱而真氣無所戀，徒勞用工而採合。必於此時神識內守，鼻息綿綿，以肚腹微脅，臍腎覺熱太甚，微放輕勒，臍腹未熱緊勒，漸熱即守常。任意放志以滿乾坤，乃曰勒陽關而煉丹藥，使氣不上行以固真水，經脾宮隨呼吸而搬於命府黃府之中，氣液造化時變而為精，精變而為珠，珠變而為汞，汞變而為砂，砂變而為金，乃曰金丹，其功不小矣。

道要曰：採藥須憑玉兔。

採藥心氣
玉兔腎水

成親必藉黃婆，等到雍州相見。

雍州
乾卦

奏傳一曲陽歌。

此乃與採藥日用對行。凡以晚年補完十損一補之法，此法名曰鍊汞補丹田，補之數足止於日用離卦採藥，乾卦燒煉勒陽關。春冬多採少煉，乾一而離二，倍用功也。秋夏少採多煉，離一而乾二，倍用功也。隨年月氣旺採煉之功效在前，可延年住世而為人仙。若以補數既足見驗進功亦

謹節用功。採藥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真氣生。而仙胎完。凡藥力全而後進火加數。乃曰火候。凡聖胎堅後。火候加至小周天數。乃曰小周天。凡胎圓。真氣生。火候加至大周天數。乃曰周天火候。採藥而交媾。龍虎煉藥而進火。方為入道。當絕迹幽居。心存內觀。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如婦之養孕。龍之養珠。雖飲食寤寐之間。語言如嬰兒。舉止如室女。尤恐有失。有損。心不可暫離於道也。

解曰。藥是心中真氣。兔是腎中真水。黃婆是脾中真液。和合氣水而入黃庭。雍州乾卦。勒陽關。腎腹也。

以上安樂延年之訣。

右小乘法四門。係人仙。

中乘長生不死法三門。卷中

肘後飛金晶第五

還精補腦 抽鉛添汞

起河車 返老還童

交龍虎

金誥曰。陰陽升降。不出天地之內。日月運轉。而在天地之外。東西出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寒暑相推。積日為月。積月為歲。月之積日者。以其魄中藏魂魄。魂中藏魄也。歲之積月者。以其律中起呂。呂中起律也。日月運行。以合天地之機。不離乾坤之數。萬物生成。雖在於陰陽。而造化亦資於日月。

真源曰。天地之形。其狀如卵。六合之內。其圓如球。日月出沒。運行於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東西。

周行如飛輪。東生西沒。日行陽道。西生東沒。月行陰道。一日之間。而分晝夜。冬至之後。日出自南而北。夏至之後。日出自北而南。冬之夜。乃夏之日。夏之夜。乃冬之日。一年之間。而定寒暑。日月之狀。方圓八百四十里。四尺為一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凡八刻二十分為一時。十二時為一日。一月三十日。共三百六十時。計三千刻一十八萬分也。且以陽行乾。其數用九。以陰行坤。其數用六。魄中魂生。本自旦。蓋九不對六。故三日後魄中生魂。凡一晝夜一百刻六十分。魄於魄中一進七十里。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而魄中魂半。乃曰上弦。又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前共進八百四十里。而魄中魂全。陽滿陰位。乃曰月望。自十六日為始。魂中生魄。凡一晝夜一百刻六十分。魄於魄中一進七十里。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而魄中魄半。乃曰下弦。又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前共進八百四十里。而魄中魄全。陰滿陽位。月中尚有餘光者。蓋六不盡九。故三日後月魄滿宮。乃曰月晦。月旦之後。六中起九月晦之前。九中起六。數有未盡。而生後有期。積日為月。積月為歲。以月言之。六律六呂。以六起數。數盡六。六六三十六。陰之成數也。以日言之。五日一候。七十二候。八九之數。至重九以九起數。數盡六。六九五十四。陽之成數也。一六一九。合而十五。十五一氣之數也。二十四氣。當八節之用。而見陰陽升降之宜。一六一九。以四為用。合四時而倍之。一時得九十四。九三百六。變為陽之數。二百一十六。陰之數。一百四十四。計三百六十數。而足滿周天。

此喻曰。陰陽升降在天地之內。此心腎氣液交合之法也。日月運行在天地之外。此肘後飛金晶之事也。日月交合。此進火加減之法也。陽升陰降。無異於日月之魂魄。日往月來。無異於心腎之氣液。

冬至之後日出乙位沒庚位畫四十刻自南而北凡九日東生西沒共進六十分至春分晝夜停停而夏至為期晝六十刻夏至之後日出甲位沒辛位畫六十刻自北而南凡九日東生西沒共退六十分至秋分晝夜停停而冬至為期晝四十刻晝夜分刻准前後進退自南至北月旦之後三日魂生於魄六日兩停又六日魂全其數用九也月望之後魄生於魂六日兩停又六日魄全其數用六也歲之夏至月之十六日乃日用離卦之法人之午時也歲之冬至月之旦日乃日用坎卦之法人之子時也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日月魂魄陰陽之理尚以數推之交合有序運轉無差人之心腎氣液肝肺魂魄日用雖有節次年月豈無加減乎

真訣曰坎卦陽生當正子時非始非終艮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室中披衣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腹肚須臾起身前出胸而微偃頭於後後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在夾脊慎勿開關即時甚熱氣壯漸次開夾脊關放氣過關仍仰面腦後緊偃以閉上關慎勿開之即覺熱極氣壯漸次開關入項以補泥丸髓海須身耐寒暑方為長生之基次用還丹之法如前出胸伸腰閉夾脊蹲而伸之腰間火不起當靜坐內觀如法再作以火起為度自五行之至寅終而可止乃曰肘液飛金晶又曰抽鉛使腎中氣生肝氣也且人身脊骨二十四節自下而上三節與內腎相對自上而下三節名曰天柱天柱之上名曰玉京天柱之下內腎相對尾閭穴之上共十八節其中曰雙關上九下九當定一百日遍通十八節而入泥丸必於正一陽時坎卦行持乃曰肘後飛金晶離卦採藥乾卦進火燒藥勒陽關始一百日飛金晶入腦三關一撞直入上宮泥丸

自坎卦為始。至艮卦方止。自離卦採藥。使心腎氣相合。而肝氣自生。心氣二氣純陽。二八陰消。黃婆於肺。而得肺液下降。包含真氣。日得黍米之大。而入黃庭。方曰內丹之林。即百日無差。藥力全。凡離卦採藥用法。依時內觀。轉加精細。若乾卦進火燒藥。勒陽關。自兌卦為始。終在乾卦。如此又一百日後。肘後飛金晶。自坎卦至震卦方止。離卦採藥之時。法如舊。以配自坤至乾卦行持。即二百日無差。聖胎堅。勒陽關法。自坤卦至乾卦方止。如此又一百日足。泥丸充實。返老還童。不類常人。採藥就胎。仙完。而真氣生。形若彈圓。色同朱橘。永鎮丹田。而作陸地神仙。三百日後。行持至離卦罷採藥。坤卦罷勒陽關。即行玉液還丹之道。故自冬至後。方曰行功。三百日胎完氣足。而內丹就。真氣生。凡行此法。方為五行顛倒。三田返覆。未行功以前。先要匹配陰陽。使氣液相生。見驗方止。次要聚散水火。使根藥牢固。而氣行液住。見驗方止。次要交媾龍虎。燒煉丹藥。使採補還丹。而煅煉鉛汞。見驗方止。十損一補之數足。而氣液相生。見驗方止。上項行持。乃小乘之法。自可延年益壽。若以補完堅固。見驗方止。方可年中擇月。冬至之節。月中擇日。甲子之日。日中擇時。坎離乾卦。三時為始。一百日自坎至艮。自兌至乾。二百日後。自坎至震。自坤至乾。凡此下功。必於幽室靜宅之中。遣婦人女子。使雞犬不聞聲。真機不入鼻。五味不入口。絕七情六慾。飲食多少寒熱有度。雖寤寐之間。而意思損失。行功不勤。難成乎道。如是三百日。省應驗如何。

直解曰。此乃三元用法。謂坎卦飛金晶。下田返上田也。離卦採藥。下田返中田也。乾卦勒陽關。中田返下田也。亦曰三田返覆。

道要曰。日月並行復卦。時躡升數日開闕。貪向揚州聚會。離卦六宮火滿金田。

解曰。日月並行復卦者。一陽生時。在日為子時。在年為冬至也。所謂月中擇日。日中擇時也。躡升說已在前數日。是定一百日開闕。是先開中闕。次開上闕。貪向揚州聚會。揚州者在人為心。在日為午時。在卦為離。聚會者。真陰真陽交媾。故曰採藥。乾為六宮。火是氣也。勒陽關而聚氣。以肺氣為金。而下腎之丹田。故曰火滿金田。乃行乾卦而勒陽關。聚火下丹田也。

直解曰。日月並行復卦者。冬至甲子時也。躡升數日開闕者。躡腹起身以起火。至百日開闕也。此乃自坎至艮。飛金晶之法。揚州聚會者。離卦採藥。交陰陽也。六宮火滿丹田。則乾卦勒陽關。聚肺氣於下田。自兌至乾者也。

終南路上逢山。起身頻過三關。貪向揚州聚會。爭如少女燒天。

解曰。終南者。聖人隱意。在中男也。中男即坎卦。艮為山。山是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止。第二百日下功之時也。起身頻過三關。貪向揚州聚會。說已在前。爭如少女燒天者。少女是兌卦也。勒陽關至乾卦而方止也。

兖州行到徐州。起來走損車牛。為戀九州歡會。西南火入雍州。

解曰。兖州艮卦。徐州巽卦。自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止也。起來走損車牛。車為陽。牛為陰。是夾脊一氣飛入泥丸也。九州在人為心。在日為午時。與前採藥同也。西南坤卦也。雍州乾卦也。勒陽關自坤至乾方止。第二百日下功之時也。

直解曰。此乃第三百日之功。飛金鼎之法。起艮而止巽也。九州聚會。採藥如前。勒陽關則自坤至乾而止也。

此是日用事。乃曰三元用法。飛金鼎入腦。下田返上田。採藥下田返中田。燒藥進火中田返下田。乃曰三元用事。中乘之法。已是地仙。見驗方止。始覺夢寐多有驚悸。四肢六府有疾不療自愈。閉目暗室中。圓光如蓋。周匝圍身。金闕玉瑣。封固堅牢。絕夢泄遺漏。雷鳴一聲。關節通連。夢中若抱嬰兒歸。或若飛騰自在。八邪之氣不能入。心境自除。以絕情慾。內觀朗而不昧。晝則神采清秀。夜則丹田自暖。上件皆是得藥之驗。驗既正當。謹節用功。以前法加添三百日。胎仙圓。胎圓之後方用後功。

玉液還丹第六

王液煉形附
大還丹 七返丹 九轉丹 沐浴胎仙 小還丹

玉書曰。真陰真陽。相生相成。見於上者。積陽成神。神中有形。而麗乎天者。日月也。見於下者。積陰成形。形中有神。而麗乎地者。金玉也。金玉之質。隱於山川。秀媚之氣。浮之於上。與日月交光。草木受之。以為禎祥。鳥獸得之。以為異類。

真源曰。陽升到天。太極生陰。陰不足而陽有餘。所以積陽生神。陰降到地。太極生陽。陽不足而陰有餘。所以積陰生形。上之日月。下之金玉。真陽有神。真陰有形。其氣相交。而上下相射。光盈天地。則金玉可貴者。良以此也。是知金玉之氣。凝於空。則為瑞氣祥烟。入於地。則變醴泉芝草。人民受之。而為英傑。鳥獸得之。而生奇異。蓋金玉之質。雖產於積陰之形。而中抱真陽之氣。又感積陽成神之日月。

真陰真陽之下射而寶凝矣

比喻曰。積陰成形。而內抱真陽。以為金玉。比於積藥而抱真氣。以為胎仙也。金玉之氣入於地。而為醴泉芝草者。比於玉液還丹田也。金玉之氣凝於空。而為瑞氣祥烟者。比於氣煉形質也。凡金玉之氣。冲於天。隨陽升而起。凡金玉之氣。入於地。隨陰降而還。既隨陰陽升降。自有四時。可以液還丹田。氣煉形質。比於四時加減。一日改移也。

真訣曰。操補見驗。年中擇月。月中擇日。日中擇時。三時用事。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真氣生。胎仙圖。謹節用功。加添依時。三百日數足之後。方行還丹煉形之法。凡用艮卦。飛金晶入腦。止於巽卦而已。此言飛金晶。三百日後也。離卦罷操藥。坤卦罷勒陽關。只此艮卦下手。勒陽關。至乾卦方止。既罷離卦。添入咽法鍊形。咽法者。以舌攪上齶兩頰之間。先咽了惡濁之津。次退舌尖以滿玉池津生。不漱而咽。凡春三月。肝氣旺而脾氣弱。咽法日用離卦。凡夏三月。心氣旺而肺氣弱。咽法日用巽卦。凡秋三月。肺氣旺而肝氣弱。咽法日用艮卦。凡冬三月。腎氣旺而心氣弱。咽法日用震卦。飛金晶法。凡四季之月。脾氣旺而腎氣弱。人以腎氣為根源。四時皆有衰弱。每四時季月之後十八日。咽法日用兌卦。仍與前咽法并用之。獨於秋季。止用兌卦咽法。而罷艮卦之功。以上咽法。先依前法而咽之。如牙齒玉池之間。而津不生。但以舌滿上下。而閉玉池。收兩頰以虛咽。而為法。止於咽氣。氣中自有水也。咽氣如一年。三十六次至四十九次為數。又次一年。八次又次一年。一百八次為見驗。乃玉液還丹之法。行持不過三年。灌溉丹田。沐浴胎仙。而真氣愈盛。若行此玉液還丹之法。而於三百日。養就

內丹真氣纔生。艮卦飛金晶。一撞三關。上至泥丸。當行金液還丹之法。自頂中前下。金水一注。下還黃庭。變金成丹。名曰金丹。行金液還丹。當於深密幽房。風日凡人不到之處。燒香疊掌盤膝坐。以體蹲而後升。纔覺火起。正坐絕念忘情。內觀的確。艮卦飛金晶入頂。但略昂頭偃項。放令頸下如火。方點頭向前。低頭曲項退舌尖進後。以抵上齦。上有清冷之水。味若甘香。上徹頂門。下通百脈。鼻中自聞一種真香。舌上亦有奇味。不嗽而咽。下還黃庭。名曰金液還丹。春夏秋冬不拘時候。但於飛金晶入腦之後。節次行此法。自艮至巽而已。晚間勒陽關法。自兌至乾而已。凡行此法。謹節勝前。方可得成。究竟止於煉形住世。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超脫也。

道要曰。識取五行根蒂。方知春夏秋冬時。飲瓊漿數盞。醉歸月殿遨遊。

解曰。識取五行根蒂者。為倒五行相生相尅。而用卦時不同。以行咽法。方知春夏秋冬。改移有時候也。瓊漿玉液也。月殿丹田也。醉歸咽多也。

東望扶桑未曉。後升前咽無休。驟馬敖游宇宙。長男只到揚州。

解曰。東望扶桑未曉者。日未出。艮卦之時也。後升。飛金晶也。前咽。玉液還丹也。驟馬起火。玉液煉形也。遨遊宇宙。遍滿四肢也。長男。震卦也。只到揚州。離卦也。玉液煉形。自震卦為始。至離卦方止也。

直解曰。玉液。腎液也。上升到心。二氣相合而過重樓。則津滿玉池。謂之玉液。若咽之。自中田而入下田。則曰還丹。若升之。自中田而入四肢。則曰煉形。其實一物而已。

此採藥三百日。數足胎圓。而飛金晶減一卦。勒陽關如舊。罷採藥添入咽法。咽法隨四時而已。此係煉形法。用卦後添入煉形。自震卦為始。離卦為期。不限年月日。見驗方止。體色光澤。神氣秀媚。漸畏腥穢。以銜口腹。凡情凡愛。心境自除。真氣將足。而似常飽。所食不多。飲酒無量。塵骨已更。而變神識。步趨走馬。其身如飛。目如點漆。體若凝脂。紺髮再生。皺臉重舒。老去永駐童顏。仰視百步。而見秋毫。身體之間。舊痕殘壓。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聖丹生味。靈液透香。口鼻之間。常有真香奇味。漱津成酥。可以療人疾病。遍體皆成白膏。上件皆玉液還丹煉形之驗。見驗即止。當謹節用功。依法隨時而行後事。

金液還丹第七

金液煉形附
玉露 大既濟 起火焚身
黃白法

金花

金誥曰。積陽成神。神中有形。形生於日。日生於月。積陰成形。形中有神。神生於金。金生於土。隨陰陽而生沒者。日月之光也。因數生光。數本於乾坤。隨陰陽而升降者。金玉之氣也。因時生氣。時本天地真源曰。日月之光。旦後用九。晦前用六。六九乾坤之數。金玉之氣。春夏上升。秋冬下降。升降天地之時。金生於土。玉生於石。石生於土。見於形而在下者如此。日中金烏。月中玉兔。月待日魂。而光見於神而在上者如此。

比喻曰。日月比氣也。腎氣比月。而心氣比日。金玉比液也。腎液比金。而心液比玉。所謂玉液者。本自腎氣上升。而到於心。以合心氣。二氣相交。而過重樓。閉口不出。而津滿玉池。咽之而曰玉液還丹。升之而曰玉液煉形。是液本自腎中來。而生於心。亦比土中生石。石中生玉之說也。所謂金液者。腎氣

合心氣而不升。薰蒸於肺。肺為華蓋。下罩二氣。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閭穴升上。乃曰飛金晶入腦中。以補泥丸之宮。自上復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還丹。既還下田復升。遍滿四體。前復上升。乃曰金液煉形。是亦金生於土之說也。凡欲煉形飛金晶者。當在靜室中。切禁風日。遙焚香。密啟三清上聖。臣所願長生在世。傳行大道。演化告人。當先自行煉形之法。欲得不畏寒暑。絕啗穀食。逃於陰陽之外。咒畢乃咽之。

真訣曰。背後尾閭穴曰下關。夾脊曰中關。腦後曰上關。始飛金晶以通三關。腎比地。心比天。上到頂。以比九天。玉液煉形。自心至頂。以通九天。三百日大藥就。胎仙圓。而真氣生。前起則行玉液煉形之舊道。後起則行飛金晶之舊道。金晶玉液行功見驗。自坎卦為始。後起一升入頂。以雙手微閉雙耳。內觀如法。微咽於津。乃以舌抵定牙關。下閉玉池。以待上嚮之津下而方咽。咽畢復起。至艮卦為期。春冬兩起一咽。秋夏五起一咽。凡一咽數。秋夏不過五十數。春冬不過百數。自後咽罷。升身前起。以滿頭面。四肢手指。氣盛方止。再起再升。至離卦為期。凡此後起咽津。乃曰金液還丹。還丹之後。而復前起。乃曰金液煉形。自艮卦之後。煉形至離卦方止。兌卦勒陽關。至乾卦方止。以後起到頂。自上而下。號曰金液還丹。金丹之氣前起。自下而上。曰金液煉形。形顯琪樹金花。若以金液還丹未到下元。而前後俱起。乃曰火起焚身。此是金液還丹煉形。既前後俱起。薰了焚身。凡行此等。切須謹節苦志。而無懈怠。以見驗為度也。

道要曰。起後終宵閉耳。隨時對飲金液。宴到青州方住。日西又聽陽歌。

解曰。起後終宵閉耳者。為行金液還丹。須是肘液飛金晶。一撞三關。其氣繞起。急須雙手閉耳。是腎波之門。恐泄腎氣於外。而不入腦中也。隨時對飲金波者。既覺氣入腦中。即便依前法點頭。曲項退舌。近柱上齧。清甘之水。有奇異之驗。甘若密味之甜也。當艮卦飛金晶。一咽。至震卦方止。青艸震卦也。日酉。兌卦也。又聽陽歌者。自兌卦勒陽關。直到乾卦。日用離卦。不必採藥也。

飲罷終宵火起。前升後舉焚身。雖是不拘年月。日中自有乾坤。

解曰。此一訣是金液煉形之法也。飲罷終宵火起者。依前法金液還丹。而艮卦煉形。是起火也。前升後舉。飛金晶而起火也。凡玉液煉形之時。先後起金晶入頂。次還丹而復前升。之以煉形。是比金液煉形之法不同也。當其飛金晶而起火入頂。便前起而煉形。前後俱起。名曰焚身。火起而行還丹。須依四時加減之數行之。此法不拘年月日時。但以謹節專一。幽居絕迹可也。日中自有乾坤。蓋午前燒乾。午後燒坤。以人身前後言之。肚腹為坤。而背後為乾。午前燒乾者。為肘後飛金晶。前起煉形也。午後燒坤者。自兌卦勒陽關。至乾卦方止也。

直解曰。金液。肺液也。含龍虎而入下田。則大藥將成。謂之金液。肘後抽之入腦。自上復降下田。則曰還丹。又復前升。遍滿四體。自下而上。則曰煉形。亦謂之煉形成氣。

此須於玉液還丹。煉形見驗。正當以謹節幽居。焚香而行此法。金液還丹。而相次煉形。勒陽關。如是一年外。方得焚身。焚身即是坎卦前煉形。以人身前後言之。肚腹為坤。背後為乾。焚身午前燒乾。為金晶。午後燒坤。勒陽關。凡燒乾自下而上。前後俱起。冬夏三日或五日。而行既濟之法。以防

太過使金丹之有閤。乃焚身起火中咽也。見驗方止。內志清高。以合太虛。魂神不游。以絕夢寐。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時不畏寒暑。神采變移。容儀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功行滿足。密授三清真籙。陰陽變化。人事災福。神明皆能預知。觸目塵冗。心絕萬境。真氣充滿。口絕飲食。異氣透出。金色仙肌。可比玉蕊。去留之處。當所神祇。自來相見。驅出招呼。一如己意。真氣純陽。可乾外汞。上件金液還丹。還丹之後。金液煉形之驗也。以上乃長生不死之訣。

右中乘三門。係地仙。

大乘超凡入聖法三門卷下

朝元煉氣第八

起內院
煉陽神

煉氣成形
頂聚三花

紫金丹

金誥曰。一氣初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分五帝。五帝異地。各守一方。五方異氣。各守一子。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氣。赤帝之子丙丁受之。天真火德之三氣。白帝之子庚辛受之。天真金德之七氣。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氣。黃帝之子戊己受之。天真土德之一氣。自一氣生真。一真一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而生也。玉書曰。一三五七九。道之分。而有數。金木水火土。道之變。而有象。東西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白赤黃黑。道之散。而有質。數歸於無數。象反於無象。位至於無位。質還於無質。欲道之無數。不分之。則無數矣。欲道之無象。不變之。則無象矣。欲道之無位。不列之。則無位矣。欲道之無質。不散之。則無質。

矣。無數道之源也。無象道之本也。無位道之真也。無質道之妙也。

真源曰。道源既判。降本流末。悟其真者。因真修真。內真而外真。自應矣。識其妙者。因妙造妙。內妙而外妙。自應矣。天地得道之真。其真未應。故未免乎有位。天地得道之妙。其妙未應。故未免乎有質。有質則有象。可求。有位則有數。可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最貴惟人。即天地之有象。可求。故知其質氣與水也。即天地之有數。可推。故知其位。遠與近也。審乎如是。而道亦不遠於人也。

比喻曰。天地有五帝。比人之有五臟也。青帝甲乙木。甲為陽。乙為陰。比肝之氣與液也。黑帝壬癸水。壬為陽。癸為陰。比腎之氣與液也。黃帝戊己土。戊為陽。己為陰。比脾之氣與液也。赤帝丙丁火。丙為陽。丁為陰。比心之氣與液也。白帝庚辛金。庚為陽。辛為陰。比肺之氣與液也。凡春夏秋冬之時不同。而心肺肝腎之旺有月。

真訣曰。凡春三月。肝氣旺。肝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肝。若遇木日。甲乙尅土。於辰戌丑未之時。依時起火。煉脾氣。餘日兌卦時。損金以耗肺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坎卦時。依法起火。煉腎氣。震卦時。入室。多入少出。息住為上。久閉次之。數至一千息為度。當時內觀如法。一任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以滿震卦。一千息以上尤佳。以息漸為度。如息住不須連數。

凡夏三月。心氣旺。心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心。若遇火日。丙丁尅金。於兌卦時。依法起火。煉肺氣。餘日坎卦時。損水以耗腎氣。是時不可下功也。震卦時。依法起火。煉肝氣。離卦時。入室。依前行持。赤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己至未。以滿離卦。一千息以上尤佳。其說如前。

凡秋三月肺氣旺。肺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肺。若遇金日。庚辛尅木。於震卦時。依法起火。煉肝氣。餘日離卦時。損火以耗心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巽卦時。依法起火。煉脾氣。兌卦時。入室。依前行持。白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申至戌。以滿兌卦。

凡冬三月腎氣旺。腎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腎。若遇水日。壬癸尅火。於離卦時。依法起火。煉心氣。餘日辰戌丑未時。損土以耗脾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兌卦時。依法起火。煉肺氣。坎卦時。入室。依前行持。黑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亥至丑。以滿坎卦。

解曰。春煉肝。千息青氣出。春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為法。終日靜坐。以養脾。而煉已之真氣。乃可坎卦。起火煉腎。恐耗其真氣。夏煉心。千息赤氣出。夏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為法。終日靜坐。其煉如前。乃可震卦。時起火如前。秋煉肝。千息白氣出。秋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為法。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巽卦。時起火如前。冬煉腎。千息黑氣出。冬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為法。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兌卦。時起火如前。以至黃氣成。光默觀萬道。周匝圍身。凡定息之法。不在強留。而緊閉。但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從有入無。使之自住。採藥之法。含津握固。以壓心。使真氣不散。凡入室。須閉戶。孤幽靜館。遠雞犬女子。一切厭觸之物。微開小竅。使明能辨物。勿令風日透氣。左右有聲。當灰心息慮。事累俱遣。內外凝寂。不以一物介其意。益以陽神初聚。真氣方凝。者待如嬰兒。尚未及老。日夕焚香。跪拜稽首。一祝天。二祝天仙。三祝地仙。三禮既畢。靜坐忘機。以行此法。仍須前法。節節見效。若以此便為道。但恐徒勞。終不見成。

止於陰魄出殼而為鬼仙。

道要曰。凡行此法。不限年月日時。一依前法。以至見驗方止。其氣自見。須是謹節不倦。棄絕外事。止於室中。用意測其時候。用二個純陽小子。或結交門生。交翻往復。供過千日。可了一氣。一以奪十一。百日見功。五百日氣全。可行內觀。然後聚陽神。以入天神。煉神合道。入聖超凡。煉氣之驗。但覺身體極暢。常仰升騰。丹光透骨。異香滿室。次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頂中下視。金光罩體。奇怪證驗。不可備紀。

內觀交換弟九

集陽神 序天火 交和仙凡
真空 人間天上華胥國

金語曰。大道本無體。寓於氣也。道大無外。無物可容。大道本無用。運於物也。其深莫測。無理可究。以體言道。道始有內外之別。以用言道。道始有觀見之基。觀乎內而不觀乎外。外無不究。而內得明矣。觀乎神而不觀乎形。形無不備。而神得見矣。

真源曰。以一心觀萬物。萬物不謂之有餘。以萬物撓一氣。一氣不謂之不足。一氣歸一心。心不可為物之所奪。一心運一氣。氣不可為法之所役。心源清徹。一照萬破。亦不知有物也。氣戰剛強。萬感一息。亦不知有法也。物物無物。以還本來之象。法法無法。乃全自得之真。

比喻曰。以象生形。因形立名。有名則推其數。有數則得其理。蓋高上虛無。無物可喻。所可比者。如人之修煉。節序無差。成就有次。沖和之氣凝而不散。至虛真性恬淡。無為神合乎道。歸於自然。當此之際。以無心為心。如何謂之應物。以無物為物。如何謂之用法。真樂熙熙。不知己之有身。漸入無為之道。以入希夷之域。斯為人聖超凡之客。

真訣曰。此法合道。有如常說存想之理。又如禪僧入定之時。當擇福地置室。跪禮焚香。正坐盤膝。散髮披衣。握固存神。冥心閉目。午時前微微起身。起火煉氣。午時後微微斂身。聚火燒丹。不拘晝夜。神清氣和。自然喜悅。坐中或聞聲莫聽。見境勿認。物境自散。若認物境。轉加魔障。魔障不退。急急向前。以身微斂。斂而伸腰。後以胸微偃。偃不伸腰。少待前後火起高升。其身勿動。名曰焚身。火退魔障自散於軀外。陰邪不入於殼中。如此三二次。已當想遍天地之間。皆是炎炎之火。火畢清涼了無一物。但見車馬歌舞。軒蓋綺羅。富貴繁華。人物歡娛。成隊成行。五色雲升。如登天界。及到彼中。又見樓台聳翠。院宇徘徊。珍珠金玉。滿地不收。花果池亭。莫知其數。須臾異香四起。妓樂之音。嘈嘈雜雜。賓朋滿座。水陸俱陳。且笑且語。共賀太平。珍玩之物。互相獻受。當此之際。雖然不是陰鬼魔軍。亦不得認為好事。蓋修真之人。棄絕外事。甘受寂寞。或潛跡江湖之地。或遁身隱僻之隅。絕念忘情。舉動有戒。久受敏勞。而歷滿油。一旦功成法立。遍見如此繁華。又不謂是陰魔。將謂實到天堂。殊不知脫凡胎。在頂中自己。天宮之內。因而貪戀。認為實境。不用超脫之法。止於身中。陽神不出。而胎仙不化。乃曰出昏衢之上。為陸地神仙。僅可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脫質升仙。而歸三島。以作仙子。到此可惜。學人自當慮超脫雖難。不可不行也。

道要曰。不無盡法。已減省故也。

超脫分形第十

出凡入聖

神仙脫質

金誥曰。道本無也。以有言者非道也。道本虛也。以實言者非道也。既為無體。則問應俱不能矣。既為

無象則視聽俱不能矣。以玄微為道。玄微亦不離問答之累。以希夷為道。希夷亦未免視聽之累。希夷玄微尚未為道。則道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玉書曰。其來有始。而不知大道之始何也。其去有盡。而不知大道之終何也。高高之上。雖有上。而不知大道之上。無有窮也。深深之下。雖有下。而不知大道之下。無有極也。杳杳莫測名道。隨物所得。而列等殊。無為之道。莫能窮究也。

真訣曰。超者。超出凡軀而入聖品。脫者。脫去俗胎而為仙子。是神入氣胎。氣全真性。須是前功節節見驗。正當方居清靜之室。以入希夷之境。內觀認陽神。次起火降魔。焚身聚氣。真氣升在天宮。殼中清淨了無一物。當擇幽居。一依內觀。三禮既畢。平身不須高升。正坐不須欽伸。閉目冥心。靜極朝元之後。身軀如在空中。神氣飄然。難為制御。默然內觀。明朗不昧。山川秀麗。樓閣依稀。紫氣紅光。紛紜為陣。祥鸞綠鳳。音語如簧。異景繁華。可謂壺中真趣。而洞天別景。逍遙自在。冥然不知有塵世之累。是真空之際。其氣自轉。不須用法依時。若見青氣出東方。笙簧嘹唳。旌節車馬。左右前後。不知多少。須臾南方赤氣出。西方白氣出。北方黑氣出。中央黃氣出。五氣結聚而為絳雲。樂氣嘈雜。喜氣熙熙。金童玉女。扶擁自身。或跨火龍。或乘玄鶴。或跨綠鸞。或騎猛虎。升於空中。自下而上。所遇之處。樓台觀宇。不能盡陳。神祇官吏。不可備說。又到一處。女樂萬行。官僚班列。如人間帝王之儀。聖賢畢至。當此之時。見之傍若無人。乘駕上升。以至一門。兵衛嚴肅。而不可犯。左右前後。官僚女樂。留戀不已。終是過門不得。軒蓋覆面。自上而下。復入舊居之地。如此上下不厭其數。是調神出殼之法也。積日純。

熟一升而到天宮。一降而還舊處。上下絕無滯礙。乃自下而上。或如登七級寶塔。或如上三層瓊樓。其始也一級而復一級。七級上盡。以至頂中。輒不得下視。恐神驚而變。軀不出。既至七級之上。則閉目。使跳如寐如寢。身外有身形。似嬰兒。肌膚鮮潔。神采瑩然。回視故軀。亦不見有所見之者。乃如糞堆。又如枯木。憎愧萬端。輒不可頓棄而遠游。蓋其神出未熟。聖氣凝結而成。須是再入本軀。往來出入一仕遨遊。始乎一步。二步。次二里。三步。積日純熟。乃如壯士展臂。可千里萬里。而形神壯大。勇氣堅固。然後寄凡骸於名山大川之中。從往來應世之外。不與俗類等倫。或行滿而受天書。驂鸞乘鳳。跨虎乘龍。自東自西。以入紫府。先見太微真君。次居下島。欲升洞天。當傳道積行於人間。受天書而升洞天。以為天仙。凡行此法。古今少有成者。蓋以功不備而欲行之速。便為此道。或功驗未證。止事靜坐。欲求超脫。或陰靈不散。出為鬼仙。人不見形。來往去住。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奪人軀殼。復得為人。或出入不熟。往來無法。一去一來。無由再入本身。神魂不知所在。乃釋子之坐化。道流之尸解也。故行此道。要在前功見驗正當。仍擇地築室。以遠一切腥穢之物。臭惡之氣。往來之聲。女子之色。不止於觸其真氣。而神亦厭之。既出而復入。入而不出。則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而浩劫不死。既入而復出。出而不入。如蟬蛻。遷神入聖。此乃超凡脫俗。以為真人仙子。而在風塵之外。寄居三島之洲者也。

道要曰。不無盡法。已滅息矣。

以上超凡入聖之訣。右大乘三門係天仙。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邱祖全書節輯

自由出版社印行

邱祖本傳

師姓邱法諱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府棲霞人。金熙宗皇統八年正月十九日生。幼穎悟強記資性絕人弱冠登第。世宗大定六年師十九遂出家于崑崙山。七年聞重陽王祖在寧海全真菴開化。卽往事焉。重陽一見知師爲法器。乃極意煅煉之。每與諸真講道時。師至閉戶不納。師去談論如初。如是者終重陽之世。永嘗訓一語。師篤志不變。未幾重陽將仙蛻。師與丹陽馬長真譚師車侍立床下。祖師曰。丹陽已

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丹陽當造就之。此子異日地位非常。必廣開教門。吾輩不及也。師遂以師禮事丹陽。入山修煉。宋三辟金五徵皆高臥不起。或問之曰。我之行止天也。非吾輩所知。他日自有留不住時去也。宣宗興定四年。元太祖遣待臣劉中祿請師。師北行。道出居庸。遇羣盜皆稽首以退。且曰。勿驚我師。父從遊者。徬出懇留。師曰。三載歸矣。時辛巳二月也。壬午四月五日。達行在。太祖勞之曰。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

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約以四月十五日問道。
因上欲親征山賊不果。至九月望夕。上設庭燎。虛前
席以延之。坐而論道。師曰。大道生天有地。日月星辰。
鬼神人物。皆從道生。天陽也。地陰也。人居其中。負陰
而抱陽。故學道之人。去奢屏慾。固精安神。陰消而陽
全。則昇乎天而爲仙。愚者以妄爲常。以酒爲漿。恣情
逐欲。耗精損神。陽衰而陰勝。則沉于地而爲鬼。修真
者。如展石上山。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
廢。以其難爲。故舉世莫之爲也。本來真性。靜若止水。

迫眼悅乎色耳好乎聲古嗜乎味意着乎事數者紛
來而叠至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修煉其心一物不
着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與太虛止水相似道人一身
耳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御萬機治心豈
易哉古人以立嗣而娶嗣立而戒慾蓋人生四十以
上血氣漸衰故也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以保身以
介眉壽服藥不如獨臥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
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所存者鐵耳夫何
益哉飲食起居珍玩貨財亦當依節不宜稍過山東

河北天下美地。盡爲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幹官爲之規畫。量邑稅賦。使軍國足布帛之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斯卽祈福永命之大端也。上大悅。令左右書之于策。翌日問以震雷事。對曰。嘗聞三十之罪。莫大不孝。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象。上悅。遂以師言遍諭國人。癸未二月七日。師入辭。上曰。少俟數日。前日有道語未解者。朕悟卽行。上獵東山。射一大豕。馬蹄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師聞

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家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又顧侍臣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遂簡出。三月七日。又入見。上賜極豐。皆不受。因命阿里鮮護師東還。送者皆泣別。至五月中。師不食。衆咨之。師曰。奚疾。非汝輩所可測。聖賢琢磨耳。甲申二月。燕京行省石林公。宣使便宜。劉中祿以下諸官。持疏懇請住太極宮。許之。乃度居庸而南。師之初出武川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師既復來。諸方道侶雲集。至

教日興。乃建八會。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金蓮。求法名者日衆。遠近翕然向風矣。九月初。宣撫王楫。以熒惑犯尾宿。王燕境災。請師以禳之。問其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民苦徵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物給之。醮甫畢。宣撫叩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宮我輩無憂矣。師德回天之速。又如此。丁亥五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觀。詔天下出家人皆隸至。且賜金虎牌。道家事。

一聽神仙處置。六月師疾不出二十有三日。人報已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龜鼉魚鼈盡去。池水遂枯。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宋道安尹志平等曰。昔丹陽道兄嘗授記于余曰。吾歿之後。教法大興。四方徃徃化爲道鄉。道院皆刺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道門事。道兄之言一一皆驗。况道門中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憾矣。七月七日。衆請上堂。

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景開時。納海山。揮斤八絃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塵成垢。寄在時人妄聽間。遂登寶光堂。歸真焉。是時空中雲鶴飛翔。白虹貫于林端。遠近駭驚。萬目共睹。異香經日不散。師極形陋。及道果圓成。變爲人天法相。住世八十載。四方道俗軍民。奔赴喪者。以萬計。哀慟如喪考妣。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勅贈長春演道主教真君。所著有磻溪鳴道集。西遊記行於世。

邱祖語錄

長春祖師住燕京天長觀時。普說道涵天地。神
統百形。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神也。性也。有形
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
陽光。超乎劫數之外。在人身中。爲性海。卽元神
也。故世尊獨修性學。煉育元神。可以滅而滅。說
法四十九年。住世亦止七十載。人不以爲無壽。
皆病而示疾。形壞也。血肉之軀也。可以生而生。
百千億萬劫。度生無量。又何常滅哉。謂佛肉身

萬真仙佛
皆此一點
陽光結成

至今存焉可也。若論性不壞。即餓鬼畜生皆堪成佛。有靈明處是也。心能造形。心能留形。法中有愛住世者。動經千百劫。心爲之也。若心根傷壞。轉眼便爲冥途矣。故有性存而心先死者。六道是也。有形亡而心存者。古來三教聖賢是也。今世祈長生者。不向本命元神自發大願。乃從仙佛乞靈。是舍本而求末矣。究竟于我何與哉。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此無上大道。非區區延年小術耳。或問曰。北宗道法。

是道老死
無聞不得
一聆至真
悲哉

煉心
養性
四字
乃真
至道
大道

至吾師而大行全真之盛。亘古未有。亦尙神通
變化否。師曰。若好尙神通。便非大道。大道極平
常。不作奇特想。只要心真。何事不辦。吾侍重陽
師三十載。未沐一言之誨。若起嗔心。久爲下類
矣。惟鞭策之甚真。爲愛我之切。故歸化時。方有
此子可教。吾宗賴有大行之句。後復得道兄丹
陽馬大師接引。然後歸山煉心養性。三遭魔難。
而不動。沒于洪水而不知。虎臥于旁而不畏。初
心真切。久之心空。心空性見。而大事完矣。遂出。

山度世化人。帝王禮拜三官奉侍。僚望問道。至禮也。吾告之以清靜無爲。上帝好生。一代仁厚之風。皆從此二句起。上親書袍領。命藏諸內府。世授子孫。勅吾爲大宗師。然吾心未嘗動也。生平不受人一拜。拜必荅之。未嘗自登師席。黃道白叟婦女宰官侯王帝主。一切平等。西域諸方。稱吾爲震且活佛。聲教所及。要荒無間。自古全真之盛。未有及此。此豈有所作爲乎。不過性海中。一点浮漚耳。天人自然感應。不尙神通。宮中

有妖物百法不靈法師束手請問于吾吾時在山中靜中微作念彼物已攝入道光法鏡中初不用雷神將帥符圖印訣邪不朦正理也吾存其理而已

只所性學
不言命功
衆生福壽
太上設立
教脫其
塵累得清
累功探始
堪負荷處

師示衆曰吾宗前三節皆有爲工夫命功也後六節乃無爲妙道性學也三分命工七分性學已後只稱性學不得稱命功方稱功有爲之事也功者工也有階有級性何功哉佛祖也只完得性學而已今世人貪生之甚希慕長生究無

慈惠濟度
之至意也

邱祖開堂
開教為道
通衆生種
道根于來
世西遊記
乃金丹大
道至神聖
捷之妙不
間其傳秘
可知矣

長生者。心不真也。雖極勞形。以養生為形起見。
抱屬私心。不合天心。何能上壽。學人宜體念吾
旨。誓發無上心。即為無上之身。或問曰。弟子性
根下劣。堪學道否。師曰。吾西遊記首言。凡七竅
者。皆可成真。吾子只六竅耶。

師示眾曰。世法用實。大道用虛。惟虛故明。明即
慧也。慧非根生。心定而疑。心凝神現。性現人成。
人非塊然者。元始與威音。若將二老作玄虛。亦
是沉淪之下土也。要知有此心。即有此性。二者

不加人亦不減二老爲出世師。學人爲輪轉鬼。可不痛歟。要其間不過迷悟之殊耳。計以養身。卽百計以昧心。心昧卽性迷。性迷卽神沒。九幽究之身不過數十年。而神之迷悟動經千劫。一息之悟卽爲一年。若悟一日。已爲三萬六千期矣。其他可類推。若真能見性。卽垂死一刻。亦能破百千萬劫幽暗。況五官清明。四肢強健時乎。學者急須止念。念止則心定。心定則慧。先生慧旣生矣。還須自涵于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中。

經曰一點
最初真種
子入得丹
男乃古春
此走天悉
金丹之大

久之方返于虛無真境。今學人皆理解。非心解也。皆識光。非智光也。此所以輪轉人天。漂沉六道。若造惡之人。並無光彩。止有惡氣厲氣。眼光一落。全体皆陰。墮入酆都矣。千祖出世。不通懺悔者。彼自無光。何能承祖光而接引哉。學者現有外光。機在目也。太陽流珠。將欲去人。順也。逆而內之。金華含包矣。有內光迷而失之。六慾牽之。妄想驚其神也。不能片時清靜。為有無顛倒耳。悟而超之。破除無始習氣。尋取最初種子光。

此閃不
多露也

其用不傳

燦圖陀也。哀哉。知者鮮矣。吾不敢見悟者得見。知者可矣。或曰。知與悟有不同乎。師曰。十分知。知及處。卽是悟境。知爲下手。悟爲究竟。曰。假如放下萬緣。一念不動。可是不否。師曰。此體也。還有用在。

師示衆曰。人身一念一動爲一劫。此內外合也。內一劫外一劫。應之迷則刹那萬劫。悟則萬劫刹那。心上無歲月也。

師示衆曰。學人但能回光。卽了生死。此光超日月透三界。若無此光。天地亦冥頑不靈矣。萬物何處發生。此光卽元始威音也。衆生輪迴者。因此光順出。作種種妄想。故幻出皮囊。積骸如山。積血如海。今一句說破人自兩目外皆死物也。一目中元精元氣元神皆在。可不重歟。眼光落地。萬古長夜。人在胎中。先生兩目。其死也。先化兩目。昔觀音大士八十一化。極其變現。而目不動。佛之神威。不能變在此處。衆生倒能變。未死時。而目已變種種矣。或問曰。回光與金丹工夫。

是一。是二。師曰。回光不止金丹。卽宗門真訣也。摩頂者此也。受記者此也。楞嚴二十四位圓通。原有諦觀鼻端。心空漏盡。出入息化爲光明。證菩薩果。吾宗皆是此法。曰。每日將一時回光可乎。師曰。極少三時。曰。假如有俗冗。止能一時回光如何。師曰。真正一時也。妙一時已奪天地萬年之數。一日奔馳光散。卽造羅剎千劫幽暗之苦。故真界無甲子。動以千萬劫計。算數所不能及。或問曰。佛所往生西方蓮池中。有姓名者。師曰。不論姓名。華池卽方寸也。蓮苞卽性光也。

身中現有佛國。曰若是則淨土爲烏有矣。師曰又是實有的。少不得的。以心造。以心應。

或問曰弟子欲誦金剛經百千卷以超度亡靈如何。師曰金剛經亦止念之一端亦超度亡靈之一大法門也。只要真能止念。詞四句偈已完。自請問四句偈。師曰如夢幻泡影。曰或以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作四句偈如何。師曰亦可。曰或以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卽有卽無句。作四句如何。曰亦可。惟拘不得。所以爲妙。若拘定某句。卽着諸相矣。或問曰能仁謂

之釋迦如何是仁。休師曰：仁者生也。一点生機，鳥啼花放，山色波光，俱爲造化。含之皆爲真地，舒之盡足陽春。一念不生，爲仁體。萬行皆圓，爲仁用。空則化圓，則通通則四圍。上下虛空，往古來今，不外吾腔子矣。不特地獄畜生可憫，直視天人一爲雪涕。回視多生眷屬，多生冤仇，俱在慈光覆陰之中。到此方是能仁。方證如來果位。今從一枝一節起見，皆非大道。曰：弟子于靜中，覺得大千如一黍，萬劫如一時光影。可以謂之仁乎？師曰：摠不在擬議得之心上實實行去可。

也。今日天氣清和，晴光正好，可各行樂，無負良辰。况明師勝友，樂莫大焉。發揮精神，百病不生，卽此也是仁用。

既有此名
便有此義
既有此合
便有此度

師示衆曰：吾宗惟貴見金，而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爲初基，以性明見空爲實地。以忘識化障爲作用，同視能虎，鉛汞皆法相而不可拘執。不如此，便爲外道，非吾徒也。

師示衆曰：學人既有入路，卽宜退藏于密，直從念頭上洗刷天理，愈微益見。人心之難克，人欲

將盡復見天心之杳渺可參之可參之

或問曰弟子欲辭家學道奈世緣未了功名未
成再遲數年如何。即曰子既欲嗣吾宗名利二
字須要看淡。子欲問道宰相之位可辭。吾之求
人甚于人之求吾。各人勉諸。不然他日無由見
我。仙鬼殊途。光陰如電。一彈指而白髮星星矣。
增一年去鬼日近。色身易壞。真性未修。如何如
何。

師示衆曰。修真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

度心難以超凡入聖。或于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于心地下功。全拋世事。但克已存心于道。皆爲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效。所以道剎那悟道。須憑長劫煉魔。欲悟一心。必假圓修萬行。今世之悟道。皆宿世之有功也。人不知夙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身成功。以爲塵勞虛設。卽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行住坐臥。心存于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間。皆有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入。如人有大

寶明珠價值百萬我欲買之而錢數未及須日夜經營勤求儉用積聚錢物或三千五千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所積之錢且得使用比于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行者亦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風根者不亦遠哉

或問一意不離方寸如何答曰此真空也難言難說待汝心上除了一分有一分功除了十分有十分功除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有一分

皇玉鑒方
里表師彼
豈不知修
心養性之
素哉蓋求
鉛汞龍虎
水火配合
之真絲耳

未除不名清靜。直須除盡。聖賢向汝心上較勘。自有真師來度。火者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也。雲門曰。初禪念住。二禪息住。三禪脉住。四禪滅盡。入乎大定。與物不交。七百年老古錫也。妙哉妙哉。塵勞見後。若做些小。亦是外行。不可尋他。不可避他。雖是應物。不可着他。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難處做過。乃是功行。靜處做好。鬧處做更好。汝等後生。但守歲月。兼降色心。我下七年苦志。比他人七

神丹着

世工夫也。初煉睡。纔昏。出入行動。來來去去。初時。出入三四十道。後習至七八道。性子長明。不曾昏睡。俺曾計較一日十二時中。初八個時辰。不教昏。後至九個十個時辰。須當不過。不敢放令自在。教昏些小。恁般過日月。自後七八日。全不合眼。只吃三二分飯。雖煉睡。亦煉心。若不煉心。不濟事。馬師父云。稍令自在。神丹漏畧放縱。容玉性枯。若人每到神定氣和之間。覺內腎熱。薰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我昔

三次。撞透天門。日月自別。直下看森羅萬象。言訖而悔。謂曰。不可着他。

語錄後序

古聖利生本無定法。要在因時赴感。迎機啟
化而已。時節未到。雖欲洩之而不可。時節既
到。雖欲秘之而不能。所以陰符啟于魏代。文
始著跡于元初。時節因緣。若或使然。非可強
而致也。長春遺錄一篇。所說皆無上妙道。太
約令人。不歷階級。直下見性。不但絕無從上
龍虎鉛汞諸家丹經伎倆。亦絕近來葛藤公
案諸家語錄習氣。確是我祖最後微言。不可

宮牆方似無
從觀測宜有
是言此與寶
鼎石者何異

思議者也。其徒珍藏之。但傳高足。勿落人間。是以世人罕聞。罕見。今所傳者。乃龍門嫡嗣。碧虛張祖。得諸其師。而手授我雲陽老師者。也。我師自得此篇後。默默行持。不輕示眾。即不肖觀從之。二十餘載。未嘗寓目。其秘可知也。歲在丁未。上邱祖法相閣上。光明煥發。因而法會雲集。一日。我師忽出。是篇示二三同志。曰。此無上法寶也。子輩珍藏。勿洩。觀一見。不勝驚喜。頂禮拜受。而卒業焉。天不愛道。此

陰符黃庭參
同悟真豈旁
問附會耶印
祖著兩遊記
證金丹秘
其其他詩歌
甚多皆言有
作不說無爲
蓋教門乃接
引初學之士
此萬劫不傳
之秘下昇凡
夫何自得遇
理首教門莫
測涯際可傷
也已

邱祖全書

篇乃出其將嘉惠後學乎。蓋祖書傳世者。向
來有丹經語錄兩種。丹經半爲旁門附會。頗
失其真。其不雜者。僅得青天歌一篇。語錄雖
與馬譚諸真並存道藏中。今世所傳者。寥寥
數則而已。末若是篇之洞明宗要。字字金針。
得者可以印心。未得者可以悟入。爲能當機
而破惑也。矧年來海內成道者如日之方昇。
不可阻遏。清靜陰符道德參同諸經並南北
二宗諸書業已次第行世。此編絡作枕中鴻

不羨者僅青
天歌一篇鳴
呼龍大其曰
自然現出家
家月月下方
堪把笛吹一
一聲响亮震
華夷京起東
方玉童手倒
騎白鹿如星
馳管無孔乃
琴無絃響夜
清音滿洞天
無一句非言
有作之功贈
子規灯影响
全無何從而
得其端哉

寶乎。惺菴莊子因讀此錄。忽有所悟。遂發願
付梓流通。公其海內。雲陽師笑而諾之。豈非
因時赴感。迎機啟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
觀遵師命董校正之役。謹述緣起。用告同人。
並願同人隨其根器。而各有得利根上智。從
此不歷階級。直下見性。則作者述者流通者。
讀誦者俱從此篇結局。不可思議大歡喜緣。
此義深遠。吾不得而知之矣。

皇明永樂十三年龍門弟子潛靜觀拜序

證道篇

邱長春真人著

貞陽子臨川李拱辰敬

西江月十六首

百歲光陰迅速。功名富貴浮雲。到頭總向北邙行。只待無常悔恨。大道金丹有據。原非虛幻無憑。人能得訣好修真。及早尋鉛接命。莫把無爲是道。須知有作方真。餐霞服氣總難成。到老青修暗煉。天地化生萬物。不離二氣氤氲。鼎爐。

妙用法乾坤歷歷金丹可證。

三百陰符妙語五千道德靈文相傳一味水中金。呼谷傳聲響應。莫謂根基淺薄甘心墮入廻輪志堅。

勇猛事皆成。繼美前賢往聖。

既破純陽混沌身中四大皆陰。先天一炁莫由尋錯。

了修真跡逕。要覓金烏玉兔求之總在紅塵深山。

鹿豕不堪親同類。施功方穩。

道本有爲有作。原非枯坐空禪。修丹何必棄家園。混俗和光取便。我自聞師口訣。方知本本水源。教人。

掘地更尋天。太乙金仙五見。

修真不識龍虎。錯將肝肺妄傳。已身立此豈能全。強
教將心靜斂。天地生成造化。人人盡可還丹。乾坤
到處百花鮮。認得方能採煉。
煉已工夫趁早。藥材不外真鉛。西山白虎用心牽。須
要防危慮險。復卦陽生至寶。蟾光正吐中天。河車
運轉莫留連。便是填離取坎。
無力安能辦道。有資方可尋鉛。立珠一得即天仙。清
濁水源須辨。順逆乾坤復姤。陰陽妙竅難言。月圓。

正好會嬋娟。穩步蓬來闔苑。

童子純陽乾體。元精剖破成離。從茲四大變陰軀。還

返須參周易。自有天根月窟。往來復姤。誰知圓頭。

及早訪明師。指破坎離交濟。

莫把修丹看易。無師坐破蒲團。藥材火候少真傳。妄

洩天機受譴。世上黃緇千萬。試看那個成仙。祇因

執着坐枯禪。強把身心靜斂。

震兌東西間隔。全憑戊己媒人。三家一體意相親。方

有靈砂接命。虎尾誰敢輕履。履之降伏其心。毫厘

有失喪其身。焉望超凡入聖。

精氣神乃至寶。持心緊固牢藏。築成基址似金剛。烹煉工夫得當。陽火陰符子午抽添火候相將。陰軀燦盡。換純陽。霹靂一聲响亮。

訪道西南之位。施功同類相求。朝歡暮樂自悠悠。恩愛夫妻匹偶。外若春溫內冷。百花林裡綢繆珠還。合浦把工收。未許深山獨守。天地一陽來復。人身三日看經。月明瑩淨。遇郅生過。後仙緣無分。堪嘆無師之輩。堅心要出紅塵。深山

獨坐煉孤陰。那有陽丹接命。

萬紫千紅花放。人間無地不春。活子時。現藥苗。新採。

取要師指引。大藥人人俱有。煉成個個飛昇。丹經。

強立許多名。妙道焉敢明論。

藥物斤兩二八。調和鉛汞殷勤。依時採取定浮沉。莫。

放虎龍順性。至寶家園下種。何勞物外搜尋。深山。

木石不相親。只落一身是病。

雜詠

嘆孽海茫茫。欲修西方居心也。算出尋常。可憐陰魂。

歸九地。那及級陽。快活是仙鄉。頻飲瓊漿。乘鸞跨
鶴。任徜徉。只須吞金丹一粒。壽與天長。
何須口誦經。蓮界化生。眼前大道可飛昇。早脩法財。
尋妙藥。煉已持心。識透陰陽情。手握乾坤。立珠立
得水中金。一紀功成。人事畢。浩劫常存。
得訣好看書。丹經合符。張騫有跡見麻姑。弱水三千
許穩步。無勞問途。未知真烏兔。龍虎混呼空。將枯
坐老居諸。不識陰陽。都是錯。怎到蓬壺。
看甚麼來由。一世空忙。不肯休。金玉高山斗。勲業到

王侯這富貴。畢竟誰長久。試想想。這形骸。憑氣伴守。這光陰。似箭難留。全不思。易白少年頭。大限臨時無處走。既得人身。怎甘與草木同朽。成仙佛事。真有實能。穀趙脫輪迴。何不尋師訪友。右調步蟾宮

仙悠久。只因好飲長生酒。長生酒。從今看破。西南走。竅中覓竅。君知否。天外尋天。擎月手。擎月手。降龍伏虎。八八七九。右調憶秦娥

陰符道德色。卽是空空是色。悟真參同。無非姤文與金公。寒來暑往。循環復始。如觀掌。逆順存亡。要向

蟾宮見太陽

右謁減字木蘭花

閨山遠涉覓知音。未就丹。財道怎成。一片婆心思度。世滿腔熱血。未逢人。鍊鉛無計。言非謬。得藥忘年事。果真。舍衛祇園。如可到。願求長者。給孤貧。

快活從來羨佛仙。金丹未得也情牽。尋常作事何曾異。動靜營爲竟不然。冬雪秋霜心自冷。蒼松翠柏體原堅。人人本有長生路。只是無緣怎敢傳。

嘆世紛紛逐利名。阿儂獨欲脫凡塵。本來嗜好殊同類。莫怪驚疑不易成。苦海舟中無路出。蓬萊山上少

人行一朝跨鶴起三界方顯金丹大道深

芳菲紅紫百花香。未遂圖謀問彼蒼。塵世誰尋延命酒。我今獨覓返魂漿。年來頓覺精神減。何日方能龍虎降。大志空懷潛自念。眼前辜負好春光。

人生得意如花好。花開恨遲謝恨早。百歲光陰能幾何。幼壯轉眼成衰老。可憐紅顏美少年。北邙山下埋荒草。何不學仙起輪迴。丹經朗朗如月皎。泰同本有長生訣。談道人多明道少。

丹經閱遍旨幽微。怪得修行道路迷。未悟陰陽真妙。

理敢言立。牝立根基。雌雞自卵。雛難覆。怨女無夫。怎育兒。我得蓬萊真正。踏功成一紀。莫嫌遲。

莫云枯坐道心堅。不遇真師。莫強參。錯認虎龍爲肝肺。蒲團坐破也徒然。

欲求大道出塵凡。先鍊鎖。後煉鉛。待到一陽初動。候坎離交濟。結成丹。

死裏求生事最難。恩中割愛。莫心酸。牽將白虎歸家。養制伏。須求法口傳。

仙佛原來共一源。蒙師指破。妙中玄。待時常玩。西江。

月方信蓬壺別有天。
不學參禪不誦經。但求一味水中金。依時得遇黃金。
佛跳出婆婆世界塵。
接命方兒奇又奇。猶如樹老接新枝。歸根復命長生。
藥不是草根與樹皮。
煉已工夫心要堅。心堅方可虎龍蟠。曲江月色瑩清。
候急採元珠一粒還。
還丹要妙築基先。築得基牢壽命延。延壽須飲延命。
酒飲將一得返童顏。

微。妙。真。經。在。口。傳。人。能。得。法。可。成。仙。欲。知。竅。內。竅。中。
竅。月。在。當。頭。星。在。天。月。在。當。頭。星。在。天。陰。陽。妙。處。豈。言。傳。人。將。紙。上。尋。文。
字。看。盡。丹。經。也。罔。然。
玄。珠。皆。說。靜。中。求。日。夜。如。癡。獨。坐。修。今。聞。師。指。真。奧。
妙。教。人。同。類。好。營。謀。
修。仙。妙。訣。本。無。多。恐。洩。天。機。怎。奈。何。欲。向。人。間。留。秘。
訣。萬。般。比。喻。咏。詩。歌。
真。鉛。一。物。最。奇。靈。吞。入。黃。房。煉。幻。形。太。極。丹。經。千。萬。

卷先天一炁要人明。

還丹下手煉已難。煉得心如霜雪寒。待到一陽初動。候速將鉛汞結成團。

自從識透這玄機。方信孤修總是癡。今赴神州且混。俗原來屋下有天梯。

要煉精氣神。緊固休漏洩。基址築堅牢。仙根由此立。娥眉山上星。北海潮中月。天機師秘傳。莫與凡夫說。龍虎不馴良。龜蛇難蟠結。絕裡方尋生。死中來覓活。金木定浮沉。聖凡分順逆。欲求天仙者。毫髮不差忒。

服氣與咽津。房中御女術。三千六百條。旁門中之賊。
金丹從外來。固非自己物。二氣感遂成。運入黃房室。
室溫養費工夫。嬰兒從此出。

立中妙。妙中立。參透方能稱大賢。世人修道將家棄。
我獨修丹混俗緣。因何故。不一般。只因識破這機關。
六祖潛踪在獵戶。紫賢得訣棄林禪。赴神州。居赤縣。
爲覓真銘了大還。古佛聖仙由是踞。原來藥物在人。
間。金隔木。汞間鉛。姪女嬰兒各一邊。全憑戊己爲媒。
娉。配合夫妻道不偏。龜蛇結。龍虎蟠。陰陽二炁轉循。

環一得乎珠人事畢。功成隨作佛聖仙。僧坐禪道坐
圓。孤陰獨陽豈能全。雖然坐得陰神出。宅舍原不耐
堅。另奪舍把胎遷。猶如投石到深淵。惟有純陽真種
子。能同天地壽齊年。紫陽翁悟真篇。盡把參同奧旨
宣。西遊記邱祖傳。指示真經在西天。丹經朗朗如日
月。世上愚迷何處叅。度人苦海慈悲願。得訣請君上
法瓶。

八節金丹證驗

一者下火功時。須謹守百日。處于靜室。內無所思。外無所着。稿木寒灰。萬緣俱寂。体若虛空。一點靈光。時時出現。三五日心定氣和。喜悅無窮。謙虛自持。恭順于人。

二者忽見心火下降。腎水上升。五臟生津。百脉流通。心經上湧。鼻聞異香。舌生甘露。秘絕飲食。日夜不寐。經曰。但服元氣。除五穀是也。

三者坎離交姤。精氣逆流。乃得百閤通透。四肢入脉。

和氣流行四者夜間能隔壁見物預知未來上見天堂下見地獄物不能碍乃靈光所現也

五者夜間氣生前通氣管後通密戶頂上紅霞繚繞眉間湧出圓光明中暗明流溢不得爲怪此是藥生時也六者神智踴躍自歌自舞口發狂言著撰詩詞心動不能禁止乃三尸神使然前功廢矣七者見人哀哀痛哭哭了又契喜盡悲來逢人發咒談立說妙自言我得無上之道亦是三尸惑亂也八者百關開通若五穀氣未盡者疾病未消修行人

須要發大誓願。至心歸命。絕人我除慳貪。正念時時現前。奪天地之造化。抽陰換陽。飲食或多或少。鼻中濁涕不止。口中臭穢腥臊。嘔吐時復呼。噓中退出如黃沙相似。或美或不美。又腹中常常升降。雷鳴電激。風雲發泄。前後俱升。腹中退出如小豆湯臭穢。次後泄下酥酪油膩。鼻聞異香。諸人皆覺。又小便出五色硃砂。若不謹守。氣有走失。心生懈怠。体若虛空。三尸齊起。六賊皆來。擾亂心神。靜坐生疑。怕怖不安。睡臥驚悸。惡境無窮。

還真集附

修行人須要心地下功。盡舍諸緣。絕人我貪嗔等相。內外一体同觀。朗然瑩徹。靈光自現。靈光者元神也。神光內照。光明不昧。外境自然不入。晝夜常明。神定氣和。既得元神。天光下照。陰陽感激。至精發洩。海泛浪滾。一氣上升。至于泥丸。霹靂一聲。百閤通透。靈光照處。自然五臟生和。心經上湧。舌生甘露。鼻聞異香。飲食漸減。運火候。煉腸胃。退陰滓。淘清去濁。迴陽換骨。元氣充腹。絕飲食而陰皆消也。太上云。服食元氣。

除五穀是也。到此效驗。切忌身心輕忽。智神踴躍。誇談講論。逞才顯能。耗散和氣。必暗爲聖賢所折。而前功盡廢矣。

通玄子六通論

修行人十二時中。常似一時。名無間斷。靜坐一時。一性不昧。心安不動。夜裡忽然滿屋光明。如同白晝。心似冰清玉潔。三花聚頂。五氣朝元。此氣候之所變也。靜坐間。忽然一性跳出身外。便嫌四大臭穢。此是慧性有覺。乃心境通也。靜功勿退。或居一室。不出戶庭。

萬事未來自知隔牆見針名神境通到此越要加功。煨煉。忽然心神塞閉。坐臥不知。東西不辨。休要心忙。慧性一覺。混沌之之間。忽然心地大開。山河大地。如掌上觀紋。心神湧躍。無窮無盡。乃天眼通。更加精進。坐間忽聽天人語。莫執着恐是邪境。乃天耳通也。忽晝忽夜。入于大定。觀透三世因果。乃宿信通也。心地慧燈。日夜光明。現出身外之身。他方都見。神聖相通。乃他心通也。後有煉形煉氣法。煉氣在閉語。煉形在寡慾。謹慎護持。勿生怠惰。天長地久。功夫數足。自然。

脫形換體。或是內泄。或是外表。表則渾身瘡疥臭穢。雖堪泄。則大小便出五色。或香或臭。勿生恐怖。換盡陰濁水谷。自然安樂。如龍脫骨。如蛇退皮。如蟬退壳。形神俱妙。這纔是撒手出世。未飛昇時。且自同塵混俗。待天詔至。雲輶鶴駕。拱手謝時人。大丈夫功成名遂。仙班金闕。萬古磨青。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長春祖師語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邱祖全書節輯

自由出版社印行

長春祖師語錄

師住燕京。天長觀時。普說曰。道涵天地。神統百形。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陽光。超乎劫數之外。在人身中。為性海。即元神也。故世尊獨修性學。煉育元神。可以滅而滅。說法四十九年。住世亦止七十餘載。人不以為無壽。背痛而示疾。形壞也。血肉之軀也。可以生而生。百千萬億劫。度生無量。又何嘗滅哉。謂佛肉身至今存可也。若論性不壞。即餓鬼畜生。皆堪成佛。有靈明處是也。心能造形。心能留形。法中有愛住世者。動經千百劫。心為之也。若心根傷壞。轉眼便為冥途矣。故有形存而心先死者。六道是也。有形亡而心存者。古來三教聖賢是也。今世祈長生者。不向本命元辰自發大願。乃從

仙佛乞靈。是舍本而求末矣。究竟於我何與哉。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此無上大道。非區區延年小術也。

或問曰。北宗道法。至吾師而大行。全真之盛。振古未有。亦尚神通變化否。師曰。若好尚神通。便非大道。大道極平常。不作奇特想。只要心真。何事不辦。吾侍重陽師三載。未沐一言之誨。若起嗔心。久為下類矣。惟鞭策之甚。真為愛我之切。故歸化時。方有此子可教。吾宗賴以大行之語。後復得道兄丹陽馬大師接引。然後還山。煉心育性。三遭魔難。而不為動。沒於洪水而不知。虎卧於旁而不畏。初心真。久之心空。心空性見。而大事畢矣。遂出山度世化人。帝主禮拜。三宮奉侍。燎望問道。至禮也。吾告之以清淨無為。上帝好生。一代仁厚之風。皆從此二句起。上親書袍領。命藏諸內府。世授子

孫。勅吾為大宗師。然吾心未嘗動也。生平不輕受人一拜。拜必答之。未嘗自登師席。黃童白叟。婦寺宰官。侯王帝主。一切平等。西域諸方。稱吾為震旦活佛。聲教所及。要荒無間。自古全真之盛。未有及此。此豈有所作為乎。不過性海中一點浮漚耳。天人自然感應。不尚神通。宮中有妖物。百法不靈。天師束手。請問於吾。吾時在山中。靜中微作念。彼物已攝道光法鏡中。初不用雷神將帥符圖印訣也。邪不勝正理也。吾存其理而已。

師示眾曰。吾宗前三節。皆有為工夫。命功也。後六節。乃無為妙道。性學也。三分命功。七分性學。以後只稱性學。不稱命功。方稱命功。有為之事也。功者工也。有階有級。性何功哉。佛祖也只完得性學而已。今世人貪生之甚。希慕長生。究無長生者。心不真也。雖極勞

生以養形。為形起見。總屬私心。不合天心。何能上壽。學人宜體驗吾旨。誓發無上之心。即為無上之身。

或問曰。弟子根性下劣。堪學道否。師曰。吾西遊記首言。凡有七竅者。皆可成真。吾子只六竅耶。

師示眾曰。世性用實。大道用虛。惟虛故明。明即慧也。慧非根生。心定而凝。心凝神現。性見人成。人非塊然者。元始與威音。若將二老作玄虛。是亦沉淪之下士也。要知有此心。即有此性。二老不加。人亦不減。二老為出世師。學者為輪迴鬼。可不痛哉。要其間不過迷悟之殊耳。百計以養身。即百計以昧心。心昧則性迷。性迷則神役。九幽矣。究之身不過數十年。而神之迷晦。動經千劫。一息之迷。即為一年。若迷一日。已為三萬六千朝矣。其他可類推也。若真能見

性即垂死一刻。亦能破百千萬劫之幽暗。况五官清明。四肢强健。時乎。學者急須止念。念止則心定。心定則慧光自生。慧既生矣。還須自涵於不覩。不聞。無聲。無臭之中。久之。方返於虛無真境。今學人皆理解。非心解也。皆識光。非智光也。此所以輪轉人天。漂流六道。若造惡之人。並無光彩。止有惡氣。厲氣。眼光一落。全體皆陰。墮入酆都矣。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者。彼自無光。何能承佛光接引哉。學者現有外光。機在目也。太陽流珠。常欲去人。順也。逆而內之。金華涵苞矣。有內光。迷而失之。六欲牽也。妄想驚其神也。不能片時清淨。為有無顛倒耳。悟而超之。破除無始習氣。尋取最初種子。光燦圓陀也。哀哉。知者鮮矣。悟者尤鮮矣。吾不敢望悟者。得見知者。斯可矣。

或問曰。知與悟有不同乎。師曰。十分知。及處。即是悟境。知為下手。悟為究竟。曰。假如放下萬緣。一念不動。可是否。師曰。是體也。還有用在。

師示衆曰。人身一念一動。為一劫。此內外合也。內一劫。外一劫。應之迷則刹那萬劫。悟則萬劫刹那。心上本無歲月也。

師示衆曰。學人但能回光。即了生死。此光超日月。透三界。若無此光。天地亦冥頑不靈矣。萬物何處發生。此光即元始威音也。衆生輪迴者。因此光順出。作種種妄想。故幻出皮囊。積骸如山。積血如海。今一句說破。人身兩目外。皆死物也。一目中。元精元氣元神皆在。可不重歟。眼光落地。萬古長夜。人在胎中。先生兩目。其死也。先化兩目。昔觀音大士八十一化。極其變現。而目不動。佛之神威不

能變在此處。衆生倒能變。未死時而目已變種種矣。哀哉。

或問曰。回光與金丹工夫。是一是二。師曰。回光不止金丹。卽宗門真訣也。摩頂者此也。受記者此也。楞嚴二十四位圓通。原有諦觀鼻端。心空漏盡。出入息化為光明。証菩薩果。吾宗皆是此法。曰。每日將一時回光可乎。師曰。極少三時。曰。假如有俗冗。止能一時回光。何如。師曰。真正一時也。妙。一時已奪天地萬年之數。一日奔馳光散。卽造羅酆千劫幽暗之獄。故冥界無甲子。動以千萬劫計算。數所不能及。

或問曰。佛說往生西方。蓮池中有姓名耶。師曰。不論姓名。華池卽方寸也。蓮苞卽性光也。身中現有佛國。曰。若是則淨土為烏有矣。師曰。又是實有的。少不得以心造。以心應。或問曰。弟子欲誦金剛

經五百卷以超度亡靈。何如。師曰。金剛經亦止念之一端。亦超度亡靈之一大法門也。只要真能止念。誦四句偈已完。曰。請問四句偈。師曰。是如夢幻泡影。曰。或以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作四句何如。師曰。亦可。曰。或以有白無白。非有非無白。即有即無白。作四句何如。師曰。亦可。惟拘不得。所以為妙。若拘定某句是四句。即着諸相矣。

或問曰。能仁謂之釋迦。如何是仁體。師曰。仁者生也。一點生機。鳥啼花放。山色波光。俱為造化含之。皆為真地。舒之盡是陽春。一念不生為仁體。萬念皆圓為仁用。空則化。圓則通。通則四維上下虛空。往古來今不外吾腔子矣。不特地獄餓鬼畜生可憫。直視夫人亦為雪涕。回視多生眷屬。多生冤仇。俱在慈光覆蔭之中。到此方

是能仁。方證如來果位。今從一枝一節起者。皆非大道。曰弟子於靜中覺得大千如一室。萬劫如一時光景。可以謂之仁乎。師曰。總不在擬議得之心。上實實行去可也。今日天氣清和。晴光正好。可各行樂。無負良辰。況明師勝友。樂莫大焉。發揮精神。百病不生。卽此也是仁用。

師示衆曰。吾宗惟貴見性。而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為初機。以性明見空為實地。以忘識化障為作用。回視龍虎汞鉛皆法相而不可拘執。反此便為外道。非吾徒也。師示衆曰。學人既有入路。卽宜退藏於密。直從念頭上洗剝。天理愈微。益見人心之難克。人欲將淨。反見天心之杳渺。可參之可參之。

或問曰。弟子欲辭家學道。奈世緣未了。功名未成。再遲數年何如。師曰。子既欲嗣吾宗。名利二字。須要先淡。吾意子欲道。宰相之位可辭。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各人勉諸。不然他日無由見我。真鬼殊途。光陰如電。一彈指而白髮星星矣。增一年。去鬼日近。色身易壞。真性未修。如何。如何。

玄風慶會錄

欽奉皇帝聖議。宣請高道長春真人。歲在己卯。正元後一日。敕朝官劉仲祿。齋詔尋訪。直至棲霞。適符聖意。禮迎仙馭。不辭遠道而來。逮乎壬午之冬。十月既望。皇帝畋於西城雪山之陽。是夕御行在。設庭燎。虛前席。延長春真人。以問長生之道。真人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

余生平素親出家。惟學此耳。道生天地。天地開闢而生人焉。人之始生也。神光自照。行步如飛。地生菌。自有滋味。不假炊爨。人皆食之。此時尚未火食。其菌皆香且甘。鼻嗅其香。口嗜其味。漸致身重。神光尋滅。以愛欲之深故也。學道之人。以此之故。世人愛處不愛。世人住處不住。去聲色。以清靜為娛。屏滋味。以恬淡為美。但有執著。不名道德也。眼見乎色。耳聽乎聲。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則散其氣。譬如氣鞠。氣實則健。氣散則否。人以氣為主。逐欲動念。則元氣散。若氣鞠之氣散耳。天生二物。曰動。曰植。草木之類為植。植而無識。雨露霑濡。自得生榮。人物之屬為動。動而有情。無衣無食。何以卒歲。必當經營耳。旦夕云為。身口為累故也。夫男陽也。屬火。女陰也。屬水。惟陰能消陽。水能剋火。故學道之人。首戒乎色。失經營衣。

食。則勞乎思慮。雖散其氣而散之少。貪婪色欲。則耗乎精神。亦散其氣而散之多。道產二儀。輕清者為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為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鍊之術。去嗜屏。欲固精守神。惟鍊乎陽。是故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為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迷之徒。以酒為漿。以妄為常。恣其情。逐其欲。耗其精。損其神。是以致陽衰而陰盛。則沉于地而為鬼。如水之流下也。夫學道修真者。如轉石上乎高山。愈高而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為也。舉世莫之為也。背道逐欲者。如擲石下乎峻坡。愈卑而愈易。斯須隕墮。一去無迴。以其易為也。故舉世從之。莫或悟也。余前所謂修煉之道。皆常人之事耳。天子之說。又異于是。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殘去暴。為元元父母。恭行

天罰如代大匠斲。克艱克難。功成限畢。即昇天復位。在世之間。切宜減聲色。省嗜欲。得體聖康寧。審算遐遠耳。庶人一妻。尚且損身。況乎天子。多畜嬪御。寧不深損乎。陛下宮姬滿座。前聞劉仲祿中都等。揀選處女。以充後宮。竊聞道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見之。戒之則難。願留意焉。夫人認身為己。此乃假物。從父母而得之者。形骸耳目是也。神為真己。從道中而得之者。能思慮寤寐是也。行善進道。則昇天為之仙。作惡背道。則入地為之鬼。夫道生衆生。如金為衆器。銷其像。則返成乎金。人行乎善。則返成乎道。人間聲色衣食。人見以為娛樂。此非真樂。本為苦耳。世人以妄為真。以苦為樂。不亦悲哉。殊不知天上至樂。乃真樂耳。余儕以學道之故。棄父母而棲巖穴。同時學道四人。曰馬。曰劉。曰譚。曰邱。彼三人功滿。

道成。今已昇化。余辛苦之限未終。日一食一味一盂。恬然自適。以待乎時。其富者貴者。濟俗拯世。積行累功。更為易耳。但能積善行道。胡患不能為仙乎。中國承平日久。上天屢降經教。勸人為善。大河之北。西川江左。悉有之。東漢時。于吉受太平經一百五十卷。皆修真治國之方。中國道人誦之行之。可獲福成道。又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降蜀臨邛。授天師張道陵南斗北斗經。及二十四階法錄。諸經籍千餘卷。晉王纂遇太上道君法駕。乘空賜經數十卷。元魏時。天師寇謙之居嵩山。於太上等處受道經六十餘卷。皆治心修道。祈福禳災。掃除魑魅。拯疾疫之術。其餘經教不可盡言。降經之意。欲使古今帝王臣民。皆令行善。經旨太多。請舉其要。天地之生。人為貴。是故人身難得。如牛之角。萬物紛然。如牛之毛。

既獲難得之身。宜趨修真之路。作善修福。漸臻妙道。上至帝王。降及民庶。尊卑雖異。性命各同耳。帝王悉天人。謫降人間。若行善修福。則昇天之時。位踰前職。不行善修福。則反是。天人有功微。行薄者。再令下世。修福濟民。方得高位。昔軒轅氏。天命降世。一世為民。再世為臣。三世為君。濟世安民。累功積德。數盡昇天。而位尊于昔。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衆。使天下懷安。則為外行。省欲保神。則為內行。人以飲食為本。其清者為之。精氣濁者為之。使溺貪欲好色。則喪精耗氣。乃成衰憊。陛下宜加珍重。十宵一度。已為深損。而况恣欲者乎。雖不能全戒。但能節欲。則幾於道矣。夫神為子。氣為母。心為氣經。目為泪經。鼻為蠟經。舌為津經。外為汗經。內為血經。骨為髓經。腎為精經。氣全則生。氣亡

則死。氣盛則壯。氣衰則老。常使氣不散。則於子之有父母。氣散則如子之喪父母。何恃何怙。夫神氣同體。精髓一源。陛下試一月靜寢。必覺精神清爽。筋力强健。古人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卧一宵。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有何益哉。譬如囊中貯之金。旋去金而添鐵。久之金盡。囊雖滿。空遺鐵耳。服藥之善。理何益乎。古人以繼嗣之故。娶婦而立家。先聖周公孔子孟子各有子。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人生四十以上。氣血已衰。故戒之在色也。陛下聖子神孫。枝葉蕃盛。宜保養戒欲。為自計耳。昔宋上皇。本天人也有神仙。林靈素者。携之神遊上天。入所居宮。題其額曰神霄。不飢不渴。不寒不暑。逍遙無事。快樂自在。欲久居之。無復往人間意。林靈素勸之曰。陛下天命人世。有天子功。限未畢。豈得居此。遂下。

人間。自後女真國興。太祖皇帝。將厭世。天虜上皇北歸。久而老死。於上京。由是知上天之樂。何啻萬倍人間。又知因緣未終。豈能遽然而歸也。余昔年出家。同道四人。彼三子先已昇化。如蟬蛻盡。委此凡骨而去。能化身千百。無不如意。余辛苦萬端。未能去世。亦因緣之故也。夫人之未生。在乎道中。不寒不暑。不飢不渴。心無所思。真為快樂。既生而受形。眼觀乎色。耳聽乎聲。舌了乎味。意慮乎事。萬事生矣。古人以心意莫能禦也。故喻心為猿。意為馬。其難制可知也。古人有言曰。易伏猛虎。難降寸心。乃成道昇天之捷徑耳。道人修真鍊心。一物不思。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何能鑒萬物哉。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見乎色。耳悅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繼續而疊。

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道人一身耳。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錢。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欲。減思慮。亦獲天佑。況全戒者邪。昔軒轅皇帝造弧矢。創兵革。以威天下。功成之際。請教於仙人廣成子。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曰。汝無使思慮營營。一言足矣。余謂修身之道。貴乎中和。太怒則傷乎身。太喜則傷乎神。太思慮則傷乎氣。此三者於道甚損。宜戒之也。陛下既知神為真己。身是幻軀。凡見色起心。當自思身假神真。有能止念也。人生壽命難得。且如鳥獸。歲歲產子。旋踵夭亡。壯老者鮮。嬰童亦如之。是故二十三十為之下壽。四五十為之中壽。六七十為之上壽。陛下春秋已入上壽之期。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出家學道之人。惡衣惡食。不積貨財。

恐害身損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過差也。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為之大備。屢有奇人。成道昇天耳。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嘉禾美蔬。魚鹽絲繭。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為大國。所以歷代有國家者。惟爭此地耳。今民有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仔細事務者。能幹官規措勾當。與免三年稅賦。使軍國足絲帛之用。黔黎獲蘇息之安。一舉而兩得之。茲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余萬里之外。一召不遠而來。修身養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國保民之術。何為惜口。余前所謂安集山東河北之事。如差清幹官前去。依上措畫。必當天心。苟授以匪材。不徒無益。反為害也。初金國

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經略八年。然後取之。此亦開創良策也。願加意焉。修身養命要妙之道。傳之盡矣。其治國保民之術。微陳梗槩。用之舍之。在宸衷之自斷耳。昔金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過度。不勝哀憊。每朝會。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訪高道。求保養之方。亦嘗請余。問修真之道。余如前說。自後身體康健。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昇遐。余生平學道。心以無思無慮。夢中天意。若曰。功行未滿。當待時昇化耳。幻身假物。若逆旅。蛻居耳。何足戀也。真身飛昇。可化千百。無施不可。上天或千歲萬歲。遇有事。奉天命降世。投脫就舍而已。傳道畢。上諭之曰。諄諄道誨。敬聞命矣。斯皆難行之事。然則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傳道之語。已命近臣錄之。簡策。朕將親覽。其有玄旨未明者。續

當請益焉

邱祖師傳

師姓邱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人也生於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幼聰敏日記千餘言未弱冠即學道隱崑崙山大定七年聞重陽道化九月乃拜於寧海之全真庵重陽贈以金鱗遂為弟子重陽為訓今名字九年冬從重陽遊汴梁寓王氏旅邸明年正月初四日重陽仙化師與馬譚劉三師舉仙脫葬於劉莊廬墓二年歲甲午秋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一簣人謂之簣衣先生晝夜不寢者六年復隱隴州龍門山苦行如磻溪時遠方學者咸依之大定二十八年二月世宗皇帝召赴闕問答稱旨賜以巾冠館於天長觀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問

以延生之理師對曰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已無為治天下之本
富貴驕嫗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耳誠能久而行之去仙
道不遠誕詭幻怪非所聞也上善其言七月再召見於便殿師剖
析至理上大悅翼日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取一枚
啖之應制進瑤臺第一層詞八月得旨還祖庭賜贐禮辭不受明
昌二年辛亥東歸棲霞以故居為觀勅賜額曰太虛泰和七年丁
卯春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太虛觀貞祐二年甲戌冬山東亂師
府請師牒諭所至皆投戈拜命寧海登二州遂安四年春金宣宗
皇帝命東平監軍王庭玉召師不赴興定三年己卯師居萊州昊
天觀時齊魯陷宋八月宋寧宗皇帝命大帥彭義斌召師亦不赴
是歲元太祖成吉思皇帝住柰蠻國命侍臣劉仲祿捧詔聘師十

二月仲祿至萊州師慨然應命明年庚辰正月起遂起行十八大
師從二月入燕城行省館於玉虛觀三月進表陳情四月道出居
庸關忽遇羣盜皆稽首而退十月師至武川進表使回曷刺捧詔
促召辛巳春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
立棲霞觀率趙虛靜輩輕騎以行壬午三月上遣太師阿里鮮來
迎詔諭仲祿鎮海護從師來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衛師過鐵門
四月方達印土見皇帝於大雪山之陽上設二帳於御幄之前居
師以便訪問十月望上設庭燎虛前席延師問以王道時太師阿
海阿里鮮侍師對以節愆乃修身之要愛民為永國之方及陳天
道好生惡殺之意上悅命侍臣書之簡冊其詳見於慶會錄癸未
二月辭歸上勉留三月復辭制可所賜備極豐腴皆辭之與諸弟

子俱還詔太師阿里鮮護師東歸至阿不罕山棲霞觀率棲霞弟子皆歸甲申三月至京師是月上遣曷剌傳旨邱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池其欲居者居之往回事跡見西遊記行省請師住天長觀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邱神仙安否還必有宣諭語行省又施瓊華島為觀師命工葺之乙酉春師折梨花一枝與玄寧居士張去華曰此男子之祥也去華以瓶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果生一子即明誠也延祥觀有枯槐一株師以杖繫之曰枯槐再活後槐復榮茂九月熒惑犯尾宿宣撫王揖請師禳之是夕熒惑退數舍丙戌五月大旱行省請師祈禱大雨三日丁亥五月詔以瓊華島為萬安宮改天長觀為長春宮賜師金虎符主領天下道教事持旨蠲免道門差稅六月二十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

南岸崩北口山摧師聞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初九日師陞寶玄堂示衆以生死事復曰教門用力大地塵勞心地下功全拋世事各宜精進毋使虛度時光衆以難遇道教事尹志平李志常相繼主之遂書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閒微光現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如絃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畢歸徕光堂端坐而逝有磻溪鳴道文集西遊記行於世今棲霞縣太虛觀即其故居磻溪長春成道宮即修真之處京師大長春宮即登真之所也元世祖皇帝封號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武宗皇帝加封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

周鈺姬印九千九百九十九本

王景仁印九千九百九十九本

